

魯齊雜著小茂集

魯彥短篇小說集



80753433

序

從開始寫作短篇小說到現在，成績是很少的。這裏所收入的幾乎把「雀鼠集」以前的作品全部包括在內了。牠們原已收入在幾家書店所出的單行本，但因為有的絕了版，有的攔了淺，所以現在把牠們總合起來，選編一過。一則是，想保留自己費了心血所寫的文章；二則是，也想得到一點版稅的，倘若讀者愛買我的書。

然而，發財的欲求是沒有的。當今「我們這文壇」上，正高踞着把書店老闆當作「老子」來侍候以「保全壇格」的文學商人。我的書「不見暢銷」，恐是「事實」。事實是在我不會投機，也不會標榜，對着那熱鬧的場面是以冷眼相待的。我做入如此，寫文章也如此。

一九三六年八月四日。



目次

自序

我的創作經驗

第一編

狗..... 三

秋雨的訴苦..... 一三

燈..... 一四

微小的生活..... 一七

童年的悲哀..... 二二

幸福與哀歌..... 二五

第二編



小雀兒…………… 129

毒藥…………… 131

一篇抄襲的戀愛故事…………… 135

他們戀愛了…………… 141

戀愛行進…………… 151

胖子…………… 157

鬍髭…………… 164

病…………… 168

第三編

出嫁…………… 108

黃金…………… 116

阿長賊骨頭…………… 117

祝福…………… 129

李媽…………… 101

槍.....三〇〇

橋上.....三四五

第四編

小小的心.....三六九

伴侶.....三八九

安舍.....四〇六

岔路.....四二三

屋頂下.....四三四

鼠牙.....四六五

惠澤公公.....四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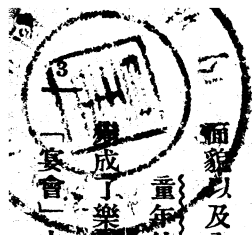
我怎樣創作

我的創作生活的開始，離現在差不多有十年光景了。集成單行本的只有柚子、黃金和童年的悲哀。過去的三年中幾乎擱了筆，現在雖然又慢慢寫了起來，也還不多。

柚子是我的處女作，寫那些文章的時候，我的年紀還輕，所以特別來得熱情，呼號，咒咀與譏嘲常常流露出來。現在看起來，覺得非常幼稚，沒有技巧，不成爲小說。但是可愛的地方也就在這裏，不能當牠們爲小說看，卻能當我的年青時代的生命的反映看。在那裏有天真的孩子氣，純潔的靈魂與熱烈的情感。文筆是直率的，有時也有一點詩似的美句。

此後我的年紀漸漸大了，熱情也就漸漸有意無意地減少起來。黃金這一集子便代表了我那一時期的改變；其中一部份仍是帶着熱情寫的，一部份是冷靜地寫的。譬如「黃金」這一篇，我冷酷地使小說中的主人公如史伯伯的壓迫一天嚴厲一天，而結果卻給了他一個圓滿的夢。這雖然多半是技術方面的原因，但一方面也可看出我對他的熱烈的同情，雖然我寫這夢的另一個原因是想說明這樣圓滿的結果只有在夢中纔能出現。因爲熱情的低降或有意的遏抑，所以那一個時期的小說的面貌以及內容也就和以前的漸漸不同起來。

童年的悲哀這一集子，是繼承着黃金那一集子的。柚子時期的熱情到這時幾乎完全沒有了。牠成了樂觀的希望。其中的「祝福」最顯著。但是因爲生活的體驗愈多，認識愈深，牠在最後一篇的「宴會」中卻變成了對於現實的趣味。這裏的一個主人公是一個最卑鄙醜惡的人。一直到現在，我



仍是很厭惡他，怕在實生活中遇到那樣的人。但對於他的性格，我卻很喜歡。因為撥開一切卑污，我看見了他的堅強的性格。他在這裏雖然幾次改變他的態度，都是在使用他的手段，想達到他的目的。目的雖是壞的，而他的堅強的性格是使我喜悅甚至敬服的。

這是開始。到了近來，我的這一種趨向彷彿漸漸濃厚了。不久以前所作的「胖子」和以戲劇的形式而出現的「麵粉和馬鈴薯」就是這裏所寫的都是些很滑稽的事情，足以叫人發笑。但是撥開那些笑料，還有一些別的。我是一個和別人一樣的凡人，別人發笑的時候，不能不發笑，但是笑的時候有時也許生出一種相反的感覺。這種感覺，或是喜悅或是厭憎，有時也許是冷眼的旁觀，都是我對於人生所生的趣味。

在柚子時期，我的熱情使我咒咀一切，攻擊一切，不願意接近一切壞的惡的生活；在黃金時期這種傾向漸漸淡了，開始對我所厭惡的放鬆了，而去求另一方面的善的好的；在童年的悲哀時期又漸漸改變了，而傾向於體驗一切壞的惡的一面，直至現在。這並非單是創作一方面如此，還是因為我對於實生活所取的態度的緣故。我的年紀雖然還不大，或許還可以說是一個青年，但因為歷年的生活的經歷，現在終於到了像是老年人所取的態度了。這應該是很足惋惜的。但所幸的年紀終於還不大，雖然有時像老了，有時還像是小孩，有時笑有時是要哭的，有時悲觀有時是樂觀的，有時冷淡有時還是熱烈的。這些，在自己的生活中，我最知道得清楚。因此在創作中也常常表顯了這一面或那一面，或

兼有了兩面。這在別人看來也許覺得這是我的作品的毛病。但是實生活常常是這樣，而我的脾氣也幾乎差不多。我有時很講理性，有時一點也不講；有時極其謙虛，有時極其驕傲；有時非常熱烈，而有時又非常的冷酷。這種矛盾，說不定不是我一個人所獨有，而是很多人所同有的吧。我的作品倘能夠保持着這種的不一致，我倒是喜歡的。就是作風、文體以及結構，我也希望能夠這樣。我不願意受任何人的拘束和限制，正如我對於生活的各方面都想嘗味下一樣。

我的創作不多的原因，第一當然是自己缺乏才能，寫不出來，此外是忙於生活，懶惰，不高興或不願意寫東西給人家看，缺乏了以前的熱情，而最後則是想多多體驗實生活。

並非在寫處女集柚子的那時候，不想寫得好，實際是因為缺少經驗，不懂得技術，而同時又為熱情所驅使的緣故。從「黃金」開始，一方面因為熱情的減退，一方面則漸漸明白了自己的缺點，注重於寫出的技術，便覺得要寫得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還不是最大的原因，使我的創作少；最大的原因是覺得生活少。雖然從十七八歲起，我就踏入了緊張的生活的戰場，嘗盡了許許多多的滋味，看見了各色各樣的人，遇到了各色各樣的事，一直到現在還不會有過片刻的休息，總覺得還不夠，覺得及世還不深。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許多足以寫小說的好資料，創作的衝動也時常在激動着，雜誌和報章的編輯先生也時常催促着我寫，但我還是不願意隨便提起筆來。有很多好的材料，被我拋棄了，也有很多被我保藏着。有時，小說的材料有了，怎樣寫也定了，卻只是不動筆，一直擱上一二年的也有。

這種情形寫出來的作品，常常和原先預定的不一樣；或是主人公變做了配角，或是次要的意思卻反而變成了主要的；預定在另一篇裏的材料，拉到這裏來了，或是這裏的卻分到另一篇去了；有時兩篇併成了一篇，也有一篇分成了兩篇。

例如前年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的「小小的心」，就將材料保留了一年光景。這裏的主人公阿品小孩子，原是和我們同住着的。他的性格，我給了他原樣。有些事實是從我平日在許多小孩子上選擇過來的，因為合於阿品的性格和年齡。阿品的保護人管束他不讓他 and 我們接近是事實，但那是因為別的緣故，並不是如我所寫的。阿品並不是買來的孩子，確實是他們的父母自己生的。我是一個最喜歡小孩的人，平時和小孩們很接近。想寫一篇關於小孩的天真可愛的生活的故事，這念頭遠在五六年以前。遇到了阿品，經過一些日子，我這念頭又起了。不用說，倘使那時動了筆，決不是像後來所寫的那樣。然而我沒有寫。我想留到我更理會阿品的時候。於是過了一些時候，我又遇到了另一個孩子。這個孩子纔是真正的浙江人，被人家輾轉販賣到了福建。這時他的舌頭纔能生硬地說福建話，而同時對於故鄉的話也正在若隱若現的趨向於忘卻的時期。對於這個孩子，我想另寫一篇。但也沒有寫。時候久了，看到人家買來的孩子愈多，同情心愈甚，到了提筆的以前，終於把阿品和別的孩子併成了一個人，把他變成了被賣的孩子。這彷彿是不真實的，原來的阿品的命運並沒有這樣慘。但我並不是給原來的阿品作傳記，而是寫更多的孩子。在福建，或是在別的地方，受着同一命運的孩子的確多得很，

我用阿品做了代表，應該仍是很真實的，我以為。至於在技術或別一方面，這樣寫出好不好乃是另一個問題。這種辦法，在這篇故事裏使我得到了一個好的經驗，即是過了一年光景，我懂得了福建話，可讓我在這篇故事中增加了一點必需的條件。

有些人，常常以為這篇小說是寫誰，那篇小說寫誰。這是錯誤的。當我要寫的時候，雖然必須有見過或者深深地知道的人做我的人物的基本，但可並不想專門給這個人做褒或貶的傳記。倘使我借用了他的眼睛或嘴巴，思想，行動或性格的一部份，乃是想給我的故事中的物更逼真些，更實在些。即故事中的事實也是如此。我去年寫的一篇胖子，據說有人以為是在寫我的一個朋友，而且是罵他的，而且我的故事中的老媽子即是這個朋友所用的女工，還另外造上一些謠言。想起來覺得頗好笑。做小說罵人，不但從來不曾這樣想過，即連把朋友的短處部份地採用到小說裏去，我也不願意。現在我知道人家所指的這個朋友的確很胖了，但在我寫的時候，我毫不知道。胖子隨便那裏都可遇到，我即使知道了，也用不着借用我的朋友。寫這篇故事的成因，不曉得已經好久了。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發現一些人的脾氣，沒有得到理想中的東西，忙得不得了，達到了目的，又想退了回來，最後沒有辦法了，就想到了的一種聊以自慰的方法。這意義擴而大之，可以包括到許多，即連以真為假，以假為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最後終於變成了真真假假，是非非的也在內。這種脾氣並不是一二個人所獨有的，似乎很普遍，我自己也免不了。我覺得這情形可笑也可憐，早想把牠寫了出來，但怎樣寫，沒有

計劃過。直至動筆的一年前，不曉得怎樣，忽然想到了把這意思裝進瘦子和胖子裏去，攔了一年，牠纔又變了一點樣子，被寫出來了。

然而，我的作品，雖然是這樣的難產，待寫成了不久之後，我又常常不滿意起來。我總覺得我的實生活的體驗還不夠，還沒有深刻的透澈進去。

一九三三年五月。

第一編

狗

「我們的學校明天放假，愛羅先珂君請你明晨八時到他那裏，一同往西山去玩。」一位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來告訴我說。

「好極了，好極了！」我喜歡得跳了起來，兩手如鼓槌似的亂敲着桌子。同房的兩位朋友見我那種樣子，哈哈的大笑了。

住在北京城裏，只是整天的喫灰沙，縱使有鮮花一般的靈魂的人也得憔悴了。

到馬路上去，不用說；大風起時，院子內一畚箕一畚箕掃不盡的黃沙也不算希奇；可是沒有什麼風時關着門，房內桌上的灰也會漸漸的厚起來，這又怎麼說呢？

北京城裏有幾條河，都如溝一樣的大，而且臭不堪聞。有幾個池多關在皇宮裏，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叫那些池爲「海」，或許是想聊以自慰罷。所謂後海，現在已種了東西。

北京城裏也有幾個小山，但是都被鎖在皇宮裏。

這樣苦惱的地方，竟將我飄流的人留住了四五年。我若是不會見過江南的風景倒也罷了，卻偏

偏又是生長在江南。

許多朋友都羨慕我，說我在北京讀了這許久書，卻不知道我肚裏吃飽了灰。

西山離城三十餘里，是一座有名的山，到過北京的人，大概都要去遊幾次。只有我這倒霉的人，一聽人家談起西山就紅了臉。

來去的用費原化不了多少，然而「錢」大哥不聽我的命令，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撲滿雖曾買過幾次，但總是出不出半月就碎了。

從高櫃子上換得的幾千錢，也屢屢不能在衣袋中過夜。

不幸，住在北京四五年，竟不會去過一次。這次愛羅先珂君邀我一道去遊這裏的名山，我還不喜歡嗎？

和愛羅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後，我就急忙預備我的東西。從洗衣作裏收回了一身襯衣，從抽斗角裏找出了一本久已棄置的抄寫簿，削尖了一支短短的鉛筆，從朋友處借來了一隻金黃色的熱水瓶。

晚飯只喫了一碗，因為我希望黑夜早點上來。

約莫八點鐘，我就不耐煩的躺在牀上等候睡神了。

「時間」是我們少年人的仇敵。越望牠慢一點來，好讓我們少長一根鬍鬚，牠卻越來得迅速，比閃電還迅速；越希望牠快一點來，好讓我們早接一個甜蜜的吻，牠卻越來得遲緩，比駱駝還遲緩。

「天亮了嗎？天亮了嗎？」我時時睡眼朦朧的問，然而仔細一看，只是窗外的星和掛在牆上的熱水瓶的光。

「亮了！亮了！……」窗外的雀兒叫了起來。我穿了衣，下了牀，東方纔發白，不敢驚動同房的朋友，只輕輕的開了門走到院中。

天空淺灰色，西北角上浮着幾顆失光的星。隔牆的柳條兒靜靜的飄蕩着，一切都還在酣睡中，只有三五隻小雀兒唱着悅耳的晨歌，打破了沈寂。我靜靜的站着，吸着新鮮的空氣，腦中充滿了無限的希望，渾身沐在歡樂之中了。天空漸漸變成淡白的——白的——淺紅的——紅的——玫瑰色的顏色。雀兒的歌聲漸漸高了起來，各處都和奏着。巷外的車聲和脚步声漸漸繁雜起來。一忽兒，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線金色的曙光，和奏中加入了鶻兒的清脆的歌聲。巷內的人家都砰然的開了門，我的旅館的茶房也咳嗽着開了大門。

我回到房中，那兩位朋友還呼呼的酣睡着。開了窗子，在桌旁坐下，看着他們沉醉似的微笑的臉，我隱隱的想道：

「西山也有如夢一般的甜蜜嗎？」

一會兒，茶房送了臉水來。我洗過臉，掛上熱水瓶，帶了簿子和鉛筆要走了。回過頭去一看，那兩位朋友依然呼呼的酣睡着。看着他們沈醉似的微笑的臉，我對他們低低的吟道：

「靜靜的睡着罷，親愛的朋友們。夢中如有可愛的人兒，就不必回來了。」

太陽已將世界照得燦爛，微風搖曳着地上的柳影，我慢慢兒的踏了過去。

在路旁的小店裏，我買了幾個燒餅，一面咬着，一面含糊的唱着歌，仰着頭呆看那天上的彩雲，脚步極其緩慢的移動着。今天出門早，早到愛羅先珂君處也須等待，所以走得特別的慢。

然而事實並不這樣，這極長極長的路，卻不知不覺的一會兒就走完了。

愛羅先珂君仍和平日一樣，赤着腳躺在牀上和一個朋友談話。他熱烈地握着我的手問我爲什麼來得這樣早，我說我的靈魂還要早呢，牠昨夜已到了西山了。他微微的一笑，將我的手緊緊的捻了一捻。

我們三人喫了一點餅乾，談了一會，就陸續來了幾位朋友。要動身時湊巧又來了一個日本的記者，談論許久，說是愛羅先珂君將離開中國，要照一個相。照相後，我們方纔動身去的人一起十二個，除愛羅先珂君外，其中有一個日本人，一個臺灣人，三個中國人，其餘都是朝鮮人。我們隨身帶去一點橘子，糕餅等物。

出了西直門，我們分兩路走。坐洋車的往大路，騎驢子的往小路。我和愛羅先珂君都喜歡騎驢子。

那時正是植樹節，又逢晴天，我們曲曲折折的在田間小路上走，享受不盡春日的野景。有些人唱着日本歌，有些人唱着世界語歌，有些人唱着中國歌。我的驢子比誰的都快，只要我「得而……」一喝，拉緊韁繩，牠就飛也似的往前疾馳。只是別的驢子多不肯跟着上來，牠們都走得很慢，使我累次不耐煩的在前面等。有一次，我的驢子在路旁等牠們，讓牠們往前走，不知怎的，忽然那些驢子都疾馳起來。我很奇怪，將自己的驢子跟在別一匹驢子後一試，也多是這樣。後來我仔細一看，原來我的驢子要咬別的驢子的屁股，別的怕了起來，所以疾馳了。於是我發明了一種方法，等大家鞭不快驢子時，我就挽轉韁繩跑了回去，跟在後面。這樣一來，大家就走得快了。

「爲什麼牠們不怕鞭子，只怕你呀？」愛羅先珂君驚異的問我。

「因爲我的驢子是雄的……」我回答說。

大家都笑了。

西山原不很遠，我們出城門時早已望見，但是彷彿有誰妒忌我們似的，任我們如何走得快，他還是將西山暗暗的往遠處移去。我很燥急，愛羅先珂君也時時問我遠近。確實的里數我不知道，我便問驢夫。

離山不遠時，路上的石子漸漸多了起來，最後便滿路上都是。那些灰白色的石子重重的堆蓋着，

高高低低，不曾砌入泥中，與普通的石子路完全不同。驢子的腳踏下去時，石子就往四面移動。在這一條路上，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我的驢子雖有「千里之材」，也不能在這裏施展，一不小心，就是顛蹶。大家只好嘆一口氣，無可奈何的慢慢兒走。驢蹄落在石子上，發出軋軋的聲音。我覺得我是坐在駱駝上。

這時離山已很近，山上青蒼的叢林，孤雅的茅亭，黃色的寺院，以及山腳下的屋子都漸漸在我們眼前清楚起來。喜悅從我的心底湧了上來，我時時喊着「到了！到了！」愛羅先珂君的眉毛飛舞着，他似乎比我還喜歡。大家望着山景，手指着東，指着西，談那風景。

我彷彿得了勝利似的，在他們的前面走。

忽然，一陣低低的嗚咽聲激動了我的耳鼓。我朝前一看，有一個衣服襤褸的婦人坐在路的右邊哭泣。她的頭髮蓬亂，臉色又黑又黃，消瘦得很，約莫四十餘歲。她坐在路外斜地上，下面是一條一丈許深的乾了的溝。她拉着草坐着，似要倒下去的一般。哭泣聲很低微，無力似的低微。

「游覽的地方，多有這種乞丐，」我略略一想，就昂着頭過去了。

「先生！先生！」愛羅先珂君在後面喝了起來。

我仍然往前走，只回過頭來問他什麼。

「什麼人在路旁哭呀？王先生？」他說着已經走過了那婦人的面前。

「是一個婦人，」我說。

「她爲什麼哭着什麼樣的人呢？」

「或許是要錢罷，窮人。」我說着仍昂然的往前走。

愛羅先珂君是在我後面的第四人，他的前面是一個朝鮮人。他用日本話問那朝鮮人，朝鮮人也用日本話回答他，似乎在將那婦人的模樣描寫給他聽。

「王先生！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呀？」愛羅先珂君忿然的問我。這時離那婦人已很遠了。

我沒有回答。我覺得這沒有問的必要。在游覽的地方，我曾看見過許多沒有手和脚的乞丐，他們都是用這種方法討錢的。

「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問她呢，王先生？你爲什麼不給她一點錢呢？」愛羅先珂君接連的問我。

乞丐不來扯我的驢子，我卻下去問她？平日乞丐扯着我的車子跟了來，我總是搖一搖頭。多跟了一程，我就圓睜着眼，暴怒似的大聲的說：「沒有！」向來不肯說「滾」這已是很慈悲的了，今天卻要我下去問她——但是我想不出一句話回答愛羅先珂君。

我一摸口袋，袋中有六七元的銅子票。愛羅先珂君出來時共帶了十二三元，在路上都換了銅子票，一半交給了坐車去的，一半交給了我。我這時想依從愛羅先珂君的意思回轉去給她一點錢，但回頭一看，已距離得很遠，便仍往前走了。

愛羅先珂君知道我沒有什麼話可以回答，很忿怒的在後面和朝鮮的朋友談着。我聽見那忿怒的聲音，漸漸不安起來。我知道自己錯了。

到了山脚下，我們都下了驢子。我握着愛羅先珂君的右手，那位朝鮮的朋友握着他的左手，在寬闊的山路上走。

「你爲什麼不下去問她呢，王先生？」他依然忿怒的問我，皺了眉毛。

我渾身不安起來，臉上火一般的發燒，依然沒有話可以回答，只低下了頭。

「在我們俄國，或日本，」他忿怒的繼續着說：「誰一見這種不幸的人時，誰就將她扶了回去。在這裏，你卻經過她面前時，如對待一隻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

狗，我才是一隻狗！我從良心裏看見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承認他所說的是對的，我才是一隻狗！我恨不得立刻鑽入地下……

「這就是你們中國！這就是你們中國人——所以我不愛你們中國！」他越忿怒的說。

我如落在油鍋中，沸滾的油煎着我。我羞恥，我恨不得立刻死了……

西山有如何的好玩，我不知道。在山間，我們會喝過溪水，但是在水中，我照見了我自己是一隻狗；在巖石上我會躺了一會，但是我覺得我那種躺着的樣子與別的狗完全一樣。在山上喫蛋時，我會和愛羅先珂君敲着蛋尖，賭過勝負，在半山裏，我們會猜過石子，但是我同時都覺得不配和他，和其餘的

玩耍。

的確，我經過她面前時，我是如對待一隻狗似的安然走了過去！

我時時刻刻覺得我自己是一隻狗，是一隻真的狗！我覺得不配握愛羅先珂的手，不配握一切的人的手！我羞恥，我無面目……

在夜間，我是夜夜有夢；白天，我覺得也是一樣的繼續不斷的做着夢。這夢似乎很長很慢，永沒有完結的一般；但同時又覺得很短很快，立刻就會完結的一般。和愛羅先珂君遊西山去的時候，正是植樹節，一轉瞬間現在又將到植樹節了。愛羅先珂君離開北京是在去年植樹節後不久的某一晚間，那時大雨正傾盆的下着。在這一年中我曾發了好幾次的誓，再不做這樣無恥的事了，但是，現在還是時常的犯罪，而且沒有人責備我，愛我的愛羅先珂君不在這裏了。

晚間的大雨常在這裏傾盆的下着，愛羅先珂君還不回來，莫非我永久要在這裏做狗了嗎？

秋雨的訴苦

「啊，秋雨哭了，秋雨大哭了！有什麼悲哀在你的心中嗎？有什麼痛苦在你的靈魂裏嗎？告訴我，親愛的，你有了什麼事情了？」聽見了秋雨的淅瀝淅瀝的悲傷的哭泣，我在牀上朦朧地問。

「我原是在高大的天上飄游着的，我原是在廣闊的天上飄游着的，」秋雨用顫動的聲音，憂鬱的回答說。「那裏有許多爲我所愛的朋友，那裏有許多愛我的朋友，他們的心繫住了我的心，我的心混和了他們的心。我們由來的地方各不相同，但我們卻和戀人般的共同生活着。我們的中間向來沒有發生過什麼爭鬪，也沒有誰知道爭鬪是什麼。用堅強的臂膀，我們互相擁抱着，用熱烈的嘴唇，我們互相親吻着。我們的父親，統治着天國的，是自由，他永不會阻礙過我們，我們要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我們的母親，養育我們的，是美，她每天每分鐘給我們穿著各色的衣衫……那時在我的心中的滿是歡樂，在我的靈魂裏的毫無痛苦……」

「但是，昨夜災難落在我們的頭上了，風發狂似的吹了起來，我們爲嚴寒所迫，一起凝凍着，不息的往地上落下來了……」

「地太小了，地太髒了，到處都黑暗，到處都討厭。人人祇知道愛金錢，不知道愛自由，也不知道愛

美。你們人類的中間沒有一點親愛，祇有仇恨。你們人類，夜間像豬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爭鬪着，撕打着……

「這樣的世界，我看得慣嗎？我爲什麼不應該哭呢？在野蠻的世界上。讓野獸們去生活着罷，但是我不，我們不……唔，我現在要離開這世界，到地底去了……」

說了這話，秋雨便浙瀝浙瀝的響着，彷彿往地下鑽了進去。

我羞慚地用被蓋住了面孔，隨後又像豬一般的極甜蜜的睡熟了。

燈

我憤怒的躺在母親的懷中。母親緊緊的摟着我，嗚咽的哭泣着。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頸上，我只是憤怒的躺着。

「你不生我不好嗎，母親？」我怨忿的問。

母親沒有回答。母親的臉色極其蒼白。

我憤怒的伸出右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

「爲了母親，孩子……」母親按住我的手，嗚咽的說。

「咳咳……」我哭了。

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母親的臉色是那樣的蒼白。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頸，她的頸如柴一般的消瘦。

「讓我死了罷，母親……」我哭着說，緊緊的挽着她的頸。

「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臉上。

燈光暗淡的照着她的頭髮，她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霧一般的白。

靜寂，靜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親外，沒有一個人影，除了風和雨的哭聲外，沒有半點響聲。

「罷了罷了，母親。我這顆心，我還你這顆心！你生我時不該給我這顆心，這在世界上沒有用處！」說着，我用兩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怨忿而且悲傷。

「阿，孩子……」母親號啕的哭了。她緊緊的接住了我的手，我竭力的掙扎着。

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燈光暗淡的照着母親的頭髮，母親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母親的淚如潮一般的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頸，也號啕的大哭了。

有一滴淚，從母親的眼中落了下來，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淚融合在一處，漸漸的匯成了一道河。我溯着河流走去，進了母親的眼簾，一直到了母親的心坎上。

在那裏，我看見母親的心萎枯了。

「母親，爲了你的孩子，你將你自己的心萎枯了。然而你分給你孩子的那顆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詛，不會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歡樂。現在，取出來還了你罷，母親！」我哭着說，跪倒在母親的心旁。解開胸衣，用指甲劃開胸皮，我伸手進去從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顆鮮血淋漓的心，放在母親的心上。母親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個，熱血沸騰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了胸衣。忽忽的離開了母親的心，出了母親的眼簾，由原路回到了母

親的膝上。

母親不知道。

「母親，我不再灰心了，我願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淚對母親說。

母親微笑了。母親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樂，母親的眼前露出了無限的希望。

只有燈，只有站在壁上的燈，他知道我在母親心中所做的什麼，不忍見那微笑，漸漸的慘淡了下來……

微小的生物

初冬的一個夜間，我獨坐在小樓中

可愛的秋的創造者的音樂久已悄然不復可聞，主宰着這夜間的，已是滿含着淒涼滋味的沈寂。油燈乍明乍滅地發着暗淡的光，在憂鬱中影出了若呆笨若生動的杯壺的大影在牆上。牆壁露着漏水浸黑的霉點，愁容滿面的站着。屹立的書架幌搖着，不堪載重一般。

「阿，初冬的夜是淒涼而且可怕呵！」

在這種境象中，我不禁悚然沈思起來，目光便不知不覺離開了桌上的書本。

我看見了一幅同樣淒涼的圖畫：

風已比前尖削；太陽時常蒙着霧一般的面網，淡淡地發着光；灰色的雲的流動顯得滯呆而沉重。寒冷包滿在大氣中。野外的草木恐怖地抖顫着，無力拖曳牠們翅膀似的，時時抖下萎黃的殘缺的葉兒，一天比一天裸露了。遠處的山彷彿火災後的殘跡，這裏焦了頭，那裏爛了額。一切都變了色，換上了憔悴而悲哀的容貌。

「一般微小的生物已在這時滅亡了！」我想，對着這可怕的冬的圖畫。

這是的確的：許多的花草已經枯萎，蟲豸的鳴聲已經寂然；就連強的人也披上厚而重的衣，顯得特別呆笨了。

但在這樣想着的時候，一種輕微的襲擊忽然落到了我的面上。彷彿無意的一般，牠像一片柔毛的尖端在我的面上輕輕拂了一下。

燈光漸漸明亮了。

在染着密密的黑點的書頁上，我隱約地看見了一個微小的生物。牠微細到這樣，幾乎和行間的標點難以分別，若不是牠微微地蠕動着。

牠彷彿是一個蚊子。

「噢，這時還有蚊子嗎？」我不禁驚訝地想，「有意似的，牠想證明我的感想的謬誤吧？」

我想着，不自主的就伸出指頭往那裏一抹。

似乎，牠被我抹死了。但沒有一點痕跡。很乾，沒有血，也沒有水。指頭很乾淨。在書上，黑點的中間，只留着三兩顆微小的灰點。這大概就是這個微小的生物的身軀了。

「噫，微小到這樣！」

我想着，往書上噓了一口氣。於是連那灰一般的東西也不知那裏去了。白的紙上仍只見黑色的字的斑點。

「這樣的可憐！」我想：「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或水分，當牠被我抹死的時候，死了又沒有一點痕跡，彷彿沒有死，也沒有活着過，很像世界上不會有過這小東西……」

正當我這樣想着的時候，第二個蚊子似的小東西又飛來了。不，牠不像是自己飛來，似乎是被什麼驅落在書上一般。牠的翅膀和肢體一樣的難以辨別。

我不自主的又伸出手指去抹了一下。

一切都和第一次相同：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血，也沒有一點水分，只有幾點微小的灰是牠的痕跡，但這痕跡也不長在。

「咳咳，難道連感覺也沒有嗎？」我自己問自己說，「牠曾經感覺到劇痛，稍微掙扎了一下，顫動了一下嗎，當我的手指抹下去的時候……」

燈驟然陰暗了。牠似乎悲哀得不願繼續放光，抖顫着想熄了去。牆上的影子幌搖了幾下，愈加模糊起來，想淒然隱避一般。牆壁的皺紋愈加深了。書架傷心得像要倒了下來……

但這樣的繼續得不久，燈又驟然明亮了。

「噲……」

一種聲音忽然在我的耳邊叫了起來。

牠落在書上，微小的和前二個一模一樣，但活潑，靈敏。

牠伸展着翅膀，漸漸變大了。

我很清楚的看見了牠的發閃光的眼睛，尖利的嘴，長而威凜的頭頸，堅強的翅膀，粗大的腿——
威嚴而且可怕。

「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末微弱！」

牠忽然對我擡起頭來，大聲的說起話來。

「到了第二個的夏天，我們又將起來，集合着伴侶，攻擊你們卑劣的人們！那時，我們將要吸盡你們的血液，帶給你們疾病和死亡……冬天是我們安息的時期，現在，我也去睡眠了，明年再來和你相見！」

他說了，嗡的一聲，飛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我聽着，不禁竦然，毛髮都豎了起來。

燈愈加明亮了。牆上的影子兇惡地睜着眼。牆壁帶着黝黑的斑點，張着口，猙獰地枯笑着。書架豎着眉毛，危然站着……

童年的悲哀

這是如何的可怕，時光過得這樣的迅速！

牠像清晨的流星，牠像夏夜的閃電，剎那間便溜了過去，而且，不知不覺地帶着我那一生中最可愛的一葉走了。

像太陽已經下了山，夜漸漸展開了牠的黑色的幕似的，我感覺到無窮的恐怖。像狂風捲着亂雲，暴雨掀着波濤似的，我感覺到無邊的驚駭。像周圍哀啼着淒涼的鬼魍，影閃着死僵的人骸似的，我心中充滿了不堪形容的悲哀和絕望。

誰說青年是一生中最寶貴的時代，是黃金的時代呢？我沒有看見，我沒有感覺到。我祇看見黑暗與沉寂，我祇感覺到苦惱與悲哀。是誰在這樣說着，是誰在這樣羨慕着，我願意把這時代交給了他。

阿，我願意回到我的可愛的童年時代，回到那夢幻的浮雲的時代！

神呵，給我偉大的力，不能讓我回到那時代去，至少也讓我回憶拍着翅膀飛到那最淒涼的一隅去，暫時讓悲哀的夢來充實我吧！我願意這樣，因為即使是童年的悲哀也比青年的歡樂來得夢幻，來得甜蜜呵！

.....

那是在那一年，我不大記得了。好像是在我十一二歲的時候。

時間是在正月初上。正是故鄉鑼聲遍地，龍燈和馬燈來往不絕的幾天。

這是一年中歡樂的幾天。過了長久的生活的勞碌，鄉下人都一致的暫時擱下了重擔，用娛樂來洗滌他們的疲乏了。街上的店鋪全都關了門。祠廟和橋上這裏那裏的一堆堆地簇擁着打牌九的人羣。平日最節儉的人在這幾天裏都握着滿把的瓜子，不息地剝啄着。最正經最嚴肅的人現在都背着旗子或是敲着銅鑼隨着龍燈馬燈出發了。他們談笑着，歌唱着，沒有一個人的臉上會發現憂愁的影子。孩子們像從籠裏放出來的一般，到處跳躍着，放着鞭炮，或是在地上圍做一團，用尖石劃了格子打着錢，佔據了街上的角隅。

母親對我拘束得很嚴。她認為打錢一類的遊戲是不長進的孩子們的表徵，她平日總是不許我和其他的孩子們一同玩耍，她把她的錢櫃子鎖得很緊密。倘若我偶然在抽屜的角落裏找到了幾個銅錢，偷偷地出去和別的孩子們打錢，她便會很快的找到我，趕回家去大罵一頓，有時挨了一場打，還得挨一餐餓。

但一到正月初上，母親給與我自由了。我不必再在抽屜角落裏尋找剩餘的銅錢，我自己的枕頭下已有了母親給我的豐富的歷歲錢。除了當着大路以外，就在母親的窗前也可以和別的孩子們打

錢了。

打錢的遊戲是最方便最有趣不過的。祇要兩個孩子碰在一起，問一聲「來不來？」回答說「怕你嗎？」同找一塊不太光滑也不太凹凸的石板，就地找一塊小的尖石，劃出一個四方的格子，再在方格裏對着角劃上兩根斜線，就開始了。隨後自有別的孩子們來陸續加入，擺下錢來，許多人簇擁在一堆。

我雖然不常有機會打錢，沒有練習得十分兇狠的鏟法，但我卻能很穩當的使用刨法，那就是不像鏟似的把自己手中的錢往前面跌下去，卻是往後落下去。用這種方法，無論能不能把別人的錢刨到格子或線外去，而自己的錢卻能常常落在方格裏不會像鏟似的，自己的錢總是一直衝到方格外面去，易於發生危險。

常和我打錢的多是一些年紀不相上下的孩子，而且都知道把自己的錢拿得最平穩。年紀小的不湊到我們這一夥來，年紀過大或拿錢拿得不平穩的也常被我們所拒絕。

在正月初上的幾天裏，我們總是到處打錢，祠堂裏，街上，橋上，屋簷下，劃滿了方格。我的心像野馬似的，歡喜得忘記了家，忘記了喫飯。

但有一天，正當我們鬧得興高彩濃的時候，來了一個搗亂的孩子。

他比我們這一夥人都長得大些，他大約已經有了十四五歲，他的名字叫做生福。他沒有母親也

沒有父親。他平時幫着人家划船，賺了錢一個人化費，不是擠到牌九攤裏去，就和他的一夥打銅板。他不大喜歡和人家打銅錢，他覺得輸贏太小，沒有多大的趣味。他的打法是很兇的，老是把自已的銅板緊緊地斜扣在手指中，狂風暴雨似的鏖了下去。因此在方格中很平穩地躺着的錢，在別人打不出去的，常被他鏖了出去。同時，他的手又來得很快，每當將鏖之前，先伸出食指去摸一摸被打的錢，在人家不知不覺中把平穩地躺着的錢移動得有了蹊蹺。這種打法，無論誰見了都要害怕。

好像因為前一天和我們一夥裏的一個孩子吵了架的緣故，生福忽然走來在我們的格子裏放了一個銅板。在打銅錢的地方拿着銅板打原是未嘗不可以，但因為他向來打得很兇而且有點無賴，同時又看出他故意來搗亂的聲勢，我們一致拒絕了。

於是生福發了氣，伸一隻脚在我們的格子裏，叫着說：

「石板是你們的嗎？」

我們的眉毛都豎起了。——但因為是在正月裏，大家覺得吵架不應該，同時也有點怕他生得蠻橫，都收了錢讓開了。

「到我家的簷口去！」一個孩子叫着說。

我們便都擁到那裏，劃起格子來。

那是靠河的一個簷口下，和我家的大門是連接着的。那個孩子的家裏本在那間屋子的樓下開

着米店，因為去年的生意虧了本，年底就決計結束不再開了。這時店堂的門半開着，外面一部分已經變做了客堂，裏面還堆着一些米店的雜物。屋子是孩子家裏的，簷口下的石板自然也是孩子家裏的了。

但正當我們將要開始繼續的時候，生福又來了。他又在格子裏放下了一個銅板。

「一道來！」他氣忿地說。

「這是我家的石板！」那孩子叫了起來。

「石板會答應嗎？你家的石板會說話嗎？」

我們都站了起來，捏緊了拳頭。每個人的心裏都發了火了。辱罵的話成堆的從我們口裏湧了出來。

於是生福像暴怒的老虎一般，豎着濃黑的眉毛，睜着紅的眼睛，握着拳頭，向我們一羣撲了過來。但是，他的拳頭正將落在那個小主人的臉上時，他的耳朵忽然被人扯住了。

「你的拳頭大些嗎？」一個大人的聲音在生福腦後響着。

我們都驚喜地叫起來了。

那是阿成哥，是我們最喜歡的阿成哥！

「打他幾個耳光，阿成哥，他欺侮我們呢！」

生福已經怔住了。他顯然怕了阿成哥。阿成哥比他高了許多，氣力也來得大。他是一個大人，已經上了二十歲。他能夠挑很重的擔子，走很遠的路。他去年就是在現在已經關閉的米店裏磨穀舂米，他一定要把生福痛打一頓的了，我們想。

但阿成哥卻並不如此，反放了生福的耳朵。
「爲的什麼呢？」他問我們。

我們把生福欺侮我們的情形完全告訴了他。

於是阿成哥笑了。他轉過臉去，對着生福說：

「來吧，你有幾個銅板呢？」他一面說，一面掏着自己衣袋裏的銅板。

生福又發氣了，看見阿成哥這種態度。他立刻在地上格子裏放下了一個銅板。

「打銅板不會打不過你！」

阿成哥微笑着，把自己的銅板也放了下去。

我們也就圍攏去望着，都給阿成哥擔起心來。我們向來沒有看見過阿成哥和人家打過銅板，猜想他會輸給生福。

果然生福氣上加氣，來得愈加兇狠了。他一連贏了阿成哥五六個銅板。阿成哥的銅板一放下去，就被他打出格子外。阿成哥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

但阿成哥祇是微笑着，任他去打。

過了一會，生福的銅板落在格子裏了。

於是我們看見阿成哥的銅板很平穩地放在手指中，毫不用力的落了下來。

阿成哥的銅板和生福的銅板一同滾出了格子外。

「打銅板應該這樣打法，拿得非常平穩！」他笑着說，接連又打出了幾個銅板。

「把牠打到這邊來，好不好？」他說着，果然把生福的銅板打到他所指的地方去了。

「打到那邊去吧！」

生福的銅板往那邊滾了。

「隨便你擺吧——我把牠打過這條線！」

生福的銅板滾過了他所指的線。

生福有點呆住了。阿成哥的銅板打出了他的銅板，總是隨着滾出了格子外，接連着接連着，弄得

生福沒有還手的機會。

我們都看得出了神。

「鑿是不公平的，要這樣平穩地跌了下去纔能叫人心服！」阿成哥說着，又打出了幾個銅板。

「且讓你打吧！我已贏了你五個。」

阿成哥息了下來，把銅板放在格子裏。

但生福已經起了恐慌，沒有把阿成哥的銅板打出去，自己的銅板卻滾出了格子外。我們注意着生福的衣袋，牠過了幾分鐘漸漸輕鬆了。

「還有幾個好輸呢？」阿成哥笑着問他說，「留幾個去買醬油醋吧！」生福完全害怕了。他收了銅板，站了起來。

「你年紀大些！」他給自己解嘲似的說。

「像你年紀大些就想欺侮年紀小的，纔是壞東西——因爲是在正月裏，我饒恕了你的耳光銅板拿去罷，我不要你這可憐蟲的錢！」阿成哥笑着，把贏得的銅板丟在地上，走進店堂裏去了。

我們都大笑了起來，心裏痛快得難以言說。

生福紅着臉，逡巡了一會，終於拾起地上的銅板踱開了。

我們伸着舌頭，直望到生福轉了彎，纔擁到店堂裏去看阿成哥。

阿成哥已從屋內拿了一支胡琴走出來，坐在長凳上調着絃。

他是一個粗人，但他卻多才而又多藝，拉得一手很好的胡琴。每當工作完畢時，他總是獨自坐在河邊拉着他的胡琴，口中唱着小調。於是便有很多人圍繞着他，靜靜的聽着。我很喜歡胡琴的聲音。這一羣人中常有我在內。

在故鄉，音樂是不常有的。每一個大人都莊重得了不得，偶然有人嘴裏呼嘯着調子，就會被人看做輕佻。至於拉胡琴之類是愈加沒有出息的人的玩意了。一年中，祇有算命的瞎子彈着不成調的三絃來到屋簷下算命，夏夜有敲着小鑼和竹鼓的瞎子唱新聞，秋收後祠堂裏偶然敲着洋琴唱一臺書，此外樂器聲便不常聽見。祇有正月裏玩龍燈和馬燈的時候，胡琴最多，二三月間賽會時的鼓鬧，樂器來得完備些。但因為玩樂器的人多半是一些不務正業或是職業卑微的人，稍微把自己看得高一點的人便含了一種蔑視的思想。然而，音樂的力量到底是很大的，鄉裏人一聽見樂器的聲音，男女老小，便都圍了攏去，雖然他們自己並不喜歡玩什麼樂器。

阿成哥在我們村上拉胡琴是有名的。因此大人們多喜歡他。我們孩子們常纏着他要他拉胡琴。到了正月，他常拿了他的胡琴，跟着龍燈或馬燈四處的跑。這幾天不曉得爲了什麼事，他沒有出去。似乎是因為趕走了生福的緣故，他心裏高興起來，這時又拿出胡琴來拉了。

這支胡琴的構造很簡單而且粗糙。蒙着筒口的不是蛇皮，是一塊將要破裂的薄板。琴桿，絃栓和筒子塗着淺淡的紅色。價錢大約是很便宜的。牠現在已經很舊，淡紅色上已經加上了一道齷齪的油膩，有些地方的油漆完全褪了色。白色的松香灰黏滿了筒子的上部和薄板，又揚上了琴桿的下部在那裏黏着。弓已彎曲得非常利害，馬尾稀疏得像要統統脫下來的樣子。這在我孩子的眼裏並不美麗。我曾經有幾次要求阿成哥給我試拉一下，牠祇能發出非常難聽的嗶聲。

但不知怎的，這支胡琴到了阿成哥手裏便發出很甜美的聲音，有時像有什麼在那聲音裏笑着，跳着似的，有時又像有什麼在那聲音裏哭泣着似的。聽見了他的胡琴的聲音，我常常呆睜着眼睛望着，驚異得出了神。

「你們那一個來唱一曲呢？這一天他拉完了一個調子，忽然笑着問我們說：「揀一個最熟的——『西湖欄干』好不好？」

於是我們都紅了臉叫着說：

「我不會！」

「誰相信！那個不會唱『西湖欄干』！先讓我來唱一遍罷——沒有什麼可以怕羞！」

「好呀！你唱你唱！」我們一齊叫着說。

「我唱完了，你們要唱的呢？」

「隨便指定一個罷！」

於是阿成哥調了一調絃，一面拉着一面唱起來了：

「西湖欄干冷又冷，妹嘆第一聲：在郎哥出門去，一路要小心路上鮮花——郎呀少去採……」
阿成哥假裝着女人的聲音唱着，清脆得像一個真的女人，又完全合了胡琴的高低。我們都靜默

的聽着。

他唱完了又拉了一個過門，停了下來，笑着說：

「現在輪到你們了——那一個？」

大家紅着臉，一個一個都想溜開了。有幾個孩子已站到門限上。

「不會！不會！」

「還是浙琴罷！」他忽然站起來，拖住了我的手。

我的心突然跳了起來，渾身像火燒一般，說不出話來，祇是掙扎着，搖着頭：

「不……不……不……」

「好呀！浙琴會唱浙琴會唱！」孩子們又都跳了攏來，叫着說。

「不要怕羞！關了門罷！祇有我們幾個人聽見！」阿成哥說着，鬆了手，走去關上了店門。

我已經完全在包圍中了。孩子們都擁擠着我，叫嚷着。我不能不唱了。但我又怎能唱呢？「西湖欄干」頭一節是會唱的，但祇在心裏唱過，在沒有人的時候唱過，至多也祇在阿姊的面前唱過。向來卻沒有對着別的人唱過。

「唱罷唱罷！已經關了門了！」阿成哥催迫着。

「不會……不會唱……」

「唱罷唱罷！浙琴不要客氣了！」孩子們又叫嚷着。

我不能不唱了。我祇好紅着臉，說：

「可不要笑的呢？」

「他答應了——要靜靜的聽着的！」阿成哥對大眾說。

「讓我再來拉一回，隨後你唱，高低要合胡琴的聲音！」

於是他又拉起來了。

聽着他的胡琴的聲音，我的心的跳動突然改變了情調，全身都像在顫動着一般。

他的胡琴先是很輕舒活潑的，這時忽然變得沉重而且嗚咽了。

牠嗚咽着嗚咽着，抽噎似的唱出了「妹嘆第一聲……」

「……………」

「西湖欄干冷又冷……」

他拉完了過門，我便這樣的唱了起來，於是他的胡琴也毫不停頓的泣了下去，和我的歌聲混合

了。

「……………」

「好呀！唱得好呀……」孩子們喊了起來。

我已唱完了我所懂得的一節。胡琴也停住了。

我不知道我唱的什麼，也不知道是怎樣唱的。我祇感覺到我的整個的心在強烈的擊撞着。我像失了魂一般。

「比什麼人都唱得好！最會唱的大人也沒有唱得這樣好！我頭一次聽見浙琴！阿成哥非常喜歡的叫着說。

我的心的跳動又突然改變了情調，像有一種大得不能負載的歡悅充塞了我的心。我默然坐下了。我感覺到我的頭在燃燒着。我的靈魂像向着某處猛烈地衝了去似的……

就是從這一天起，我的靈魂向音樂飛去了。我需要音樂。我想像阿成哥握住我的手似的握住音樂。

因此我愛着了阿成哥，比愛任何人還愛他。

每當母親對我說，「你去問問阿四叔，連品公公，阿成哥，看那個明朝後日有功夫可以給我們來鑿穀！」我總是先跑到阿成哥那裏去。別個來鑿穀，我懶洋洋地開着眼睛睡在牀上，很遲很遲的纔起牀，不高興出去幫忙，儘管母親一次又一次的罵着催着。阿成哥來了，我一清早就爬了起來，開開了棧房，把輕便的鑿穀器具搬了出來，又幫着母親備好了早飯，等待着阿成哥的來到。有時時候還早，我便跑到橋頭去等他。

他本來一向和氣，見了人總是滿面笑容。但我感覺到他對我的微笑來得格外親熱，像是一個母

親生的似的。因此我喜歡常在他身邊。他斲穀時，我拿了一根竹桿，坐在他的對面趕着雞。他篩米時，我走近去揀着未曾破裂的穀子。

「西湖欄干」這隻小調一共有十節歌，就在斲穀的時候，他把其餘的九節完全教會了我。

沒有事的時候，他時常帶了他的胡琴到我家裏來，他拉着，我唱着。

他告訴我，用蛇皮蒙着筒口的胡琴叫做皮胡，他的這支用薄板做的叫做板胡。他喜歡板胡，因為板胡的聲音比皮胡來得清脆。他說胡琴比簫和笛子好，因為胡琴可以隨便變調，又可以自拉自唱；他能吹簫和笛子，但因為這個緣故，他祇買了一支胡琴。

他又告訴我，外面的一根絃叫做子絃，裏面的叫做二絃。他說有些人不用子絃，但用二絃和老絃是不大好聽的，因為絃粗了便不大清脆。

他又告訴了我，胡琴應該怎樣拿法，指頭應該怎樣按法，那一枚指頭按着絃是「五」字，那一枚指頭按着絃是「六」字……

關於胡琴的一切，他都告訴我了！

於是我的心愈加燃燒了起來；我饑渴地希望得到一支胡琴。

但這也太困難了。母親絕對不能允許我有一支胡琴。

最大的原因是，唱歌，拉胡琴，都是下流人的遊戲。

我父親是一個正經人，他在洋行裏做經理，賺得很多的錢，今年買田，明年買屋，鄉裏人都特別的尊敬他和母親。他們祇有我這一個兒子，他們對我的希望特別大。他們希望我將來做一個買辦，造洋房，買田地，爲一切的人所尊敬，做一個人上的人。

倘若外面傳了開去，說某老板的兒子會拉胡琴，或者說某買辦會拉胡琴，這成什麼話呢？

「你靠拉胡琴喫飯嗎？」母親問我說，每次當我稍微露出買一支胡琴的意思的時候。

是的，靠拉胡琴喫飯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我也不願意。這是多麼羞恥的事情，倘若我拉着胡琴去散人家的心，而從這裏像乞丐似的得到了飯喫。

但我喜歡胡琴，我的耳朵喜歡聽見胡琴的聲音，我的手指想按着胡琴的絃，我希望胡琴的聲音能從我的手指下發出來。這慾望在強烈地鼓動着我，叫我無論如何須去獲得一支胡琴。

於是，我終於想出一個方法了。

那是在同年的夏天裏，當我家改造屋子的時候。那時木匠和瓦匠天天在我們家裏做着工。到處堆滿了木料和磚瓦。

在木匠司務喫飯去的時候，我找出了一根細小的長的木頭。我決定把牠當做胡琴的桿子，用木匠司務的斧頭劈着。但他們所用的斧頭太重了，我拿得很吃力，許久許久還劈不好。我怕人家會阻擋我拿那樣重的斧頭，因此我祇在沒有人人的時候劈；看看他們快要喫完飯，我便息了下來，把木頭藏

在一個地方這樣的繼續了幾天，終於被一個木匠司務看見了。他問我做什麼用，我不肯告訴他。我怕他會笑我，或者還會告訴我的母親。

「我自有用處！」我回答他說。

他問我要劈成什麼樣子，我告訴他要扁的方的。他笑着想了半天，總是想不出來。

但看我劈得太喫力，又恐怕我劈傷了手，這個好木匠代我劈了。

「這樣夠大了嗎？」

「還要小一點。」

「這樣如何呢？」

「再扁一點罷。」

「好了罷？我給你飽一飽光罷！」他說着，使用飽給我飽了起來。

待木頭變成了一根長的光滑的扁平的桿子時，我收回了，那桿子的下部份是應該圓的，但因為恐怕他看出來，我把這件工作留給了自己，祕密地進行着。飽比斧頭輕了好幾倍，我一點也不感覺到困難。

隨後我又用飽和鎚刀做了兩個大的，一頭小一頭大的，圓的絃栓。

在舊罐頭中，我找到了一個洋鐵的牛乳罐，我剪去了厚的底，留了薄的一面，又在罐背上用剪刀

鑿了兩個適合桿子下部份的洞。

祇是還有一個困難的問題不容易解決。

那就是桿子上插絃栓的兩個洞。

我用鑿子試了一試，覺得太大，而且桿子有破裂的危險。

我想了。我想到阿成哥的胡琴桿上的洞口是露着火燒過的痕跡的。怎樣燒的呢？這是最容易燒毀桿子的。

我決定了牠是用火燙出來的。

於是我把家中縫衣用的烙鐵在火坑裏煨了一會，用烙鐵尖去試了一下。

牠祇稍微焦了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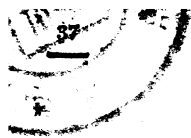
我又思索了。

我記起了做銅匠的定法叔家裏有一個風扇爐，他常常把一塊鐵煨得血紅的燙東西。燙下去時，會吱吱的響着，冒出烟來。我的桿子也應該這樣燙纔是，我想。

我到他家裏去逡巡了幾次，看他有沒有生爐子。過了幾天，爐子果然生起來了。

於是我拿了琴桿和一枚粗大的洋釘去，請求他自己用完爐子後讓我一用。

定法叔立刻答應了我。在叔伯輩中，他是待我最好的一個。我有所要求，他總答應我。我要把針做



成魚鉤時，他常借給我小鐵鉗和鏟刀。母親要我到三里路遠近的大礮頭買東西去時，他常叫我不要去，代我去買了來。他很忙，一面開着銅店，一面又在同一間房子裏開着小店，販賣老酒，洋油和紙烟。同時他還要代這家挑擔，代那家買東西，出了力不夠，還常常賠了一些點心錢和小費。母親因為他太好了，常常不去煩勞他，但他卻不時的走來問母親，要不要做這個做那個，他實在是不能再忠厚誠實了。這一天也和平日一般的，他在忙碌中看見我用洋釘燙琴桿不易見功，他就找出了一枚大一點的鐵錐，在火裏燻得血紅，又在琴桿上撒了一些松香，很快的代我燙好了兩個圓洞。

絃是很便宜的，在大礮頭一家小店裏，我買來了兩根絃。

從柴堆裏，我又選了一根細竹，削去了竹葉；從母親的線籃中，我剪了一束純蘆；這兩樣合起來，便成了我的胡琴的弓。

松香是定法叔送給我的。

我的胡琴製成了。

我非常的高興，開始試驗我的新的胡琴，背着母親拉了起來。

但牠怎樣也發不出聲音，弓祇是在絃上沒有聲息的滑了過去。

這使我起了極大的失望，我不知道牠的毛病在那裏。我四處尋找我的胡琴和別的胡琴不同的地方，我發見了別的弓用的是馬尾，我的是蘆。我起初不很相信這兩樣有什麼分別，因為牠和馬尾的

樣子差不多，牠還沒有製成線。隨後我更假定了是弓的毛病，決計往大礮頭去買了。

這時我感覺到這有三個困難的問題。第一是鋪子裏的弓都套在胡琴上，似乎沒有單賣弓這樣一會事；第二是，如果響不響全在弓的關係，牠的價錢一定很貴；第三是，這樣長的一支弓從大礮頭拿到家裏來，路上會被人家看見，引起取笑。

但頭二樣是過慮的。店鋪裏的主人答應我可以單買一支弓，牠的價值也很便宜，不到一角錢。

第三種困難也有了解決的辦法。

我穿了一件竹布長衫到大礮頭去。買了弓，我把牠放在長衫裏面，右手插進衣縫，裝出插在口袋裏的模樣，握住了弓。我急忙地走回家來。偶一遇見熟人我就紅了臉，閃了過去，弓雖然是這樣的藏着，牠顯然是容易被別人看出的。

就在這一天，我有了一支真的胡琴了。

牠發出異常洪亮的聲音。

母親和阿姊都驚異地跑了出來。

「這是那裏來的呢……」母親的聲音裏沒有一點責備我的神氣，她微笑着，顯然是驚異得快樂了。

我把一切的經過，統統告訴了她，我又告訴她，我想請阿成哥教我拉胡琴。她答應我，隨便玩玩，不

要拿到外面去，她說在外面撥胡琴，是丟臉的。我也同意了她的意思。

當天晚上，我就請了阿成哥來。他也非常的驚異，他說我比什麼人都聰明。他試了一試我的胡琴，說，聲音很洪亮，和他的一支絕對不同，祇是洪亮中帶着一種哭喪的聲音，那大約是我的一支用的洋鐵罐的原因。

我特別喜歡這種哭喪的聲音。我覺得牠能格外感動人。牠像一個嗔了喉嚨的男子在哭訴一般。阿成哥也說，這種聲音是很特別的，許多胡琴祇能發出清脆的女人的聲音，就是皮胡的裏絃最低的聲音也不大像男子的聲音，而哭喪的聲音則更其來得特別，這在別的胡琴上，祇能用左手指頭顫動着顫動着發出來，但還沒有這樣的自然。

「可是，」阿成哥對我說，「這支胡琴也有一種缺點，那就是，怎樣也拉不出快樂的調子。因為牠生成是這樣的。」

我完全滿意了。我覺得這樣更好：讓別個去拉快樂的調子，我來拉不快樂的調子。

阿成哥很快的教會了我幾個調子。他不會寫字，祇曉得唸譜子。他常常到我家裏來，一面拉着胡琴，一面唸着譜子，叫我寫出在紙頭上。譜子寫出了以後，我就不必要他常在我身邊，自己漸漸拉熟了。第二年春間，我由私塾轉到了小學校。那裏每禮拜上一次唱歌，我抄了不少的歌譜，回家時帶了來，用胡琴拉着。我已住在學校裏，很想把我的胡琴帶到學校裏去，但因為怕先生說話，我祇好每禮拜

回家時拉幾次，在學校裏便學着彈風琴。

阿成哥已在大碼頭一家米店裏做活，他不常回家，我也不常回家，不容易碰着。偶然碰着了，他就拿了他自己的胡琴到我家裏來，兩個人一起拉着。有時，他的胡琴放在米店裏，沒有帶來時，我們便一個人拉着，一個人唱着。

阿成哥家裏有一只划船。他很小時幫着他父親划船度日。他除了父親和母親之外，還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因為他比他的兄弟能幹，所以他做了米司務。他很能游泳，雖然他現在已經不常和水接近了。

有一次，夏天的下午，他坐在橋上和人家談天，不知怎的忽然和一個人打起賭來了。他說，他能夠背着一只稻桶游過河。這個沒有誰會相信，因為稻桶又大又重，農人們背着在路上走都還覺得吃力。如果說，把這只稻桶浮在水面上，游着推了過去或是拖了過去，倒還可能，如果背在肩上，人就會動彈不得，而且因了牠的重量，頭就會沉到水裏，不能露在水面了。但阿成哥固執地說他能夠，和人家賭下了一個西瓜。

稻桶上大下小，四方形，像一個極大的升子。我平時曾經和同伴們躲在裏面遊戲過，那裏可以蹲下四五個孩子，看不見形跡。阿成哥竟背了這樣的東西，揀了一段最闊的河道游過去了。我站在岸上望着，捏了一把汗，怕他的頭沉到水裏去。這樣，輸了西瓜倒不要緊，他還須喫幾口水。

阿成哥從這一邊游到那一邊了。我的憂慮是多餘的。他的腳好像踏着水底一般，祇微微看見他的一只手在水裏撥動着，背着稻桶，頭露在水面上，走了過去。岸上的看衆都拍着手，大聲的叫着。

阿成哥看見岸上的人這樣喝采，特別高興了起來。他像立着似的空手游回來時，整個的胸部露出在水面上，有時連肚臍也露出來了。這使岸上的看衆的拍掌聲和喝采聲愈加大了起來。這樣的會游泳，不但我們年紀小的沒有看見過，就連年紀大的也是罕見的。

阿成哥就在人聲噪雜中上了岸，走進埠頭邊一只划船裏，換了衣服，笑嘻嘻地走到橋上來。橋上一個大的西瓜已經切開在那裏。他看見我也在那裏，立刻揀了一塊送給我喫。

「喫了西瓜，到你家裏去！」他非常高興的對我說。

他的眼睛裏充滿了快樂，他的面上滿是和藹的笑容。我說不出的幸福。我覺得世上沒有比他更可愛的人了。

這一天下午，他在我家裏差不多坐了兩個鐘頭。我的胡琴在他手裏發出了一種和平常特別不同的聲音，異常的快樂，那顯然是他心裏非常快樂的緣故。

但這樣快樂的夏天，阿成哥從此不復有了。從第二年的春天起，他在屋子裏受着苦，直到第二個夏天。

那是發生在三月裏的一天下午，正當菜花滿野盛放的時候。

他太快樂了。再過一天，他家裏就將給他舉行發送的盛會。這是訂婚後第二次，也就是最後一次的禮節。同年十月間，他將和一個女子結婚了。他家裏的人都在忙着給他辦禮物，他自己也忙碌得異常。

這一天，他在前面，他的哥哥提着一籃禮物跟在他後面向家裏走來。走了一半多路，過了一個涼亭，再轉過一個屋弄，就將望見他們自己屋子的地方，他遇見了一只狗。

牠攔着路躺着，看見阿成哥走來，沒有讓開。

阿成哥已經在狗的身邊走了過去。不知怎的，他心裏忽然不高興起來。他回轉身來，瞥了狗一眼，一脚踢了過去。

「畜生！躺在當路上！」

狗突然跳起身，睜着火一般的眼睛，非常迅速的，連叫也沒有叫，就在阿成哥腳骨上咬了一口。隨後像並沒有什麼事似的，牠垂着尾巴走進了菜花叢裏。

阿成哥叫了一聲，倒在地下了。他的腳骨已連褲子被狗咬破了一大塊，鮮血奔流了出來。這一天他走得特別快，他的哥哥已經被他遺落在後方，直待他趕到時，阿成哥已痛得發了昏。他再也站不起來了。

他的哥哥把他背回家裏，他發了幾天的燒。全家的人本是很快樂的，這時都起了異常的驚駭。菜

花一黃，蛇都從洞裏鑽了出來，狗喫了毒蛇，便花了眼，發了瘋，被牠咬着的人，過了一百二十天是要死亡的。神農嘗百草，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現醫治瘋狗咬的藥。

爲什麼要在這一天呢？大家都絕望的想着。這是一個非常不吉利的預兆。沒有誰相信阿成哥能跳出這個災難。

他的父親像在哄騙自己似的，終於東奔西跑，給他找到了一個賣草頭藥的郎中，給他喫了一點藥，又敷上了一些草藥。郎中告訴他，須給阿成哥一間最清靜的房子，把窗戶統統關閉起來，第一是忌色，第二是忌煙酒肉食，第三是忌聲音，這樣的在屋子裏躲過一百二十天，他纔有救。

然而阿成哥不久就復原了。他的創口已經收了口，沒有什麼疼痛，他的精神也已和先前一樣。他不相信郎中和別人的話，他怎樣也不能這樣的度過一百二十天。他總是鬧着要出來。但因爲他家裏勸慰他的人多，他也終於鬧了一下，又安靜了。

我那時正在學校裏，回家後，聽見母親這樣說，我纔知道了一切。我想去看他，但母親說，這是不可能的，吵鬧了他，他的病會發作起來。母親告訴我的話是太可怕了。她說，被瘋狗咬過的人是絕對沒有希望的。她說，毒從創口裏進去了，在肚子裏會生長小狗起來，創口好像是好了，但在那裏會生長狗毛，滿了一百二十天，好了則已，不好了，人的眼睛會像瘋狗似的變得又花又紅，不認得什麼人，亂叫亂咬，誰被他咬着，誰也便會變成瘋狗死去。她不許我去看他，我也不敢去看他，雖然我祇是記望着他。我祇

每禮拜六回家時打聽着他的消息。他的災難使我太絕望了，我總是覺得他沒有救星了似的。許久許久我沒有心思去動一動我的胡琴。母親知道我記望着阿成哥，因此她時常去打聽阿成哥的消息，待我回家時，就首先報告給我聽。

到了暑假，我回家後，母親告訴我，大約阿成哥不要緊了。她說，瘋狗咬也有一百天發作的，他現在已經過了一百天，他精神和身體一點沒有什麼變化。他已稍稍的走到街上來了。有一次母親還遇見過他，他問我的學校那一天放暑假。祇是母親仍不許我去看他，她說他聽見人家講阿成哥有幾個相好的女人，祇怕他犯了色，還有危險，因為還沒有過一百二十天。

但有一天的晚間，我終於遇見他了。

他和平時沒有什麼分別，祇微微清瘦了一點。他的體格還依然顯露着強健的樣子，臉色也還和以前一樣的紅棕色，祇微微淡了一點，大概是在屋子裏住得久了。他拿着一根釣鯉魚的竿子在河邊逡巡着觀望鯉魚的水泡。我幾乎忘記了他的病，奔過去叫了起來。

他的眼睛裏露出了欣喜和安慰的光，他顯然是渴念着我的。他立刻收了魚竿，同我一起到我的家裏來。母親聽見他來了，立刻泡了一杯茶，關切地問他的病狀。他說他一點也沒有病，別人的憂慮是多餘的。他不相信被瘋狗咬有那樣的危險。他把他的右腳骨伸出來，揭開了膏藥給我們看，那裏沒有血也沒有膿，創口已經完全收了口。他以為連這個膏藥也不必要，但因為別人固執地要他貼着，他也

就隨便貼了一個。他有點埋怨他家裏的人，他說他們太大驚小怪了。他說一個這樣強壯的人，咬破了一個小洞有什麼要緊。他說話的時候，態度很自然。他很快樂，又見到了我。他對於自己被瘋狗咬的事幾乎一點也不關心。

我把我的胡琴拿出來提給他，他接在手裏，看了一會，說：

「灰很重，你也許久沒有拉了罷？」

我點了點頭。

於是母親告訴他，我怎樣的記望着他，怎樣的一回家就想去看他，因為恐怕擾亂他的清靜，所以沒有去。

阿威哥很感動的說，他也常在記念着我，他幾次想出來都被他家裏人阻住了。他也已經許久沒有拉胡琴了，他覺得一個人獨唱獨拉是很少興趣的。

隨後他便興奮地拉起胡琴來，我感動得睜着眼睛望着他和胡琴。我覺得他的情調忽然改變了。原是和平常所拉的一個調子，今天竟在他手裏充滿了憂鬱的情緒，哭喪聲來得特別多也特別拖長了。不知怎的，我心中覺得異常的淒涼，我本是很快樂的，今天能夠見着他，而且重又同他坐在一起玩弄胡琴，但在這快樂中我又有了異樣的感覺，那是沈重而且淒涼的一種預感。我祇默然傾聽着，但我的精神似乎並沒有集中在那裏，我的眼前現出了可怕的幻影：一只紅眼睛垂尾巴的瘋狗在追逐阿

成哥，在他的腳骨上咬了一口，於是阿成哥倒下地了，滿地流着鮮紅的血，阿成哥站起來時，眼睛也變得紅了，圓睜着，開着大的嘴，露着獠牙，追逐着周圍的人，刺刺地咬着石頭和樹木，咬得滿口都是血，隨後從他的肚子裏吐出來幾隻小的瘋狗，跳躍着，追逐着一切的人……於是阿成哥自己又倒在地上，在血泊中死去了……有許多人號哭着……

「浙琴！母親突然叫醒了我，「做什麼這樣的呆坐着呢？今天遇見了阿成哥了，應該快活了罷？跟着唱一曲不好嗎？」

我覺得我的臉發燒了。我怎麼唱得出呢？這已經是最後一次了，我從此不能再見到阿成哥，阿成哥也不能再見到我了。命運安排好了一切，叫他離開了我，離開了這世界。而且迅速的，非常迅速的，就在第三天的下午。

天氣爲什麼要變得和我的心一般的淒涼呢？沒有誰能夠知道。牠颳着大風，雲蓋滿了天空，和我的心一般的恐怖與悲傷。

街上有幾個人聚在一起，恐怖地低聲的談着話。這顯然是出了意外的事了。我走近去聽，正是關於阿成哥的事。

「……繩子幾乎被他掙斷了……房裏的東西都被他撞翻在地上……磨着牙齒要咬他的哥和父親……他罵他的父親，說前生和他有仇恨……門被他撞了個窟窿，他想衝出來，終於被他的

哥哥和父親綁住了……咬碎了一只茶杯，吐了許多血……正是一百二十天，一點沒有救星……」
像冷水傾潑在我的頭上一般，我恐怖得發起抖來。在街上亂奔了一陣，我在阿成哥屋門口的一塊田裏踉蹌地走着。

屋內有女人的哭聲，此外一切都沉寂着。沒有看見誰在屋內外走動。風在屋前呼哨着，淒涼而且悲傷。

我瞥見在我的腳旁，稻田中，有一堆夾雜着柴灰的鮮血……

我驚駭地跳了起來，狂奔着回到了家裏……

我不能知道我的心是在怎樣的擊撞着，我的頭是在怎樣的燃燒着，我一倒在牀上便昏了過去。當阿成哥活着的時候，世上沒有比他更可愛的人，當阿成哥死去時，也沒有比他更可怕了。我出世以來，附近死過許多人，但我沒有一次感覺到這樣的恐怖過。

當天晚間，風又送了一陣悲傷的哭聲和淒涼的釘棺蓋聲進了我的耳裏……

從此我失去了阿成哥，也失去了一切……

……

命運爲什麼要在我的羸弱的心上砍下一個這樣深的創傷呢！我不能夠知道。牠給了我歡樂，又給了我悲哀。而這悲哀是無底的，無邊的。

一切都跟着時光飛也似的溜過去了，祇有這悲哀還存留在我的心的深處。每當音樂的聲音一觸着我的耳膜，悲哀便侵襲到我的心上來，使我記起了阿成哥。

阿成哥的命運是太苦了，他死後還遭了什麼樣的蹂躪，我不忍說出來……

我呢，我從此也被幸福所擯棄了。

就在他死後第二年，我離開了故鄉，一直到現在，還是在外面飄流着。

前兩年當我回家時，母親拿出了我自製的胡琴，對我說：

「看哪！你小時做的胡琴還代你好好的保留着呢！」

但我已不能再和我的胡琴接觸了。我曾經做過甜蜜的音樂的夢，而牠現在已經消失了。甚至連這樣也不可能：就靠着拉胡琴喫飯，如母親所說的，卑劣地度過這一生罷！

最近，我和幸福愈加隔離得遠了。我的胡琴，和胡琴同時建造起來的故鄉的屋子，已一起被火燒成了灰燼。這彷彿在預告着，我將有一個更可怕的未來。

青年時代是黃金的時代，或許在別人是這樣的罷？但至少在我這裏是無從證明了。我過的艱苦和煩惱的日子太多了，我看不見幸福的一線微光。

這樣的生活下去是太苦了……

我願意……

幸福的哀歌

一

他很欣幸，他有了這樣的一天。

剛在太陽下沉的時候，人家把他擡進了醫院。

這顯然是，他已經站在這一個世界的邊緣，可以走入別一個世界了。

還有什麼可以使他留戀呢，在這一個世界裏？一切都是謊話，正像哄騙孩子的童話一般。所謂歡樂，所謂幸福，夢罷了。世上的一切都是塗上了鉛一般的顏色，暗淡而且憂鬱。叫喊是徒然的，正如失落在汪洋中的小舟，不會得到什麼回聲；而希望也是多餘的，太陽怎會在暴風雨裏顯現呢？人生是注定了在沙漠中馱載石子的駱駝，該在昏天黑地裏負着重擔，苦惱地死亡的動物。休想歡樂與幸福！那是第一個編造字典的無聊的人私自加進去的字，想加厚他的字典罷了，地上並沒有所謂歡樂與幸福。這一種事實……

他醒了，他從昏暗裏蘇醒了過來，認識了這樣的人生。他用自己的過去證明着這一種覺醒，果然一切都是這樣：人間並沒有歡樂和幸福。

如同其餘的人一樣，他墜地時是首先叫哭着的，他母親會對他這樣說過，他不相信一般人的迷信的話，說什麼出世時就預知人生的悲苦；但他相信，孩子出世時沒有歡樂的情感是確定的事實。他只有哭，一直要哭上兩三個月。在這期間，他不曉得笑。笑是別個教會引會的，所以每一個孩子總在兩三個月後纔知道笑。而他自己，他母親會對他說過，從小就喜歡哭，常常流着眼淚。爲着什麼呢？他現在想起來了，他出世不久就失掉了父親。沒有父親的那一種悲哀，他知道他極小的時候不會感覺到，但他相信這個缺陷已種下了他的一生的不幸。他記得他小時，他母親總是常常流着眼淚，因此他也很少有高興的時候。而同時父親不會留下什麼產業，專靠他母親針線度日，物質生活也十分艱難。在這樣環境中長成的他，想思索一件兩件過去的歡樂的事，怎樣也得不到一點結果。跟着他的思想湧出來的，只是一些成堆的兒時的悲苦，而這悲苦永久地繼續着。直至現在，悲苦跟着年月的奔流愈加深重了。

極大的不幸又落在他的頭上，當他艱難地轉入大學的那一年，他的唯一的母親又長逝了。他在淚泊中失去了他最心愛的母親，昏暈了好幾次。悲哀從此滲透了他的心，他的靈魂失卻了歸宿。沒有父親的悲哀是模糊的，因爲他並不知道活着時的父親是什麼樣子。父親的印象在他的腦中幾乎沒有一點存留。只有母親的容貌，母親的聲音以及母親的事跡一刻不離的佔據着他的腦子。母親用整個的心愛他，用所有的精力把他養成了人，愛撫，關心得無微不至。他也用他整個的心愛他的母親，體

貼着母親的心，給了她不少的安慰。他們倆的心是完全混合着的：只有一個心。而隨後，他竟失卻了母親了，怎樣也不能再把她拖轉來！還有什麼比這更不幸呢？

他不相信靈魂會存在着，當一個人死了以後。但他相信他母親的靈魂的確存在着：牠是存在他的靈魂裏。母親臨死時的遺言，母親平時的希望與囑咐都在他的腦裏，這就是母親的靈魂沒有跟着肉體一起消失的明證。因此他不得不忍痛地活着，依照着母親的希望與囑咐做去。他很願意和母親同葬在一個墳墓裏，但母親不許他這樣，他祇好掙扎着——然而這掙扎是太悲苦了。

有一個時期，他那破碎了的心，曾經有過漸漸恢復健全的希望，他的冷卻了的情感幾乎熱烈了起來，他的生命好像快從墳墓裏爬出來了一般。因為他愛上了一個年青的姑娘。她美麗而又聰明，眼睛裏充滿了熱情。他第一次遇見她時靈魂就起了顫動。他的心像需要母親的愛撫似的尋找着她的。他願意像靠，在母親身上似的貼着她。他願意向她訴述他一切的悲苦。他願意爲了她破除所有的悲觀，重新建築一個樂觀的人生，奮發地，努力地，有意義地做着人。他希望她和母親一般的愛他，讓他們倆的心融化爲一個。他甚至還希望她超過於母親，因爲母親的愛是有缺陷的：她所給與他的只是充滿着悲哀的愛撫。他希望她現在給與他的只是充滿着歡樂與幸福的愛撫。他希望他能因她忘卻了過去的悲哀，發出微笑來。這樣的歡樂，這樣的幸福……他覺得這樣的人生纔是有意義的人生，他纔有活下去的價值。而現在，這樣的人生果然漸漸近來了，他覺得母親在時，她會好幾次的勸告而又

請求似的對他說：「林子，無論如何，你須把你的心放得快樂些。丟開了悲哀，纔有幸福呢。」爲了想使母親得到安慰，他屢次滿口的答應了她，也屢次想去開了悲哀，竭力的發出微笑來。但一直到現在，悲哀只是深沉在他的心的底裏，像生了根似的堅固。勉強地發出來的微笑只浮露在臉上，沒有通過他的心；甚至浮露在臉上的微笑還混和着悲哀的顏色。這使他對於未來起了什麼樣的絕望。現在是，一切都將改變了，他想他將完成了母親的希望。倘使母親能夠知道，他想，她將發出一生不會有過的歡樂的微笑來。她將得到無上的安慰了……

但希望不過是希望罷了，歡樂與幸福終於是一個夢，世界上沒有這樣的實體！他所愛着的姑娘只給了他更大的不幸。她愛他，隨後丟棄了他。一句話將要把他從墳墓裏拖出來時，她又把他推入更深的墳墓裏了。人的心是這樣的不可捉摸，人生是這樣的可怕。一切都染上了鉛一般的顏色。他的心已破碎得像粉一樣，冷得像冰一般。他的眼睛再也望不見一線的光明，眼前滿是烏黑的雲。從前還有一點掙扎的勇氣，現在是連這個也消失了。他所感覺到的只是生的厭倦，生的乏味，生的恐怖。他不願意再有感情，甚至對於母親的愛也起了懷疑。他覺得母親雖然是確實的真正的愛他，但她的愛只是叫他受盡人生的悲苦。倘若，他想，當他落地時，母親悶死了他，他那時是不會有今天這樣的悲苦的。或者，他想，倘若母親不讓他受教育，只把他撫養成一個無知的農人或工人，他也不會有這樣的一生。再不然，他想，母親死時把他一起帶了去，他的不幸也至少到那時爲止了。現在呢，母親把他孤零地遺棄

在這樣的世上，使他嘗盡了悲苦的不幸的滋味了。是的，母親確實是愛他的，她要他這樣，也確實是因爲愛他。但她沒有看得清楚，她不曉得她愛兒子就是害了兒子。他現在明白了。他確信他自己比母親看得清楚。他想，母親如果活着，也許現在也和他一樣的看清楚，也許母親會允許他求一個永久的解脫的。因此他決計背棄了母親往日的希望與囑咐，背棄了母親臨死時的遺言。他不願意再有什麼希望，不願意再掙扎。他只希望着，期待着這一生的結束——早一點離開這一個世界。他的每一根骨頭幾乎都深切地厭惡了這一個世界，他沒有一分鐘一秒鐘不感覺到人生的疲乏。他不願意在人們的面前擡起頭來，不願意想什麼，也不願意接觸什麼。有幾個朋友看見他這樣的悲苦，會有幾次勸慰他說：「林子，讓你的心找到一個歸宿的地方吧，我們給你介紹一個真實的姑娘。」但他好像沒有聽見一般。他覺得自己的心早已消失了。「我只有這一個軀殼了。」他回答說。有時那幾個朋友故意把他和姑娘們湊合在一個地方，希望他能從絕望與悲苦中漸漸轉過來。這時他就低下了頭，怎樣也不望一望她們，也不聽她們談些什麼，只是呆木地坐着，戰慄地想着悲苦的人生；隨後就很快的回到家中，關着房門哭泣了。

這樣的生活他已繼續了一年多。他的眼淚已經和他的生命一起流盡。他的身體已經消瘦得剩了幾根骨頭。他還活着，但他早已感覺到呼吸起了困難。有時，他獨自呆坐在小房裏，閉上了眼睛，好像覺得自己的呼吸完全停止了一般，脈搏似乎也己不在那裏跳動，全身僵呆了。「就是這樣的離開了

這一個世界吧！」他想着，竭力地想使自己的靈魂離開了軀體。但靈魂似乎還有點留戀，並不依從他的願望，牠還在他的軀體裏。於是他起了極大的憤怒，狂叫了起來，待剩餘的精力疲乏時，他倒在牀上睡熟了。及至醒來，他又起了厭惡，繼着便是悲苦。他的強健的身體就在這樣的情形裏崩壞了。他時常覺得渾身的酸痛，而最甚的是像有什麼銳利的無數的東西從胸口刺了進去一般，一直穿到了他的背脊，連脊骨都起了劇痛。他不願意喫什麼藥，他知道這是死的近來的預告。於是這樣的繼續了一些時候，燃燒便漸漸侵襲到他的身上來。一天下午，當朋友們發現他的危險，匆忙地把他擡往醫院時，他已經昏暈了好幾次了。

涼風的吹拂，減輕了他的體內的熱度，街上的噪雜聲驚醒了他的昏迷，他朦朧地睜開眼睛來，看見面前顯露出一幢影子似的高大的洋房，牆壁的最高處模糊地露着 1890 幾個數目字。隨後他就進了那所屋子，人家把他放在一張牀上。

他明白了：那是醫院。就是他母親臨死時所進的那一個醫院。

於是他欣幸了起來，向來不曾有過的欣幸了起來。他知道自己將復活了：將離開了這一個充滿着悲苦與不幸的世界，將走進他所熱烈地渴望着期待着的那一個世界了。這一個世界，在別人稱做生的世界的，他以爲是死的世界；只有那一個世界，在別人稱爲死的世界的，他覺得纔是真正的生的世界。因爲那裏沒有悲苦和不幸，那裏纔充滿了永久的和平與安靜。像母親似的，閉上了眼睛，永久地

靜默着纔是真的幸福。他知道自己的病深重到了什麼程度。他知道醫藥的效力。朋友們把他交給了醫生是徒然的。對於沒有一點生的氣息和慾望的病人，醫生有什麼用處呢？騙騙自己，騙騙人罷了。

他不相信人死了，靈魂會存在着，會有和活着一樣的感覺。但他卻也希望能夠這樣。因為在那裏可以遇見他的母親。倘若那裏的生活也和這一個世界裏的一樣的悲苦與不幸，至少因了母親的愛撫會輕淡了許多，正如他母親活着時一樣。他將重又偎貼在母親的身邊，向着母親訴說着悲苦的一切，隨後他將重又得到母親的撫愛和慈和的勸慰。他將不復感覺到寂寞，可怕的伶仃。即使心是悲苦的，牠仍將和母親的心合併成了一個整個的心。這樣，即使浸潤在悲苦和不幸中，也還是幸福的，因為有母親在，有最愛他的母親在。倘若不是這樣，倘若那一個世界裏是什麼也沒有，連自己的靈魂也沒有，那末，他想，永久的睡眠，永久的靜默也可以算是幸福了。因為這樣纔永久地離開了生的悲苦與不幸……

於是死的火漸漸燃燒了起來，世界起了旋轉，他的靈魂像在波濤上似的蕩漾着蕩漾着，漸漸離開軀殼了。

在輕舒而新鮮的空氣中，他望見了樓窗內的一個病牀上躺着僵死的自己的軀殼，朋友們都在牀邊圍繞着，流着眼淚。

「果然離開了悲苦與不幸的世界了……」他想着，感覺到了無限的喜悅。

空氣的波浪蕩漾着他，他漸漸遠離了屍體所躺着的病院，隨後連病院的高聳的屋頂也消失了。「死是這樣的輕舒，」他想。「而靈魂又真是永久不滅的嗎？」他好奇地問自己說，伸出右手去探索自己的左手，胸和頭，想證明這些是不是都和靈魂在一起。他發見和活着時完全一樣，也有一副完整的身體。

太陽剛在山後沉下去，滿天浮着玫瑰色的雲，雲上映顯着蔚藍的靜的天空。他往下面望去，箱子似的無數的屋子上籠罩了一層朦朧的灰色的霧。一切都沉埋在靜默裏，沒有一點微細的聲音。歸鳥不時三三兩兩的在他身邊掠了過去，但也不聽見牠們翅膀的拍擊聲和鳴聲。此外，空中便只有各種各色的雲的浮游，以及微風的蕩漾……隨後他飄過了幾座高山，看見太陽還在遠處的天際，天上的雲變成了黃金色……隨後太陽漸漸轉到他的頭上來，天上的雲漸漸稀疏，漸漸淡白了……他走得這樣的快，雲一樣的快，愈遠愈高……他懷疑他的腳起來，俯下頭去探望：腳和先前一樣的生在兩腿下。但他們並沒有動，無須一前一後的走動，人就自然的飄着走了。

「母親……」他記起了他的母親。

於是他便突然爲一種不識的力所推動，急速地往上昇了去。蔚藍的天體漸漸在他的身邊裂開一條道路來，他進了他所熱烈地渴望着的那一個世界了。

那裏的一切都呈着碧玉一般的顏色，發着蒼綠的光，靜默而且和平。空氣裏充滿着新鮮的滋補

的成分。樹木和花草們在露水中現着微笑的容貌，欣喜地開着各色的大的花朵。有無數的碧玉一般的人在樹木和花草間來往着，他們的臉上充滿了歡樂和幸福，輕漾的蔚藍的雲在他們的周圍盤繞。高處靜默地飛翔着藍色的鳥，牠們只伸展着翅膀，任着雲的推動，在空中形成了微笑的波浪……他感覺到自己充滿了生的力，先前的疲乏和痛苦都消失了。

在來往的人羣間，他忽然看見了一對熟識的親愛的眼睛，那眼睛正在從雲的圍繞中向他走來。那是母親！他唯一的心愛的母親！他已看見了母親的細長的眉毛，稀疏的頭髮，以及全部的面孔。

「母親！母親……」他的心像大聲的叫了起來，眼淚似乎湧出來了。

雲推動着他，也推動着他的母親，他們倆便很快的走近，互相擁抱着。他的心又和母親的心融化成一個了。

「母親，」他倒在母親的懷裏叫着說，但他的口雖然動着，並沒有發出聲音來，只是心在喃喃的訴說着，牠訴說了這個又訴說那個，把心中所有的悲苦全傾了出來。他一面流着眼淚，但眼淚並沒有落下來，牠遇着空氣就消散了。因為那已是歡樂的眼淚。

「林子，」母親的口也在動着，但也沒有一點聲音，然而他的心卻完全瞭解母親說的什麼，正像母親的心瞭解他的一般。「人間的悲苦是難免的，但和這個世界裏的幸福一比較，牠便什麼也沒有了……現在，你將完全忘卻了一切的過去，開始和歡樂與幸福爲伴了……」

於是母親用自己寬大的藍色的衣服圍住了他，把他抱在懷裏，吻着他的頭髮，正像很久很久以前一樣。什麼地方都沉寂。但沉寂裏沒有一點恐怖，牠只充滿着和平與歡樂。

「你已經有了幸福……」他忽然覺得母親對他這樣說了起來，把他往藍色的雲霧中推了去……他欣幸地張開了兩臂，像浮游在幸福的雲霧上一般……

「好了！好了！他復活了！復活了！」他聽見了一陣欣喜的叫喊，不覺微笑了起來。他覺得他真的復活了，因為他從此將和幸福爲伴了……

於是他笑着，微微睜開了他的眼睛：

陰暗而且沈寂。迷漫着刺鼻的藥的氣息。慘白的天花板懸空地蒙罩在他的頭上。有屏風圍遮在四周，裏面聳立着幾個人的影子。他發現他自己躺在釘着紅的十字架的白色的被內。

「什麼地方呀？」他不禁驚異得叫了起來。他的聲音是這樣的可怕，好像他踏進了死的門限一般。

「靜靜的吧，我們在你這裏呢！」站在他牀邊的一個人回答他說。

於是人影便幌動起來，有人把端着杯子湊到他的唇邊，灌了一些水在他的口裏。

他明白了：他還在這一個世界裏，是在母親臨死時所躺着的一個病院裏，那一個倒水給他喝的是同學成士，回答他的是同學丁明，其餘的三個也是他要好的朋友。

啊，這在他是如何的苦惱！他剛走進那一個幸福的世界，又落到這一個不幸的世界裏了！所謂歡樂，所謂幸福，終於只有在夢中纔能遇見的嗎？人生的悲苦和不幸不是已經嘗夠了嗎？爲什麼他還須永久的繼續下去呢？不！他必須結束這個人生，他必須離開這個世界！倘若歡樂和幸福只能在夢中遇見，而在那一個世界裏也是難以得到的，在那一個世界裏是只有永久的靜默，沒有感覺也沒有夢，他也寧願離開這一個世界！

他這樣想着，悲苦地閉上了眼睛。在夜的靜寂中，他重又沉入了最靜默的角隅。他想如先前似的，再鼓動着靈魂離開他的軀殼，他想讓微弱的呼吸沉寂下去，讓思想默然的死去。

但這次是，連夢也沒有了。他只昏沉地睡熟了去，直至有人在他的頭上放下手來。

光線很強烈。室中充滿了窒息的藥氣。粉白的天花板依然懸空地壓在他的頭上。他看見一個穿白衣的醫生站在他牀邊。

「Good morning, Sir! 你晚上睡得很舒適了吧？」

他憤怒地睜大了他的眼睛。他不能忍受這個對於他的靈魂含着惡意的譏笑般的敬禮。把一個將要進到幸福的天堂的人拖到不幸的世界裏來，還洋洋得意地自以爲救了別人的命——這大約就是醫生的天職了吧？呵，這樣卑劣的醫生！這是一個值得留戀的世界嗎？爲什麼醫生們自己不永久活着呢？

「開開嘴來給我試試溫度吧！」

當醫生低下頭來時，他忽然注意到了他的面孔。那是一副非常醜陋的面孔：一對又小又圓的鼠目陷落在兩條蛆蟲一般的眉毛下，閃爍着怯弱的目光；面孔的正中黏着一根低塌的鼻子，朝天鑿着兩個大的洞，幾根粗長的鼻毛在洞口伸展着；兩顆狼牙突出在長短不相合的嘴唇外，說起話來，像漏了風的一般——但最醜陋的卻是那左頰上的一條刀痕，牠大約有兩寸多長，幾乎到了頭頸上。

爲什麼不把自己醜陋的面目改造一下呢，說是有着回天的能力的醫生？有着這樣一副面目的人生不是夠不幸了嗎？爲什麼不怕人家見了惡心呢？至少，把左頰上這條傷痕消滅了也該是可能的吧？啊啊，低能的不能醫治靈魂的創傷，連淺薄的皮膚的創傷也不能醫治嗎……

「恭喜你，先生！熱度減了許多了！靜靜的睡着吧！」

他像看見了醫生的靈魂似的，不覺惡意地微笑了起來。這個世界上的人竟會淺薄到這樣，他不但智慧淺薄得難以言說，甚至靈魂也淺薄得不堪設想。除了永久地用哄騙安慰着自己或別人，他們便什麼也沒有了。而自有這許多靈魂會因此安定下來，一切都合適了一般。例如這一個醜陋的醫生，他的本領雖然是和他的面孔一樣地醜陋的，因了他的熱度的降低，竟顯出驕傲般的歡喜了。他顯然是說：「恭喜你，你幸虧遇着了我：我把你救出來了！」啊，這有什麼驕傲的必要嗎？把一個將要進入天堂的人拖回到地獄裏來，還不夠罪惡嗎？然而他反而喜歡了起來！這是一個什麼樣卑污的靈魂！

倘若躺在這牀上的不是他，是別一個人，聽見了他這種驕傲般的欣喜的話，又作什麼樣的感想呢？他的靈魂不是會受醫生的欺騙嗎？……

他厭惡地閉上了眼睛，重又疲乏的睡去了。他做了許多夢，模糊得連在夢裏也記不清楚。他好像和醫生爭吵了起來，吐唾沫在他的臉上，又把他踢進了一條溝內。

他醒來時，聽見了室內的噪雜聲和悲痛的哼聲。有許多人在他的房內走動。

是在夜深的時候。外面沈寂得沒有一點聲息。房內的電燈燃得特別的明亮。他的屏風已移到對面角隅裏的一個牀邊。人影在屏風裏外幌動着。

「到底喫了什麼呢？說出來好救你的命！」他聽見醫生在這樣的說。

「不必問他，先生，那是徒然的！」一個女人的聲音回答說。「他明明是早就預備好了的。離開北京的前幾天，據和他同來的人說，他就知道他的妻子會死，傷心的哭了好幾次。一到家裏，他只是扶着妻子的棺材哭，三天來不曾出過門。可見他在北京就預備好了的。咳，真苦，沒有一個親人！」

「是哪？」別一個男子嘆息着說，「僅僅這一個妻子……不能再好了！又和氣又能幹……聽說他們沒有結婚時，兩個人就好得一刻不離了呢……」

「不要緊嗎，先生？我們感謝你呵！」

「且盡力醫治一下吧，看他的運氣怎樣！」醫生冷然的回答說。

於是他聽見對面角隅裏的人忙碌起來了，同時還不時夾雜着病人的可怕的哼聲。

悲苦像蛇似的咬着他的心，他感覺得渾身起了酸痛。他想不到在這裏又會遇着了和他有一樣的命運的人，在自己垂死的時候又見着一幅悲慘的人生的圖畫。沒有一個親人，僅僅這一個妻子！而這唯一的人現在也永遠丟棄他了！這不是和他自己的不幸沒有一點分別嗎？他不知道這個不幸者的身世。或許，他曾經嘗過幸福的滋味吧？或許，如別個所說的，他的心曾經充滿過歡樂吧，當他們倆熱烈地相愛着的時候？但這有什麼可喜呢？現在不是什麼也沒有了嗎？不僅像他這樣，生來就只喝着悲苦的汁的人生是不幸的，他覺得，就是像他所想像着曾經有過幸福的人生也到底是不幸的。這還是勇敢的一個，他曉得服毒自殺，曉得早日結束這不幸的人生；他知道世界上還有無數懦弱的人們，只是委屈地活着，讓悲苦不息地加重在他的肩上，一天一天彎下背去，直至他一點不能動彈。因了這一點普遍的懦弱性，於是最狡黠者想出了一種騙人的話。他們叫喊着：「不息地希望着吧，悲苦的人們！有希望便有幸福了，因為希望的本身就是幸福呵！」於是愚昧的懦弱的人們便用這騙人的話哄騙着自己的靈魂，而崇揚着這個最大的騙子，稱他為偉大的詩人——一切都像童話似的！

他覺得頭昏了起來，無邊的厭惡將從那裏迸裂了出來一般。

他聽見對面角隅裏的病人不時的哼着，斷斷續續的叫喊着。過了一會，他發出了憤怒而又悲苦的屏罵聲：「該殺的醫生！」隨後他聽見他從牀上爬了起來，跌翻了屏風，推翻了茶几，室中起了猛烈

的震動

於是他自己狂喜地醒了，他覺得他在這不幸的世界上，今天遇着一個同情者了。他伸出兩隻手，也想從牀上爬了起來。但他立刻又感覺到自己的軟弱，兩手像脫了骨似的支不起他的身體來，他的頭不由他的思想的支配，纔擡起一點，重又自己倒在枕頭上。他努力地命令着他的手，纔勉強抓到了牆邊的一張診單。睜着疲乏的眼睛，他看見診單上畫着的黑線降到了一百另三度的模樣。他憤怒地從木板上扯下診單，撕成了粉碎，把木板擲到地板上。隨後他又昏暈了過去……

醒來時，他看見卑劣的醫生向他走了過來，拿着一條繩子……他忽然覺得自己有了無窮的力，血管要爆裂了一般：他從枕頭旁摸到了一支手鎗，突然向醫生轟擊了去——醫生應聲倒了。像狂風暴雨似的，他又在屋內亂放着手鎗。所有的悲哀、厭惡和憤怒都從鎗尖炸裂了出來。於是他看見滿屋發出火光，一切都燃燒了。到處充滿了叫喊和號哭聲。

「我給你們幸福！愚蠢而懦弱的人們！我把你們從不幸的人生中解放出來！」他喊着，狂暴地轟擊着尚未燃燒的地方。在火光中，他看見那個幸福的世界了。他痛快地狂笑起來，把鎗口對準了自己的胸口……

天上佈滿了陰霾的雲，大地上的一切都呈着灰黑的顏色，不勝憂傷似的。慘淡的光從古舊的樓窗上爬了進去，映照著牀上一個僵屍的青白的臉。是的，那已是和僵屍沒有分別了。沒有人知道，他在呼吸沒有，還有血在他的血管裏流動沒有。他的臉色青白得這樣的可怕，彷彿誰在他的臉上塗上了濃厚的鉛粉一般。三四天以來，時常有五六個年青的人在他的牀邊鵠立着，露着哭喪的臉，呆木了似的靜默，沒有誰敢發出聲音來，連呼吸也停止了似的。在這靜默的一團中，只有年青的那個女子比較的活動些，時時離開了這一團，取來一些牛乳，藥水之類的東西，向那一個僵呆地躺在牀上的病人的嘴裏灌了進去，有時也伸出她的尖瘦的手去撫摩病人的額角。那一團人只在晚飯後一齊聚集起來，白天裏總是一二個人交替着看守。那個女子白天也不離開醫院，夜裏也坐在病人牀邊的一把椅子裏。她的精神顯得很疲倦，但也很興奮，她只在椅子裏偶然打了幾個瞌睡。時常有人勸她回去休息，她不肯答應。她的眼睛的周圍已起了大的黑圈，眼白上起了紅絲。她有一對大而圓的眼睛，一副嬌白的面龐。她的身材很適中，舉動很活潑。幾天來，她總是低着頭，蹙着額，有時大顆的眼淚從她的兩眼落了下來。悲傷，恐懼和疲乏都蒙罩了她的面孔。

她是誰呢？僵屍似的躺在病牀上的林子早已感覺到 he 身邊有這一個女子了。但他不能夠十分清楚那是誰。他覺得她好像就是曾經丟棄了他的那一個人。難道她的靈魂起了波浪嗎？他不願意有這樣一回事，他甚至不願意想到那過去的一幕。但他的思想卻在他的腦裏流動着，重又映出了那過

去的不幸。

是在春天將要來到的一個黃昏，他和她並坐在公園的亭子裏。他們倆是第一次坐得這樣的貼近，他感覺得自己的右臂上好像有熱氣流動了起來。他的鼻子裏充滿了她的薰人的香粉的氣息。他沈醉地傾聽着她的密切而細微的低語，仰着頭望着樹梢上的天空。幾朵紫紅的晚霞坐在樹梢上靜止着，像在傾聽她的美麗的低語。隨後雲漸漸褪了色，淡着淡着，變成了灰白的顏色。夜幕接着落了下來，亭子裏籠罩了一種朦朧的霧色。這時她的語聲愈加低微起來，更其貼近他坐着說：「回去還早嗎？」他覺得自己的心跳動了。他顫動着聲音回答說：「早呵！」從此她的話也靜默了。園中的遊客已漸漸星散，他們的周圍更沈寂得異常。晚風這樣的安靜，牠好像在巖石間睡熟了。在模糊的夜色中，他們互相緊緊地偎靠着。愛的火在強烈地燃燒着他們的心，他們都像沉醉了似的在不知不覺中顫動地伸出手來，緊緊的握着。他的悲哀的靈魂忽然被歡樂所充塞，他禁不住流下了微笑的眼淚。他像遇着了母親似的輕舒，得到了愛撫與安慰；他像飄零的遊鳥回到了故鄉，有了和暖的棲宿。隨後在黑暗的寒冷的空氣中，他感覺到了熱血的奔流，看見了幸福的微光；他的嘴唇觸着她的嘴唇了。呵，這是什麼樣寶貴的一個晚間！從這時起，他的破碎的心漸漸完整起來，他有了新的希望，他覺得他獲得了生的力，他將復活了。但這樣的日子沒有繼續得好久，他終於又落入了更深的墳墓裏，他的心愈加碎裂得不堪收拾——他很快的就被丟棄了。於是經過這一次的不幸，澈底地厭惡生的思想便深切地盤據在

他的腦裏，死的慾望衝進了他的每一根骨頭裏。他終於不可救藥了……

他怨恨她嗎？不，他並不怨恨她。他只怨恨他自己的命運。他覺得他生成就是不幸的，不然，他，父親，就不會這樣早的離開了他。母親現在也還應該活着。她是應該丟棄他的。爲什麼一個這樣快樂活潑的她，要愛着一個注定了永久不幸的人呢？他的眼睛不是從出世到現在總是浸潤在眼淚裏，他的心不是永久被苦惱所佔據着，而他的靈魂不是沒有一刻不被悲哀所包圍着嗎？那原是他自己的錯誤，他是不應該把這樣的自己供獻給她，把她也拖入他的不幸的圈子裏來的。

現在，在他的旁邊的果真是她嗎？她不會來，更不會這樣親切的看護他。他也願意不是她。他怕看見她時，又會想到自己的不幸。他已想得儘夠，他現在只有等待着死的來了。他願意平靜一點的死去，因此他竭力地壓制着自己的思想。他不願意再睜開眼去，仔細地看一看在他牀邊的那一個女子是誰。或者真的是她，或者是一個看護婦，或者是另外的一個女人，在他覺得都是沒有知道的必要。總之，是一個人罷了。

但隨後當他感覺到那個女子許久許久沒有離開他，只是細心的看護他的時候，他又想了。他覺得這樣的關切，細心，只有母親纔有。他記得他十幾歲時曾經生過一次大病，而那時，母親是一刻不離的在他的牀邊，時時給他牛乳或藥喫，撫摩着他的頭，按察他的脈搏，她幾乎整天整夜的流着淚，沒有睡覺。但現在，母親怎麼會回來呢？如果她來了，又怎麼不帶他到那個世界去呢？他想到這裏，覺得有點

詫異時，終於睜開了他的疲乏的眼，發出失色的光來。

他明白了。那是他大學校裏的一個同學。她叫做新芷，和他在一個班次裏。她有悲哀的靈魂，銳利的眼光，透澈的思想。在許多同學中，他和她算是最要好的朋友。關於學問，關於種種的問題，他們倆的意見幾乎都是一致的。但是，自從他遇到了最後一次的不幸以後，他日夜沈埋在悲苦的墳墓裏，完全把她忘記了。她那時也因為生病回了家，沒有再見着她。

他有點喜歡，她在這時又來到了他這裏。他願意再看見她。他很想再和她談談關於不幸的人生。除了母親以外，他覺得她是最能夠瞭解他，也最能同情他的一個了。但他已是這樣的無力，他已不能自由地使用他的嘴，他的聲音好像到了喉嚨裏便退縮了回去。用盡了他的所有剩餘的力，他只能勉強地睜開他的眼睛來。

他的模糊的目光好幾次看見了新芷的憔悴的悲傷的容貌，有時還看見了她的面上的眼淚。他明白，新芷顯然是爲了他的病的緣故了。但是，新芷爲什麼要悲傷呢？她平時對於人生不是也看得很透澈的嗎？現在他已將走入那一個世界，爲什麼反而悲傷起來，恐怖起來了呢？死是值得慶祝的，爲什麼她的靈魂要起戰慄呢？大約就是女子的心比男子的格外柔弱的緣故吧？他想。她們是常常可以爲了一點現實的瑣事悲傷得流淚，恐怖得戰慄的。

但是，新芷又爲什麼要這樣一刻不離的，關切的看護他呢？他屢次睜開眼去，總是看見她在他的

旁邊，無論在白天或是夜裏。藥和飲料總是她親手端到他的嘴邊，灌給他喫。這是一種什麼樣深厚的友誼！記得很久以前，他的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生了一場大病，他也曾看護過他。他覺得他的看護是夠仔細了。但現在，和新芷的一比較，就相差得遠了。他那時只站得遠遠的，一切的事情都交給看護婦去做。他怕看見病人的面孔，更不願意觸着病人的身體。他只問問病人，問問醫生，告訴病人的親友和看護婦。到了晚上，他睡在家裏的牀上；他只犧牲了白天的功課。當那個朋友死時，他也並沒有流過很多的眼淚。誰可以和新芷相比呢？他覺得除了他的母親，便沒有第二個人了。母親是那樣的愛他，她的整個的靈魂，整個的心，整個的精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她的一舉一動都是爲了他。因此他病時，母親看護他這樣的週到。然而新芷呢？是一種什麼樣的力在推動着新芷，使她這樣的呢？他懷疑了。他不相信新芷在愛他，他相信這只是新芷對他的最真誠的友誼。但在她的苦惱的靈魂的深處，他幾天來好像看見了一種超於友誼的情感，而這情感是完全和愛沒有分別的。他覺得她的整個的靈魂似乎在戰慄着，因了他的病的險惡；她的整個的心似乎在希望着他的痊愈；她的所有的精力似乎都消耗在對他的看護上。他總是看見她蹙着額或是掛着眼淚，總是覺得她在觀察，考慮，處理關於他的一切的事情。

她果真愛着他嗎？他願意這是他的錯覺。她太不幸了，倘若她真的愛着他。他已是什麼也沒有。他的心已破碎得連一粒灰屑也找不出來。他已沒有一絲的生的氣息。現在，連他的肉體也即將腐敗了。

她能從他這裏得到什麼呢，倘若她真的愛着他？他怕想到這個。他更怕睜開眼睛去看她。每次當她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總是看見她的眼睛裏包含着愛的恐怖，愛的悲傷。她是在絕望中強烈地希望着他的復活。她是在夜的黑暗中做着他的復活的夢。她被生的欲望所支配，在用了她的全力拖着她所愛的人的生的輪子。這是多麼可怕呀！不，他願意這是他的病中的錯覺！他願意這是他的眼睛，他的感覺的欺騙！新芷沒有愛他。或者，那是一個平常的看護婦，在盡她的應有的責任，而不是新芷。

他是不是即刻可以離開了這個世界呢？他的病會不會好呢？他又恐懼地想了。他怕一切的事不能依照着他所希望的實現。他怕他的病好起來。那時，他想，他將怎樣的對付這人生呢？聽着不幸的命運的處置，還是掙扎着，抗拒着的活下去呢？倘若新芷果真是愛着他，又像母親似的勸他掙扎着，抗拒着不幸的人生，要他繼續活下去呢？他能夠像對母親似的接受她的愛，而自己也愛她嗎？不，這在以前或許會如此，但現在決不可能了。他覺得自己已完全沒有接受別人的愛和愛別人的資格。他的思想，他的心，他的靈魂都太太空了，好像都已死了一般。他不能否認，說他不喜歡新芷。除了母親，他覺得新芷是他一生中最高興的一個了。她確是和母親一樣的能夠瞭解他，和母親一樣的能夠安慰他。他也曾經時常犧牲了自己的意見，聽從過她的話，如同對母親似的。但這只是一種較深的朋友的情。這是可以的，倘若他這次不能死去，仍維持着這一種情感。然而他決不能愛她。

在從前，她覺得他是會愛他的。他本來非常的喜歡她。但現在，已經太遲，太遲了。他已經把他剩餘

的心交給了別一個女子，而又給打碎得連一粒灰屑也不復存在了。即使將來情感支配着他，對她起了愛，他覺得他也必須把這愛壓制下去。他不能讓這愛滋長起來。不然，他便會把她拖入無底的深淵裏。人生是不幸的，死本值得慶祝，但如果朦朧地活着，體會不出，感覺不到這不幸，那末，活着也好。倘若他愛了她，把這混和着悲哀的靈魂的愛給了她，豈不是使她也感覺出這不幸的人生，使她也陷入現在他的情景裏嗎？不，他決不能這樣。他知道她還是在朦朧的途徑上，她還沒有感覺到人生的不幸。她在頌讚着生，而且，她還在希望着別個的復活。她年青，她美麗，她又聰明又能幹。她的生命正在開始萌芽。這是最可寶貴的時期。倘若他愛她，愈加不應該去損折她，愈加應該爲了愛她而不愛她。他必須使他的愛聖潔，使他的愛成爲真正的愛……

不，不！他不會愛她！他也不會活下去！死的世界已經橫在他的眼前，他已經在那裏放下了一隻腳，他已經摸着了牠的門，他立刻就將離開現在這一個世界了。他相信，他絕對的相信。他已經完全失卻了他的力。他覺得他的肉和骨頭好像已經分開，怎樣也動彈不得。他甚至不能相信自己還在呼吸沒有他的眼睛已是這樣的模糊，當他勉強地睜開眼睛時，他先看見了一種朦朧的昏暗的光。他現在只有安靜地等待着最後的靈魂的飛昇了。他願意新芷不在那裏，他希望新芷不要再時常用手去撫摩他的額角。他不安靜，當他感覺到新芷在他的身邊，或是用手觸着他的額角的時候。他像聽見了她的靈魂的哭泣，像聽見了她的低微的心的訴說：「爲着我，爲着我，林子，你從死裏活轉來爲着我活着，爲

着愛活着！給我幸福！……」聽見這樣悲慘的充滿着絕望的呼聲，他禁不住他的靈魂的戰慄和心的激蕩！他當不住這一切！他的情感時常驅使着他的思想，在他的痛楚得將要炸裂的腦子裏發出洪亮的聲音：「你是喜歡她的，你是愛着她的，你是應該愛她的！你必須爲她活着，你必須爲愛活着！給她幸福……」

他真能給她幸福嗎？「你能夠！」他聽見強有力的聲音回答他說。「她將不幸的死，倘若你丟棄了她，獨自跑進了死的世界。」什麼樣的不幸呢？她將失去了她的心，她的靈魂。她沒有安慰，她將憂傷苦悶而死。不看見她現在的靈魂的戰慄，她的心絕望嗎？她年青，她美麗，她的生命的花正在萌芽發長的時候，爲什麼要使她不幸的死呢？不看見她的眼淚在像潮水似的湧着嗎？她像母親似的愛着你，爲什麼不能完成她的願望，要讓她這樣的悲傷呢？讓她的心來充實自己的心，再讓自己的被充實了的心去充實她的心，不好嗎？給她愛，給她幸福，也接受她的愛，接受她所給與的幸福吧！人生就將改變了……醒來呵，只有愛纔能滋養靈魂，只有愛纔能填滿心的空虛！愛能給人歡樂，給人幸福！讓愛來拭去眼淚，讓愛來驅逐悲哀！年青的人呵，你的生命正像含苞的花，你的力有如深山的猛獸，你的聲音和怒吼的海濤無異，你的情感好像夏日的午間的太陽一樣熱烈，你是在萬物滋長的春的時期裏呀！珍視你的生命，愛護你的生命！不要被悲哀和絕望所侵佔，不要被煩惱與痛苦所吞喫！你須浸潤在愛的海洋裏，幸福就在你的面前了……

三

他醒了。他從垂死的絕境裏醒來了。愛終於屈伏了他的頑硬的思想，堅強的意志。牠給了他新的力，新的希望，新的生命。過去在他好像是一場惡夢，他現在醒來了。他發現了她對他的愛，也發現了自己對她的愛。他現在願意活下去，也希望能夠活下去。他要把他那一隻已經踏進了死的世界的腳拖回來。

這是多麼使他感動，當他覺得她的手落到他的頭上，輕柔地撫摩着的時候！牠和天鵝絨一樣的柔軟，像冬天的太陽一樣的和暖！深切的安慰充滿了她的手指。不是，不是在愛撫他的額角，她是在愛撫他的心，在愛撫他的靈魂！她的眼睛好像天堂，那裏放射着愛的光，幸福的光，能使他永久的歡樂。她像一朵初開的玫瑰，有醉人的芬芳的氣息。她年青，她美麗，她充滿了愛呵！倘若能永久的和她在一起！倘若能緊緊的抱着她，吻着她呵！什麼是幸福呢？這樣不就是無邊的幸福了嗎？

是的，幸福已經橫在他的眼前了。他的病就將被她的愛所驅散，他將很快的恢復健康起來。他將急速地離開醫院，跑到她那裏，誠懇地伸出手去抱着她，流着微笑的眼淚，低聲的告訴她：「我愛你！我永久的愛你！我把我的整個的生命交給你！」隨後他將熱烈地吻她，不息的吻她。他們倆將在天氣晴明的時候，手攜着手往田野裏走去，微笑着，低語着，一路採集着路旁的鮮花，編製着花圈，互相裝飾着。

衣襟，停息在溪流的發源處，偎貼着身子，坐在生滿着青苔的石上，默默的聽着細漸地滴流着的溪水的歌唱。鳥兒們的清脆的歌聲在他們頭上和着，不時用翅膀拍下花和葉來，落在他們的身上，慶祝他們的愛的幸福。「我愛你！我永久的愛你！」他們倆這樣的秘密的說着，熱烈地吻着，擁抱着……在月光明亮的夜間，天上閃耀着晶瑩的繁星的時候，他們倆挽着手臂，輕柔地在蔥綠的草地上走去，並坐在朦朧的大樹下的影子裏，仰着頭，望着樹隙上的天空，默默地數着珠子似的星星，聽着夜的密語，讓微風拂動着他們的衣襟。「我愛你！我永久的愛你！」他們倆這樣的秘密的說着，熱烈地吻着，擁抱着……在晨光熹微的時候，他踏着園中的露水，在朦朧的紫色的霧中向她走了去，她隱藏在芬芳的玫瑰花叢中，他不能看見她，但熱烈的嘴唇立刻湊近了他的嘴唇。「我愛你！我永久的愛你！」他們倆這樣的秘密的說着，熱烈地吻着，擁抱着……在夕陽將要在紅色的湖邊下沉的時候，他們倆坐在一隻小舟上，觀望着天際金黃的，紫色的雲塊的靜默的變化，讓細微的湖波輕漾着他們的小舟。「我愛你！我永久的愛你！」他們倆這樣的秘密的說着，熱烈地吻着，擁抱着……太陽發着幸福的愛的光，風奏着幸福的愛的歌，一切頌讚着愛的幸福的人生，一切羨慕着人生的愛的幸福，連那夜的黑暗，連那狂風和暴雨，連那怒鳴的海濤……

呵，人生是多麼寶貴，他以前爲什麼要那樣的糟蹋呀！他懊悔。他發現自己的錯誤，發現自己的愚蠢了。從現在起，他要抓住這人生，不再放鬆了。一刻也不能放鬆牠。死是應該撕裂的。牠有兇惡的爪

牙，牠有喫人的肌血的餓腸。黑暗是牠的臉，殘酷是牠的心，恐怖是牠所御的車子，不幸是牠所住的宮殿。牠用痛苦與悲哀撕裂着人生的幸福。他怕，當他聽見了鄰室的淒慘的呼號……

那是一個弱小的兒童的啼哭，他的淒慘的聲音有如被野獸所攫的貓兒的叫聲，充滿了死的痛楚和絕望。他戰慄地看見了那一個小孩的母親閉上了失色的嘴唇，她的靈魂離開了她的牀上的軀殼。她的臉上彫刻着死的掙扎的痕跡：痙攣的肌肉，圓睜的眼睛。她痛楚，她恐怖，她不願意死，她留戀着生——但她終於被死神抓去了。可憐的弱小的孩子從此失去了心靈的愛撫，孤獨地遺留在人間，嘗盡無限的磨難與痛苦……

那是一個年青的妻子的號哭，她的淒慘的哭聲有如屠刀底下的豬子，充滿了死的痛楚和絕望。他戰慄地看見了她伏在她的心愛的丈夫的屍首上。她的混合着血的眼淚像潮似的湧着，她的身體起了痙攣。她愛他，他也愛她，兩個人不願意有這可怕的死的離別——但他終於痛苦地噓出了最後的一口氣，拋了她走了。從此這個年青的妻子變成了可憐的寡婦，失卻了歡樂與生趣，日夜流着淚，生活在悲苦與不幸中……

那是一個老年的男子的啜泣，他沒有眼淚，他的聲音低微，但他的枯乾的腸在發着劇烈的絞痛，他的受盡了人生的刺激的腦子發了暈，他的瘦削的露骨的手戰慄着，因為他失去了他的永久的伴侶。他是他人生的荆棘叢中的最好的戰士，他們一同嘗盡了無數的歡樂與痛苦，她和他用了畢生的

力創造了一個小小的世界，他們倆的生命是整個的。但她現在把他孤單地丟下，獨自往那一個世界裏跑了。他將在風雨飄搖中嘗他的孤寂的生活，他將沒有知己可以閒談，沒有方法消遣這殘餘的生命了……

他恐怖得發起抖來，他好像聽見了死的淒厲的嗥叫，聞見了死的窒息的污氣，聽見了死的蹣跚。牠彷彿是一個大的黑的影子，頂着天花板，漸漸向他走了過來。牠的眼睛放射着慘白的駭人的光，牠的鼻子冒着青色的烟。牠翕動着牠的鐵門一般的嘴唇，露出了彎曲的利劍一般的獠牙。牠伸着長矛似的粗黑的手掌，想抓住牀上的他……

呵！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魔鬼！他決不願意爲牠抓去。他要生。他要生活在愛的海裏，在幸福的世界裏。生的世界是這樣的溫柔，甚至悲哀與不幸也都是天鵝絨似的溫柔而且輕舒。新芷有着什麼樣美麗的面貌，有着什麼樣溫和的心情，有着什麼樣熱烈的情感，有着什麼樣偉大的靈魂！她將給與他什麼樣的光與熱！他們倆一樣的青年，一樣的強有力，他們將肩起人生的重擔，互相安慰着，擁抱着，吻着，忘卻了生的疲乏和苦惱，不息地往前走，往前走。一切的荆棘在他們的脚下踏成了灰土，一切的障礙在他們的手裏捏成了碎片。死在他們面前失了色，懼怯地躲藏在遠處的深坑裏，不敢露出面目來。

呵，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驕傲的人生！他要趕快康健起來，他要立刻開始他的新的生活。醫生爲什麼不多多的來診視他，爲什麼不給他多喫一點藥呢？他疲乏，他衰弱，他的骨頭都在強烈的酸痛。他希

望醫生給他最有效驗的藥，把他的病菌完全消滅，在他的血液裏注入多量的血；在他的骨頭裏射入新鮮的力。那醫生，醜陋的醫生，是多麼懶惰，他每天在病房裏打了一個圈子，腳跟還未落地就走了。他診什麼病呀？不會按察他的脈搏，試驗他的溫度，只望了一望壁上掛着的許久許久以前的溫度的記錄就完了。可惡的醫生，他給的什麼藥呢？嗎啡，麥粉，開水，糖漿，隨便湊上一點！不管人家生什麼病，也看不出人家生什麼病會死嗎？死就是了！不關他的痛癢……

不，不！這個醫生是好的，他實在因為病人太多，十分的忙碌。他早就知道人家生的什麼病，他給的藥都是最貴重的藥，最對症的藥。他的面孔雖然醜陋，他的心卻是慈和的。他想把所有的病人都從垂死的絕境裏拖轉來。他的心在忙碌的擊撞中嘆息，當他不能把病人救轉來的時候，救人是他畢生的任務，是他唯一的信條。那是他自己的錯誤，是他自己的心急。他不應該錯怪他。他不曾瞭解他，沒有看見他的內心，沒有看見他的偉大的高尚的靈魂。他不懂得醫學。病人應該首先養心。他的病所以不容易痊愈，是因為他自己的心太不安靜。他總是這樣想，那樣想，他的神經太受刺激了。他應該不受悲哀的侵襲，也應該不受歡樂所煩擾，他須得靜靜地躺着，用睡眠來恢復他的疲乏。

是呵，他應該靜靜的休息着，不要再讓思想所煩擾了。新芷在那裏悲傷，苦惱，且暫時讓她這樣吧！待他漸漸恢復健康時，她會快樂的。不要在這時告訴她，他在愛她，待他出了醫院，有了完全健康的身體，變成了一個可愛的青年的時候，再去告訴她，讓她得到一種意外的快樂，讓她驚喜得流出微笑的

眼淚來，那時他們再在頌讚着愛的幸福的大自然中，低聲的訴說往日的愛戀的心情，一同合唱着幸福的歌。現在，她是夠疲乏了，不能再讓她加重心靈的刺激，雖然告訴她，他在愛她，這樣一個使她驚喜的消息，這會使她喜歡得戰慄起來，癢癢起來，會在疲乏的狀態中暈過去。

她實在太勞苦了，她也應該一樣的休息纔是。他的藥，他的食物，都是她餵他。她時常撫摩他的頭，時常整理他的被褥。她白天也守着他，夜裏也守着他。這本是看護婦做的事，她都代着做了。看護婦到那裏去了呢？她們做些什麼事呢？醫院裏不是有很多的看護婦嗎？那些懶惰的女人！她們每天只拿了一隻溫度表試了一試他的溫度，在診單上畫了一些記號就走了。沒有看見她們有什麼看護，她們只是穿着紅綠的漂亮的衣服，有時連白的看護衣也不罩一件，搖搖擺擺地在病房裏幌了幾幌，高跟鞋的皮鞋在地板上橐橐地敲出重濁的聲音，使人的心不得安靜，額上的神經起了強烈的震動，好像她們的皮鞋踐踏在病人的心上或腦上一樣。她們只是互相大聲的笑着，談論着，有時還尖利的叫了起來。醫生來時，她們也只是嘻嘻哈哈的和醫生取笑。她們一點也不安靜，一點也不嚴肅。病人好像是丟在垃圾桶裏的破布，她們甚至望也不望一下。她們的責任在那裏？她們的職務是什麼？可鄙的看護婦粉和胭脂塗得這樣的多，衣上灑着這許多的香水，不怕窒息病人！她們把神聖的醫院當做了市場，大聲的騷擾着。她們把神聖的醫院當做了妓院，唱着無聊的情歌，賣弄着風情。喫過了晚飯，她們簇擁在一堆，大聲的叫嚷着，從三層樓上滾了下來，樓梯像要崩裂了似的，發出山倒海崩的脚步聲，一直滾到

樓梯下，衝出大門去會情人了。到了十一二點鐘，正是病人睡得最舒適的時候，她們又突然從樓梯上跑到三層樓去，和去時一樣的騷擾，毫不顧忌什麼。隨後天花板像要塌下來了似的，拖椅子聲，搬桌子聲，高跟皮鞋聲，菜碗落地聲，談論聲，大笑聲，假哭聲，叫嚷聲，談小說聲，唱情歌聲……睡在樓下的病人的腦袋炸裂了！……到了第二天，病人們需要開水或食物時，不息的按着電鈴，沒有一個看護婦理會，不管你飢渴得死去活來，直至病人的手發了酸，她們纔派了個駱駝似的呆笨的老媽子出來。呵，卑劣的看護婦！你們看護的什麼呀？你們是這樣的看護病人嗎？病人是那一種牲畜呢……

不，不！他知道自己又錯誤了。生病的人第一是應該養心。他做什麼要發這樣大的氣呢？做什麼要讓憤怒的火燄來燃燒自己的神經呢？當做沒有聽見這樣一回事，當做根本沒有這樣一回事不好嗎？看護婦都還年青，她們的生命正在強烈地燃燒着，怎麼能夠靜默得和墳墓裏的人一樣呢？這叫嚷，這看護婦都還年青，她們的生命正在那裏燃燒，是在那裏沸騰。根本的錯誤是在叫這樣年青的人當看護，不是在看她們自己。爲什麼要把這些年青的姑娘推到與墳墓無異的地方來呢？爲什麼叫她們到這裏來嗅聞腐臭的病人的氣息，包洗猩紅的污穢的創傷，聽那慘厲的叫號，永久和死屍做伴侶呢？她們不是應該和多數的婦女一樣，這時正該採摘着各色的美麗的花朵，裝飾着自己的衣襟，和她們的愛人擁抱在愛的懷裏，享受着無邊的幸福嗎？在這樣的可怕的墳墓裏生活着的可愛的姑娘，不肯爲職務和責任的律例所屈伏，仍猛烈地發揮出她們的生命的火來，叫喊出她們的生的力來，是

可以欽佩，可以拜服的呀！醫院的主人不是明白了這一層，已經想出了補救的方法，允許病人們自己帶看護的人來嗎？不然，新芷又怎能日夜在他的身邊呢？

不必要什麼別的看法，新芷夠細心了。她和母親一樣，不但看護着他的身體，還撫慰着他的心靈。像這樣的看護婦，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在她的看護之下，就是生最危險的病症，即使沒有醫生開方單也會很快的康健起來的。她一切都知道，不用他自己的表白：他渴了，她就拿開水來，他餓了，她就拿牛乳來，他喜歡美麗的花，她已經在他的牀邊插下了一束，他想安靜的睡去，她就低聲的開始唱催眠歌。他像躺在搖籃裏的孩子，不能再安適了。

還怕他的病不易好嗎？他已經覺得輕舒了。他已經不再感覺到頭的疼痛，骨節的酸楚，他的心已不再擊撞，他的血液已不再衝激，他的脈搏已不再震動。

他覺得新芷的熱烈的嘴唇落在他的寒冷的前額上了……她的大顆的溫暖的眼淚撫慰着他的平靜的面孔……她像在切切的低訴她的愛的心靈……

他覺得無限的幸福，噓出了最後的艱苦的呼吸……

於是一切的痛楚都隨着這呼吸消散了……

第二編

小雀兒

——不是好東西

「唔，那裏搖搖擺擺而來的是什麼傢伙呀？」小雀兒驚異的側着頭，凝視着遠處。他出世不久，今天纔跟着他的母親從巢裏出來，在屋上學跳。

「不要管，你且跟我跳，寶寶，一，二，三，一，二，三！」肥大的老母雀說着向屋簷跳去。

「一，二，三，一，二，三——唔，那邊也來了一隻！」

「是的——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呵，多麼大呀，媽媽，我害怕……那到底是兩隻什麼東西呀？」小雀兒站住腳，問他的母親。

「那是，那叫做人。」老母雀回答說。

「人？唔，人是什麼東西呢？」

「不要管，那不是好東西——來，一，二，三，一，二，三！」

「哦，哦——一，二，三，一，二，三……唔，那兩隻人的頭上高高的是什麼呢？」

「那是帽子，他們戴着遮太陽的。」

「哦，奇怪！怎麼他們不喜歡曬太陽，卻喜歡戴高帽呢，媽媽？」小雀兒追究說。

「是的，他們喜歡戴高帽，不喜歡曬太陽——那是人類的的事情，不要管他，我們且跳我們的，一二，三，一二三……」

「呵，呵，我害怕，媽媽，這兩隻人都走近來了，他們不是好東西，你說過……我看見左邊一隻人的眼睛赤黑的，右邊一隻人的鬍髭倒豎着……這樣大的嘴巴，手裏拿着棍子……兇惡得很，媽媽，我害怕……」小雀兒發着抖，縮成一團，說。

「那不要緊，孩子，只要你不侵犯他們，只要你規矩，他們不會對你有什麼的。他們有道德，道德不許他們橫行——你看，這兩隻人相遇了，他們都摘了一摘帽，鞠了一躬，微微的笑了一笑——這是多麼和氣呀！」老母雀安慰小雀兒說。

「哦，哦，他們都咕咕嚕嚕的說點什麼呢？」

「那是說，『你好！』意思就是說『願你好！』這都是道德教他們的。」

「哦，那還好，原來還有道德在教他們說『你好！』」

「是的，是的——我們跳罷，孩子，他們走遠了。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一二三，一二三……」

二 我愛你

晝和夜很快的一次一次飛了過去，小雀兒的兩腿已很有力，能在圓滑的橫竿上跳躍了。翅上的羽毛也漸漸長得豐富，能從屋簷上連跳帶飛的落到籬笆上，從籬笆上落到平地，又能這樣的飛到屋簷上。他一天一天的見慣了人，不大害怕了。但他又緊緊記得他母親對他說的話：「人不是好東西，遇見他時須要老早的躲開。」因此他對人不敢親近。

「只要你不妨害他，只要你規矩，他不會害你。」他又記得他母親的話。

那一天正是明媚的春天。一切的草和花都微笑的歡舞着。太陽照得世界好不燦爛，好不和暖！小雀兒歡喜得不得了，便跟着母親從簷下鑽了出來，落到地上，在碧綠的柔軟的草地上狂飛亂跳。

「我愛這一朵花，媽媽！他吻了吻紅的花，」牠多麼新鮮，多麼豔麗！

「我愛這顆草，媽媽，牠多麼青嫩，多麼柔軟！」他又吻了吻綠的草。

和風微微的吹了起來，他看見花和草都對他點頭，微笑的回答他說，「我們也愛你，我們也愛你，親愛的小雀兒！」

他歡喜得打起滾來，大叫着：

「我愛你，花！我愛你，草！我愛你，太陽！我愛你，美麗的世界！呵，我愛……我愛……」

「我愛你，小雀兒！」東廂房的玻璃窗內忽然有一種孩子的聲音。

「飛，飛！」老母雀喫了一驚，叫着飛上了屋簷。「那裏有人，孩子！」

「啞？沒有！」小雀兒四面看了一看，望不見什麼人。他心裏有點不快活，但還不肯離開這有趣的地方。

「那房內的小孩子說，我愛你小雀兒呢！呵，他出來了，飛，飛！」老母雀慌了起來，大聲的叫着說。

「哦，快活！」小雀兒第一次聽見說有人愛他，歡喜得叫了起來。他覺得他母親有點老悖。「這有什麼可怕呢？」他想。

他看見房內走出來一隻赤腳的孩子，他歡喜得不得了。「我也愛你，小孩子！」他叫着說，想過去和小孩子接一個吻。

但他聽見母親在簷上叫他飛開，忽然想到了人不是好東西的話，站住了。

「且遠遠的行一個禮罷，向這可愛的孩子！」他想。

他便昂起頭，沈下屁股，又低下頭去，豎起屁股，深深的行了了一個鞠躬禮，說：

「你好，朋友！我愛……」

不料孩子突然飛跑起來，向他身上撲了過去了……

「快飛，快飛，孩子！」老母雀失了色，刷的從那一簷上飛到別一簷上。

小雀兒這時喪了膽，倒跳了幾跳纔用力的飛上了籬笆。

「快飛，快飛！往高飛！」老母雀不斷的叫着。

他飛上籬笆，又迅速往簷上飛去。腳還沒有在簷上站穩，便有一塊石子呼的在他的頭上掠過。他差不多嚇得飛不動了。

「飛到這邊來，飛到這邊來！」老母雀飛到屋脊上叫着說。

石子在簷上紛紛的落了下來。小雀兒好不容易纔出了險。

「我又不妨害你，我是多麼規矩呀，論道德呵，你這不是好東西的人，你爲什麼要害我呀？」小雀兒哭着說，緊緊靠着他的母親。

三 喫掉你

第二天清晨，小雀兒的一家鄰居失去了三隻小雀兒。他們的母親狂飛着，哭叫着，說是夜裏來了一隻孩子，打破了他們的屋子，把她的三隻小雀兒捉去了。幸而她飛得快，逃到對面的一株樹上，發着抖，哭了一夜。

「沒有孩子，我不能活了！」她哭着告訴小雀兒的母親說。

小雀兒的母親失了色。小雀兒也嚇得閉住了眼睛。

「不要緊，我們幫你去尋回來！」小雀兒的母親最後安慰那哭得音啞的老母雀說。她把小雀兒藏在巢的深處，遮上了茅草，叫他不要做聲，便約了幾隻老成的鄰居和那失了孩子的老母雀四處去探望了。

她記得昨天那一隻孩子所住的地方，便先向那裏的簷下飛去。但是房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隻人。她叫了幾聲，也沒有誰答應她。

她們相信小雀兒一定是被關在一間房裏，而且一定是在這一家。因此她們只在這幾間房子的簷下尋覓，叫喊。

看看太陽將直了，她們還沒有得到一點消息。那隻老母雀哭得好不傷心，她幾乎發瘋了。她們看着很難受，也都陪着哭了。我們的小雀兒的母親想到自己的孩子，發着抖，不時的飛到巢外去詢問小雀兒。

過了一會，飛過一隻過路的雀兒，知道了她們失了小雀兒，便落下來告訴她們，說前院簷下掛着一隻籠，籠中有二隻小雀兒哭叫着，大概就是她的孩子。

那老母雀聽見了這消息幾乎心也碎了。

「只有兩隻了，呵……」

她們急忙飛向前院。

果然，北屋的簷下高高的掛着一隻竹籠。籠門開着，兩隻小雀兒的腿上都拴着一根繩子，在那裏跳擡着，哭叫着。

「兒呀……」老母雀一見幾乎昏倒了。

「媽，呵，媽……救我們……」小雀兒看見了自己的母親，又傷心的哭了起來。

「慢點，」老母雀正要飛下去，我們的小雀兒的母親止住她說，「我們要想一個方法，而且留心人！」

「第一，我們應該留幾位在對面瞭望，」一隻謹慎的母雀提議說。「第二，你只到籠外去探看一下，不要進去，雖然籠門開着。」

「是的，是的，」我們的小雀兒的母親說，「要記得人不是好東西！」

「是呀！」大家齊聲的回答說。

對於這，失去孩子的不幸的老母雀自然也同意。她自幼即遇到了這些不是好東西的危害。她不得已，止住了哭，謹慎的飛到掛籠的簷上。

「不要害怕，」她望着低下的籠，低聲的說，「我會把你們救出來的，孩子小弟呢？」

「媽，快來媽，快來他死……」

不幸的老母雀的心碎了！三隻孩子，死了一隻了！

「不要大聲的說！」老母雀雖然心痛，但不敢再哭，只這樣的囑咐小雀兒說。她四面望了一望，慢慢的溜了下去，落在籠上，看見小雀兒的翅膀掙扎得受了傷，腿上出了血，瘦了，憔悴了！

心痛，這是多麼心痛呀！

她四面望了一望，細看小雀兒腿上的繩子。那繩子很粗，她一時想不出什麼方法。

「不要做聲！」她說着又四面望了一望，溜到籠子右邊的格子上，倒掛着。

但在這裏，她也找不出什麼可以救小雀兒的方法。

她四面望了一望，又溜到籠子的門的上面，倒掛着。

籠門洞開着。

「不要進去，防危險！」對面屋上的一隻瞭望的雀兒發出警告說。

她知道這警告的意義。她不敢進去。

「溜到門口望望一定不要緊，那裏可以望得更清楚。」她想。

籠門洞開着。

她四面望了一望，便溜了下去。

突的……正當她落下門口的一霎那間，籠門便落了下來，壓住了她的腿……

「阿呀……」瞭望的雀兒們嚇得昏去了。她們連忙飛到屋脊上去。

從不幸的老母雀的腿上滴下了幾滴鮮紅的血。

房中跑出來一隻孩子，赤着腳……「活剝，活剝！活剝有味！」他叫喊着說。

過了半點鐘，燒熟的雀兒的肉的氣味沖進了前後院的雀兒們的鼻子裏。他們都傷心得躲入了洞，用茅草塞住了巢口，拒絕那氣味……

「我愛你，」我們的小雀兒聽了他母親敘述了這一段悲劇以後，憤怒的說，「這就是說，呵，壞東西！我捉住你，活剝你，喫掉你嗎？」

就在這一下午，我們的小雀兒和鄰居都搬了家。

四 女子比男子好

日子過去了多少，我們的小雀兒不知道。他並沒有屈着腳指計算過。

他現在已長得很肥大。他的翅膀上的羽毛非常豐富。他也謹慎，也規矩。他的母親已允許他獨自飛出去。

他遇到人的次數很多，漸漸懂得人的一舉一動所表示的意義。他常常飛到廊間的樑上去聽人和人的談話，因此他又漸漸懂得人的話。他起初覺得人的話不好聽，又重濁又模糊，日子久了倒也有

點慣了。——但雖然這樣，他還是喜歡聽女人的談話。他覺得女人的聲音畢竟要清脆得多。對於女人的姿勢，他也還滿意。他覺得女人比較得活潑，不如男子那樣十二分的呆笨。他看見女人常常笑，他又覺得女人比較得和氣，不如男子那樣十二分的冷酷。從這幾點上立論，他覺得女人要比男子好。不至於要喫掉我們的罷？」他有時甚至這樣的想了。

有一天上午，他和幾位朋友在樑間戲耍，忽然看見房內走出來兩隻年青的女子。

她們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坐倒在一條長凳上，同讀道：

「我愛你，錦麗，我死心塌地的愛你……呵，你是多麼美呀……烏黑而柔軟的頭髮，豐潤而桃色的面龐，彎彎的眉毛，充滿着情愛的眼珠……呵，安琪兒……」

「唔，安琪兒是什麼呀？」我們的小雀兒轉過頭去問他的朋友說。

他們都搖了一搖頭，代替他們的回答。

「不要臉！」坐在右邊的一隻女子對左邊的女子說，「虧他做得出來！」

「是的呀！」我們的小雀兒憤怒的說，「這不要臉的事情怎麼做得出來！我愛你，我愛你——這就是說，我捉住你，我活剝你，我喫掉你！」

「是的，人家和他漠不相關，他竟會寫出這種信來！」左邊的女子回答右邊的女子說，「錦麗把這信公布出來，罵了他一頓，痛快極了！」

「幸喜錦麗聰明，沒有上他的當！」右邊的女子說。

「呵，可喜，可喜！」我們的小雀兒高興的說，「女孩子畢竟要比男子聰明！不然還不是上了我愛你，我愛你，我喫掉你的當！」

「這種男子簡直不是東西！」右邊的女子又說道，「我非做一篇文章痛罵他一場不可！他是自由戀愛的蠢賊！」

「男子真不是東西！」我們的小雀兒說，「的確是蠢賊——但她們說的自由戀愛是什麼呢，你們懂得嗎？」他問他的朋友們說。

「我們還沒有聽見過，」他們都搖一搖頭說，「這大概是新名詞罷。」

「喂，你們說的自由戀愛是什麼呀？告訴我。」我們的小雀兒朝着下面的女子大聲的問。她們偶然擡頭望了一望，沒有給他一個回答。

第三天下午，小雀兒和一羣年青的朋友又在那裏聽她們談話了。

「喜得社會還有公論，攻擊他的人多。校長也公正，昨晚就辭退了他。不然，這種瞎愛女學生的教員留在學校裏還了得！」

「是的，」左邊的女子說，「去了害羣之馬，我們女子運動的前途纔有一線光明！」

「高論，高論！」小雀兒稱讚說，「這女孩子很聰明！讓愛女學生，喫女學生的害羣的教員教你們

的書你們這一班馬不都將被他喫盡？世界不都要黑暗了！

「不錯，不錯！別一隻小雀兒說，「幸喜社會還有公論，校長也公正！」

「但是，」又一隻小雀兒說，「但是她們說的女子運動又是什麼呢？」

「那大概是指體操，跳舞，跑馬罷。」我們的小雀兒回答說，「總之，女子好得多了。她們又聰明，又活潑。她們又愛光明，頭上不戴遮太陽的高帽。而且——她們並不害我們，例如我們在這裏咕咕嚶嚶的噪鬧。」

五 不識擡舉

這一座花園和小雀兒很生疏。他彷彿覺得不會來過。——但這沒有什麼關係。住在花園裏的雀兒並不會當他做賊，捉住他說，「這是我們的花園，你敢進來辦！」雖然花園的四面都圍着高厚的牆，但這原是為四脚或兩脚爬的下等動物而設。對於飛的上等動物，如雀兒之類，卻是朝天開着寬闊的門，歡迎他們進去的。

「請進來，請進來！」住在花園裏的雀兒們看見來了一位生客，行着禮，歡迎他說。

「哦，你們好福氣！」我們的小雀兒稱羨的說，「住在這樣一座美麗的花園裏！綠的草，紅的花，高的樹，密的，……密的樹林！哈，這裏的空氣真新鮮呀！」

「好說，好說！」他們回答說，「我們且陪你到各處去逛逛，既然你這樣的喜歡。」

「多謝，多謝，這是什麼花呀，這樣的鮮紅？」

「這，你沒有看見過嗎？這是玫瑰花！」

「玫瑰花？」小雀兒驚羨的說，「我看見過的沒有這樣大？這是什麼樹呢？」

「這是桃樹，那是李樹。」

「哦，長得這樣高嗎？我差不多完全認不出了！」

「這是紫丁香花。」

「哦，哦！這又是什麼呢？」

「這是芭蕉。」

「芭蕉還沒有聽見過，真好看。」

「多着呢，多着呢！」

「這——唔，那邊來了一隻人！我們的小雀兒忽然望着花園的門的那邊說。」

「是的，那是一隻女子。她常到這裏來的。」

「女子？」小雀兒奇異的問道，「她爲什麼不梳辮子或打髻卻翦去了頭髮呢？」

「唔，你還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女子嗎？」其中一隻雀兒回答說，「那是文明的女子。」

「文明文明是什麼？」小雀兒不懂他的話問。

「例如……例如，十幾年前革命，革命成功後，男子翦了辮子，這樣的男子就叫做文明的男子。」

「唔，革命又是什麼呢？」小雀兒又不懂的問。

「革命……革命就是翦辮子……翦辮子就是革命。」別一隻雀兒代答說。

「不翦辮子的又怎麼樣呢？」

「不翦辮子的就是遺老……遺少……復辟黨——這就是說守舊的人，頑固的人，不文明的

人……一句話，要不得的人！」

「唔，唔！既然革命成功了十幾年，爲什麼現在還有許多女子沒有翦去頭髮呢？她們不都是遺老，

遺少，復辟黨……要不得的人嗎？」

「哦，這又當別論。女子是女子。——不過翦去頭髮的女子總是文明的女子。」

「哦，哦，我們的小雀兒恍然如有所悟的說，「不過翦了頭髮總有點難看！」

「你好，文明的女子！」他遠遠的在樹上向女子行一個禮說，「我會敬你！」

「你看，」一隻住在花園裏的雀兒告訴我們的小雀兒說，「那邊還來了一隻文明的男子呢！」

小雀兒又向門的那邊一望，果然來了一隻戴高帽子拿手杖的男子。

「這種男子，我不喜歡，任憑你們說他怎樣的文明！」小雀兒不高興的說。「你們但看他帶着高

帽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樣的不喜歡陽光。況且……哦，你們看他怎麼偷偷兒的在那隻文明女子的後面跟了來呀？

「自然是想和她開玩笑。」一隻雀兒答說，「他們常到這裏來玩笑的。」

「唔，你們說這是開玩笑嗎？我愛你，我捉住你，我活剝你，我喫掉你？」小雀兒驚訝的問。

「我們不懂你的意思。」他們齊聲的回答說。

「你們沒有經驗。你們住在這個天國似的花園裏，不知道世界上的黑幕。我告訴你——哦，他快走！走近那隻文明的女子了！危險，危險！」

那些雀兒喫了一驚，不知道他所說的意思，都擡起頭來望着那兩隻人。

「男子不是好東西！」小雀兒大聲的說，「不能讓他和女子親近！更不能讓他和這隻又聰明又文明的女子親近！若是我是她的父親，我一定把她關在家裏，不許她和男子見面！男子是多麼不規矩的傢伙——呵，他走近她了……呵，他牽住她的手了……了不得，了不得！」小雀兒慌了。

「你們且來聽他說點什麼！」他慌忙飛到離人相近的一株樹上。

大家都不知所以然的慌了起來，跟着飛了過去。

「我愛你，我愛你，娟娟！我整個的心都在愛你！相信你嗎……」

「果然，果然！」小雀兒失了色，叫着說，「不要相信他，聰明的女子，文明的女子，好女子！」

「你信我嗎，娟娟……」

「哦，哦……」那女子只這樣的回答說。

「好呀！」小雀兒叫着說，「不要回答他，說你相信！不要上他的當！他是說，我愛你，我捉住你，我活剝你，我喫掉你呢！——你們快來這樣的警告她！」他轉過頭去向衆雀兒請求的說。他完全失了色。

衆雀兒也失了色，都跟着叫了起來。

「不要相信他！不要上他的當！他是說，我愛你，我捉住你，我活剝你，我喫掉你呢！——娟娟文明的娟娟！」

「你聽，親愛的娟娟，我的心肝兒！樹上的雀兒們都甜蜜的唱着說，不錯，不錯，他是真心的愛你，真心的愛你呢……」

「痞子！混賬的痞子！」小雀兒氣極了。

「哦，哦……是的，我相信，我相信！」娟娟忽然這樣的回答說，抱住了他。

「咳，咳！上當了危險，危險！」小雀兒急得快要大哭了。

「不要上痞子的當，娟娟，聰明的娟娟！我告訴你！」他忽然向娟娟的頭上飛了過去。

「喂！」他撲到她的耳邊，大聲的叫着……

「阿呀！」娟娟突然用右手打了下去，敲在小雀兒的左腿上，放開了手，又換了一隻手，打了下

去……

小雀兒一掙扎，跌下地去，滾了一滾，又急忙忍着痛往樹上飛去……樹上的衆雀兒早就嚇得要死，四散飛走了。

「咳，咳！怎麼這樣不識擡舉呀！」他飛到樹上，拖着受傷的腿，偏着跌破的腦袋，大哭起來了。「我是怎樣看得起你，怎樣真心的對你呀！」

娟娟受了驚似的，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呆呆的站着。

「不要害怕，親愛的人，那是來慶賀你，和你接吻來的。」小雀兒聽見那隻男子這樣的安慰她說。「啡！」小雀兒怒氣衝衝的叫着說。

「可惜得很，」最後娟娟笑了起來說，「要是捉住了他，毛也不用拔，皮也不用剝，裹上紙，往火坑裏一塞，活活的燒死他，喫掉他，我的病立刻就好了。」

「呵咳！原來女人比男子還刻毒麼！」小雀兒又氣又怒的哭着說，「這樣的刻毒！比男子還刻毒！你要活活的燒死我，喫掉我，殘忍的人，幸虧你們是下等的動物，不知道飛！不然，又不知道你們將怎樣的作惡呢！——不管，再也不管了！人本來不是好東西，無論是男是女，痞子喫痞子，混賬喫混賬，都由你們去……！」

我們的苦惱的小雀兒好不容易纔負着傷，掙扎着哭着回到家，又好不容易，直至完全復了原。

六 出一出氣

小雀兒近來很不快活，一則是因爲他的親愛的母親已過了世，二則是因爲屢次受了人的欺侮，滿肚子的氣，無處發洩。報仇，他並不是不知道，只是他天生成是一隻愛好和平，不喜動武的斯文雀兒，所以總是默默的忍耐着。

有幾次肚子裏的氣膨脹到喉間，不得不發洩發洩的時候，他就伸長頸，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這口氣出去之後，他就可以安靜許久。

「菩薩有眼睛，自會給他們報應的！」他常常這樣想，於是擁到喉間的氣也就會倒退了下來。的確，壞人自有壞報，小雀兒可以大出其氣的日子到了。

有一天，正當他出去覓食的時候，他忽然聽到了一個可喜的消息。這消息就是說烏龜督軍阿四要和王八巡閱使老六開戰了。他們手下各有一百萬精兵，要拚個你死我活。

「好極了，好極了！」小雀兒跳着說，「烏龜喫王八，王八喫烏龜，喫盡了所有的下等動物，天下纔會太平！」

果然，過了幾天，小雀兒看見附近的居民都騷動起來，慌慌張張鬧着搬家了。有幾隻女人甚至急得號哭起來，大叫着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再讓你們活下去，還了得！」小雀兒高興的說，他這時正坐在路旁的一株大樹上。「你們這班壞東西統統給我滅亡！」

來了一隻蓬頭散髮的女人，滿臉都是淚，跪倒在大樹下，朝着小雀兒，磕着頭祈求說：

「阿呀，過往的神祇，菩薩爺爺，憐憫我們，保佑我們！我們是世代忠良，不做虧心的事的好人呀！」

「誰憐憫你們！」小雀兒笑着說，「好人，好人，好說，好說！比你們更好的文明女人我也遇見過了！活活燒死，活活燒死，這難以忘記！」

「有天為證，有地為證，我們一家實比什麼人還要好！」

「呵，這就是說，你們喫雀兒的方法還要好嗎？好極，好極！今天輪到你們了，欣喜之至，不要求我憐憫，你們喫人家，人家喫你們，不干我的事！」小雀兒轉過頭，刷的飛走了。

第二天清早，他已看不見附近有一隻人的影子。他高興起來，狂飛着，唱着甜蜜的歌：

美麗的世界，和平的世界！

沒有混賬的女人，沒有狗屁的男子！

雀兒，雀兒，統治着世界的只有上等的雀兒！

你不喫我，我不喫你！

美麗的世界，和平的世界，雀兒的世界！

「唔？」他忽然驚訝地四面望了一望，說：「怎麼到這時還不見有一隻雀兒出來呀？」他振翅向東邊花園飛去，一路上不見有一隻雀兒；折向南，又不見一隻；往西，仍無雀兒的影子；於是他向北邊一家相熟的雀兒那裏飛去了。

「好奇怪呀，冷清清的！」他在空中有點恐慌。

一到朋友的家裏，他看見巢內沒有一隻雀兒。巢裏的茅草亂七八糟的似乎少了許多。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他的心突然跳了起來。「難道又是那刻毒的下等動物——不能，不能，噢不了這許多！菩薩不會給他們這麼大的作惡的肚子！」

「唔，你怎麼還在這裏玩耍呀？」在小雀兒的背後忽然飛來了一隻神色倉皇的雀兒。

「呵，有了什麼事情了，你這樣的害怕？」

「哦，不好了，不好了！烏龜和王八將打到這裏來了呢！」

「那不好嗎？」我們的小雀兒聽了，有點發笑，「這正是我所十二分喜歡的。你們就是害怕這事逃走的嗎？」

「是的，是的。我們昨夜就都逃了。我因為還有一點東西沒有帶去，所以現在又回來搬取。打起來沒有好處，趕快的逃罷！」他說着飛走了。

「哈，真愚蠢！」我們的小雀兒笑着說，「沒有好處是他們的事情，於我們有什麼相干！難道他們

打傷了，就會痛到我們的身上來？我不走！我正要參觀參觀烏龜怎樣喫王八，王八怎樣喫烏龜！能夠看見這一幕喜劇，便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要發瘋了。

他想到這裏，便哈哈大笑起來，笑得要發瘋了。

世界很靜寂。他心裏感覺到無限的暢快。他知道不久便有把戲看，關於人類的兇惡，他很清楚，他知道只使你對他們十二分好意，他們也要喫掉你；但這沒有關係，他不怕他們，因為他們是沒有翅膀，只會在他的屁股底下爬行的動物。

正在這當兒，忽然遠遠的地方隆隆隆響了起來。

他偏着頭細聽，知道這就是那個事情，微笑了。

那聲音很快的近了起來，聲音越近越洪大。

「我今天可以出氣了！」他坐在一株高大的樹上，擡頭望着遠處。

聲音越響越洪大，一會兒他漸漸看見遠處天邊的黑雲了。

黑雲如風捲似的，非常迅速地流了近來，他時而看見烟，時而看見火了。原在顫動的地，到這時如船遇浪一般搖動起來。小雀兒的大樹的根似將浮起地面，樹葉紛紛飛了開去。小雀兒的腿戰慄起來，也跟着大樹搖擺着。

那聲音漸漸變得更可怕，不曉得其中還夾雜些什麼聲音，祇是越響越大。他遠遠望去，看見滔滔

的黑烟往天上奔騰。

「據說他們用大砲和機關鎗轟射，一次可以結果幾千幾百條狗命。若是這樣的多打幾天，世界便是我們雀兒的世界了！」他在樹上搖搖擺擺地坐着，想。

黑雲漸漸罩到他的頭上來，他覺得世界有點黑暗了。

一會兒他彷彿望見遠遠有些人躺在地上在放鎗，有些人在飛跑，屋子，城牆都紛紛倒坍，火光四處亂飛了。

大地如船在大洋中遇到暴風雨一般，激烈跳盪着。小雀兒坐着的大樹的根好像已經離開地，旗子一般的飄揚着。他渾身發着抖，覺得自己吊在半空中似的心裏一刻比一刻恐慌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他戰戰兢兢的說。

突的，山崩地裂一聲，離開小雀兒幾十丈遠的地方爆落了一顆大砲彈，那裏的房屋立刻粉碎了。「阿呀，阿呀！」小雀兒閉着眼睛，發着抖，緊緊抱住了樹枝，火花亂石紛紛飛到他的樹上，樹葉差不多要燃燒了。「這是什麼意思呀？」他叫喊着說。

不錯，這顯然又是對付我們的小雀兒的。在他的附近接着又爆落了兩顆砲彈。小雀兒的大樹起火。

「豈有此理！」小雀兒發怒了。「我又不是烏龜，又不是王八！爲什麼要對我放砲呀！」

烟火迷漫了空中，小雀兒不能不躲開了。誰知正當他振翅飛走的時候，在他的面前又猛烈的爆落了一顆砲彈。這山崩地烈的聲音幾乎把他驚下地來。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他急忙飛着走。

砲彈越來越多，彷彿從四面包圍他一般。他失了魂似的只是往前飛，砲彈好像認得他似的，也只是飛着追迫他。

「阿呀……」一枚砲彈從他的身旁掠過，幾乎把他碰落了。「菩薩救命，菩薩救命……」他拚命的往前飛，大叫着說，「我們是世代忠良，不做虧心的事的好雀兒呀……」

話還沒有說完，忽然又一枚砲彈落地，山崩地烈爆炸起來，一塊大石飛過，擦着他的右脚，第二個脚指流着鮮紅的血，受了重傷了。

「有天爲證，有地爲證的呀！」他又怕又痛又憤怒的哭着說，「我沒有愛過人，我沒有喫過人呀！」

直至他飛出重圍，來到平安的，看得見人和雀兒的地方，他已精疲力盡得快要昏倒了。

「呵咳！」小雀兒流着淚，休息在一株大樹上說，「好險惡的人類，他們藉口自己喫自己，目的卻是在我雀兒！不是他們沒有翅膀……」

「唔，你看我們要比你飛得高哩！」小雀兒忽然聽見上面有誰在這樣說，擡起頭來一望，嚇得想

鑽到地下去了。

他看見他的上面飛行着一隻極大的船，這船上伸着幾個人頭，幾隻手，對着他拋下許多白色的砲彈似的可怕的東西……

「天呀！……」他叫着昏倒在樹株上。

在小雀兒視爲砲彈的白紙黑字的傳單紛紛落了下來。很暖熱的蓋滿了他的一身。

七 賣國賊

小雀兒自從那次出險以後，許久沒有向人們領教了。他知道對於這些東西愛不得，恭敬不得，客氣不得，連看也看不得，一句話，惹不得！

每當他的可信託的朋友「經驗」講到人在他的頭上飛行的時候，他的魂靈早就不知去向了。但有一天，他又碰到一件事情了。

「喂，你們總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做什麼呀？」他路過一座花園，看見許多相熟的朋友正在交頭接耳的談話，問。

「胡說！我們談的是國家大事哩！」一隻雀兒莊重地回答說。

「唔，是什麼樣的國家大事呢？」小雀兒站在他們的旁邊，擡着頭，微笑着問。

「事情重大哩！別一隻雀兒回答說，「外國人殺死中國人，現在立刻要開戰了！」

「呵，危險，危險！」小雀兒一聽見「要開戰」三字，嚇得雀毛一根一根豎了起來，從前的可怕的砲彈和飛機都一一在他的眼前飛翔了。「快逃呀，快逃呀……」

「什麼話！快逃？」一隻雀兒輕蔑的睨着他說，「難道我們看着外國人喫盡我們的中國人？」

「呵，開戰……開戰是多麼危險……怎麼不快逃……」小雀兒發着抖說，「喫盡不喫盡於我們有什麼關係？」

「什麼話！」那一隻雀兒發怒了，「你是中國雀，還是外國雀？」

「唔，唔，外國……外國是什麼意思呢？」小雀兒這次纔注意到這個生字，瞠目的問。

「外國就是外國……」

「不！」別一隻雀兒搶着回答說，「外國就是×國，住在×國的雀兒就是外國雀！」

「哦，這天下不全是中國的嗎？」小雀兒驚異的說，「住在外國的人好不好呢？」

「好殺中國人的外國會好嗎？」

「他們殺死了幾萬萬中國人？」小雀兒問。

「三十隻還不夠嗎？」

「哈，這算什麼！」小雀兒有點發笑，「區區之數，何必掛嘴！」

「嗚，賣國賊！」那隻雀兒發怒了，「三十隻人說是區區之數，×國走狗，×國奴隸！」

「哦，朋友！」小雀兒很和氣的說，「有話慢說，請勿動口就罵！我自有的道理呢！」

「罵我還要啄你呢！」那隻雀兒擡起嘴巴，怒目看着他，說，「你這賣國賊有什麼鳥道理！」

「算了，算了，都是中國雀！」別一隻雀兒走過來勸解說，「大家都是體面的雀兒，斯文一點，從長

討論。——你呢，朋友。」他轉過頭來對着我們的小雀兒說，「實在也太古怪了，說這種話。但你的理由

呢？」

「理由是這樣的，先生，」小雀兒很和氣的說，「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砲，一次就要打死幾千百隻，

這……」

「哈，你不聰明！」那隻來勸解的雀兒說，「那是什麼，那是中國人打中國人呀！至於現在，現在是

外國人打中國人了！我們，中國的雀兒們，應該愛中國，幫助中國人打外國人！」

「哦，哦，爲什麼，先生，」小雀兒好奇的問，「我們，雀兒們，不幫助外國人打中國人，卻幫助屢次活

剝我們，活燒我們，喫掉我們的那些中國人呢？」

「獸子！那又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呀！那正如你媽媽咬你一般，一家人，不能記在心上！」

「哦……」小雀兒心裏一想，這話有理，「我也願意幫助中國人打……」他說到打字，砲彈和

飛機突然在他的眼前飛了過去，他嚇得說不下去了。「我願意……但是我害怕……打起來沒有好

處……」

「愛中國，爲中國而死是偉大的，光榮的！」

「死？」小雀兒聽見死字，更加害怕了，「要死，就不願愛中國……」

「哈，這是什麼話！死活，算什麼！誰不應該憑着良心救國！」

「唔？」小雀兒驚異的問，「良心是什麼呢？」

「唵！」那隻雀兒發怒了，「故意點頭點頭做什麼呀！甘心做亡國奴就做去！甘心做賣國賊就做

去！他搖一搖頭，飛去了。」

「沒有良心的傢伙，不要理他！」別一隻雀兒說着，也飛走了。

「他一定得了×國鬼子的賄賂，所以不肯打×國人，假裝着獸子！」又是一隻雀兒說着飛走了。

「喂！」這時跳過來一隻年青的雀兒，大聲的喊着說，「我告訴你，我警告你！若不早點回頭，須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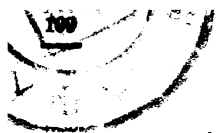
心我的嘴巴！」他說着也飛走了。

接着，別的小雀兒也都嚷着，罵着飛去，祇剩下了我們的小雀兒了。

「哦，怎麼都是這樣容易動氣呢！我愛國，不愛國和他們有什麼關係……」

「滾，混蛋！」小雀兒正在獨自默想的時候，忽然狂風迎面撲了過來，大喊着說。

「滾，走狗！」小雀兒脚下的樹枝用力推着他的脚，也和着說。要不是飛得快，小雀兒幾乎一個跟



斗翻落地下去了。

「唔，這是什麼意思呀！」他喊着向一顆玫瑰花上飛了過去。

「我咬你，賣國賊！」他的腳還沒有站穩，忽然玫瑰花喊着在他的腳底咬了起來。

「呵，呵！」他哼着連忙向簷上飛去。

「亡國奴！不配站在我身上！」簷上的瓦片突然落了下來，小雀兒也跟着落下來，幾乎跌傷了。

「咪，咪嘗一嘗賣國賊的肉味唄！」房內突然跳出來一隻貓兒，向落在階上的小雀兒撲了過來。

「阿呀……」小雀兒魂不附體的又急忙飛了開去。

「活活燒死你，賊種！」他纔在烟囪上站下，裏面的烟火便猛烈的噴了出來，這樣大喊着。

「呵，呵！」他看見尾毛燃着了，更加慌了起來，連忙向水邊飛了過去。

「救命，詩人，偉大的詩人！」他對水詩人行着禮，叫着說。

「嗚呼，欲禦外侮，先除內奸，古有明訓矣！汝醜雀，余能不食肉寢皮乎？」詩人唱着，便突然張開嘴

來吞他。

「嗚！」小雀兒拚命往上飛去，纔把被詩人吞去的尾巴拖了轉來。

他什麼地方都不敢停了，他知道誰都在恨他。他祇戰戰兢兢的一直向家裏飛去。

「在那裏，在那裏！」在半路裏他聽見這樣的聲音。他擡起頭來一看，看見遠遠的地方有一大羣

雀兒迎面飛了過來。

「呵，現在沒有危險了！」他想，「他們都是我的同類。」

「我們來保護你，雀兒！」那一大羣的雀兒便飛着圍住了他。

「呵，沒齒難……」

「哇，賣國賊！」小雀兒的後背突然飛近一隻有力的雀兒，咬住了他的尾毛。

「阿，阿……」小雀兒又驚愕又害怕的叫了起來。

接着，大家都圍了攏來，咬住了他，把他拖到屋頂上，啄的啄，扯的扯，連連喊着「賣國不賣國」，直至小雀兒的頭上，翅上，腿上的血流了無數，「我從今愛國了」的悔過聲漸漸低到聽不清楚的時候，大家纔一闕而散。

不知費了多少時候，他纔忍痛負傷的掙扎着飛到了家裏。但一到家裏，他發見他的巢裏的草都亂七八糟的散在階上，樑上，瓦上，一句話，抄了家了！

「咳，那裏睡覺呀！」他哭着說，想不出什麼主意來。

天漸漸黑了起來，溫度隨着下降。小雀兒發抖得漸漸利害了。

「呵，天呀！你饒恕我這一夜罷！我從今也愛國了！」

但是天不理他，祇是漸漸沉下臉去。他似乎在那裏指揮着風說，「痛懲他一夜，對這隻賣國賊！」

八 愛國運動

的確，小雀兒也愛國了，不僅愛國，而且狂熱的愛國了。這並非是因為怕大家懲罰，據他說，是因為服從公理；因為既然大家都主張愛國，這愛國當然是有理的了。至於懲罰，他早已忘記，因為那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正如他自己的媽媽咬他一般，一家人，不能記在心上！

那些愛國的雀兒先生們很大量，已經允許他悔過自新。他現在已加入愛國雪恥同盟會中。這同盟會的唯一職務，也就是雪恥的唯一的方法，是講演，叫大家不要買外國人的東西，不要賣東西給外國人。我們的小雀兒也去雪過幾次恥：他站在一個最高的地方，昂着頭，大聲的說。微風吹過來，使他的聲音更加洪亮，他的羽毛飄動得更加美麗。他偶而轉過眼光去，便瞧見幾隻年青的雌雀紅着臉，目不轉睛的看着他——好不幸福！

有一天，消息傳來了。說是自從外國人殺死中國人以後，全中國異常震怒，各省的督軍紛紛通電，情願厲兵秣馬爲國一戰，全國人民要於三日後舉行總示威運動了。

雀兒們非常高興，他們相信這次示威的時候一定要和外國人衝突，和外國人開戰，中國一定可以打敗外國人，把外國奪了過來，雄視天下！

愛國雪恥同盟會對於這次示威運動有極周到的計畫。他們合了全會的雀兒組織了一個敢死

隊，又公舉我們的小雀兒爲敢死隊的先鋒。

小雀兒很喜歡，他現在做了領袖了！別的雀兒們須跟在他的背後。對於「開戰」兩字的意義，他不是不懂，他還相信這次的意義要比上回親自看見的深。然而爲了中國，是管不得自己的，中國雀爲中國而死是應該的事，是公理！

三天過去，總示威的日子到了。

雀兒們知道那一天的路程，他們議定就在那裏等待。小雀兒的嘴巴磨得特別鋒利，他決定萬一中國人和外國人相打起來，他就飛去啄外國人的眼珠。同時，他心裏有點懊惱，懊惱自己前世不投胎爲人，今天不能和中國人一起背着鎗，扛着砲，對外國人示威，對外國人放砲。

看看將到時候，他們聽見遠處噪雜的喊聲了。

「今天有點危險！」敢死隊中有一隻雀兒神色慌張的說。

「可不是！」別一隻回答說，兩腳似乎在那裏彈琵琶了。

全隊的雀兒的臉色都沈了下來了，小雀兒看見。

「什麼叫做危險爲國而死，誰不應該！」小雀兒泰然的說，「嘗一嘗外國人的眼珠的滋味是多麼幸福呀！」

這時他們聽見近處的狗的鳴聲了。

「你們聽，狗也吶喊着示威了，這次示威多麼可怕呀！」一隻雀兒說，顯出非常恐怖的样子。

「抵制×貨！經濟絕交……」雀兒們聽見遠遠的一隻人這樣的喊着，接着就有許多人跟着這
樣喊。

「今天還有人在講演嗎？」小雀兒有點詫異。

「會兒，雀兒們已看見街道中的五色旗了。他們都發着抖，看見那旗杆頂上的雪白的尖利的鎗一般的東西。

「今天連五色旗上都用刀了，這示威多可怕！」大家都這樣想。有幾隻雀兒甚至想逃走了。

「抵制×貨！抵制×貨……經濟絕交，經濟絕交……」

「噢！」小雀兒非常詫異的說，「這原來就是示威的口號嗎？」

這時他們看見街上示威的羣衆了。那些人都高高擎着一面紙旗，旗上寫着黑的字。

「這是什麼玩意兒呀？」小雀兒叫着說，「砲和鎗在那裏呀；至少小刀。」

「大概是殺人心急，忘記了刀鎗罷。」一隻雀兒回答說。

「不，這樣的示威是表示我們中庸和平的中國的示威！我倒喜歡這樣！」前一隻雀兒插入說。

「是的，免得衝突！」又一隻雀兒說。

「是的，免得麻煩！」

「呵，你們都是胡說！」我們的小雀兒叫着說，他心裏好生氣，「這怎麼叫做示威呀！一陣大風吹來，豈不立刻就會將紙旗吹破？」

「抵制×貨！抵制×貨……經濟絕交！經濟絕交……」

「什麼話！小雀兒大怒了，×國人在那裏呀？外國人在那裏呀？我們雀兒敢死隊上去啄，啄，啄！」

「哦，請你先去，你是先鋒哩！我們隨後就來！」雀兒們回答說，都相視而笑了。

「混賬的外國人！我要喫你的眼珠，喫你的肉！」我們的小雀兒獨自狂飛着，大喊着，到處找外國人——但是他找不着一隻外國人。

忽然，他看見一件可喜的事情了：羣衆的前後來了許多背着鎗，上着刺刀的警察和兵士。

「哦！我幾乎誤會了！」小雀兒很喜歡的說，「原來真正的示威者纔來呀！好這纔像示威，這纔不至於像把戲！」

「嗟！孩子們！」警察和兵士們忽然大聲的叫着說，攔住了遊行的路，「不要胡鬧，趕快各自回家……」

示威的羣衆突然起了恐怖，前後亂擠着，都想逃走了。

「呀！這是什麼話呀！」小雀兒的心頭一落千丈，莫明其妙了。

「你們也是中國人，你們爲什麼不和我們一起示威，卻要禁止我們示威？」有幾隻倔強的孩子

這樣說。

「好，我們和你們一起示威！」警察們說着，便都把鎗尖轉過來向着羣衆。羣衆駭極了，都蜂擁的往背後退了過去。

「你們想襲擊我們嗎？」背後的兵士喊着，扳動鎗機，乒乓兵的向羣衆射了過去。示威的羣衆都大哭着，倒的倒，跑的跑了。

「這是什麼意思呀！」小雀兒大怒了，「這還了……」

誰知他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飛過一枚子彈，從頭上擦了過去。

「嘖！嘖！」過去的印象一齊都顯現在他的眼前，他看見天要塌了。

他慌忙向沒有烟火的地方飛去，第二枚子彈又在翅膀下擦了過去。

第三枚子彈，老實不客氣，阿呀一聲，打斷了小雀兒的一隻腳趾，鮮血如噴泉似的滾了出來……小雀兒箭一般的忍痛飛走了。

「呵，尊敬的人呀！」他叫着說，「愛國，愛國，就是說喫本國人，喫本國雀嗎？」

九 高歌

我們的小雀兒發誓再不愛國了。愛國，愛國，他知道這是那些壞東西喫雀兒的一種計策。但是他

不敢把這意思公佈出來，他知道衆怒難犯。他只藉口脚痛，從此開什麼會也不出席了。

離開示威運動幾個星期，哀悼運動的日期到了。據小雀兒探聽所得，說卽是那三十隻被難的英雄死後的一週月紀念。

這一天，雀兒們很忙碌。他們清早就在那裏佈置開會，遊行等等的事情。而且每一隻雀兒都沈着臉，表示死了父母的那種難以言說的哀痛。有時他們的眼珠動了一動，表示出在那裏回憶慘死的一剎那間似的，眼淚就紛紛滾了下來。

小雀兒看着這種樣子，心裏有點發笑，「最好是死得精光！」他想；但他不敢說出來。

他今天是照例的不出席。他知道子彈的味道不很好。要不是爲着這東西，他倒也願意跟着飛飛擠到年青的雌雀隊中去看看美麗的姑娘。

待到大家都走盡，他大笑着鑽出巢來了。他想到那些用口水擦成的眼淚，用炭擦成的臉上的皺紋，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唱起歌來了：

「我本是……」

「呔」忽然飛來兩隻雀兒，怒氣沖沖的叫着說，「今天是全國哀悼的日子，誰都應該流淚，你卻在這裏笑着唱歌？沒有心肝的傢伙！」

「唱歌消遣，有什麼要緊……」

「好，讓你知道要緊不要緊走！」

不由分說，他們就把小雀兒擁着走了。

擁到一處屋頂上，雀兒漸漸來得多了。他們都圍了上來紛紛議論小雀兒的事情。

「拖到這裏來！」屋脊上站出來一隻主席，氣憤填胸的喊着說。

「跪着！」幾隻雀兒緊緊的按住了他的翅膀和腿。

「老爺……」小雀兒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他知道自己又做錯了，不合公理。

「你爲什麼今天這樣快活？你爲什麼要大笑着唱歌？你不看見我們都在哭嗎？沒有心肝的東西！說來！」

「老爺，我知錯了……我下次不敢了……」

「口說不行先打他一場！」

「老爺……」

雀兒們都走近來，你一嘴，我一嘴的開始了——直打到小雀兒流了不少的血，脫了不少的羽毛，不易動彈的時候，大家纔饒恕了他，一閃而散。

「天呀！」他哭着叫喊說。

十 世界主義的發現

「呀！你怎麼被打得這個樣子呀？這不是很痛麼？」忽然從別處飛來一隻雀兒說。

「可不是麼！」小雀兒哭喪着聲音回答說。

「這未免欠公平！」那隻雀兒可憐他似的說。

「是呀，先生！爲什麼連唱歌也不許我唱，連笑也不許我笑呢……」

「唔的確，這太不自由了呀，你要不要自由呀？」那隻雀兒偏着頭問。

「哦，什麼叫做自由呢，先生？」小雀兒憫然的問。

「唔，自由的意思就是可以隨便唱歌，隨便發笑，不許人家打……」

「要，要，先生，我要！我怎麼會不要呢？你看，這裏是多麼不自由呀！」小雀兒十二分的歡喜，大叫着

說，幾乎連身上疼痛也忘掉了。

「唔，很好！」那隻雀兒回答說，「現在有幾隻狗正在對面廊下召集開會，雞呀，鴨呀，貓呀，哈吧呀，螞蟻呀，都加入了。他們主張世界主義——就是說不愛國，愛全天下，這就是博愛，什麼都愛。他們主張自由——不但可以隨便唱歌，隨便發笑，還可以隨便遊逛。他們主張平等——就是平輩的意思。人呀，狗呀，雀呀，媽媽呀，兒子呀……都當做兄弟一樣的平輩看待。他們主張共產——就是你的東西，我可

「以拿來喫，我的東西你可以拿去喫……」

「哦，哦！天國，天國！」小雀兒喜歡得發狂似的叫了起來，「我也要去加入，請你帶我去，先生！」

「好！我們就去！」

於是他們飛去了。小雀兒不但不覺得身上的疼痛，而且比那隻雀兒還飛得快。

一到那裏，果然有許許多多狗、貓、雞、鴨、哈吧、螞蟻等等之類正在那裏開會。主席是一隻哈吧，他正在那裏大聲的喊，其餘的大聲的和着：

「自由呀，自由呀！平等呀！博愛呀！共產呀！自由呀！世界主義萬歲，世界主義萬歲……」

「這樣纔是一個美麗的世界！」我們的小雀兒想，他喜歡得一直往下飛到主席的面前去了。

「我可以加入貴會嗎，先生？」他站在主席的面前問。

「歡迎之至——」一隻赤黑的貓說着，猛然撲了過去，咬住了小雀兒的頭頸。

他咬着，跳着，叫着，不多一刻便把小雀兒當做晚飯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北京。

毒藥

一天下午，光榮而偉大的作家馮介先生正在寫一篇故事的時候，門忽然開開了。走進來的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他的哥哥的兒子。問了幾句關於學校生活的話，他就拿了一本纔出版的書給他的姪兒看。書名叫做天鵝，是他最得意的一部傑作。馮介先生的文章，在十年以前，已哄動全國。讀了他的文章，沒有一個不感動，驚異，讚嘆，認為中國最近的唯一的作家。代他發行著作的書店，只要在報紙上登一個預告，說馮介先生有一本書在印刷，預約的人便紛至沓來，到出書的那一天，拿了現錢來購買的人往往已買不到了。即如天鵝這本書，初版印了五千部，第三天就必須趕緊再版五千。許多雜誌的編輯先生時常到他家裏來談天，若是發見了他在寫小說，無論只寫了一半或纔開始，便先懇求他在那一個雜誌上發表，並且先付了很多的稿費，免得後來的人把他的稿子拿到別的地方去發表。酷愛他的作品的讀者屢次寫信給他，懇求見他一面，從他那裏出去便如受了神聖的洗禮，換了一個靈魂似的愉快。如其得到馮介先生的一封短短的信，便如得到了寶一般，覺得無上的光榮。

「小說應怎樣着手寫呢，叔叔？」沈沒在驚羨裏的他的姪兒敬謹而歡樂地接受了天鵝，這樣的

這在馮介先生已經聽得多了。凡一般憧憬於著作的青年或初進的作家，常對他發這樣的問語，希冀在他的回答中得到一點啓發和指示。他的姪兒也已不止一次的這樣問他。

聽了這話，馮介先生常感覺一種苦惱，皺着眉頭，冷冷的回答說，「隨你自己的意思，喜歡怎樣，就怎樣着手。」

但這話顯然是空泛的，不能滿足問者的希冀。於是這一天他的姪兒又問了：

「先想好了寫，還是隨寫隨想呢，叔叔？」

「整個的意思自然要先想好了纔寫。」

「我有時愈寫愈多，結果不能一貫，非常的散漫，這是什麼原因呢？」

「阿，作文法書上不是常常說，搜集材料之後，要整理，要刪削，要像裁縫拿着剪刀似的，把無用的零碎邊角翦去嗎？」

於是他的年青的姪兒像有所醒悟似的，喜悅而且感激的走了出去。

但馮介先生煩惱了。他感覺到一種不堪言說的悲哀。他覺得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覺中已把這個青年拖到深黑的陷阱中，離開了美麗的安樂的世界；他覺得自己既用毒藥戕害了自己的生命和無數的青年，而今天又戕害了自己年青的可愛的姪兒，且把這毒藥授給了他，教唆他去戕害其他的青年的生命。

這時一幅險惡的悲哀的圖畫便突然高高地掛在光榮的作家的面前，箭似的刺他的眼，刺他的心，刺他的靈魂……

二十歲的時候，他在北京的一個大學校裏讀書。那時顯現在他眼前的正是美麗的將來，圍繞着的是愉快的世界。他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對於一切都模糊，朦朧。煩惱如浮雲一般，即使有時他偶然的遇着，不久也就不留痕跡的散去了。他自己也有一種夢想，正如其他的青年一般，但那夢想在他是非常的甜蜜的。

因為愛好文藝，多讀了一點文學書，他有一天忽然興致來了，提起筆寫了一篇短短的故事。朋友們看了都說是很好的作品，可以發表出去，於是他便高興地寄給了一家報館。三天後，這篇故事發表了。相熟的人都對他說，他如果努力的寫下去是極有希望的。過了不久，上海的某一種報紙而且將他的故事轉載了出來。這使他非常的高興，又信筆作了一篇寄去發表。這樣的接連發表了四五篇，他得了許多朋友的驚異，讚賞。從此他相信在著作界中確有成就的希望，便愈加努力了。

然而美麗的花草有萎謝的時候，光輝的太陽有陰暗的時候，他的命運不能無外來的打擊：爲了不願回家和一個不相愛不相熟的女子結婚，激起了父母極大的憤怒，立刻把他的經濟的供給停止了。這使他不能再繼續地安心讀書，不得不跑到一個遠的地方去教書。工作和煩惱佔據着他，他便有

整整的一年多不曾創作。

生活逼迫着他，常使他如游絲似的東飄西蕩。一次，他窮得不堪時，忽然想起寄作品給某雜誌是有稿費可得的，便寫了幾千字寄了去。不久，他果然收到了十幾元錢。這樣的三次五次，覺得也是一種於己於人兩無損害的事情，又常常創作了。

有時，他覺得爲了稿費而創作是不對的。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自然流露出來的產物。爲了稿費而創作，有點近於榨取。但有時他又覺得這話不完全合於事實。有好幾篇小說，他在二三年前早想好了怎樣的開始，怎樣的描寫，用什麼格調，什麼樣的情節，什麼樣的人物，怎樣的結束，以及其他等等。動筆寫，本是要有一貫的精神，特別的興致的。現在把這種精神和興致統轄在稿費的希望之下，也不能說寫出來的一定不如因別的動機寫出來的那末好。或者，他常常這樣想，榨出來的作品比別的更好一點也說不定，因爲那時有一種特別的環境，特別的壓迫，特別的刺激和感觸，可以增加作品的色彩，使作品更其生動有力。

但這種解釋在一般人看起來似乎是一種強辯。編輯先生自從知道他創作是因了稿費，便對他冷淡了。讀者，不願再看他的小說了。稿子寄去，起初是壓着壓着遲緩的發表，隨後便老實退還了給他。「這篇稿子太長了，我們登不下，」編輯先生常常這樣的對他說，把稿子退還了給他。有時又這樣說，「這篇太短了，過於簡略。」

在讀者的中間常常這樣說，「馮介的小說受了S作者的影響，但又不是正統的傳代者，所以不值得看。」

一次，一個朋友以玩笑而帶譏刺的寫信給他說，「你的作品好極了，但翻了一萬八千里路的筋斗終於還跳不出作家X君的手心！」

一位公正的批評家在報紙上批評說，「馮介的小說是在模倣N君！」

這種種的刺激使他感覺到一種恥辱，於是他擱筆不寫了，雖然他覺得編輯先生的可笑，讀者的淺薄。

二年後的一天，他在街上走，無意中遇見了一個久不相見的朋友。那個朋友到這裏還只兩月。他問了問馮介近來的生活之後，便請馮介給他自已主編的將要出版的月刊做文章。馮介告訴他以前做文章所受的奚落，表示不肯再執筆。

「讀者的批評常是不對的，可以不必管牠！至於文章的長短，我都發表，你儘管拿來。稿費從豐！」那個朋友說。

一種說不出的喜悅和感激從他的心底裏湧了出來，他覺得這個朋友對於讀者有特殊的眼光，對於他有熱心扶助的誠意。這時他的生活正艱苦得厲害，便決計又開始創作了。

「別個的稿費須等登出來了以後纔算給，但你，」那個朋友接到了他的稿子，說，「我知道很窮，

「今天便先給你帶了回去。」

「多謝你的幫助！」他接了稿費，屢屢這樣的說。

但是編輯先生照例是很忙的。他拿了稿子去，遇不着人，把稿子交給門房，空手回來的次數較多。回來後，他常寫這樣的信去：

「好友，送上的稿子想已收到。我日來窘迫萬狀，懇你先把稿費算給我，以救燃眉。拜托拜托！」

有幾次，不知是郵差送錯了，還是那裏的門房沒有交進去，他等了好久終於沒有接到回信。連連去了感激而又拜托的信，都沒有消息。

「來信讀悉，因忙，未能早復，請恕。弟與兄友誼至厚，今兄在患難中需弟幫助，弟安得不盡棉力。稿費容囑會計課早日送奉可也。」有時編輯先生似乎特別閒空而且高興，回信來了。

但會計課也是很忙的。接到通知後他們一時還無暇算他的稿費。稿費雖然只有十幾元，然而除去標點符號和空白，一字一字的數字數，卻是一件艱苦的工作，等待了幾天，常使他又不得不親自跑到會計課去查問。

「昨日已經叫收發課送去了。」會計先生回答說。

收發課同樣是忙碌得非常。他們不管他正餓着肚子望眼欲穿的在那裏等候，仍須遲緩幾天。這種情形使他感覺得煩惱，羞恥，侮辱。費盡了自己的腦和力及時間，寫出來的東西，得到一點酬

資，原是分內的事。但他卻須對人家表示感激，乞丐似的伸出手去懇求，顯出自己是一個窮迫可憐的動物。時時只聽見人家恩惠似的說，「你窮，你可憐，我救你……」同時又彷彿聽見人家威嚇似的說，「你的生命就在我的手中！我要你活下去就活下去，要你死就死……」即使是會計先生，收發課的人，或一個不重要的送信者，都可以昂然的對他表示這種驕傲，這種侮辱。他覺得賣稿子遠不如在馬路上的肩販，客人要買什麼貨時，須得問問他的價錢，合便賣，不合便不賣，當場拿出現錢來，一面交出貨去，各無恩怨的走散。只有稿子寄了去不能說一聲要多少稿費，編輯先生收受了，還須對他表示感激。不收受，就把牠捻做一團丟入字紙簍，不能說一句話，還須怪自己獻醜。僥倖的給了稿費，無論一元錢一千字或五角錢一千字，隨他們自己的意思，你都須感激。如果人家說，「你窮，我幫助你，收受你的稿子，給你稿費。」你就須感激，感激，而又感激！像被鞭撻的牛馬對於寬恕牠的主人一般，像他救了你一條命，恩誼如山一般……

想着想着，他幾乎又不願再寫小說了。然而，生活的壓迫也正是一個重大的難題。如其他的平凡的人一般，他只得先來解決物質上的問題，忍垢含辱的依舊寫些小說。

三年過去，他的小說集合起來竟有了厚厚的三本。他便決計去找書店印單行本。嚴密的重新檢閱了幾遍，他覺得也還不十分粗糙。在這些小說裏面，他看見了自己的希望和失望，快樂和痛苦，淚和血，人格和靈魂。

「無論人家怎樣批評，只要我自己滿意就是了。」他想着就開始去尋覓出版的書店。

S城的商業雖然繁盛，書店雖然多至數十家，但願意給他印書的卻不容易找到。書店的經理不是說資本缺乏，便是說經費支絀。其實無非因為他是一個不出名的作家。怕出版後銷路不好罷了。

找了許多書店，稿子經過了許多商人的審查，攔了許多時日，他的第一部小說集纔被一家以提倡新文化為目的的書店留住。

「這部書銷路好壞尙難預測，我們且印六百本看看再說。」這家書店的經理這樣說。於是他纔欣喜地滿足的走了。

六個月後，這部書出版了。他所聽見的批評倒也還好，這一來使他很喜歡。

三個月後，忽然想到這部小說集的銷路，便寫信去問書店的經理。

「銷路很壞，不知何日方能售完……」一回信這樣說。

這使他非常的憤怒，對於讀者，他眼看着一般研究性的或竟所謂淫書，或一些無聊的言情小說之類的書印了三千又三千，印了五千又五千，而對於他這部並不算過壞的文藝作品竟冷落到如此。

「沒有眼睛的讀者！」他常常氣憤地說。

年節將近的一天，他正爲着節關經費的問題向一個朋友借錢去回來，順路走過這一家書店，便信步走了進去。

「啊，先生，你這部書銷路非常之壞！」書店的經理先生劈頭就是這一句話。

他闌珊地和經理先生談了一些閒話，正想起身走時，忽然走進來一個提着黑色皮包的人。寒暄了幾句，那個人便開開皮包，取出一大疊的揭單。一張一張的提給經理先生說，「這是戀愛問題研究的賬，五千部，計……這是性生活的賬，計……戀愛信札……微風……萍蹤……夜的……」

正在呆坐着想些別的事情的他，忽然模糊地聽見「夜的」兩字，他知道是算到自己的夜的悲鳴了。便不知不覺的擡起頭來。同時，他看見經理先生伸出一隻大的手，把賬單很快的搶過去，匆促而不自然的截斷印刷店裏的收賬員的話，說：

「不必多說了！統統交給我罷！我明天仔細查對！」

在經理先生大的手指縫裏，他明白地看見賬單上這樣的寫着：

「一千五百本……」

「哦！」他幾乎驚異地叫了出來。

「年底各處的賬款多嗎？」經理先生一面問，一面很快的開開抽屜，把賬單往裏面一塞，便得的又鎖上了。

他回來後憤怒地想了又想，越想越氣。這明明是書店作了弊，在那裏哄騙他。本來印六部就不近人情，排字好不容易，上版好不容易，印刷費愈印多愈算，他印六部，價錢貴了許多，賺什麼錢，開

什麼書店？

他氣憤憤地在家裏坐了一會，又走了出去，想去質問書店。但走到半路上又折回了。他覺得商人是不易惹的。他存心偷印，你怎樣也弄不過他。他可以把賬單改換，可以另造一本假的賬簿給你看，可以買通印刷所。你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錢！著作家是一個窮光蛋！

他本來想去，覺得只有委屈地把這怒氣按捺下去，轉一個方向，向他要版稅。於是他就很和氣地寫了一封信去。

「夜的悲鳴，銷路不好，到現在只賣去了一百多本，還都不是現款。年內和各店結清了賬目，收到書款後，照本店的定例，明年正月纔能付先生的版稅。……一回信這樣說。

「照本店的定例」他覺得捧出這種法律似的定例來又是沒有辦法的了，雖然在事實或理論上講不通，著作家也要過年節，也要付欠賬，也要喫飯！於是他又只好轉一個方向，寫一封信向經理先生講人情了：

「年關緊迫，我窮得不得了，務請特別幫我一個忙，把已售出去的一百多本書的版稅算給我，作為借款，年外揭賬時扣下。拜懇拜懇……」

這樣的信寫了去，等了四五天終於沒有回信。於是他覺得只有親自去找經理先生。但年關在即，經理先生顯然是很忙的。他去了幾次店裏的伙計都回說不在家。最後，他便留了一個條子：

「前信想已收到……好在數目不大……如蒙幫忙，真比什麼還感激……」

又等了三四天，回信來了。那是別一個人所寫的，經理先生只親筆簽了一個名字。然而他說得比誰還慷慨，比誰還窮：

「可以幫忙的時候，我沒有不盡力幫忙。如在平時，即使先生要多借一點也可以。但現在過年節的時候，我們各處的賬款都收不攏來，各處的欠款又必須去付清。照現在的預算，我們年內還缺少約近一萬元之數。先生之款實難如命……」

這有什麼辦法呢？即使你再說得懇切點，或甚至磕幾十個響頭，眼見得也是沒有效力的了！艱苦地捱過了年關，等了又等，催了又催，有一天版稅總算到了手。精明的會計先生開了一張單子，連二百一十本的「一」字都不會忽略，而每冊定價五角，值百抽十二，共計版稅洋十二元六角六分的「六分」也還不會抹去。

對着這十二元六角六分，他只會發氣。版稅抽得這樣的少，他連聽也不會聽見。過怪不得商人都可以喫得大腹便便，原來他們的滋養品就是用欺詐，掠奪而來的他人的生命！在編輯先生和書店經理先生的重重壓迫之下，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一條蠕蟲或比蠕蟲還可憐的動物。無論受着如何的打擊，他至多只能縮一縮身子。有時這打擊重一點，連縮一縮身子也不可能，就完結了。

他灰心而且失望的，又委屈地受了其他經理先生的欺侮，勉強強又把第二集第三集的小說

都出了版。

一年後，暴風雨過去了。在他命運的路上漸漸開了一些美麗的花：有幾種刊物上，常有稱讚他的小說的文章，有幾個編輯先生漸漸來請他做文章，書店的經理也問他要書稿了。

在狂熱的稱讚和驚異中，他不知怎的竟在二年後變成了一個人人欽仰的作家。好幾篇文章，在他覺得是沒有什麼精采的，編輯先生卻把牠們登在第一篇，用極大的字印了出來。甚至一點無聊的隨感筆記，都成了編輯先生的寶貴的材料，讀者的貴重的讀物。無論何種刊物上，只要有「馮介」兩個字出現，牠的銷路便變成驚人的大。有許多預備捻做一團，塞入字紙籠的稿子，經理先生把牠從滿被着灰塵的舊稿中找了出來，要拿去出版，五六萬字的稿子，二個禮拜後就變成了一部美麗的精緻的書。版稅突升到值百抽二十五。雜誌或報紙上發表的稿費，每千字總在五元以上，編輯先生親自送了來，還說太微薄，對不起。

這在有些人確是一件愉快，不堪言說的光榮的事情。但在他，卻愈覺得無味，恥辱，下賤。作品還未曾爲人所歡迎的時候，一脚把你踢開，如踢街上顛蹶地徘徊着的癩狗一般。這時，你出了名，便都露着謙恭，欽敬的容貌，甜美如妓女賣淫一般的言笑着，竭力拉你過去。利用純潔的青年的心的弱點，把你裝飾成一個偶像，做刊物或書店的招牌，好從中取利……

「這篇文章須得給五十元稿費！」一次，他對一個編輯先生說。這是他在憤怒中一個復仇的計

策。這篇稿子連空白算在裏面，恐怕也只有三千字左右。

「哦哦！不多，不多！」編輯先生居然拿着稿子走了，一面還露出歡喜與感激。

當天下午，他竟出人意外的收到了六十元稿費，一頁信，表示感激與光榮。

「茲有新著小說稿一部，約計七萬字，招書店承印發行。誰出得版稅最多的，給誰出版。」有一天又想到了一個復仇的計策，在報紙上登了一個投標的廣告。

三天內果然來了一百多名經理先生，他們的標價由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五。

痛快了一陣，他又覺得索然無味了。商人終於是商人。欺騙，無恥，卑賤，原是指他們的護身法寶。這樣的作弄他們，也是無用的。而這樣一來，也徒然表現自己和他們一樣的卑賤而已。過去的委屈和羞辱，儘可以釋然。這在人生的路上，原是隨處可以遇着的。

但是，著作的生活到底於自己有什麼利益呢，除去了這些過去的痕跡？他沈思起來，感覺到非常的苦惱。

自從開始著作以來，他幾乎整個的沈埋在沈思和觀察裏。思想和眼光如用銼刀不斷地銼着一般，一天比一天銳敏起來。人事的平常的變動在他在在都有可注意的地方。在人家真誠的背後，他常常看見了虛偽；在天真的背後，他看見了狡詐；在謙恭的背後，他看見了狠毒；在歡樂的背後，他發現了苦惱；在憂鬱的背後，他發現了悲哀。這種種在平常的時候都可以像浮雲似的不留痕跡地過去，像無

知的小孩不知道世界的大小；人間的歡惱，流水自流水，落花自落花一般，現在他都敏銳地深刻地看見了隱藏在深的內部的祕密。從這裏得到了深切的失望和悲哀。幼年時的憧憬與夢想都已消散。前途一團的漆黑。什麼是人生的意義？什麼是偉大的自我？他終於尋不出來。他雖活着，已等於自殺。像這樣的思想，遠不如一個愚蒙的村夫，無知無識的做着發財的夢，名譽的夢，信託着泥塑木雕的神像，掙扎着謀現在或未來的幸福……

自己不必管了，他想，譬如短命而死，譬如疾病而死，譬如因一種不測的災禍而死，如爲水災，火災，兵災，或平白地在馬路上被汽車撞倒。然而，作品於讀者有什麼益處呢？給了他們一點什麼？安慰嗎？他們自己儘有安慰的朋友，東西希望嗎？騙人而已！等到失了望，比你沒有給他們希望時還痛苦！指示他們人生的路嗎？這樣渺茫，紛歧的前途，誰也不知道那裏是幸福，那裏是不幸，你自己覺得是幸福的，在別人安知就不是不幸？想告訴他們以世界的真相和祕密嗎？這該咀咒的世界，還是讓他們不瞭解，模糊的好！想諷刺一些壞的人，希望他們轉變過來嗎？癡想他們即使看了，也是一陣微風似的過去！想對讀者訴說一點人間的憂抑，苦惱，悲哀嗎？何苦把你自己的毒藥送給別人……！

偉大而光榮的作家馮介先生想到這裏，翻開幾本自己的著作來看，只看見字裏行間充滿着自己的點點的淚和血；無邊的苦惱與悲哀；罪惡的結晶，戕害青年的毒藥……

點起火柴，他燒掉了桌上尙未完工的作品……

一篇抄襲的戀愛故事

我在×學校裏擔任國文。一次，在三十餘本的作文簿中間，忽然發現了幾張潦草的稿子。沒有題目，也沒有署名。作者寫這一篇文字的學生，很像是對於牠的內容未曾把握住，同時又顯然有點羞澀和畏怯，所以不會填上他的姓名。我很快的把這篇文字讀了一遍，生了氣。真是萬千的荒謬！完全杜撰的而又東抄西襲的無聊的戀愛故事！在這聰明的人類中，聖潔的戀愛下，怎麼會有這樣糊塗的故事呢！我憤怒地檢查所有的卷子，和名冊一一對了下去，立刻知道了是誰寫的。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從出世到現在，佔了十六個年頭的孩子，這就是說，還不滿十五足歲的孩子。於是，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寬恕他了；而且，文字也還不錯哩，和全班學生所做的比較起來。我再拿起他的文章來讀，在荒謬的，杜撰和抄襲之外，竟找到了一種意義和真實。是的，荒謬仍是荒謬的，意義也還存在着；瞎想瞎抄出來是不错的，真實也還在這中間。因此我費了一點時間，把牠抄出來了。下面便是這個十六歲孩子所做的戀愛故事——

一天夜間，我獨自在學校附近的公園裏散步。月光很皎潔。星星在天空上布着繁密的珠網，閃閃地像要落到樹梢上來的模樣。沒有一點聲息。鳥兒們早已在巢裏睡熟了。園中的樹木們靜悄悄地站

着一動也不動，在地上投出黑的瞌睡長的影子。玫瑰花像喫醉了酒似的，不息地呼出芬芳的氣息來。這氣息，在我好像有點熟悉，也好像有點生疏。彷彿是什麼書上，有人描寫過這種月夜，和這種玫瑰花的氣息。——呵，是了，這是戀愛的夜呢！說是有詩意的夜哪！甜蜜的，甜蜜的……可是，同我戀愛的是誰呀？我可找不出來……靜淑這丫頭的牙齒倒還整齊，白的中間夾上兩粒金牙，笑起來是頗有點趣味的呵……貞姑的臉有點特別，不知怎的兩隻黑眼睛凹了進去，又可怕又可愛……秀金的頭髮總是蓬鬆地披着，像一個妖怪，又像一個仙女……瑞玉的笑窩似乎太大了，但大得也還有意思……瑞英穿得漂亮……菊寶胭脂搽得好看……但是，這些人中間，我應該愛那一個呢？都有點可愛，都有點不可愛……她們都有點蠢，看見我總是把頭轉了過去，不但不對我笑一笑，連望也不高興望我一下的樣子！咳！沒有對像……其實，我倒不希望有戀愛這麼一回事。像靜淑這些丫頭們，打起球來跳不高，說起話來想半天，倘使和她們戀愛上了，像廷文似的每天慢慢地跟在麗英的後面，一步一步的走走不動，便夠苦惱了。有人說，做丈夫的是一個駱駝，像這樣的走路，就真像駱駝了！哈！做駱駝我可不願意呵……

但是，正當我這樣想着，慢慢地獨自走着的時候，我又聞到了玫瑰花的氣息了。這使我記起了某一本書上所說的，玫瑰花是愛情的象徵的話。哈！爲什麼玫瑰花就是愛情的象徵呢？我可不知道。別的花，比牠更香更好看的不是還多着嗎？小說家們說的話，真有點古怪。而且，愛情又是什麼呢？這真是叫

人家不容易回答出來的一個名詞。我們大家只有心裏明白就是了。像廷文似的，天天送玫瑰花給英，該就是愛情的象徵的最好的實例了吧。但是，這麼一來，我們沒有愛人的卻未免有點不方便了。例如，我有一天曾經摘過一朵玫瑰花，被同學看見了。我原是無意的，只不過覺得牠開得怪可憐；不料那位同學卻注意起來，不息的問了：「你把這朵花送給那一個愛人呀？」愛人是誰呀……真叫人難受……哈，我從此怎能再摘玫瑰花呢，倘若還沒有得到愛人……

是呵，戀愛是一個謎！我願意有這麼一回事，但是也怕有這麼一回事。說是每一個青年男女都會有，且看着吧，等待牠自己來找我吧……

突然，我看見一個人影子了，正在我這樣糊亂地想着的時候。在榕樹底下，有一個約有四五尺長的頭和兩三丈長的身體。兩條電桿一般的腿遠遠地向我這邊走過來了。可怕的魔鬼的影子呵……

「那邊站着的可是密司脫陳嗎？」一種嬌滴滴的-girl 子的聲音從對面響了起來。我立刻認出就是靜淑那丫頭。

「是密司周嗎？」

「是呀！爲什麼一個人在這裏呢？」她向我走了過來。

她穿着潔白的短衣，烏黑的裙子，在月光下比陽光下顯得漂亮了許多。她一面說着話，一面露着金牙齒微笑着，對我特別的溫柔，像含着什麼用意。我未免有點懷疑起來。因爲她和其他的女孩一樣，

是向來一看見我就轉過頭去的。現在，她顯然對我來得親密了。她對我微笑，和我說話，慢慢的走到我身邊，靠近着我，——不，她的衣服已經和我的衣服微微地接觸了！我不覺心跳起來，像在夢中似的，覺得將要發生什麼意外了。

「密司脫陳，我送你一朵花……」她忽然轉身摘了一朵半開的玫瑰花，向我遞了過來。我接受了。心仍砰砰的撞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她表示纔好。呆了半晌，我忽然記起了小說中的事，於是便把她的花湊到我的嘴唇上，吻了一吻，對着花說，「你真美麗呵！」隨後也便伸手在身邊摘了一朵玫瑰花，酬謝了她，作為愛情的象徵。但是，當我遞花給她的時候，她忽然把我的手捏住了。

「你……你可……愛我嗎……」她羞澀的低低的說。

我渾身發起抖來。我應該怎樣回答她呢？沒有一點時間給我思索了！我只得低一低頭，反問她說：「你呢？」

「我……愛……你……」

「我也……愛你……」我捧着玫瑰花羞澀的跟着她說。

於是我們的戀愛從此開始了。但因為我們都是孩子，便不曉得怎樣繼續下去，呆了許久許久，我們纔記起了小說中所講的愛的表示：接吻和擁抱。我們學着做了……真的，當我們的熱烈的唇互相緊湊着的時候，當我們的手臂互相擁抱着的時候，我們忘記了一切，忘記了世界……

隨後我們在石凳上並排地坐了，密密的，喃喃的談起情話來。從天談到地，從地談到天，談到學校，談到同學，過了許久許久，纔又轉到戀愛上來。

「你從什麼時候起，就愛了我呢，好哥哥？」她這樣的問我，她現在叫我做「好哥哥」了。

「從那一天起……親愛的妹妹，」我回答她說，像背誦小說一樣，「從那一刹那起……當我第一次在學校的走廊上看見你的時候……你的兩粒發光的金牙齒就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的心也就永遠的忘不了你，永遠的想念你，永遠的愛你，非常的愛你……」我一面想着，一面低低的說，握着她的柔軟的手。

「你以後會丟棄我嗎？」

「那裏，那裏！」我又背書一樣的說，「海枯石爛，我對你的愛永不會冷淡！」

她很幸福，我也很幸福，我們兩人都得到幸福了。我們原是天生成的一對呵！

月亮漸漸高了起來，整個的花園中灑滿了潔白的銀光，一切都靜悄悄地睡熟了，只有繁密的星星在天上對我們眨着眼睛，好像妒忌我們一般。玫瑰花發散着芬芳的氣息，像在我們的熱烈的愛情上灌注着迷醉的幻影。真是一個甜蜜的戀愛的月夜，有詩意的月夜呵。

我們講了很多的話。感謝小說家們，凡他們教給我們的，只要我們記得，我們都一一的學着做了，一一的學着說了。一切都很好！

她回去時已很遲，她的脚下有一個很大很肥很矮的影子，像一堆什麼——我可形容不出來！我們兩個都沒有記得把玫瑰花帶回來，彷彿都覺得戀愛成功了，已沒有再保存這玫瑰花的必要……我的戀愛故事的開始就在這裏終止了。總結一句：我已完全懂得了戀愛的意義，牠的確是很有趣味的哪！

他們戀愛了

平南中學的空氣突然緊張了。學生們三個一羣，四個一羣的聚集在不同的地點，低聲地談論着同一個問題，在各人的臉上，顯現着好奇，驚愕，懷疑，憂鬱，悲哀，憐憫，嫉恨，憤怒……

因為，他們戀愛了——蘇先生和康女士。

怎樣發生的呢？是真愛情還是假愛情？蘇先生可曾娶了妻子？有過愛人沒有？康女士可有別的戀人？曾經和別人訂了婚沒有……這種種，便是大家從早晨到夜間所研究的唯一的功課。

「先生和學生戀愛，是天下奇聞！」散學後，在柳樹底下，方同學憤然對大家說，「先生比我們學生高一輩，好像父母叔伯。天下沒有父母叔伯可以和子女子姪戀愛的道理！哼！顛倒人倫……」

「我們請他來教書，是教我們大家！」張同學這樣的說，「他應該把他的全副精神放在我們大家身上！現在，他居然和康女士戀愛起來，把他的精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那他顯然是把我們丟開了！」

「我倒不是這樣意見，」密司彭皺着憂愁的長的眉毛，說，「只要是真正的戀愛，我以為先生和

「哼！方同學瞥了密司彭一眼，憤然接續了下去，「倘若他家裏已經有了妻子呢……」

「那也得看他們有沒有愛情……」一個嬌小玲瓏的密司潘紅着臉，說。

「那末……」呵！那末，照兩位密司的意見，我們不該反對，應該贊成嗎？張同學有點生氣了。他的第一句話本想說出別的意思來，但話到喉嚨裏，又突然留住了。於是他只問了這一句話。

「贊成……反對……我還沒有想到……不過這是一個很該注意的問題……」密司彭憂鬱的說。她是一個善於憂愁，一切慎重的女孩。

「一個問題的發生，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判斷，」方同學嚴厲的說，「不是反對便是贊成，不是贊成便是反對，決沒有模稜兩可的！現在，這問題已鬧得全校鼎沸了。我們和康女士同班，又很接近，我們得早一點決定我們的態度。這裏的同學既然有幾位沒有決定，又有幾位沒有表示，我們還是去問問夏老師的意見吧！」

「不錯呵！夏老師一定會有更切實的意見的！」密司潘高興的叫了起來。

「去吧！去吧！大家都同意了。」

夏老師是平南中學最得學生信仰的一位教師。他有一個瘦長的身材，細長的頸頸，一副清秀的面貌，兩顆流動而閃爍的眼珠，尖削的下巴上長滿了鬚鬚，很像是因為他剃得太勤快，和天天放在桌上的鉗子用得太多了，所以即使連根拔了去，卻愈加蔓延得多了。但因此，他也就愈加令人起敬；活潑

的眼珠和清秀的面貌代表着他的青春，短黑的鬚鬚，象徵着他的學問。從他的細小的嘴裏吐出來的話，常帶幾分滑稽的意味，在滑稽中又含着尖刻。他雖然只在平南中學校擔任地理，但關於文學方面，上自孔子、刪詩經、屈原、作離騷，下至胡適、博士、倡文學革命、辦新青年，都像親身經歷過一樣，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莎士比亞是英國人，哥德是德國人，託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屠格涅夫是俄國人，大仲馬、小仲馬、巴爾札克是……他不僅知道他們的原名的寫法，他還記得每個人的生卒年月，或竟至時日。關於這些人的作品，他是讀了很多的。而且，不但讀了很多，他自己也還會提起筆來，寫幾首詩，一點點隨感……「黑線」便是他的筆名，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這種種，便是他為學生們所信仰的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他好客。他喜歡學生到他家裏來。瓜子，花生，糖，餅乾，有時一點咖啡，酒，麵，飯，甚至魚和肉，是永不會缺乏的。他的兩顆活潑的眼珠一見了人，就知道這個人有着什麼樣的情緒，到他這裏來需要什麼。例如，倘若張同學籃球丟得疲乏了，回家時懶洋洋地走過夏老師的門口，不知不覺的走了進去，往他的桌子邊一坐，喘着氣叫老師，他就會說：「疲乏了吧，——這裏有舒適的帆布椅！」又如，倘若方同學心裏苦惱了，悲哀了，一走進夏老師的門，夏老師就一眼看出了：「苦惱嗎？人生幾何！喝幾杯葡萄酒吧！」又如密司潘和密司彭倘若用功過度了，眼邊起了黑圈，夏老師就會誠懇的勸告說：「哈，好孩子，求學固然要緊，但你們也該愛惜你們的身體呵！這樣年青的……」於是這各種的話就給了各個人不同的安慰。有時聽了他的話，密司潘和密司彭的眼眶裏竟至充滿了眼淚。因這緣故，學

生們對夏老師的信仰愈加深了，每一個人的腦子裏，好像在信仰之外，還築成了一道堅固的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凡遇到什麼疑難的問題，去問夏老師。

「有了什麼事吧？這許多人一起來……」夏老師一瞥見他們，劈頭就是這樣說。

「自然，我們有很重要的問題，來請教老師。」

「是學校裏的事吧？呵呵，請坐！請坐！想必也於蘇先生有點關係嗎？」

「老師怎的就猜到了呀？」密司潘露着驚異的目光，高興的說了。

「青年人除了戀愛問題，還有什麼比這更重要，更緊張呢！哈哈，坐下來吧！」

大家都圍着夏老師的長方桌坐下了。這裏一共是八個人，連夏老師在內，四邊一排：左邊第一個是夏老師，張同學，方同學，密司彭，夏老師對面是密司潘，李同學，萬同學，陳同學。夏師母，一個乾活的，瘦削的女人，立刻和往日一樣的，殷勤地端了茶，瓜子，花生米出來，隨即又進去了。

「老師，一方同學首先說了，他是一個性急的青年。『現在學校裏已經議論紛紛了，關於蘇先生和康女士的問題。我們應該反對還是贊成呢？在沒有決定態度之前，不得不來請教老師……』老師的意見怎樣，可以告訴我們嗎？」

「關於戀愛的意見嗎……哈哈！羨慕罷了！蘇先生可真有福氣，找到了密司康像我們這些沒有愛人的青年男女可真該跳河呢！哈哈……」夏老師一面說着，一面用眼光釘着坐在對面的密司潘。

「你總是喜歡開玩笑……」密司潘紅着臉，對夏老師瞪着眼，埋怨似的說。

「哈哈！天下有什麼認真的事嗎？譬如戀愛……喔戀愛……」

「還是給我們一點意見吧，老師！」張同學懇切的請求說，「我和方同學的主張是覺得應該反對的呢。」

「喔，理由呢？」

「先生不應該和學生戀愛！」方同學大聲的說，「先生和父母同輩，那裏可以顛倒人倫……」

「這就是方同學的意見，」張同學插入說，「我個人以為，先生應該把全副精神放在我們大家的身上。和女同學戀愛起來，他就是丟棄了他的責任，不配做我們的先生！」

「喔喔！」

「我不能同意方同學和張同學的意見！」密司彭堅決的勇敢的說，「方同學的禮教觀念太重……張同學的理由不充足……照張同學的說法，做先生的人豈非連飯也不該喫了……」

「哈哈……」

「哼！禮教觀念太重……蘇先生已經結了婚又怎樣說呢？」方同學氣得眼珠紅起來了。

「方同學能夠證明他的確結了婚嗎？而且，你可能知道他們有沒有愛情……」密司潘說起話來總是紅着臉，現在感覺到對面夏老師的閃爍的眼光正釘在她的面孔上，臉愈加紅了。

「不錯，不錯，大家都有道理！」夏老師一面望着密司潘，一面微笑着說，「現在且不必爭辯，結廬的問題恐怕還不在這裏呢！」

「是呀，我不贊同方張二位意見，並不是替蘇先生辯護……更不是贊成他們的戀愛，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應該研究。而且，」密司彭痛苦地擡起潤溼的眼睛，又突然低下頭去說，「我感覺到極大的痛苦，自從聽見了他們戀愛的消息以後……我從此……沒有希望了……我失去了……我失去了……最親愛的……密司康了……我實在應該反對……蘇先生……他，搶了我的密司康去了……」說到這裏，密司彭伏着桌子嗚咽起來，不能再繼續下去。

在座的人都沈默了。有一種尖利的痛苦的感覺穿過了各個人的心坎，使每人的臉上都浮出酸苦的表情來。夏老師閉着嘴，帶着苦笑，眼光釘着對面的密司潘。密司潘的臉色不再緋紅，漸漸慘白了。張同學和其他的人都皺着眉頭。這感覺，使方同學忘記了剛纔密司彭對他所說的侮辱似的言語，他的心中顯然生了一種同情，對於密司彭的痛苦。不知不覺間，他伸出他的粗大的手去，緊緊地握住了密司彭的小手。他的粗大的軀幹緊貼着密司彭的瘦小的身材，他的嘴唇嚙動着，但沒有說出話來。他的心裏充塞了這樣的句子：「我給你安慰，我給你安慰！」

過了許久，方同學有了適當的話了。他緊緊地握了一握密司彭的細小柔軟而暖熱的手，說：「我們給你搶回來，密司彭……」這聲音勇敢而且誠懇，有如從武士的口中出來一樣，他的每一個細胞

好像都膨脹起來，充滿了生命的力。

「自然，我們必須把你的好朋友搶回來！」夏老師接着說。

於是大家的態度都跟着一致了。一致反對蘇先生和康女士的戀愛。

「反對的理由不在於先生和學生上面以及年齡的差別，省分的不同，——這種種都是無關緊要的，緊要的是：是不是真正的戀愛！」夏老師說，「不久以前，我聽說蘇先生和一個姓李的女士有過戀愛的故事。不料他老先生現在卻又和康女士戀愛了。這樣的愛了一個，丟了一個，恐怕是在故意和女士們開玩笑吧……」

「就是這個理由！」方同學叫着說。「爲保障女權起見，我們必須激烈的反對！」

「又來什麼保障女權了！」密司彭擡起頭來說，「這只是爲康女士的幸福起見……」

「是呵，因爲康女士是我們要好的朋友，我們須得注意她一生的幸福……」密司潘說。

「你們兩位永久有清晰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偉大的同情，我做老師的真歡喜呵哈哈！」夏老師說着，盯視着密司潘的眼光起了一層歡樂的雲霧，像在幻想着什麼似的。密司潘的臉上又泛起了兩顆紅雲，她連忙低下頭去，用左手支持了面頰。夏老師立刻清醒了，他的眼光移到了密司潘的手腕上。又白又嫩的豐滿的手腕！一種強烈的飢渴顯露到夏老師的眼光上，他的手微微顫動了。

「我原是一個傻小子呀！」方同學紅着臉，羞愧地說，「在老師面前，在各位哥哥，姊姊面前，說起

話來，是難免糊塗的。爲康同學的幸福起見——一點也不錯！她是我們的好朋友，我最敬重她，她又有學問，又會做事，她又長得……」

「是呵，她又長得很美麗！白嫩嫩的皮膚，紅潤潤的面頰！而且，和你一樣年青……」密司彭帶着一種苦笑，望着方同學說。

方同學呆住了，不知不覺的滿臉緋紅起來。在座的人幾乎都笑了。但方同學到底是一個老實人，他立刻承認自己又說錯了。

「好姊姊，我不是說過我是一個傻小子嗎？傻小子是不會說話的，別這樣的嘲笑我吧！」他第二次握住了密司彭的細小的暖熱的手。隨後又接着說，「好姊姊！我是你的弟弟呢！」

夏老師笑了：「哈哈！就叫他一聲弟弟吧！……喔，做姊姊的，你可知道康女士近來快樂不快樂？」

「誰做他的姊姊！密司彭紅了臉了，立刻推開了方同學的手，用嗔怒的聲音說，「康女士嗎？……咳，有什麼快樂！還不是天天流着淚！」

「這就夠了！」

夏老師的話有道理，戀愛是幸福的，快樂的，那裏會有痛苦，那裏還會流淚！康女士的眼睛近來確實腫了。這便是她受騙的證據，極大的證據，大家必須一致反對，是無疑了。怎樣反對給蘇先生一個哀的美敦書！請他走路！請他離開康女士！張同學起草，夏老師修改，萬同學謄清。時候已經七點多了，房裏

早點起了燈。肚子飽了再進行。夏老師得請大家晚餐。

張同學從飯前一直想到飯後，又經過了夏老師的修改，哀的美敦書草成了：

逕啓者，先生與康女士發生戀愛，校內外議論紛紛，或謂先生已在故鄉娶有妻子，且生有子女。或謂先生方與另一女士相周旋。此等事實固舍先生而外，非局外人所能洞悉，亦非局外人所敢輕信。唯鑒於近日康女士之悲哀啼泣，深信先生與康女士戀愛，實非康女士之福。同人等與康女士誼屬同窗，關注其終身幸福至深，因恐其誤入不幸之陷阱，不得不對先生有所提議：即請先生於三日內離校，並與康女士從速脫離，免動公憤，致起意外爲荷。此致

蘇先生台鑒。

這稿由萬同學謄清，方同學領銜，以下是張同學，萬同學，李同學，陳同學，密司彭，密司潘。方同學聲明，他和張同學明天還要去請其他的同學簽名，至少三四十個人是有把握的。

這個問題暫告完結了，大家顯得很快活。拉雜地談了一回，始終沈默着的什麼都像不懂得不敢表示的，年青的萬同學，李同學，陳同學首先告辭了出去。隨後張同學也走了。留在夏老師這裏的，現在還有方同學，密司彭，密司潘。他們三個人的心裏都包含着兩種相反的情緒：悲苦與歡樂。過去的幻影和未來的憧憬在他們眼前交叉地結成了繁密的網，閃爍着，旋轉着。夏老師在房中踱來踱去，一句話也沒有。他的瘦長的身材，在燈光下投出了龐大的山一般的黑影。他皺着眉，咬着牙齒，他也有了一樣

的情緒，他感覺到世界在他的眼前旋轉了。蘇先生和康女士的面孔時時在他們幾個人的眼前顯現着，他們又看見了這一對男女握着手，緊貼坐着，擁抱着，吻着……這是多麼叫人憤怒呵！他們都幾乎暴躁地罵出口來了。但想到了在這房間裏的人物，大家卻又心平氣和了。一種強烈的歡樂的欲望漸漸佔據了各個人的心坎，終於驅散了他們的苦惱。

方同學不能抑制這欲望了，他愈加貼近着密司彭，低低的，溫和的說：「好姊姊，叫我一聲弟弟吧！」他伸出手去。

「誰高興叫你弟弟！」密司彭發出一點點生氣的聲音，推開了他的手，跑到一個陰暗的角隅裏。方同學呆了一會，也就輕輕的走到了那個角隅裏，「那末，叫我壞弟弟吧！」他又握住了密司彭的細小的暖熱的手。

「壞人！」密司彭搖了一搖頭，微笑着，輕輕的說。

「不，不，壞弟弟！蠢弟弟！醜弟弟都可以……」

「醜男子……」

「一定要叫弟弟！你看吧！」他把她的小手愈捏愈緊了。「怕痛不怕痛呢！」

「不！」密司彭強頑的說。

「現在？」他捏得更緊了。

「不！」

「這樣？」他又加了一點力。

「啊！放手！放手！」

「叫不叫呢？」

「叫！叫！……好弟弟！……我的好弟弟！……」她又伸出了另外一隻手。

兩個人像被神的力所推動的一般，互相抱住了，這樣的緊，黏着的一般。

「但是，我的過去是怎樣的苦惱呵！……」從密司彭的眼裏，淚水流出來了。

方同學也被這悲哀和歡樂所感動，不覺湧出眼淚來。

「我給你安慰！好姊姊！我給你安慰！……」他把嘴唇湊了過去……

「看呵！他們戀愛了！……」密司潘低低的說，扯了一扯夏老師的衣服。她已經顫動地，心突突的

跳着，呆呆地注視着那一個陰黑的角隅許久了。

夏老師突然停住了腳步，擡起頭來，喫驚地望着。他戰慄了。

「我也……愛你呢！……」他牽住了密司潘的柔軟的手，低聲的說。

密司潘突然倒在他的懷裏，嗚咽的哭泣了……

夏老師的眼眶也潤溼起來……

……

夜已深，街上很寂靜。門開開來，方同學，密司彭，密司潘和夏老師走了出來。

在門口，方同學牽住了密司彭的手，微笑地對夏老師說：「我們戀愛了……」

「願你們幸福！」夏老師說着，牽住了密司潘的手，「我送你回去……」

走了不遠，方同學在黑暗中回過頭來望了一望，低聲的對密司彭說：「他們也戀愛了……」

戀愛行進

I Good morning

學校裏的空氣忽然改變了。從前是多麼冷靜，現在是多麼熱鬧。到處都聽見「Good morning」！這是從那個矮子先生去了以後，瘦子范先生來接課的第一天開始的。他第一次跑進課堂，沒有翻開書本來，整整的講演了一點鐘。他說，學習英文必須練習說話。他叫我們每天見面時說「Good morning」，散學時說「Good-bye」。那些男同學歡喜得跳了起來。范先生還沒有走出課堂，他們就亂叫着「Good morning」和「Good-bye」。但是我們女同學，沒有這樣的膽量，或者是不愛胡鬧，或者是以為中國人對中國人說外國話是可笑的。男同學最喜歡對我們說這些話，我們老是不回答他們。有一次開級會的時候，曾有一個可惡的男同學提議，見面不說這兩句話的，要罰。他故意做出醜臉，望着我們幾個女同學。還有一個人提議，以後不但同級的人見面要說這兩句話，連全校的先生和同學也得說。他們議決，不說這話的人，給他一個綽號：啞吧。這個議決案一出來，全校的人都不喜歡被許多人指着叫啞吧，祇好也跟着說了。

咳，真鬧得不成樣子！一想到那種情形，汗毛就豎起來了。

昨天早晨約生還叫着我的名字，對我說過：「Good morning！這真使我爲難。我只得輕輕的」
 的回答了他一句：「Good morning」立刻轉過身來。

「Good morning 曼麗！」今天早晨，他又對我說了。我原是低着頭，裝做沒有看見誰進來的樣子的。他既大聲的說，又叫出我的名字來，我又不能不回答了。

我實在不喜歡「Good morning」說「Good morning」的人，心裏真有希望別人好的誠意嗎？

二 Come to me

約生常常到我家裏來了。

他對我的爸爸叫伯父，對我的媽媽叫伯母。他很尊敬他們，很對他們親熱。他們也很喜歡他，時常留他喫飯。有一次，他帶了他的雪次來，我們的克明不准牠進來，吵過架；但以後牠們熟了，一見面就搖着尾巴，很要好。

「Come to me」他幾乎天天要我到他的家裏去。

但我祇能一禮拜去一次。並不是我討厭他的家，他的爸爸和媽媽都很和氣，他的弟弟妹妹正像我的立瑟和碧珊一樣的可愛。他的雪次也和我家的克明一樣的好玩。我是覺得，我和約生既然天天在學校裏見面，就不必再到他的家裏去會他；況且他又常常到我的家裏來。一禮拜一次，去拜訪他的

爸爸媽媽和弟弟妹妹，順便帶着克明，讓牠和牠的朋友雪次玩玩，我覺得已經儘夠了。

還有一層，我覺得很爲難。就是我對他的爸爸和媽媽，不好稱呼。約生對我的爸爸媽媽，是叫伯父伯母的。但我不能學着叫，因爲我本來有伯父伯母，如果學着叫，兩個伯父，兩個伯母，就不能分別了。我對他的爸爸媽媽，只能叫陳伯父陳伯母。我曾經問過我的爸爸媽媽，說是對的。但是，加上了一個「陳」字，總覺得生疏了許多。約生對我的爸爸媽媽這樣親熱，我對他的爸爸媽媽卻這樣生疏，這是我很對不起約生的。因此，見到他們時，只得把「陳」字說得輕一點，把「伯父伯母」說得稍微響一點。可是這樣辦法，我仍覺得抱歉，話還沒有出口，我的面孔就紅了。

「Come to me!」約生總是對我這樣說，無論放學的時候，從我家裏出去的時候。

「Come to me!」甚至我剛剛從他家裏出來的時候，他也這樣說。

我想，這是一句不通的外國話。正和「Good morning!」一樣，沒有什麼意思的。

III How beautiful you are!

昨天約生對我說了一句奇怪的話。

「How beautiful you are!」這就是他說的。

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晚上。他從他家裏送我出來，到了公園的門口。他望了一望四面沒有人，便低

聲的對我說出這一句話來，我本來已經拒絕了他到公園去，但聽見了這一句話，我倒想問問他，我到底那些地方生得好，就不知不覺往公園裏走進去了。

「beautiful?」我低聲的問他，當我們在冷靜的草地上坐下的時候。

「Yes, yes, very very beautiful!」他靠近着我，這樣說。

「什麼地方生得美呢?」

「什麼地方?」他想了「想，纔繼續的說，「眼睛。」

「怎樣是美的呢?」

「又大又圓。」

「還有呢?」

「眉毛。」

「怎樣美呢?」

「又細又長。」

「還有?」

「紅的嘴唇，黑的頭髮。」

「還有嗎?」

「多得很，說不清楚，一切都 beautiful」

我很高興，我原來生得非常的美麗。這是第一次，人家說我生得美。我平常總覺得自己醜得很，什麼也不如人家。那曉得剛剛相反。昨晚一回到家裏，立刻對着鏡子仔細評論起來，果然我的眼睛又大又圓，眉毛又細又長，嘴唇是紅的，頭髮是黑的。

但是，昨夜躺在牀上想了一夜，覺得約生的話須打一個折頭。據我所知道，眉毛是可以剃了再畫的，嘴唇和頭髮原是紅的和黑的，要更紅更黑，也容易得很。只有眼睛的大小方圓，改變不出來。可是，又大又圓的眼睛並不一定美，小的細的也並不一定醜。我的身材，我的手，我的足，到底怎樣，約生可沒有明白說，也許是醜的，所以他沒說了，只是籠統的稱讚一下。我的牙齒不很整齊，我的額角上有一個傷疤，約生應該早就看到，難道也不醜，而且美嗎？這更使我不相信了。

「How beautiful you are!」我緊緊地記着他的話。我非常願意他多說幾遍。我很喜歡聽

「How beautiful you are!」

但是，我也知道「How beautiful you are!」須打一個很大的折頭。

四 I love you only

約生發了瘋了!

「I love you only!」他竟對我說出一句這樣的話來。

我以前並沒有看輕他。我總是把他當作一個好人看待。誰曉得他竟毫無心肝!

「I love you only!」爲什麼他要這樣說呢?難道他不是父母生的嗎?他不是喫飯長大的嗎?

真是豈有此理!昨天早上還沒有上課以前,我和他在花園裏遇到了。他要我到最沒有人去的地方,對我說了這句話。我立刻就生氣了。

「You, love me, only?……only?」我幾乎說不出來了,我的聲音是多麼顫動。

「Yes, you only!」他很堅決的說。

「No other can you love?」我又嚴厲的問他。

「No! Save thee alone!」他勇敢的加上這句話。

我立刻轉身跑了。我不願意聽見這種話。在課堂裏,我一天沒有擡起頭來。我不願意看見約生。一直到今天,我都沒有理他。今天早上,他一定又到過我的家裏。但是我早就跑出來了。他會在學校的花園裏尋我,但是我在公園裏。過了九點鐘,我纔進學校的門。喫午飯的時候,我遞給他一封短短的信,沒有別的話,只要他以後不要找我,我們斷絕朋友的關係。我看見他紅了臉,很慌張。

這完全是他自己不對。他可不能怪我。

他愛我是真的。我也願意他能愛我。就是我自己,我應該承認,我也很愛他的。但是,說只愛我一

個人，就顯得他毫無心肝了。他的爸爸媽媽很愛他，他應該不愛他們嗎？他的雪次很愛他，他應該不愛牠嗎？像我，我雖然愛他，我還得愛我的爸爸媽媽，愛我的弟弟妹妹，愛我的克明，愛我的許多的朋友。我願意愛我的人愈多愈好，我也願意愛所有的人，甚至像克明那樣的狗。

「I love you only」我絕對不能說這句話。

Why?

因為我是一個有心肝的人。

五 Thou hast my heart

可憐的約生！自我和他絕交以來，他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了。他本是一個很活潑的人，喜歡和人家講話，面上常常露着笑容；但是現在，現在像一個半死的人了。他總是低着頭，不說一句話。他的面孔一天比一天青白了。他好像生着大病一樣。

他爲什麼變得這個樣子呢？難道因爲我不理他的緣故嗎？約生是一個聰明的人，我不相信他會不瞭解我。我原是他很好的。我對他沒有一點惡意。只要他明白了，愛着我，又愛別的人，我就會原諒他。和他絕交，無非是希望他能夠明白這一層。媽媽已經問過我許多次數，爲什麼約生不到我們家裏

來了？但爲了約生，我不能把實在的情形告訴我的媽媽。媽媽要是知道了，一定更生氣。這不是一樣嗎？倘若我對媽媽說，我不愛她，也不愛爸爸，也不愛弟弟和妹妹，我只愛約生一個人？我要是和約生一樣，說出這句話來，我的爸爸媽媽弟弟妹妹，不曉得要傷心得什麼樣子，氣得什麼樣子哩！

但是，約生不曉得因爲什麼，近來糊塗了。他沒有明白我的意思。他對我似乎很生氣。他見着我，連招呼也不打了，總是轉過頭去。我寫信和他絕交了，但是我並沒有說，連 Good morning 也不要講的。范先生有好幾次睜着眼睛望望我，又望望約生；好幾個朋友常常低聲的談論着，眼光對着我和約生，他們一定在那裏奇怪我們，說不定還在批評我。

「Good morning 約生！」昨天早晨，當我在校門口遇到他時，我對他說。他沒有回答，只擡起頭來，睜着眼睛望着我，眼光顯得很可憐的神情。

「You are mistake! 約生，」我繼續地說，「我是好意——我仍舊很喜歡你的。」

他呆了一會，仍一句話也不說，轉身走了。我看他的眼睛裏眼水漸漸多起來了。咳！約生，怎麼這樣可憐呀！

「Thou hast my heart」

我今天接到了一封信，拆開來看，只有一張小小的字條，寫着這幾個字，沒有具名，也沒有我的名字。但那明明是約生寫給我的。我認得出他的字。

我很高興，約生和我並不就真的絕了交，我願意仍和他像以前一樣的親熱。他要是真的不理我了，我也很寂寞的。

不過，「*Thou hast my heart*」，我不贊成。這種話只好詩裏寫寫，嘴裏唱唱，很押韻，很好聽，事實上萬萬做不到，也萬萬不能這樣講。我們的心都在我們自己的身體內，別人從來看不見，自己也從來看不見，更不要說摸到牠，拿了去了。我的心終歸是我的，他的心終歸是他的。

How can I have your heart?

Poetical phrase!

六 Kiss me again!

我和約生恢復從前的交情了。前一星期，我到他家裏去了一次，和他談了不少的話，他恍然明白了。他承認我的話是對的，知道了他自己的錯誤。他聽見我說我很愛他，感動得幾乎掉下眼淚來。他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靠到我身上。他的心中像有很多要說的苦惱的話。我覺得他真可憐，輕輕地撫摩着他的頭髮，最後，他仰起頭來，默默的望着我，過了許久，低聲的懇求我說：

「Kiss me !」

可憐的約生！我完全依從他了。我猜想得到他的心是在怎樣不安的跳動着。

我們從此是最要好的朋友了。約生又幾乎天天到我的家裏來了。他常常說我是一個 angel，又慈和又美麗。我但願真能這樣。

[Kiss me again!]

他常常這樣的要求我。

是的，我願意常常和他 Kiss。正像我和媽媽弟弟妹妹克明等常常 Kiss 一樣。我喜歡他們，愛他們，所以常常和他們 Kiss。人家說，Kiss 是很甜蜜的。但我倒沒有這樣覺得。我以為只要嘴巴不臭就夠。Kiss 不過是表示親熱的意思罷了。約生是我要好的朋友，所以我也應該常常 Kiss 他。

約生的 Kiss 常常比別人的 Kiss 來得有力，來得長久。我好幾次給他 Kiss 得透不過氣來。我真當不住他的 Kiss。但這樣的 Kiss 自有另外一種趣味。我倒也願意。所差的只是他不常先 Kiss 我，老是要我先 Kiss 他。

[Kiss me again! Kiss me again!]

爲什麼不先 Kiss 我呢？約生也該先對我表示親熱纔對呀。像爸爸媽媽，總是先 Kiss 我的。他們可很少要求我先 Kiss 他們。約生既要和我 Kiss，我想他最好是這樣說：Let me kiss you。其實呢，即使改做這句話也是多餘的。我從來不曾拒絕過他，他要 Kiss 我就 Kiss。我好了，用不着向我要求的。

我現在和約生的 kiss 已經比和什麼人的 kiss 都多了。這要給媽媽知道了實在是不大妥當的。我不能讓媽媽生氣，說我對約生比對她還親熱。然而約生總是 kiss 了一次還要 kiss 了一次還要 kiss。

Again, again, again……

真淘氣！

十 Marry me

這幾天來，約生忽然對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要求！

[Marry me!]

他第一次向我要求，是在一個晚上，地點是在公園裏。他先要求我和他 kiss，一次又一次的熱烈的 kiss 以後，他忽然說出這一個要求來。

我給他呆住了。我不曉得怎樣回答他纔好。過了許久，我纔這樣的問他：

「嫁給你有什麼好處嗎？」

「你將使我無邊的幸福！」他說。

嫁給了他，怎能使他這樣，我實在想不明白。他既然有這個要求，多少總是有點好處的。但我能得

到什麼好處，他可沒有說出來。

「Marry me 曼麗」

「讓我仔細想一想吧。」我祇好這樣的回答他。

這問題真使我爲難。約生的要求常常是不能拒絕的。但如果於我沒有好處，或竟有害於我，我又怎能答應他呢？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事情，現在不得不仔細想一想了。然而，我從來沒有嫁過人，沒有一點經驗，想了幾天，還是不明白。

What is 嫁人嫁人的意義怎樣呢？嫁了人做些什麼事，過些什麼樣的日子？

憑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一點：女的嫁了人，叫做 wife，那個男子便是 wife 的 husband，wife 是和 husband 住在一起的。wife 須聽 husband 的話，跟着 husband 走。隨後 wife 就不曉得怎樣生下小寶寶來，喂奶，洗尿布，把小寶寶養大。

此外還有什麼，有利或有害，我不能知道了。這事情，我本想問問媽媽看的，但媽媽從來不愛和我講到這些事情，我想不好意思問她。然而，祇就我所知道的着想，我覺得也夠不利於我了。我喜歡小寶寶，可是喂奶洗尿布，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很骯髒。至於跟着 husband 跑，掉開了我的爸爸媽媽和弟妹，我不願意。husband 只有一個，爸爸媽媽和弟妹是四個。我寧可不娶 husband。

[Marry me!]

約生總是天天向我要求。我不能拒絕他，但也不能允許他。怎樣纔好呢？我想這問題還是讓我多想幾年再說吧。因此今天早晨，我決定了一個答復了。

[Marry me 我的曼麗！]

「請你三年以後再問我吧，我的約生！」我這樣的回答他說。

八 Good-bye

約生今天到北平去了。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前兩天他的爸爸忽然接到了一張電報，於是便匆匆忙忙的帶着全家去了。

我虧得沒有答應約生，嫁給他。不然，今天怕也被他帶到北平去了。約生的爸爸帶着約生走，約生自然又得帶着我這個 wife 走的。我雖然不忍離開約生，但叫我離開我的家，我更不忍。

就是約生，也何嘗不然！

他是怎樣的離不開我，怎樣的願意和我在一起。可憐的約生，爲了我，不曉得流過多少眼淚了。但是他也終於不能不跟着他的爸爸走了。

我昨天一天沒有到學校去，只是陪着他在公園裏。他說他願意等我三年，但願我們能夠天天見

面，時常 *miss*。但是現在，*miss* 不能見面也不能了。他說他從此活着沒有一點趣味了，還不如死了好。他說着，眼淚紛紛落了下來。我盡力的安慰他，好容易纔使他收了眼淚。

「How can I leave thee, how can I from thee part? Thou only hast my heart, sister believe……」

這一首英文歌，他低低的唱了許多次數。他的眼睛裏含着眼淚。真的，他心碎了，我也不能不陪着心碎呵。

我今天早晨送他上車。八點半鐘，火車開動了。

「Good-bye 曼麗」約生在窗口搖着手。

「Good-bye 約生」我也搖着手。

約生終於離開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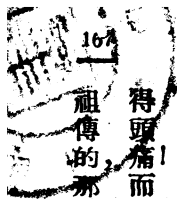
咳，離別，無論怎樣捨不得，要 Good-bye 還是要 Good-bye 的。

Good-bye! 約生但願 don't forget me!

胖子

……是嗎？我們的少奶奶還不心滿意足嗎？像我們大少爺那樣的男人，到那裏去找呢？跑遍天下，你可能找到第二個這樣的男人？我說。呃！好肥呀！喫完就睡，睡起又喫，那一個不肥起來？我說……怎麼？你說她會討厭他嗎？「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該知道何況他又又有錢！我們的少奶奶真像一隻小雀兒，跳進跳出，好不快活自由！你看，一停下就黏着他，迷着眼，拉拉沙沙的哼了起來，多麼肉麻呀……什麼？你覺得可笑嗎？眼紅的人多着呢！我說……

你說我們的大少爺從前很瘦？可不是！幾年前只剩一根骨頭，是人是鬼好難分別——那纔可憐哪……爲什麼瘦得那樣？還不是生病……生的什麼病？那就難說啦！沒有跌傷，沒有打傷，可是臉色就黃起來，人就瘦下去啦。後來，發燒發冷，骨痛呀，咳嗽呀，一齊來啦。這樣的整整半年，你說還能像一個人麼……請醫生？嘿！我們的東家有的是錢！那一個醫生不請到……怎麼會讓他病得這麼久？那纔見鬼呢！我說。我明天陪你出去看看，單是那一條西街，掛招牌的醫生有多少吧！一家一家數過去，怕你會數得頭痛！而且，說出來真嚇倒人，十個中間倒有十一個是大醫生。這個到過西洋，那個到過東洋，這個是祖傳的，那個是世傳的。你要認得幾個字，出去一看就會知道。白天要有轎車去接，晚上任你敲爛了門



也不出來。這裏平平安安的，說是怕綁票……可是，這種醫生一定很有本領吧，你想？那纔見鬼呢！我說。看了又看，問了又問，這個說是受了涼，那個說是受了熱，有的同你講了半天：說不定受了涼也說不定受了熱；有的說是多半受了涼，有的說是多半受了熱。今天我們問這一個醫生說：「先生，別一個醫生怎樣說，你說有道理嗎？」他回答說：「他那裏懂得！連最普通的藥名也不會寫！」後天我們換了醫生，也問他說：「先生，某醫生怎樣說，你說是嗎？」他懂得什麼喫花酒，逛窯子！他回答說：都是這一種醫生，你說醫得好病不會？連我都生起氣來，你說我們的大少爺要氣成個什麼樣？他在外面跑了不少地方，好壞的醫生都見過，他說還比不上我們家鄉的那些醫生。那是實話，我說。我們家鄉雖然比不上這裏，沒有洋車，汽車，電話，電燈，我們那邊的醫生可沒有這樣糟！我還記得那個長鬚鬚的朱醫生，不用你說什麼，他只按一下脈，就告訴你現在口乾，心跳，怕冷發燒，頭痛腰酸，胃口不開，大便不通……沒有一項說得不對。還有那一個……噢，後來誰給我們大少爺醫好的嗎？還是不靠天！我說。我們的老太太，你知道，那個時候日夜都求菩薩呢。少奶奶到底不懂事，嚇得祇有哭，進進出出，眼淚汪汪的，真可憐。老太太還要怪她罵她。有一天她的話可真難受。她咬着牙齒說：「你這短命鬼！我的兒子快給你害死啦……」她今年幾歲嗎？還祇二十三歲……十六歲嫁過來的……大少爺比她大四歲……你的話不對，我說。十三歲生兒子的並不少……多不多，難不難？那可不必管牠……生兒子這事情，要命也要生的……

「可不是說話不要說開去，我講我們大少爺怎樣肥起來給你聽……那真苦得我夠啦！生病的時候，風爐沒有熄過。一劑藥兩劑藥只是煎了下去；病好啦，桂圓哪，洋參哪，牛奶哪，雞蛋哪，接連的煎着。真是有錢的人家！我說。什麼補丸，什麼魚油，什麼三拿土成，一打一打的買進來；燕窩魚翅當飯喫。足足喫了五個月……一天要喫好多錢？誰知道！這五個月的補藥費怕不能養活你我一生……可是他肥啦，是不是你說……那纔見鬼！喫完就睡，睡起又喫，一點也不看見他肥呢……」

爲什麼不肥？就是爲什麼不肥！我說。那可真要氣死人！別一個日夜辛苦，沒有好的喫，沒有好的睡，卻也有肥起來的；他喫得好，睡得夠，什麼事情也不做，偏偏不會肥。你有什麼話說？「粗了一點吧！」大少爺天天問人家，把手腕伸了出來。「粗了許多啦！」大家都這樣的回答說。可是用手去一捻，只有一張薄薄的皮。「腿子怎樣？」粗得多啦！「不要騙我，襪子老是皺鬆鬆的！」穿舊了自然鬆啦！大家對他這樣說，起初以爲他自然會慢慢肥起來的，大少爺自己難免太性急了一點，所以明知沒有肥，也就講些使他寬心的話。可是，兩個月三個月過去啦，他還是和先前一樣的瘦。少奶奶和老太太也焦急起來啦。她們慢慢騙不過自己，便來問我啦。「左媽，你看大少爺肥了一點嗎？」自然肥啦！我說。「怎麼我們看起來沒有肥呢？」天天看見他，那裏看得出來！我說。可是你知道，這樣的話說得太多，我自己也不相信啦。我總覺得他一點也沒有肥。我好幾次私下問隔壁的陳老媽，她扭一扭嘴。大少爺的脾氣漸漸變壞啦。他不大問人家啦。他說別人都在騙他。他不肯再喫那些補藥啦，他說都是騙人的東西。補

藥端過去，好幾次給他連碗丟在地上。——那真可惜！我說，都是最貴重的東西！老太太和少奶奶也不相信啦。她們常常私下的說，那些東西沒有一點用。可是說雖這樣說，她們還要想盡方法勸大少爺喫呢。有時大少爺固執不過，不肯喫補藥，老太太就發少奶奶的氣，老是弄得少奶奶眼淚汪汪的。起初大家見着大少爺，總說他肥啦，後來就沒有人敢再和他這樣說。他的朋友一進門，老太太就先偷偷的關照他，不要對大少爺提到他的身體。你說怎麼大少爺說，說他肥啦的人都是在譏笑他，表示自己比他長得肥。他一看見這種人就生很大的氣，老是罵了起來。——到後來脾氣變得這樣壞，真是誰也不想不到我說……

後來又怎樣肥起來的？沒有人知道！我們許久不敢提到他肥啦，我差不多想也不敢想啦。有一天不知道怎的，我忽然看出他手腕粗啦，小腿也粗啦。差一點，我叫了出來，忽然記起他脾氣，就馬上停住口。「少奶奶，大少爺當真肥啦，你看得出嗎？」我偷偷的問少奶奶。「不要做聲！」她笑嘻嘻的說。我又走去告訴老太太，老太太也說，「不要多嘴！」真是，脾氣不好的人少惹些好，我也不記在心裏。可是過了不久，大少爺自己也覺得啦。他時常摸摸自己的手腕和兩腿，拿鏡子照着面孔，捻捻兩頰。「到底肥啦！」他高興的對我們說。「怕還沒有啦！」我們故意這樣回答他。「你們這些人都沒有眼睛！」他說，「沒有肥的時候，天天說肥啦肥啦，現在真的肥啦，卻看不出來！」那也只肥得一點點吧！「還說一點點！我自己並非不知道！」真的，他已經肥得很多。他的腿子已經比我第一次注意到的時候肥了不

少，我說。面孔也肥啦，亮晶晶的發着光，又嫩又光滑。大少爺的脾氣從此又變好啦。從前怕出門，現在愛出門啦。從前討厭人家說他肥啦，現在一見到別個就說，「你看，我到底肥啦……」

肥啦，肥啦！你看，一天比一天肥啦！頭頸也肥啦，背上也長肉，屁股也長肉，連肚子也大，奶子也大啦，骨頭也大啦！哈哈！一身腫了一樣！到後來那個肚子竟和人家懷孕十個月的一樣啦！那兩條腿，不知道他怎麼提得起來！你說像什麼？我們說牠像兩隻水桶肉長到腳跟上來啦……

那真快活死人，你說是不是……？是你不會想到！我說。胖子有胖子的苦呢！那樣的肥，走起來好像不大方便！單是那兩隻水桶，你我擔着能走多少路？何況是我們的大少爺，舒服慣了的……走遠路坐車坐轎？不用你說，有錢的人自然不會自己走的！可是，你知道，街上的轎車並沒有那麼大，緊緊的塞下去，屁股好痛！他越重，轎車夫越走不快，越走不快，屁股可越痛……

不出去就快活了嗎？我告訴你夏天裏怎麼樣吧，我說。天氣一熱，走也不好，坐也不好，睡也不好，那纔要命呢！我們的大少爺打着赤膊，穿一條短褲，躺在竹牀上，一天到晚打鼾，渾身都是汗！少奶奶時時刻刻叫着一左媽，給大少爺倒水來！一面揩乾，一面又出汗啦！後來買了一個電扇，放在他身邊，一刻不停的吹了去，你說怎麼樣……涼快一點？大少爺說：更熱！這樣做人也真沒有味，天氣越熱，越愛睡，越睡越熱，一天到晚昏昏沈沈的！我說。喫飯老是他不醒，推他扯他，還是呼呼打鼾。「像一隻豬！少奶奶老是這樣罵他。後來大少爺自己也生氣啦。他說一天睡到晚真不成樣，他要有一點事。可是你說，

有什麼辦法？凳子是熱的，椅子是熱的，桌子也是熱的！……

大少爺又不高興啦。他說卻是老太太不好，只是要他喫補藥，喫得這樣肥，又不好看，又不方便。老太太說，「肥了還不好？你不看見有錢的人都是胖子，胖子都是有錢的人？男人家有什麼好看不好看，如說不方便，少動動就是，又不愁沒有飯喫！」可是你說，我們大少爺年紀很輕，要聽不要聽？……對呀，自然不要聽。他總覺得「胖子」這個名字不好聽。他從前愛人家說他肥啦，現在討厭聽見這種話啦。他說對他說肥啦的人，心裏一定在笑他。他說你們不聽見，連少奶奶都說他和豬一樣嗎？老太太罵少奶奶說：「短命鬼！難道你要他瘦得像一個鬼纔快活！」可是少奶奶說，她只是和他開玩笑，並不會討厭大少爺。大少爺說，他也並不怪少奶奶，自己的確太肥啦，不能不自己討厭起來。儘管家裏有多少錢，他說，關在家裏睡覺總是沒有味……

後來怎麼樣？說起來真要笑死人！我說，我們的大少爺到底年輕！你說怎麼有好幾天，他忽然不肯喫飯啦——不，喫是喫的，喫得很少。自從他肥了以後，你知道他每餐要喫好多？起碼四碗飯。喫肥肉像喫青菜一樣——真要嚇死人！可是那幾天他忽然不喫肉啦，每餐只喫一碗飯。我們都嚇了一跳，以為他病啦，老太太連忙問他頭痛沒有，有沒有發燒，要打發我去請醫生。他說沒有什麼不好過，只是胃口有點不開，不肯喫藥，不許我去請醫生。他說看幾天再說。果然過了三天，他又愛喫啦。那天早飯特別喫得多，一連喫了六碗半，一碗肥肉，一條魚。好像一個餓鬼，一刻不停的大口大口的喫，我說，少奶奶在廚

房裏笑得肚皮快破啦。你說怎麼原來大少爺——出去了一次，問一個醫生，怎麼可以瘦一點，醫生叫他少喫一點東西，最好每餐只喫一碗飯！哈哈！喫慣了的人，你說成不成？他自己對少奶奶說，這三天快餓得要死啦……

後來怎麼樣？你且慢點問我！大少爺真可說是想盡了方法啦！有一天下午，我們看見他從外面回來，氣喘呼呼的流着一身的汗，挾着一包東西。你說是什麼？誰也不會想到我說。幾本畫着打拳操練的書，一副鋼絲彈簧的玩意兒。他學起打拳來啦！每天早上，一拳一脚，一仰一彎。那個玩意兒是兩手扯的。我看他好喫力，老是淌着汗，呼呼喘着氣。老太太問他做什麼，他不肯說，只說玩玩。你說真是玩玩的嗎？少奶奶又笑得要命啦。她暗暗告訴我說，又不知是那一個醫生教他的，說這樣可以瘦一點呢。可是打拳操練好不費力，你說，大少爺那樣的肥還動得嗎？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說，他三五天後再也不幹啦，他要真幹下去，我看他還要多長一點肉。你看，幹一下多麼疲倦，愈加愛睡，愈加愛喫東西啦……

這樣也不成，那樣也不成，我們的大少爺好不苦惱！他以前老是說，「人家怎麼都長得這樣肥，我怎麼這樣瘦？」現在他反過來講啦，「人家怎麼瘦瘦的，我怎麼這樣肥？」那一年夏天，他真是沒有一刻快活過。以前瘦得可憐，現在肥得可憐啦！我說……

你現在看見他並不可憐！自然肥了有什麼辦法日子久啦，也就不聽牠去我們的大少爺在。那年夏天快完的時候就改變啦。你說怎麼改變的……慢着，你聽我講……我不是說他拚命的想方

法要瘦下去嗎？有一天早晨，我看見他拿着一張報紙在給少奶奶看，他說南京到了一個從日本回來的醫生，可以打針，肥的會變瘦，瘦的會變肥，他要去打針。少奶奶說那是騙人的話，天下那裏有這種藥！他說廣告上說得清清楚楚，一個月便見分曉，不靈包退還洋。少奶奶不讓他去，他一定要去。好熱的天氣，他竟拿着一個皮包要走啦。……可是，出門沒有十分鐘，他流着汗，氣喘呼呼的回來啦。「還不是！」少奶奶給他揩着汗說，「這樣熱的天氣，怎麼好出門！」啊呀算啦！大少爺滿面笑容的說：「就讓肥下去吧！胖子也有胖子的用處的——你看！」他拿出一張報紙來給少奶奶看，少奶奶變得滿臉通紅，裝出發氣的樣子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呀！」一面把報紙摔在地上。——你說報紙上有什麼東西？坐過來一點，我告訴你。我說：一個女人沒有穿……「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大少爺扯着少奶奶的手，低聲的說，「秋天一到，你就不會討厭我啦！……你說什麼……是嗎……」

鬚髥

嚶。又長了！昨天纔剃得光光的。那鬚髥！

他的尖利的食指在上唇邊抹了一下，鎖着眉頭，轉身摘下壁上的掛鏡。

墨一樣。刺一樣。從上唇繞到下巴。下巴上，下唇下，也豎着幾根。那鬚髥！

媽的！

他忿怒地扯出屨子。

“Wardonia”：藍底白字的，長方形的盒子。“Wardonia”：銀色的，鏤着細紋的圓柄。“Wardonia”：黑色的，長的，兩頭圓的，中間一個大的窟窿，兩邊兩個小的，那底板。“Wardonia”：雪亮的，薄的，一個鼻孔，兩隻眼孔，鋒利的刀片。那仍然是“Wardonia”的，雖然不再寫着，那圓凸的，發光的，三隻腳的蓋板。

Lux。刷子。溫水。

殺殺殺，殺殺殺！刀不留情！

現在可全完了。那鬚髥！

光光的，摸不到一點根。

白的，嫩的，姑娘的那樣。鏡子裏的那下半截面孔，不就連那眼睛也異樣了。閃閃地射着青春的光。多少年紀了？

看吧：二十歲——十八歲——十六歲。最年青哩！

他快樂得笑了起來。

法國公園裏的姑娘們，盯着眼睛望他，可不是爲的他沒有鬍鬚？

鳥兒爲什麼唧唧喳喳的叫着？樹枝爲什麼擺着頭？

要是昏庸老朽，誰理他！

這一切，他全懂得。

他必須抓住那青春。

然而鬍鬚，那鬍鬚！

他咬緊了牙齒。

昨天纔剃得光光的，今天又得剃了！

汗毛似的東西，居然越長越黑，越長越硬，越長越多！

而且不長在隱藏的地方，偏偏要在最觸目的嘴邊。

嘴邊，那是多麼寶貴的地方。一生的幸福全從這裏開始的。

然而，那鬚髥，在他的幸福還沒開始的時候，就準備着破壞。

老了，老了！牠說着。雖然沒有聲音，然而明明當着別人面前，這樣說着。

嚶，年青的姑娘們，全給牠嚇跑了。

刺似的。那個不怕？

然而，也全非沒辦法。

他可有“Wardonia”。

殺殺殺，殺殺殺。不消五分鐘，便都完了。那鬚髥！

牠不服。那鬚髥！牠越鑽越快了。

以前是一月一剃，一月兩剃……現在，有一天不剃，是不行的。

牠說：

你會剃，我會長！你越剃，我越長！

他聽見這話，他楞住了。

然而，他還有 Gillet。牠裝在一隻小小的盒子裏。盒子裏還有一面小小的鏡子。

現在隨便什麼時候，隨便什麼地方都可以剃了。牠原來就是爲他特製的。放在衣袋裏，日夜帶着。

走。

服不服？不服嗎？毛廁裏也可以掏出 Gillet 來！

他得意的恫嚇着。

牠笑了一笑。那鬍鬚！

看着吧！

牠說。

牠愈加長得快，愈加長得多，愈加長得黑，愈加長得黑了。那鬍鬚！

牠在嘴唇邊挖了一孔又一孔。

這還不夠。

牠在一個孔裏，長出兩根三根刺來。那鬍鬚！

而且，牠沿着下巴，侵襲到頭頸上，沿着口角，侵襲到兩頰了。

一路和兩鬚連起來。一路和後頸的頭髮連起來。

牠說。那鬍鬚！

他皺了一會眉頭。

然而他還有鐵做的鉗子。

連根拔掉媽的！

他說。苦笑着。

嚓！

皮也跳了起來。

他紅着臉。

皮是你的。你也痛！

牠說。那鬚髭！

你可死了！

他說。

然而牠仍不服。任他怎樣扯得光光的，不到一天，牠又伸出尖利的刺來。那鬚髭！

還有更好的辦法。媽的！

他想。

他有兩隻手。全長着尖利的，硬的鋼甲。

這是上帝爲了鬚髭，特別創造給他的。

“Wardonia” Gillet，是外國貨。

鉗子，也須出錢去買。

兩隻手卻就生在他自己的身上。

不化一個錢。不必裝在衣袋裏。

也沒人注意到，當他的手摸着鬍髭的時候，便在那裏嚓，嚓，

而且最容易習慣。那自己的手！

坐着。躺着。走着。講着。不必命令。不必想到。就有兩隻帶鋼甲的手指鉗住了牠。那鬍髭！

嚓！

連根都拔起來！

皮也硬了起來。不再疼痛。

現在可該服了。那鬍髭！

他的食指在嘴邊繞了一個圈子。

軟了。稀疎了。

哈哈，哈哈也有今日！

他得意的說。

可不是！鏡子照一照吧。還有更好笑的哩！

牠說那鬚髥！

他尋出許久沒用過的鏡子來。

黃松毛一樣稀稀的。這幾根長，那幾根短。

媽的更醜了！

他厭惡的說。

哈哈，哈哈！還有那額角，那面頰！

牠說。譏刺似的那鬚髥！

他舉起眼睛。

嚶！額上的皺紋！一條一條溝似的！

那面頰也全皺了！

現在可真的老了！哈哈！

牠說。那鬚髥！

他跳了起來。

嚶！幸福！青春！

怎麼老的，他全不知道！

然而他真的老了。年紀已經不小。

媽的！就讓牠生長吧！那鬍鬚！留着上唇邊的一排，捻着嘴角的幾根，可也像一個中年的東洋人！他想。他竭力禁止着那成了習慣的手指。

然而牠不願再長了。那鬍鬚！

牠祇是這裏一根，那裏一根，枯黃的插着。

越剃越長，越剃越多，越剃越黑！

他可記得從前的事情。

他苦笑着，尋出了生鏽的“Wardonia”和 Gillet。

然而牠仍然那樣稀疏。祇有那枯黃的，漸漸白了起來。

完了！噯！噯！

就讓牠像姜太公那樣的吧！

他想。

然而牠不再長了。祇是短短的。短短的。

媽的！不要你長，偏要長！要你長，偏不長！和我結下什麼怨仇？

他狠狠的罵着。

自己想想吧，你和我有什麼仇！

給你美麗地長着，你偏要剃光，拔光！現在又要我長了！怎麼怪得我！

牠說。那鬍鬚！

現在我衰老了，你自己也就衰老了哩！

牠說。那鬍鬚！

媽的！你到現在還不服嗎？再把你拔光，看你還長得出來不能！

他說。苦笑着。

嚓！嚓！

他的鋼甲的手指又動作了。惡狠地。

好呀！好呀！

至少要等你的肉腐爛了，我纔死哩！哈哈！

牠說。那鬍鬚！

因為我和你，共着一個靈魂！

牠說。那鬍鬚！



病

你又要我講故事啦！你太喜歡這一套，也太相信我啦！所謂故事，你該曉得，很多是假的。這祇好酒餘飯後消遣消遣，那能認真！從前有人說過，做人譬如做戲，一切都是笑話。故事即使是真的，不是假造的，也就是笑話的笑話，有什麼意思！你老是纏着我，祇要我一個又一個的講故事給你聽。別人願意講給你聽的，你偏不要。你說我講得好，沒有什麼人趕得上我。你錯啦。我並不是專門講故事的。我沒有美國或英國的故事博士頭銜，也沒有進過什麼故事的專門學校。我所講的故事，並沒有用過數學的公式，又加Y等於什麼，什麼減什麼等於什麼，一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在一起一定戀愛，兩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就成三角戀愛……我不喜歡這些。我所講的故事，祇是信口開河，胡湊胡湊。你說我講的最好，實在是迷信。你決不會想到，我從前是弄什麼的！老實告訴你：兩年以前，我是給人家按脈開方的哩！

喔喔，今天就講我做醫生時候所親眼看見過的一個故事吧！這倒是千真萬確，絕對不是杜撰的。你靜靜的聽着吧……

兩年以前，我剛纔已經說過，我是一個醫生。我這個醫生，並非祖傳，也沒有拜過什麼老師。我的醫生的執照，現在說說不妨，是用錢去買來的。我的醫病的本領，正和現在講故事的本領一樣，祇是胡湊

胡湊。要是照明令頒佈的章程，嚴格考試起來，恐怕祇能得到 *Not a* 的分數吧。

然而你不要看輕我，我卻是首屈一指的醫生哩！你不信，可以隨便問那一個。誰不知道我！我掛招牌的五里鎮上，人口好多，醫生也不止我一個，可是人家都相信我，大小毛病，全上我的門來，有錢的人家，都用轎子把我接了去。我真是應接不暇，常常沒有工夫喫飯，沒有工夫睡覺。怎麼會有這樣好的生意，連我自己也不曉得……

你說我這樣好的生意，現在爲什麼不做醫生了？那自有別的原因……我剛纔已經說過，我的本領原來不高……倘有什麼意外……早就料得到的……不過現在可以不必講啦。總之，我是一個有名的好醫生，賺過許多錢，買了地皮，造了屋子的……自然，我雖然賺了一些錢，真正講起來，還是不算多，綁票這事情還輪不到我……

喔喔，閒話說得太多啦，我應該開始講那個故事。你不覺得厭倦嗎？倘使你不高興聽，還是早一點去睡吧。故事到底是故事，比不得眼前的事情。要睡還是去睡的好，身體更要緊哩。身體好，我們纔不會生病，纔能做許多事情。我是一個醫生，我最懂得病人的痛苦……

喔喔，這個也不必講啦，你既然願意聽，就開始講那個故事吧……

那故事……發生在……慢一點，讓我想想看，怎樣纔使你聽着有趣吧……不，我是想叫你聽得有頭有腦，並不想故意造一點笑話出來，那個故事是千真萬確，絕對不是杜撰的。

你靜靜的聽着……

兩年以前，我是一個醫生，在五里鎮上掛牌，誰都知道我是一個最好的醫生，無論什麼病，人家都請我按脈開方……這些剛纔已經說過啦。

有一天，那裏一家南貨店老闆的父親生病啦。生的什麼病，沒有誰知道，祇是發着很高的燒。這個老闆便連夜帶了一頂轎子親自來接我。

他是一個有名的口喫的人，綽號叫做割舌頭阿大，因為他排行第一。一句話到他嘴裏，老是半天說不清楚，通紅着臉，逼得頭頸上的筋絡一根一根粗綻了起來。要懂得他的意思，真不容易，我們祇好看他做手勢，猜想他說的什麼。

他父親病得很厲害，他着了急，親自來啦。

時候是在夜間十一點多——差不多十二點啦。正是十二月裏。天氣非常的冷，說不出的冷。我蒙着頭睡在絲綿被窩裏還覺得冷。這割舌頭阿大竟趕着一頂轎子來啦。

蓬蓬蓬蓬蓬！敲門敲得真急！我給他嚇醒來啦。不要是綁票的，我想，一面靜靜地聽着門外的聲音。

「葛葛葛葛，開開門……葉葉葉葉葉醫生……」

我知道那是割舌頭阿大，立刻叫人把門開啦。他一直衝進我的房裏來，臉上滴着汗，我剛纔已經

說過，那時是在十二月裏，天氣冷得可怕。我發着抖，下半身還躲在被窩裏。這樣冷的時候，半夜裏來敲醫生的門，一定是病人非常的厲害啦。他居然還淌着汗，走得急，更可想而知。一想到自己的本領，要去對付一個十分危急的病人，我心裏也不免慌了起來。天氣本來冷，給這一慌，覺得愈加冷，愈加發抖得厲害啦。

「有什麼要緊事情嗎，大老闆？」我問他說，假做不知道。其實還有什麼事情，這半夜三更？不過他沒有說出「病」字來，我們做醫生的不能先出口，因為生病這事情，在醫生固然是有益的，在人家可是怕聽的。醫生最希望生病的人多起來，病人越多，醫生的收入越好。一年四季，醫生最喜歡的是在夏季，其次是早春和初秋，因為夏天多霍亂，早春多感冒，初秋多痢疾。這些病最容易傳染，常常一兩個人生了病，很多的人就跟着來。有時我們隨便按一下脈，用不着細細盤問，把老方子千篇一律的抄給人家就是醫得好，是醫生的本領高；醫死了人，這病本厲害，你不看見大家都生病啦？這是天災，沒有辦法的！我們做醫生的最怕是冬天。冬天裏生意少，有了生意多半是難醫的病。並且天氣冷，半夜三更沒法推辭，為了一點錢，先得自己喫苦。實在非常不上算……

喔，我的話說開去啦。我剛纔已經說過，我是這樣問他的：「有什麼要緊事嗎，大老闆？」

於是他回答啦。不，我可以說，他並沒有回答。他是在我的房裏呆着。他通紅着臉，歪着嘴，翕動着嘴唇，許久許久發不出一點聲音來，祇看見他的一臉的筋粗綻了起來。那情形，正和我們在夢裏遇到了

可怕的事情，一面要拚命的逃，一面要拚命的喊，卻動不得脚，開不得嘴，一模一樣。

「什麼事呀？」我仍裝做不知道，大聲的問他，聲音裏還帶點不耐煩的樣子，心裏卻暗暗的說着可憐哪可憐哪。

「葛葛葛葛，葛葛葛葛……」他半開着嘴，皺着一邊眉頭，偏着頭用力點着，依然說不出話來，一面又用手做着手勢，要我起來，要我出去。

這買賣，我實在不歡迎。我剛纔已經說過，我早已懂得是什麼事情。但我還是故意裝做不知道。

「說呀！快點說呀！大老闆！外面有什麼事嗎？」

「葛葛葛葛，」他搖了一搖頭。過了一會，他終於說出一個字來啦。「葛葛葛葛，病……病啦！」

「誰病啦？什麼病要緊嗎？」我故意盤問着他，我的意思是不想去的。

「是是是……」他用手做着鬚鬚，表示生病的是他父親。「要……要緊！」

「什麼病呢？快點說吧！」我責備他的樣子。

「不不不……」他搖着頭，睜大着一隻眼睛，非常着急。「不不不不不曉……得！」

「不曉得總有一種病相的發冷還是發熱呢？頭痛還是瀉肚子呢？這些總曉得吧？」

「發……發熱！」

「沒有瀉肚子嗎？」

他搖着頭。

「沒有肚痛嗎？」

他仍搖着頭。

「那不要緊！」我說。「明天一早，給你去看看吧！現在大冷天，半夜三更着什麼急！」

其實我剛纔已經說過，這買賣並不歡迎。冬天裏發燒，很難捉摸得到是什麼病。尤其是一個老人家，斷定了是什麼病，也不容易醫得好。你看他發燒得太厲害啦，給他一劑涼藥退火，他會擋不住，弄得冰冷氣出。你看他發冷得太厲害啦，給他一劑熱藥，他也當不住，心火直冒，燒成焦頭爛額。你要給他發發汗，他會傷盡元氣，上氣不接下氣。這種人，一點沒有辦法，給他醫了醫不好，人家總說是醫生的本領低，卻不曉得這種人原來是不生病也會死的。做醫生的平常最怕的就是老人家，因為老人家的病常常非常古怪。我們最喜歡的是女人和小孩。女人的病，百分之九十九是從月經不調來的。小孩子總是積食，生蛔蟲的居多，再不然就是受過驚。

喔，話又說開去啦。我剛纔不是說，回答他不要緊，明天一早再去嗎？他怎麼樣呢，那個割舌頭阿大？他可真着急啦！他着急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祇是蹬着腳，皺着愁眉，拚命做手勢，要我去。我看着這樣子，也不覺可憐他起來，我想，與其口吃，倒不如全啞啦，平心靜氣的學做手勢，人家也不會逼他說話啦。這樣半啞的人，可比生什麼大病還難受。看着他這樣可憐，我的心不覺軟啦。

「半夜三更，那裏去叫轎子。」我說。

「有有有有！」他高興的叫了出來，指着門外。

於是我不得不去了。我隨便洗了一個臉，喫了一杯酒防寒氣，口裏還含上一支香煙，披着皮袍皮馬褂，帶着帽子，坐進轎裏，還用虎毯緊緊地包住了身子，關上轎門，動身啦。天氣真是冷，我裹得這樣厚，還覺得發顫。地上已經結了冰，一路吱吱的響着，阿大跟在背後，和轎夫們氣喘呼呼的走着。想起了他是南貨店的老闆，也是一個有錢有地位的人，現在做了我的跟班，覺得他真可憐。一種行業有一種行業的好處，不喫這碗飯的，無論怎樣，就得低下頭來。我要是沒有錢用，不要說半夜三更去敲他的門，就是對他磕破了頭皮，也未見得他會借錢給我。那天晚上，他要是不自己來，即使派了珠轎來接，我也不會去的。

喔，我說，我坐着轎子去啦。我很快就到了他的家裏。一屋子的人全沒有睡，都腫着眼睛在侍候病人。參湯啦，桂圓湯啦，蓮子稀飯啦，這樣那樣的在勉強病人，但是病人喫不進去。熱度非常高，火燒一般。脈搏跳得可怕的急。說是大便已經四天不通，小便血似的。問他們受了熱嗎，說是沒有。問他們受了冷嗎，也說沒有。我說一定是喫壞了東西，大家也不承認，祇說生病的頭一天，還喫過半碗紅燒肉。有咳嗽吐痰沒有呢，說是向來就有一點，但不多。

「什麼病呢，醫生？」他們問我說。

什麼病？天曉得！我那裏能夠決定！既沒有受冷，也沒有受熱，又沒有喫壞東西，怎樣知道他生的什麼病！我想了一會，又按了一次脈，肚子裏打着算盤。過了一會，我祇得背書似的說着寫啦：

「左脈主陰，右脈主陽，陰屬肺，陽屬胃，陰陽不和而成火，火者熱也。金木水火土，年老氣衰，缺火缺水。今左脈特旺，肺火上衝，而無水以濟之，故滯塞不通，致罹危象。法宜活痰清肺，以水濟火，火祛熱退，病自勿藥。」

接着，我便湊上了十三種藥，不外乎桔梗、黨參、白菊花、滑石之類。我剛纔已經說過，我原是胡湊的，並沒有真正的本領。然而人家卻非常的相信我，都把我當做了一個神醫。

「醫生，這病不要緊的吧？」他們問我說。

「不要緊！」我回答說。這是我們的口頭語，即使病人快要斷氣啦，我們也得這樣說。而人家呢，即使病人死啦，也並不怪我們。他們知道我們的話是安慰他們而說的。倘使病好啦，我們以後就得意的說：「可不是我早就說過這病不要緊的！」於是他們就非常佩服的說：「我早就曉得醫生的手段高！」

「發燒到現在，多少時候啦？」

「兩天。」

「爲什麼不早點來請我看呢？」我們就這樣的埋怨着人家。說這句話，叫做伸後腳，彷彿有什麼事情就可一溜而跑的一樣。病人要是死啦，我們已經說過，你們不早一點來請我，責任是你們的，不關

「我的事病好啦，我們醫生的本領更其高。我們將說：『你們的運氣總算好，再遲一點請我來，就沒有辦法啦。』」我們不必說這是我們醫生的功勞，他們自然會更其感謝的說：『幸虧醫生本領高！』」

就是這樣，我把話交代過，坐着原轎回家啦。不用說，診費是加倍的。阿大還親自送我出來，走了許多路，纔作揖打躬的回去。對着這個人，我真替他擔憂。人是不能再好啦。像他的父親，已經上了年紀，留在世上實在可以說並沒有什麼用處。我看過許多老人的病，做兒子的都沒有像他那樣着急。甚至有些青年還暗中在禱祝做父親的快點死的。那一個做兒子的比得上阿大！可是他口喫得那末厲害，事情越急他就越說不出話來啦。不，不曉得，天下的人——喔！我一想到他，不覺自己也口喫起來啦！我是說，不曉得天下的人，爲什麼好的常是短命，或者帶一點毛病，壞人總是生得口齒伶俐，身強力壯呢？你倘若不相信我這話，我可以舉出許多人來做例子。如果覺得這樣太離開故事啦，我就舉這個故事中的另外一個人。這是千真萬確，絕不是杜撰的。你說是誰？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靜靜的聽着吧，我立刻要講到他啦。你暫時不要問我，那是什麼人。

話說阿大的父親當夜喫了我一劑藥，依然沒有減輕，反而像更加厲害啦。第二天早晨十點鐘，又請我去看了一次，下午五點鐘又來請啦。真見鬼，我想。天下那裏有這樣的藥，要想喫了立刻見效！何況我已經說過，我的方子是胡湊的？我實在不想再去啦。但是經不住阿大幾次三番的懇求，祇得又去跑了一趟。

這次可把我嚇了一大跳！阿大的門口停着兩頂轎子，有兩個人剛剛走進去。我一眼看見那轎子，兩頂中有一頂是醫院裏的，用白布遮着，畫着紅的十字。

不得了！我想，他們請西醫來看，不相信我了……這倒還不要緊，倘若我說是肺火，他說是胃火，怎麼辦呢……這倒還不要緊，胃與肺原來在一個地方的，怕祇怕他說是腎火，勝火，那就相差得遠啦……

怎麼辦呢？我想着想着，自己的轎子已經停下來啦。

「不是請了西醫來了嗎？我還是回去，大老闖！」我回頭對着阿大說。坐着不肯下來。同時，覺得自己面孔快要紅啦。虧得年紀大了一點，碰到各種各樣的事情，立刻又把心鎮定起來。

「不不不管他，我不不不相信西醫這這這渾賬！」他紅着臉，氣憤地蹬着腳。

我本想再問他幾句話，但他那樣的口吃，半天弄不清，大門口進出的人多，給別人看見了，反起疑心，也就祇得硬着頭皮進去啦。現在這世界，做人第一要頭皮硬，不硬的人你想活着，我告訴你。

阿呀！天曉得你說怎麼樣？我祇得硬着頭皮進去啦，我剛纔已經說過。一進得門來，我首先就注意那個穿白衣服的西醫。他正坐在病人的牀邊，一手拿着一隻手錶，一手按着脈。他聽見我腳步聲，忽然回過頭來。天曉得！真是天曉得！這個西醫就是老張！什麼樣的老張呢？讓我告訴你：

他比我小兩歲，是我的同鄉同學。我們都祇讀過小學學校的書。在學校裏，我們坐在一把椅子上，睡

在一個房子裏，一張牀上，一個桌子喫飯。他從來不喜歡讀書，祇歡喜玩。功課比我差。a b c d 一生弄不清楚。小學出來後，我們已經二十多歲，生了兒子，都沒有升學，在家裏閒着，有時幫人家寫寫信，有時管管閒事。後來我們的父親都過世啦，家裏漸漸快喫光啦，於是兩個人纔恐慌起來，想學一點本事餬口。可是已經遲啦，我們都已是三十歲左右的人，腦筋鈍啦，心也散啦，還能夠學得成什麼？沒有辦法，便想出了一種騙錢的方法，我做中醫，他做西醫，我們都籌了筆款，說是到京裏去學醫，同時離開了家鄉，在京城裏住上了一年，這一年來過的什麼生活，現在不講啦，講起來愈加太笑話啦。總之，那是天曉得地曉得的生活！一年住滿，我們回家啦。算是畢了業。他掛起牌子來，我也掛起牌子來。他的牌子上還寫着金色的大字：「醫學博士。」我呢，是中醫，沒有這些好頭銜，祇好寫着：「留京神醫。」四個大字。我們的房子裏掛滿了大大小小的匾額，某人送的，某人送的，都是經我們醫好了病的人。其實這些東西全是自己化了錢做的。那上面的名字，有些並無此人，有些本人不會知道，也永不會知道。可是鄉下人卻信以為真，立刻一傳十，十傳百的傳了開去，我們的生意特別好了起來。這樣的混了三四年，我因為別種緣故，到別的地方掛牌去啦，再過兩年，我又因為某一種緣故，到了那五里鎮上。

我和老張雖然要好，像是親兄弟似的，但因為各人忙着應付眼前的事情，自從我離開家鄉後，從來沒有通過消息。我和老張都是一樣的脾氣，不愛寫信。倘使有空閒的時間，那末打麻雀比寫信還要緊些。所以我剛纔說過，一看老張就嚇了一跳，因為我並不曉得，也永不會想到他也會在那裏。

喔喔，關於這些，我不再多說啦。我得講我們碰到了以後的事。請你靜靜的聽着……

我嚇了一跳，我剛纔已經說過。老張也嚇了一跳的，我看出他的發光的眼睛來。他站了起來，和我打了一個招呼。但那是平常的招呼，和對不認識的人一樣。這是我們兩個人以前定好的。我們兩個人倘若碰在一道，我們都要裝做不認識或者有仇恨的樣子。我們祇是心裏明白。所以要這樣做，爲的使人家不會起疑心，倘若我們兩個人的診斷是一樣的，或者並沒有什麼爭執。在可能範圍之內，像那一次老張還沒有下診以前，他就先這樣說了：

「這病，西醫叫做拉斯泰尼亞卡斯安，拉丁字母拼起來是 *m s d l a e z y x g*。請問先生，你診斷他是什麼病？」他這樣說，好像考試我，看我不起一樣。

「我診斷是肺火。」

「對啦，對啦，一點也不錯。拉斯泰尼亞卡斯安這個名字，給我們西醫翻譯出來，叫做肺炎。炎就是火，火就是炎。這病，看起來必須清火退熱。」

「我昨夜開的方子正是這樣。」

「那麼，讓我來加一點外工吧！你來清裏面的火，我來退外面的熱！於是我們兩個人的買賣都成全啦。」

「好！既然一樣，就請西醫打針！」

房子裏忽然有人大聲叫了起來，又把我嚇了一跳。我連忙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穿西裝的少年。我剛纔已經說過，和老張一道進門來的，還有一個人。我一進房裏，祇注意着老張，卻把他忘記啦。

這個人，我剛纔已經說過，就是我要舉例的人了。

他的眼睛近視得非常厲害，戴着很厚很厚的鏡子。看過去，他的眼睛祇像一條線，並沒有睜開來的模樣。他的背是駝的。他的身子很矮，又很瘦。

天曉得！我暗暗給他嘆息說。天下怎樣會有這樣難看的——這簡直不像人啦！一個人生了這樣的毛病，永不會出頭啦。別的病有法子醫；駝背近視眼，扁鵲再世也沒有辦法有了這樣的病，倒不如不活！但是，世上的人全不和我一樣想法。你看他生得這樣難看，卻偏要學時髦，穿着一套簇新的西裝。頭頸上還打着一個很大的黑結，頭髮梳得非常光滑，塗着香膏，身上還像噴了香水。他大約以為這樣打扮，會減少他一點難看吧。哈哈，我看他如果老老實實的穿着一套本地人的短衣褲，像叫化子似的打扮着，也許人家不會覺得這末難看的哩。

這個人是誰呢？原來就是阿二，這就是阿大的親兄弟啦。難兄難弟，真是一點也不錯！你聽，阿大馬上發氣啦，蹬着腳罵啦。

「你你……你這渾……渾眼……你要要害害死我的爹嗎？」

「你的爹就是我的爹！你要他病好，我也要他病好！你敢瞎說……」

「病得這樣，你這渾渾賬，還還還要打針……你不是是催催他早死……」
「祇有打針，纔來得及！你問醫生就知道！藥喫下去要一天，針打下去祇要半點鐘！是嗎，張醫生？」
老張點了一點頭。

「不不不准！」阿大咬着牙齒說。

「偏要打針！我要救爹的命！」阿二昂着頭，向阿大逼了過去。

「不不不准！你要害死爹！」

「你要害死爹！你要害死爹！爹病得這樣厲害，你祇是請中醫看，到現在還不肯聽我的話！你打電報給我，要我火速回來，難道是要我來送終嗎？」

「放屁！放屁！你你懂得什什什麼！」

「我比你懂得多！我比你知識！你是一個鄉下老！你沒有進過學校！你沒有跑過碼頭！你懂得什麼……現在外面都是請西醫，外國人沒有一個喫中國藥……」

「你你這渾渾賬！我和爹賺的錢，送送你進進學學學校，你你天天倒倒來罵罵罵我！我我我們的祖祖祖宗都喫中中國藥，沒沒沒有喫喫過外國藥……」阿大幾乎要打阿二啦。
他氣得真兇。

「阿彌陀佛！」他們的母親急得流着眼淚，說：「爲了你們的爹，不要在這裏鬧吧！讓他靜靜的躺

着他快要被你們鬧死啦！病得這樣，還喫什麼藥！打什麼針！你們還是依從我，讓我到觀音寺裏去求仙水來。不要祇是不相信，老是圍着我，不讓我走。觀音菩薩大慈大悲，沒有不救你們的爹的。像你們的爹，一生沒有作過一點惡，你們又都是很有孝心的兒子，再加上我平時喫素唸經，一定有求必應。無論是西醫，是中醫，都趕不上觀音菩薩靈……聽我的話，都不要鬧我，祇相信觀音菩薩現在就讓我去那個阻我的，就是不孝！」

她說着，眼淚紛紛流了下來。她現在一定要走啦。阿大和阿二到底是孝子，心裏雖然不贊成，卻不敢說出半個「不」字來，祇是兩個人着急地眼對眼的呆望着。

但是另外卻又有一個人說話啦。那是阿大的姊姊。她比她的兩個兄弟聰明的多啦。她不說她不贊成她母親的辦法，她的話說得很有道理。她說：

「媽！這裏到觀音寺有十五里路，求神又坐不得轎，你一個女人家，來去要費多少時候，爹的病已經這樣厲害，求得仙水來，曉得還趕得上趕不上！還是依我剛纔的辦法，快點灌一點參湯進去吧……兩位醫生，你們說對不對？」她回頭來問我們說。

「人參是什麼東西！」阿二說，「樹根罷了，當得什麼用！張醫生，你說是嗎？」

老張沒有做聲，祇是呆呆地望着我，像不很快樂的樣子。我給她這樣一問，倒被她突然提醒啦。原來我是醫生，我剛纔簡直忘記這個啦。我好像是在那裏聽故事一樣，祇呆聽着他們的爭論，覺得每一

個人都有道理，正在想這個故事不知道將如何了結哩。

「照我看來，」我回答啦，「大家都對。這裏的人沒有誰不希望他的病好起來。即使像我們兩個醫生，雖然和病人沒有多大關係，也沒有不想用盡心血把他醫好的。不過，現在既然大家爭執得厲害，還是問問病人自己吧，看他願意怎樣！」

這話一說出去，大家都贊成啦。他們彷彿把我當做了審判官一樣。他們不再爭執啦。

不但他們，就連躺在牀上的病人也點起頭來啦。他本燒着很高的燒，什麼都不懂得了的。這時不曉得怎樣，說也奇怪，忽然清醒啦。他在搖着手，叫大家走近去。於是我們便依着他的意思，走到了他的牀邊。

他說話啦。喉嚨有點生硬，一個比一個字慢，很喫力的樣子。

「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不要着急。死活有數。聽天由命好啦！」

他像還想再講幾句話，但是他疲乏啦，他又閉上了眼睛，不做聲啦。

「老是聽天由命！」阿大的母親走了開來，又急又恨的說。「我照我的意思做主意拿定啦！」她說着就走到自己的房裏去換衣服，急急忙忙地拿着一串香珠走啦。沒有誰再敢阻當她。

阿大的姊姊從櫃子裏拿了一支人參，到廚房去煎啦。

我看着這情形，便也退了出來。我想，早點回去吧，在這裏沒有多大好處。這病人眼見得就要死啦。

給他送終，倒太犯不着。但是一走到門口，阿大卻把我拉住啦，他一面在我的手裏塞下一包鈔票，一面懇求我說：

「一定開開一個方方方子！醫生，救救我的爹！」

你說我有什麼方法拒絕他？我終於被他拖到別一間房子裏，馬馬虎虎地開了一個方子。隨後便坐着原轎回家啦。阿大還作揖打躬的送我到大門外十幾步遠的地方。

這時病人的房子裏，祇剩了老張和阿二啦。你說他們在那裏做什麼？老張被阿二逼着給他父親打了兩針哩！我怎麼知道嗎？我剛纔已經說過，老張是我要好的朋友，他後來這樣告訴我的。

這以後，你說怎麼樣？天曉得真是天曉得！一個人有了病，已經夠啦，還加上是老頭子，自己本來要死的。自己要死也就夠啦，又碰到了我這樣的醫生！我這個醫生夠啦，又來了老張這末個西醫！老張也夠啦，還要加上觀音菩薩的仙水，水仙水，誰知道還有人參人參！天哪！這樣弄起來，可不是前後夾攻，左右包圍，上下襲擊，銅筋鐵骨的人也要死的嗎？

阿大的父親自然立刻完啦！

完啦以後，又怎麼樣呢？幸虧沒有弄到我和老張的身上來。阿二祇怪阿大，因為他迷信中醫，硬要他的父親喫中藥。阿大祇怪阿二，說是他迷信西藥，硬要他父親打針。阿大的姊姊怪的是她母親，她母親怪的就是她。

阿大的父親是被人害死的！大家都這樣說。聽說他們後來還打過架，鬧得很兇。幸虧沒有鬧到我和老張的身上來。

你不要笑，以爲這些人全是傻子，他們實在都是最好的人，最忠厚的人，心地最清白的人。這種人，世上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找到的。然而我這樣說，可並不鼓勵你去學做那樣的人。這是你的事，和我的故事無關。反過來，我這樣說，也並不反對你去學做那樣的人。這也是你的事，也和我的故事無關。我祇講我的故事。

你也不要笑，以爲我曾經是一個怎麼樣壞的醫生，今天還當着你的面一五一十的講了出來。我所講的，原來是故事。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這樣說，你也不必以爲故事就是假的。

我祇有一句話可以肯定的告訴你：無論是眞的，假的，眞的，全是笑話。因爲從古到今，從今到古，不是笑話的人生，還不會出現過。而故事，是笑話的笑話！

你相信我的話也，由你，不相信我的話也，由你。這些都不關我的事。我祇講我的故事。我的故事現在就此完結啦。

再會，再會！

第三編

出嫁

菊英離開她已有整整的十年了。這十年中她不知道滴了多少眼淚，瘦了多少肌肉了，爲了菊英，爲了她的心肝兒。

人家的女兒都在自己的娘身邊長大，時時刻刻倚傍着自己的娘，「阿姆阿姆」的喊。只有她的菊英，她的心肝兒，不在她的身邊長大，不在她的身邊倚傍着喊「阿姆阿姆」。

人家的女兒離開娘的也有，例如出了嫁，她便不和娘住在一起。但做娘的仍可以看見她的女兒，她可以到女兒那邊去，女兒可以到她這裏來。即使女兒被丈夫帶到遠處去了，做娘的可以寫信給女兒，女兒也可以寫信給娘，娘不能見女兒的面，女兒可以寄一張相片給娘。現在只有她，菊英的娘，十年中不曾見過菊英，不曾收到菊英一封信，甚至一張相片。十年以前，她又不曾給菊英照過相。

她能知道她的菊英現在的情形嗎？菊英的口角露着微笑？菊英的眼邊留着淚痕？菊英的世界是一個光明的？一個黑暗的？有神在保佑菊英？有惡鬼在捉弄菊英？菊英肥了？菊英瘦了？或者病了？——這種種，只有天知道！

但是菊英長得高了，發育成熟了，她相信是一定的。無論男子或女子，到了十七八歲的時候想要

一個老婆或老公她相信是必然的。她確信——這用不着問菊英——菊英現在非常的需要一個丈夫。菊英現在一定感覺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單。菊英所呼吸的空氣一定是沈重的，悶人的。菊英一定非常的苦惱，非常的憂鬱。菊英一定感覺到了活着沒有趣味。或者——她想——菊英甚至於想自殺了。要把她的心肝兒菊英從悲觀的，絕望的，危險的地方拖到樂觀的，希望的，平安的地方，她知道不是威嚇，不是理論，不是勸告，不是母愛，所能濟事；唯一的方法是給菊英一個老公，一個年青的老公。自然，菊英絕不至於說自己的苦惱是因爲沒有老公；或者菊英竟當真的不曉得自己的苦惱是因何而起的也未可知。但是給菊英一個老公，必可除卻菊英的寂寞，菊英的孤單。他會給菊英許多溫和的安慰和許多的快樂。菊英的身體有了託付，靈魂有了依附，便會快活起來，不至於再陷入這樣危險的地方去了。問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要不要老公，這是不會得到「要」字的回答的。不論她平日如何注意男子，喜歡男子，想念男子，或甚至已愛上了一個男子，你都無須多禮。菊英的娘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也毅然地把女兒的責任照着向來的風俗放在自己的肩上了。她已經耗費了許多心血。五六年前一聽見媒人來說某人要給兒子討一個老婆，她便要冒風冒雨，跋山涉水的去東西打聽。於今，她心滿意足了，她找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女婿。雖然她現在看不見女婿，但是女婿在七八歲時照的一張相片，她看見過。他生的非常的秀麗，顯見得是一個聰明的孩子。因了媒人的說合，她已和他的爹娘訂了婚約。他的家裏很有錢，聘金的多少是用不着開口的。四百元大洋已做一次送來。她現在正忙着辦嫁妝，

她的力量能好到什麼地步，她便好到什麼地步。這樣，她纔心安，纔覺得對得住女兒。

菊英的爹是一個商人。雖然他並不懂得洋文，但是因為他老成忠厚，森森煤油公司的外國人遂把銀根託付了他，請他做經理。他的薪水不多，每月祇有三十元，但每年年底的花紅往往超過他一年的薪水。他在森森公司五年，手頭已有數千元的積儲。菊英的娘對於穿喫，非常的儉省。雖然菊英的爹不時一百元二百元的從遠處帶來給她，但她總是不肯做一件好的衣服，買一點好的小菜。她身體很不強健，屢因稍微過度的勞動或心中有點不樂，她的大腿腰背便會酸起來，太陽心口會痛起來，牙齒會浮腫起來，眼睛會模糊起來。但是她雖然這樣的多病，她總是不肯僱一個女工，甚至一個工錢極便宜的。小女孩。她往往帶着病還要工作。腰和背儘管酸痛，她有衣服要洗時，還是不肯用家中水缸裏的水洗——他說水缸裏的水是備緊要時用的——定要跑到河邊，走下那高高低低搖動而且狹窄的一級一級的埠頭，跪倒在最末的一級，彎着酸痛的腰和背，用力的洗她的衣服。眼睛儘管起了紅絲，模糊而且疼痛，有什麼衣或鞋要做時，她還是要帶上眼鏡，勉強的做她的衣或鞋。她的幾種病所以成爲醫不好的老病，而且一天比一天利害了下去，未始不是她過度的勉強支持所致。菊英的爹和鄰居都屢次勸她雇一個女工，不要這樣過度的操勞，但她總是不肯。她知道別人的勸告是對的。她知道自己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的緣故。但是她以爲自己是不不要緊的，不論多病或不壽。她以爲要緊的是，趕快給女兒嫁一個老公，給兒子討一個老婆，而且都要熱熱鬧鬧闊綽綽的舉辦。菊英的娘和爹，一個千

辛萬苦的在家工作，一個飄海過洋的在外面經商，一大半是爲的兒女的大事。如果兒女的婚姻草草了事，他們的心中便要生出非常的不安。因爲他們覺得兒女的婚嫁，是做爹娘責任內應盡的事，做兒女的除了拜堂以外，可以袖手旁觀。不能使喜事熱鬧闊綽，他們便覺得對不住兒女。人家女兒多的，也須東挪西扯的弄一點錢來盡力的把她們一個一個，熱熱鬧鬧闊闊綽綽的嫁出去，何況他們除了菊英沒有第二個女兒，而且菊英又是娘所最愛的心肝兒。

盡她所有的力給菊英預備嫁妝，是她的責任，又是她十分的心願。

哈，這樣好的嫁妝，菊英還會不喜歡嗎？人家還會不稱讚嗎？你看，那一種不完備？那一種不漂亮？那一種不值錢？

大略的說一說：金簪二枚，銀簪珠簪各一枚。金銀髮釵各二枚。挖耳，金的二個，銀的一個。金的，銀的和鑽石的耳環各兩付。金戒指四枚，又鑽石的二枚。手鐲三對，金的倒有二對。自內至外，四季衣服粗穿的俱備三套四套，細穿的各二套。凡絲羅緞如紡綢等衣服皆在粗穿之列。棉被八條，湖縐的佔了四條。氈子四條，外國絨的佔了兩條。十字布烏賊枕六對，兩面都挑出山水人物。大牀一張，衣櫥二個，方桌及琴桌各一個。椅，凳，茶几及各種木器，都用花梨木和其他上等的硬木做成，或彫刻，或嵌鑲，都非常細緻。全件漆上淡黃，金黃和淡紅等各種顏色。玻璃的櫥頭箱中的鐵器光彩奪目。大小的蠟燭臺六付，最大的每隻重十二斤。其餘日用的各種小件沒有一件不精緻，新奇，值錢。在種種不能詳說（就是菊英的

娘也不能一一記得清楚)的東西之外,還隨去了良田十畝,每畝約計價一百二十元。

吉期近了,有許多嫁妝都須在前幾天送到男家去,菊英的娘愈加一天比一天忙起來。一切的事情都要經過她的考慮,她的點督,或親自動手。但是儘管日夜的忙碌,她總是不覺得容易疲倦,她的身體反而比平時強健了數倍。她心中非常的快活。人家都由「阿姆」而至「丈姆」,由「丈姆」而至「外婆」,她以前看着好不難過,現在她可也輪到了鄰居親戚們知道罷,菊英的娘不是一個沒有福氣的人!

她進進出出像看見了菊英一臉的笑容。「是的呀,喜期近了,我的心肝兒!」她暗暗的對菊英說。菊英的兩頰上突然飛出來兩朵紅雲。「是一個好看的郎君,聰明的郎君哩!你到他的家裏去,做『他的人』去!讓你日日夜夜跟着他,守着他,讓他日日夜夜陪着你,抱着你!」菊英羞得抱住了頭想逃走了。「好好的服侍他!」她又莊重的訓導菊英說:「依從他,不要使他不高興。歡歡喜喜的明年就給他生一個兒子!對於公婆要孝順,要週到。對於其他的長者要恭敬,幼者要和藹。不要被人家說半句壞話,給娘爭氣,給自己爭氣,牢牢的記着……」

音樂熱鬧的奏着,漸漸由遠而近了。住在街上的人家都曉得菊英的轎子出了門。菊英的出嫁比別人要熱鬧,要闊綽,他們都知道。他們都預先扶老攜幼的在街上等着觀看。

最先走過的是兩個送嫂。●她們的背上各斜披着一幅大紅綾子。送嫂約過去有半里遠近,隊伍

就到了。爲首的是兩盞紅字的大燈籠。燈籠後八面旗子，八個吹手。隨後便是一長排精製的，逼真的，各色紙童，紙婢，紙馬，紙轎，紙桌，紙椅，紙箱，紙屋，以及許多紙做的器具。後面一頂鼓閣，兩槓紙鋪陳，兩槓真鋪陳。鋪陳後一頂香亭，香亭後纔是菊英的轎子。這轎子與平常花轎不同，不是紅色，卻是青色，四圍結着彩。轎後十幾個人擡着一口很重沈的棺材，這就是菊英的靈柩。棺材在一套呆大的格子架中，架上蓋着紅色的絨氈，四面結着彩，後面跟着兩個坐轎的，和許多預備在中途折回的，步行的孩子。看的人多說菊英的娘辦得好，稱讚她平日能喫苦耐勞。她們又談到菊英的聰明和新郎生前的漂亮，都說配合得的當。

這時菊英的娘在家裏哭得昏去了。娘的心中是這樣的悲苦，娘從此連心肝兒的棺材也要永久看不見了。菊英幼時是何等的好看，何等的聰明，又是何等聽娘的話！她纔學會走路，尙不能說話的時候，一舉一動已很可愛了。來了一位客，娘喊她去行個禮，她使過去彎了一彎腰。客給她糖或餅喫，她紅了臉不肯去接，但看着娘，娘說「接了罷，謝謝！」她便用兩手捧了，彎了一彎腰。她隨後便走到娘的身

① 送嫂專於婚喪時服侍女客，及平日與婦人絞面毛，其丈夫多爲吹手兼轎夫，或管廟祠。此處係用爲至男家親喜及服侍新娘子之用。

② 鼓閣係一種轎子形式，內置樂器數種，以一人司之，與轎後數人之樂相和。

③ 棉被及統頭等嫁妝。

邊，放了一點在自己的口裏，拿了一點給娘喫，娘說：「娘不要喫，」她使「噫」的響了一聲，露出高興的樣子，高高的舉着手，硬要娘喫，娘接了放在口裏，她便高興得伏在娘的膝上嘻嘻的笑了。那時她的爹不走運，跑到千里迢迢的雲南去做生意，半年六個月沒有家信，四年沒有回家，也沒有半邊爛錢寄回來。娘和她的祖母千辛萬苦的給人家做粗做細，賺來養她，她六歲時自己學磨紙，●七歲繡花，學做小脚娘子●的衣褲，八歲便能幫娘磨紙，挑花邊了。她不同的孩子去玩耍，也不噪喫閒食，祇是整天的坐在房子裏做工。她離不開娘，娘也離不開她。她是娘的肉，她是娘的唯一的肝兒！好幾次，娘想到她的爹不走運，娘和祖母日日夜夜低着頭的給人家做苦工，還不能多賺一點錢，做一件好看的新衣給她穿，買點好喫的糖果給她喫，反而要她日日夜夜的幫着娘做苦工，娘的心酸了起來，忽然抱着她哭了。她看見娘哭，也就放聲大哭起來。娘沒有告訴她，娘想些什麼，但是娘的心酸苦了，她也酸苦了。夜間娘要她早一點睡，她總是說做完了這一點，做完了這一點。娘恐怕她疲倦，但是她反說娘一定疲倦了，她說娘的事情比她多。她好幾次的對娘說：「阿姆，我再過幾年，人高了，氣力大了，我來代你煮飯，你太苦了，又要做這個，又要做那個。」娘笑了，娘抱着她說：「好的，我的肉！」這時，眼淚幾乎從娘的眼中滾出來了。娘有時心中悲傷不過，臉上露着愁容，一言不發的獨自坐着，她便走了過來，靠着娘站着

●磨紙，即磨錫箔。

●「小脚娘子」係女孩以各色布自做的女玩偶，以其小脚故名。

說，「阿媽，我猜阿爹明天要回來了。」她看見娘病了，躺在牀上；她的臉上的笑容就沒有了。她沒有心思再做工，但她整天的坐在娘的牀邊，牽着娘的手，或給娘敲背，或給娘敲腿。八年來，娘沒有打過她一下，罵過她半句，她實在也無須娘用指尖去輕輕的觸一觸！菩薩，娘是敬重的，娘沒有做過一件穢瀆菩薩的事情。但是，天呵！爲什麼不留心肝兒在娘的身邊呢？那時雖是娘不小心，但也是爲的她苦得太可憐了，所以娘纔要她跟着祖母到表兄弟那裏去喫喜酒，好趁此熱鬧熱鬧，開開心。誰能夠曉得反而害了她呢？早知這樣，咳，何必要她去呢！她原是不肯去的：「阿媽不去，我也不去。」她對娘這樣說。但是又有喫，又好看，又好耍，做娘的怎麼不該勸她偶而的去一次呢？「那末只有阿媽一個人在家了，」她固執不過娘，便答應了，但她又加上這一句。娘願意離開她嗎？娘能離開她嗎？天呵，她去了八天，娘已經儘夠苦惱了！她的爹在千里迢迢的地方，錢也沒有，信也沒有，人又不回來，娘日日夜夜在愁城中做苦工，還有什麼生趣？娘的唯一的安慰祇有這一個心肝兒，沒有她，娘早就不想再活下去。第九天，她跟着祖母回來了。娘是這樣的喜歡：好像娘的靈魂失去了又回來一般！她一看見娘便喊着「阿媽」跑到娘的身邊來。娘把她抱了起來，她使用手臂挽住了娘的頸，將面頰貼到娘的臉上來。娘問她去了八天喜歡不喜歡，她說，「喜歡，只是阿媽不在那裏沒有十分趣味。」娘摸她的手，看她的臉，覺得反而比先瘦了。娘心中有點不樂。過了一會，她咳嗽了幾聲，娘沒有留意。誰知過了一會，她又咳嗽了。娘連忙問她咳嗽了幾天，她說兩天。娘問她身體好過不好過，她說好過，只是咳了又咳，有點討厭。娘聽了有點懊悔，忙

到街上去買了兩個銅子的蘇梗來泡茶給她喫。她把新娘子生得什麼樣子，穿什麼好的衣服，鬧房時怎樣，以及種種事情講給娘聽，她的確很喜歡，她講起來津津有味。第二天早晨，她的聲音有點啞了，娘很擔憂。但因為要預備早飯，娘沒有仔細的問她，娘燒飯時，她還代娘掃了房中的地。喫飯時，娘見她喫不下去，兩頰有點紅色，忙去摸她的頭，她的頭發燒了。娘問她還有什麼地方難過，她說喉嚨有點痛。這一來，娘懊悔得不得了了，娘覺得以先不該要她去。祖母愈加懊悔，她說不知道那裏疏忽了，竟使她受了寒，咳嗽而至於喉痛。娘放下飯碗，看她的喉嚨，她的喉嚨已如血一般的紅了。收拾過飯碗，娘又喊她到屋外去，給她仔細的看。這時，娘看見她喉嚨的右邊起了一個小小的雪白的點子。娘不曉得這是什麼病，娘只知道喉病是極危險的。娘的心跳了起來，祖母也非常的擔憂。娘又問她，那一天便覺得喉嚨不好過了，這時她纔告訴說，前天就覺得有點乾燥了似的。娘連忙喊了一只划船，帶她到四里遠的一個喉科醫生那裏去。醫生的話，駭死了娘，他說這是白喉，已起了兩三天了。「白喉！」這是一個可怕的名字！娘聽見許多人說，生這病的人都是一禮拜就死的！醫生要把一根明晃晃的東西拿到她的喉嚨裏去搽藥，她怕，她閉着嘴不肯。娘勸她說這不痛的，但是她依然不肯。最後，娘急得哭了一爲了阿姆呀，我的肉！」于是她也哭了，她依了娘的話，讓醫生搽了一次藥。回來時，醫生又給了一包喫的和漱的藥。

第二天，她更加利害了：聲音愈加啞，咳嗽愈加多，喉嚨裏凸起了一層白的薄膜，白點愈加多，人愈發燒了。娘和祖母都非常的害怕。一個鄰居的來說，昨天的醫生不大好，他是中醫，這種病應該早點請

西醫。西醫最好的辦法是打藥水針，只要病人在二十四點鐘內不至于窒息，藥水針便可保好。娘雖然不大相信西醫，但是眼見得中醫醫不好，也就不得不去試一試。首善醫院是在萬邱山那邊，娘想順路去求藥，便帶了香燭和香灰去。●她怕中醫，一定更怕西醫，娘只好不告訴她到醫院裏，只說到萬邱山求藥去。她相信了娘的話，和娘坐着船去了。但是到要上岸的時候，她明白了。因為她到過萬邱山兩次，醫院的樣子與萬邱山一點也不像。她哭了，她無論如何不肯上岸去。娘勸她，兩個划船的也勸她說，不醫是不會好的，你不好，娘也不能活了，她總是不肯。划船的想把她抱上岸去，她用手足亂打亂掙，啞着聲音號哭得更利害了，娘看着心中非常的不好過，又想到外國醫生的利害，怕要開刀做什麼，她既一定不肯去，不如依了她，因此只到萬邱山去求了藥回來了。第三天早晨，她的呼吸是這樣的困難：喉嚨中發出嘶嘶的聲音，好像有什麼塞住了喉嚨一般，咳嗽愈利害，她的臉色非常的青白。她瘦了許多，她有二天沒有喫飯了。娘的心如烈火一般的燒着，只會抱着流淚。祖母也沒有一點主意，也只會流眼淚了。許多人說可以拿葶藶汁，萊菔汁，給她喫，娘也一一的依着辦來給她喫過。但是第四天早晨，她的喉嚨中聲音響得如豬的一般了。說話的聲音已經聽不清楚。嘴巴大大的開着，鼻子跟着呼吸很快的一開一閉。咳嗽得非常利害。臉色又是青又是白，兩頰陷了進去。下顎變得又長又尖。兩眼呆呆的圓睜着，凹了進去，眼白青白的失了光，眼珠暗淡的不活潑了——像山羊的面孔！娘怕着了。娘看起來，心

●求藥者將香灰供神前，求神于冥冥中賜藥于香灰上，持回與病人吞服。

要碎了！但是娘肯甘心嗎？娘肯看着她死嗎？娘肯舍卻心肝兒嗎？不的！娘是無論如何也要想法子的！娘沒有錢，娘去借了錢來請醫生。內科醫生請來了兩個，都說是肺風，各人開了一個方子。娘又暗自的跪倒在竈前，眼淚如潮一般的流了出來，對竈君菩薩許了高王經三千，喫齋一年的願，求竈君菩薩的保佑。娘又誠心的在房中暗祝說，如果有客●在房中，請求饒恕了她。今晚瘥了，今晚就燒元寶五十錠，直到完全好了，擺一桌十六大碗的羹飯。上半年，那個要娘送她到醫院去看的鄰居又來了。他說今天再不去請醫生來打藥水針，一定不會好了。他說他親眼看見過醫好幾個人，如果她在二十四點鐘內不至於「走」●打了這藥水針一定保好。請醫院的醫生來，必須喊轎子給他，打針和藥錢都貴，他說總須六元錢纔能請來，他既然這樣說，娘在走頭無路的時候也必須試一試看。娘沒有錢，也沒有地方可以再借了，娘只有把自己的皮襖托人拿去當了請醫生。皮襖還有什麼用處呢，她如果沒有法子救了，娘還能活下去嗎？喫中飯的時候，醫生請來了。他說不應該這樣遲纔去請他，現在須看今夜十二點鐘了，過了這一關便可放心。她聽見，哭了，緊緊的挽住了娘的頸頭。她心裏非常的清白。她怕打針，幾個人硬按住了她，醫生便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一針，灌了一瓶藥水進去。——但是，命運註定了，還有什麼用處呢，娘是該要這樣可憐的下半天，她的呼吸漸漸透不轉來，就在夜間十一點鐘……天呀！

●「客」對鬼尊稱之詞。

●「走」即死，避諱也。

黃金

陳四橋雖然是一個偏僻冷靜的鄉村，四面圍着山，不通輪船，不通火車，村裏的人不大往城裏去，城裏的人也不大到村裏來，但每一家人家卻是設着無線電話的，關於村中和附近地方的消息，無論大小，他們立刻就會知道，而且，這樣的詳細，這樣的清楚，彷彿是他們自己做的一般。例如，一天清晨，桂生婦提着一籃衣服到河邊去洗滌，走到大門口，遇見如史伯伯由一家小店裏出來，一眼瞥去，看見他手中拿着一個白色的信封，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來了信了，眼光轉到他的臉上去，看見如史伯伯低着头，一聲不響的走着，她就知道他的兒子在外面不很如意了，倘若她再叫一聲說，「如史伯伯，近來蘿菔很便宜，今天我和你去合買一擔來好不好？」如史伯伯搖一搖頭，微笑着說，「今天不買，我家裏還有菜喫，」於是她就知道如史伯伯的兒子最近沒有錢寄來，他家裏的錢快要用完，快要……快要……了。

不到半天，這消息便會由他們自設的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由家家戶戶的門縫裏窗隙裏鑽了進去，彷彿陽光似的，風似的。

的確，如史伯伯手裏拿的是他兒子的信；一封不很如意的信，最近，信中說，不能寄錢來的，的確，如史

伯伯的錢快要用完了，快要……快要……

如史伯伯很憂鬱，他一回到家裏便倒在藤椅上，躺了許久，隨後便在房子裏踱來踱去，苦惱地默想着。

「悔不該把這些重擔完全交給了伊明，把自己的職務辭去，現在……」他想，「現在不到二年便難以維持，便要搖動，便要撐持不來原先的門面了……悔不該——但這有什麼法子想呢？我自己已是這樣的老，這樣的衰，講了話馬上就忘記，算算賬常常算錯，走路又跟踉跄跄，誰喜歡我去做賬房，誰喜歡我去做跑街，誰喜歡我……誰喜歡我呢？」

如史伯伯想到這裏，憂鬱地舉起兩手往頭上去抓，但一觸着頭髮脫了頂的光滑的頭皮，他立刻就縮回了手，嘆了一口氣。這顯然是悲哀侵佔了他的心，覺得自己老得不堪了。

「你總是這樣的不快樂，」如史伯母忽然由廚房裏走出來，說。她還沒有像如史伯伯那麼老，很有精神，一個肥胖的女人，但頭髮也有幾莖白了。「你父母留給我們的祇有一間破屋，一口破衣櫥，一張舊牀，幾條板凳，沒有田，沒有多的屋，現在，我們已把家庭弄得安安穩穩，有了十幾畝田，有了幾間新屋，一切應用的東西都有，不必再向人家去借，只有人家向我們借，兒子讀書知禮，又很勤苦——弄到這步田地，也夠滿意了，你還只是這樣憂鬱的做什麼！」

「我沒有什麼不滿意，」如史伯伯假裝出笑容，說，「也沒有什麼不快樂，只是在外面做事慣了，

有喫有笑有看，住在家裏冷清清的，沒有趣味，所以常常想，最好是再出去做幾年事，而且，兒子書雖然讀了多年，畢竟年紀還輕，我不妨再幫他幾年。」

「你總是這樣的想法，兒子夠能幹了，放心罷。——哦，我昨晚做了一個夢，忘記告訴你了，我看見伊明帶了一頂五光十色的帽子，搖搖擺擺的走進門來，後面七八個人擡着一口沈重的棺材，我嚇了一跳，醒來了。但是醒後一想，這是一個好夢：伊明帶着五光十色的帽子，一定是做了官了；沈重的棺材，明明就是做官得來的大財。這幾天，伊明一定有銀信寄到的了。」如史伯母說着，不知不覺地眉飛目舞的歡喜起來。

聽了這個，如史伯伯的臉上也現出了一陣微笑，他相信這帽子確是官帽，棺材確是財。但忽然想到剛纔接得的信，不由得又憂鬱起來，臉上的笑容又飛散了。

「這幾天一定有錢寄到的，這是一個好夢。」他又勉強裝出笑容，說。

剛纔接到了兒子一封信，他沒有告訴她。

第二天午後，如史伯母坐在家裏寂寞不過，便走到阿彩嬪家裏去。阿彩嬪平日和她最談得來，時常來往，她們兩家在陳四橋都算是第二等的人家。但今天不知怎的，如史伯母一進門，便覺得有點異樣：那時阿彩嬪正側面的立在街子那一頭，忽然轉過身去，往裏走了。

「阿彩嬪，午飯喫過嗎？」如史伯母叫着說。

阿彩嬻很慢很慢的轉過頭來，說：「啊，原來是如史伯母，你坐一坐，我到裏間去去就來」說着就進去了。

如史伯母是一個聰明人，她立刻又感到了一種異樣：阿彩嬻平日看見她來了，總是搬凳拿茶，嘻嘻哈哈的說個不休，做衣的時候，放下針線，喫飯的時候，放下碗筷，今天只隔幾步路側着而立着，竟不會看見，喊她時，她只掉過頭來，說你坐一坐就走了進去，這顯然是對她冷淡了。

她悶悶地獨自坐了約莫十五分鐘，阿彩嬻纔從裏面慢慢的走了出來。

「真該死！他平信也不來，銀信也不來，家裏的錢快要吃完了也不管！」阿彩嬻劈頭就是這樣說。「他們男子都是這樣，一出門，便任你是父親母親，老婆子女，都丟開了！」

「不要着急，阿彩叔不是這樣一個人。」如史伯母安慰着她說。但同時，她又覺得奇怪了：十天以前，阿彩嬻會親自對她說過，她還有五百元錢存在裕生木行裏，家裏還有一百幾十元，怎的今天忽然說快要完了呢……

過了一天，這消息又因無線電話傳遍陳四橋了：如史伯伯接到兒子的信後，愁苦得不得了，要如史伯母跑到阿彩嬻那裏去借錢，但被阿彩嬻拒絕了。

有一天是裕生木行老闆陳雲廷的第三個兒子結婚的日子，滿屋都掛着燈結着彩，到的客非常多。陳四橋的男男女女都穿得紅紅綠綠，不是綢的便是緞的。對着外來的客，他們常露着一種驕矜

的神氣，彷彿說：你看，裕生老闖是四近首屈一指的富翁，而我們，就是他的同族！

如史伯伯也到了。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湖縐棉袍，玄色大花的花緞馬褂。他在陳四橋的名聲本是很好的，而且年紀都比別人大，除了一個七十歲的阿瑚先生。因此，平日無論走到那裏，都受族人的尊敬。但這一天不知怎的，他覺得別人對他冷淡了，尤其是當大家笑嘻嘻地議論他灰色湖縐棉袍的時候。

「阿，如史伯伯，你這件袍子變了色了，黃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說。

「真是，這樣舊的袍子還穿着，也太儉省了，如史伯伯！綽號叫做小耳朵的珊瑚說，接着便是一陣冷笑。

「年紀老了還要什麼好看，隨隨便便算了，還做什麼新的，知道我還能活……」如史伯伯想到今天是人家的喜期，說到「活」字便停了口。

「老年人都是這樣想，但兒子總應該做幾件新的給爹娘穿。」

「你聽，這個人專門說些不懂世事的話，阿凌哥！如史伯伯聽見背後稍遠一點的地方有人這樣說。「現在的世界，祇有老子養兒子，還有兒子養老子的嗎？你去打聽打聽，他兒子出門了一年多，寄了幾個錢給他了！年輕的人一有了錢，不是賭就是嫖，還管什麼爹娘！」接着就是一陣冷笑。

如史伯伯非常苦惱，也非常生氣，這是他第一次聽見人家的奚落的確，他想，兒子出門一年多，不會寄了多少錢回家，但他是一個勤苦的孩子，沒有一刻忘記過爹娘，誰說他是喜歡賭喜歡嫖的呢？

他生氣踱到別一間房子裏去了。

喜酒開始，大家嚷着「坐，坐，」便都一一的坐在桌邊，沒有誰提到如史伯伯，待他走到，爲老年人而設，地位最尊敬，也是他常坐的第一二桌已坐滿了人，次一點的第三第五桌也已坐滿，只有第四桌的下位還空着一位。

「我坐到這一桌來，」如史伯伯說着，沒有往凳上坐。他想，坐在上位的品生看見他來了，一定會讓給他的。但是品生看見他要坐到這桌來，便假裝着不注意，和別個談話了。

「我坐到這一桌來，」他重又說了一次，看有人讓位子給他沒有。

「我讓給你，」坐在旁邊，比上位卑一點地方的阿琴看見品生故意裝做不注意，過意不去，站起來，坐到下位去，說。

如史伯伯只得坐下了。但這侮辱是這樣的難以忍受，他幾乎要舉起拳頭敲碗盞了。

「品生是什麼東西！」他憤怒的想，「三十幾歲的木匠！他應該叫我伯伯！平常對我那樣的恭敬，而今天，竟敢坐在我的上位！……」

他覺得隔座的人都詫異的望着他，便低下了頭。

平常，大家總要談到他，當面稱讚他的兒子如何的能幹，如何的孝順，他的福氣如何的好，名譽如何的好，又有田又有錢；但今天座上的人都彷彿沒有看見他似的，只是講些別的話。

沒有終席，如史伯伯便推說已經喫飽，鬱鬱的起身回家。甚至沒有走得幾步，他還聽見背後一陣冷笑，彷彿正是對他而發的。

「品生這東西！我有一天總得報復他！」回到家裏，他氣憤憤的對如史伯母說。

如史伯母聽見他坐在品生的下面，幾乎氣得要哭了。

「他們明明是有意欺侮我們！」她噁着聲說，「咳，運氣不好，兒子沒有錢寄家，人家就看不起我們，欺侮我們了！你看，這班人多麼會造謠言：不知那一天我到阿彩孀那裏去了一次，竟說我是向她借錢去的，怪不得她許久不到我這裏來了，見面時總是冷淡淡的。」

「伊明再不寄錢來，真是要倒霍了！你知道，家裏只有十幾元錢了，天天要買菜買東西，如何混得下去！」

如史伯伯說着，又憂鬱起來，他知道這十幾元錢用完時，是沒有地方去借的，雖然陳四橋儘多有錢的人家，但他們都一樣的小器，你還沒有開口，他們就先說他們怎樣的窮了。

三天過去，第四天晚上，如史伯伯最愛的小女兒放學回來，把書包一丟，忍不住大哭了。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好不傷心，看見最鍾愛的女兒哭了起來，他們連忙撫慰着她，問她什麼。過了許久，幾乎如史伯母也要流淚了，她纔停止啼哭，嗚嗚咽咽地說：

「在學校裏，天天有人問我，我的哥哥寫信來了沒有，寄錢回來了沒有。許多同學，原先都是和我

很要好的，但自從聽見哥哥沒有錢寄來，都和我冷淡了，而且還不時的譏笑地對我說，你明年不能讀書了，你們要倒霉了，你爹娘生了一個這樣的兒子……先生對我也不和氣了，他總是天天的罵我愚蠢……我沒有做錯的功課，他也說我做錯了……今天，他出了一個題目，叫做『冬天的鄉野』，我好交給他看，他起初稱讚說，做得很好，但忽然發起氣來，說我是抄的，我問他從什麼地方抄來，有沒有證據，他回答不出來，反而愈加氣怒，不由分說，拖去打了一二十下手心，還叫我面壁一點鐘……」她說到這裏又哭了，「他這樣冤枉我……我不願意再到那裏讀書去了！」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如史伯母也只會跟着哭。他們都知道那位先生的脾氣：對於有錢人家的孩子一向和氣，對於沒有錢人家的孩子只是罵打的，無論他錯了沒有。

「什麼東西！一個連中學也沒有進過的光蛋！」如史伯伯拍着桌子說：「只認得錢，不認得人，配做先生！」

「說來說去，又是自己窮了，兒子沒有寄錢來，咳，咳！」如史伯母揩着女兒的眼淚說，「明年讓你到縣裏去讀，但願你哥哥在外面弄得好！」

一塊極其沉重的石頭壓在如史伯伯夫妻的心上似的，他們都幾乎透不過氣來了。真的窮了嗎？當然不窮，屋子比人家精緻，田比人家多，器用什物比人家齊備，誰說窮了呢？但是，但是，這一切不能拿去當賣！四周的人都睜着眼睛看着你，如果你給他們知道，那麼你真的窮了，比討飯的還要窮了！討飯

的人家是不敢欺侮的；但是你，一家中等人家，如果給了他們一點點，只要一點點，窮的預兆，那麼什麼人都要欺侮你了，比對於討飯的，對於狗，還利害……

過去了幾天憂鬱的時日，如史伯伯的不幸又來了。

他們夫妻兩個只生了一個兒子，二個女兒；兒子出了門，大女兒出了嫁，現在住在家裏的只有三個人。如果說此外還有，那便只有那隻年輕的黑狗了。來法，這是黑狗的名字。牠生得這樣的伶俐，這樣的可愛；牠日夜只是躺在門口，不常到外面去找情人，或去偷別人的東西喫。遇見熟人或是面貌和善的生人，牠仍躺着讓他進來，但如果遇見一個壞人，無論他是生人或熟人，他遠遠的就嗥了起來，如呆沒有得到主人的許可，他就想進來，那麼牠就會跳過去咬那人的衣服或腳跟的。確奇怪，牠不曉得是怎樣辨別的，好人或壞人，而牠的辨別，又竟和主人所知道的無異。夜裏，如果有什麼聲響，牠便站起來四處巡行，直至遇見了什麼意外，牠纔嗥，否則是不做聲的。如史伯伯一家人是這樣的愛牠，與愛一個二三歲的小孩一般。

一年以前，如史伯伯做六十歲生辰那一天，來了許多客。有一家人家差了一個曾經偷過東西的人來送禮，一到門口，來法就一聲不響的跳過去，在他的腳骨上咬了一口。如史伯伯覺得牠這一天太兇了，在牠頭上打了一下，用繩子套了牠的頭，把牠牽到花園裏拴着，一面又連忙向那個人陪罪，拿藥給他敷。來法起初嗥着，掙扎着，但後來就躺下了。酒席散後，有的是殘魚殘肉，伊雲，如史伯伯的小女兒，

拿去放在來法的面前喂牠，牠一點也不喫，只是躺着。伊雲知道牠生氣了，連忙解了牠的繩子。但牠仍舊躺着，不想喫。拖牠起來，推牠出去，牠也不出去。如史伯伯知道了，非常的感動，覺得這懲罰的確太重了，走過去撫摩着牠，叫牠出去喫一點東西，牠這纔搖着尾巴走了。

「牠比人還可愛！」如史伯伯常常這樣的說。

然而不知怎的，牠這次遇了害了。

約莫在上午十點鐘光景，有人來告訴如史伯伯，說是來法跑到屠坊去拾肉骨喫，肚子上被屠戶阿灰砍了一刀，現在躺在大門口喘着。如史伯伯和如史伯母聽見都嚇了一跳，急急忙忙跑出去看，果然牠躺在那里，嗆，渾身發着抖，流了一地的血。看見主人去了，牠掉轉頭來望着如史伯伯的眼睛。牠的目光是這樣的淒慘動人，彷彿知道自己就將永久離開主人，再也看不見主人，眼淚要湧了出來似的。如史伯伯看着心酸，如史伯母流淚了。他們檢查牠的肚子，割破了一尺多長的地方，腸都拖出來了。

「你回去，來法，我馬上給你醫好，我去買藥來。」如史伯伯推着牠說，但來法只是望着嗆着，不能起來。

如史伯伯沒法，急忙忙地跑到藥店裏，買了一點藥回來，給牠敷上，包上。隔了幾分鐘，他們夫妻倆出去看牠一次，隔了幾分鐘又出去看牠一次。喫中飯時，伊雲從學校裏回來了。她哭着撫摩着牠很久很久，如同親生的兄弟遇了害一般的傷心，看見的人也心酸。看看牠哼得好一些，她又去拿了肉和

飯給牠喫，但牠不想喫，只是望着伊雲。

下午二點鐘，牠哼着進來了，肚上還滴着血。如史伯母忙找了一點舊棉花舊布和草，給牠做了一個柔軟的窩的窩，推牠去躺着，但牠不肯躺。牠一直踱進屋後，滿房走了一遍，又出去了，怎樣留牠也留不住。如史伯母哭了。她說牠明明知道自己不能活了，捨不得主人和主人的家，所以又最後來走了一次，不願意自己骯髒地死在主人的家裏，又到大門口去躺着等死了，雖然已走不動。

果然，來法是這樣的，第二天早晨，他們看見牠吐着舌頭死在大門口了，地上還流了一地的血。

「我必須爲來法報仇！叫阿灰一樣的死法！」伊雲哭着，咒咀說。

「咳！不要做聲，伊雲，他是一個惡棍，沒有辦法的。受他欺侮的人多着呢！說來說去，又是我們窮了，不然他怎敢做這事情……」說着，如史伯母也哭了起來。

聽見「窮」字，如史伯伯臉色漸漸青白了，他的心撞得這樣的利害：猶如雷雨狂至時，一個過路的客人用着全力急急地敲一家不相識者的門，恨不得立時衝進門去的一般。

在他的賬簿上，已只有十二元另幾角存款。而三天後，是他們遠祖的死忌，必須做兩桌羹飯；供過後，給親房的人喫，這就須化六元錢。離開小年，十二月二十四，只有十幾天，在這十幾天內，店鋪都要來收賬，每一個收賬的人都將說，「中秋沒有付清，年底必須完全付清的，現在……」現在，現在怎麼辦呢？伊明不是來信說，年底不限定能夠張羅一點錢，在二十四以前寄到家嗎……他幾乎也急得流

淚了。

三天過去，便是做羹飯的日子。如史伯伯一清早便提着籃子到三里外的林家塘去買菜。籩子上寫着，這一天羹飯的魚，必須是支魚。但尋遍魚攤，如史伯伯看不見一條支魚，不得已，他買了一條米魚代替。米魚的價錢比支魚大，味道也比支魚好，喫的人一定滿意的，他想。

晚間，羹飯供在祠堂中的時候，親房的人都來拜了。大房這一天沒有人在家，他們知道二房輪着喫的是阿安，他的叔伯兄弟阿黑今年輪不到喫，便派阿黑來代大房。

阿黑是一個駝背的泥水匠，從前曾經有過不名譽的事，被人家在屋柱上綁了半天。他平常對如史伯伯是很恭敬的。這一天不知怎樣，他有點異樣：拜過後，他睜着眼睛，繞着桌子看了一遍，像在那里尋找什麼似的。如史伯母很注意他。隨後，他拖着阿安走到屋角裏，低低的說了一些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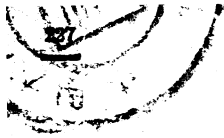
酒纔一巡，阿黑便先動筷筴魚喫。嘗了一嘗，便大聲的說：

「這是什麼魚米魚籩子上明明寫的是支魚！做不起羹飯，不做還要好些……」
如史伯伯氣得跳了起來，說：

「阿黑支魚買不到，用米魚代還不好嗎？那種貴那種便宜？那種好喫？那種不好喫？」

「支魚貴！支魚好喫！」

「米魚便宜！米魚不好喫！」阿安突然也站了起來說。



如史伯伯氣得呆了。別的人都停了筷，憤怒地看着阿黑和阿安，顯然覺得他們是無理的。但因為阿黑這個人不好惹，都只得不做聲。

「人家兒子也有，卻沒有看見過連羹飯錢也不寄給爹娘的兒子米魚代支魚這樣不好喫！」阿黑左手拍着桌子，右手卻只是筍魚喫。

「你說什麼話畜生！」如史伯母從房裏跳了出來，氣得臉色青白了。「沒有良心的東西！你靠了誰，纔有今天？綁在屋柱上，是誰把你保釋的？你今天有沒有資格說話？今天輪得到你喫飯嗎？……」

「從前管從前，今天管今天……我是代表大房……明年輪到我當辦，我用鯉魚來代替鴨蛋代雞蛋！小碗代大碗……」阿黑似乎不會生氣，這話彷彿並不是由他口裏出來，由另一個傳聲機裏出來一般。他只是喝一口酒，筍一筷魚，慢吞吞地喫着。如史伯母還在罵他，如史伯伯在和別人談論他不是，他彷彿都不會聽見。

幾天之後，陳四橋的人都知道如史伯伯的確窮了：別人家忙着買過年的東西，他沒有買一點，而且沒有錢給收賬的人，總是約他們二十三，而且連做羹飯也沒有錢，反而給阿黑罵了一頓，而且有一天跑到裕生木行那里去借錢沒有借到，而且跑到女婿家裏去借錢，沒有借到，坐着船回來，船錢也不夠，而且……而且……

的確，如史伯伯着急得沒法，曾到他女婿家裏去借過錢。女婿不在家裏，和女兒說着說着，他哭了。

女兒哭得更利害。伊光，他的大女兒，最懂得陳四橋人的性格：你有錢了，他們都來了，對神似的恭敬；你窮了，他們轉過背去，冷笑着，誹謗你，盡力的欺侮你，沒有一點人心。她小時，不曉得在陳四橋受了多少的氣，看見了多少這一類的事情。現在，想不到竟轉到老年的父母身上了。她越想越傷心起來。

「最好是不要住在那里，搬到別的地方去。」她哭着說，「那里的人比畜生還不如……」

「別的地方就不是這樣嗎？」老年的如史伯伯嘆着氣說。他顯然知道生在這世間的人都是一樣的。

伊光答應由她具名打一個電報給弟弟，叫他趕快電匯一點錢來，同時她又叫丈夫設法。最後給了父親三十元錢，安慰着，含着淚送她父親到船邊。

但這三十元錢有什麼用呢？當天付了兩家店鋪就沒有了。店賬還欠着五十幾元。過年不敬神是不行的，這里還需十幾元。

在他的賬簿上，只有三元另幾個銅子的存款了！

收賬的人天天來，他約他們二十三那一天一定付清。

十二月十六日，賬簿上只有二元八角的存款……

「這樣羞恥的發抖的日子，我還不會遇到過……」如史伯伯顫動着語音說。

如史伯母含着淚，低着頭坐着，不時在沈寂中發出沈重的長聲的嘆息。

「啊啊，多福多壽，發財發財！」忽然有人在門外叫着說。

隔着玻璃窗一望，如史伯伯看見強討飯的阿水來了。

他不由得顫動着站了起來。「這個人來，沒有好結果，」他想着走了出去。

「啊，發財發財，恭喜恭喜！財神菩薩多化一點！」

「好好，你等一等，我去拿來。」如史伯伯又走了進來。

他知道阿水來到是要比別的討飯的拿得多的，於是就滿滿的盛了一碗米出去。

「不行，不行，老闆，這是今年最末的一次！」阿水遠遠的就叫了起來。

「那末你拿了，我再去盛一碗來。」如史伯伯知道，如果阿水說「不行」是真的不行的。

「差得遠，差得遠！像你們這樣的人家，米是不要的。」

「你要什麼呢？」

「我嗎？現洋！」阿水睜着兩隻兇惡的眼睛，說。

「不要說笑話，阿水，像我們這樣的人家，那里……」

「哼！你們這樣的人家！你們這樣的人家！我不知道嗎？到這幾天，過年貨也還不買，藏着錢做什麼！

施一點給討飯的！」阿水帶着冷笑，惡狠狠地說。

「今年實在……」如史伯伯憂鬱地說。

但阿水立刻把他的話打斷了：

「不必多說，快去拿現洋來，不要擔擱我的工夫！」

如史伯伯沒法，慢慢地進去了，從櫃子裏拿了四角錢。正要出去，如史伯母急得跳了起來，叫着說：

「你發瘋了嗎？一個討飯的，給他這許多錢！」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如史伯伯低聲的說着，又走了出去。

「四角嗎？看也沒有看見。我又不是小討飯的，哼！」阿水忿然的說，偏着頭，看着門外。「一千多畝田，二萬元現金的人家，竟拿出這一點點來哄小孩子！誰要你的！」

「你去打聽打聽，阿水我那里有這許多……！」

「不要多說！快去拿來！」阿水不耐煩的說。

如史伯伯又進去了。他又拿了兩角錢。

「六角總該夠了罷，阿水我的確沒有……！」

「不上一元，用不着拿出來錢，我看得多了！」阿水仍偏着頭說。

這顯然是沒有辦法的。如史伯伯又進去了。

在櫃子裏，只有兩元另兩角……：

「把這角子統統給了他算了罷，罷罷！」如史伯伯嘆着氣說。

「天呀！你要我們的命嗎？一個討飯的要這許多錢！」如史伯母氣得臉色青白，叫着跳了出去。

「哼！又是兩角！又是兩角！」阿水冷笑地說。

「好了，好了，阿水！明年多給你一點。兒子的錢的確還沒有寄到，家裏的錢已經用完了……」

「再要多，我同你到林家塘警察所去拚老命，看有沒有這種規矩！」如史伯母暴躁的說。

「好好！就去！……」

「她是女人家，阿水，原諒她。我明年多給你一點就是了。」如史伯伯忍氣吞聲的說，在他的靈魂中，這是第一次充滿了羞辱。

「既這樣說，我就拿着走了，到底是男人家。哼！我是一個討飯的，要知道，一個窮光蛋，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他拿了錢，喃喃的說着，走了。

走進房裏，如史伯母哭了。如史伯伯也只會陪着流淚。

「阿水這東西，就是這樣的壞！」如史伯伯非常氣忿的說。「真正有錢的人家，他是決不敢這樣的，給他多少，他就拿多少。今天，他知道我們窮了，故意來敲詐。」

忽然，他想到櫃子裏只有兩元，只有兩元了……

他點了一炷香，跑到廚房裏，對着竈神跪下了……不一會，如史伯母也跑進去在旁邊跪下了……

……兩個人口裏喃喃的禱祝着，面上流着淚……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如史伯伯捧着賬簿，失了魂似的呆呆地望着簿子上很清楚的寫着：尙存小洋八角。

「啊，這是一個好夢！」如史伯母由後房叫着說，走了出來。她的臉上露着希望的微笑。

「又講夢話了！日前不是做了不少的好夢嗎？但是錢呢？」如史伯伯皺着眉頭說。

「自然會應驗的，昨夜。」如史伯母堅決地相信着，開始敘述她的夢了，「不知在什麼地方，我見地上潑着一堆飯，『罪過，飯潑了一地，』我說着用手去拾，卻不知怎的，到手就爛了，像漿糊似的，仔細一看，卻是黃色的糞。『啊，這怎麼辦呢，滿手都是糞了，』我說着，便用衣服去揩手，那知揩來揩去，只是揩不乾淨，反而愈揩愈多，滿身都是糞了。『用水去洗罷，』我正想着要走的時候，忽然伊明和幾個朋友進來了。『啊！慢一點！伊明慢一點進來！』我慌慌張張叫着說，着急了，看着自己滿身都是糞，滿地都是糞。『不要緊的，媽媽，都是熟人，』他說着向我走來，我慌慌張張的往別處跑，跑着跑着，好像伊明和他的朋友追了來似的。『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滿身都是糞！』我叫着醒來了。你說，糞不就是黃金嗎？啊，這許多……」

「不見得應驗，」如史伯伯說。但想到夢書上寫着「夢糞染身，主得黃金，」確也有點相信了。然而這不過是一陣清爽的微風，牠過去後，苦惱重又充滿了老年人的心。

來了幾個收賬的人，嚴重的聲明，如果明天再不給他們的錢，他們只得對不住他，坐索了……

時日在如史伯伯夫妻是這樣的艱苦，這樣的沈重，他們倆都消瘦了，尤其是如史伯伯。他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匹拖重載的騾子，挨着餓，耐着苦，忍着叱咤的鞭子，顛蹶着在雨後泥途中行走。但前途又是這樣的渺茫，沒有一線光明，沒有一點希望。時光留着罷，不要走近年底！但牠並不留住，牠一天一天的向這個難關上走着。迅速地跨過這難關罷！但牠卻有意延宕，要走不走的徘徊着。咳……

夜上來了。他們睡得很遲。他近來常常咳嗽，彷彿有什麼梗在他的喉嚨裏一般。

時鐘警告地敲了十二下。四周非常的沈寂。如史伯伯也已沈入在睡眠裏。

鐘敲二下，如史伯伯又醒了。他記得櫃子裏只有小洋八角，他預算二十四那一天就要用完了。伊明爲什麼這幾天連信也沒有呢？伊光打去的電報沒有收到嗎？來不及了，來不及了，現在已是二十三最末的一天，一切店鋪裏的收賬人都將來坐索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恥辱！六十年來沒有遇到過不幸！不幸……

忽然，他傾着耳朵細聽了，彷彿有誰在房子裏輕着脚步走動似的。

「誰呀？」

但沒有誰回答，輕微的脚步出去了。

「啊！伊雲的娘！伊雲的娘！起來起來！」他一面叫着，一面翻起身點燈。

如史伯母和伊雲都嚇了一驚，發着抖起來了。

衣櫥門開着，櫃子門也開着，地上放着兩隻箱子，外面還丟着幾件衣服。

「有賊！有賊！」如史伯伯敲着板壁，叫着說。

住在隔壁的是南貨店老闆松生，他好像沒有聽見。

如史伯母擡頭來看，衣櫥旁少了四隻箱子，兩隻在地上，兩隻不見了。

「打！打！打！打！打！打！」如史伯伯大聲的喊着，但他不敢出去。如史伯母和伊雲都牽着他的衣服，發着抖。

約莫過去了十五分鐘，聽聽沒有動靜，大家漸漸鎮靜了。如史伯伯拿着燈，四處高照，從臥房裏照起，直照到廚房。他看見房門上燒了一個洞，廚房的磚牆挖了一個大洞。

如史伯母檢查一遍，哭着說把她冬季的衣服都偷去了。此外還有許多衣服，她一時也記不清楚。

「如果，」她哭着說，「來法在這裡，決不會讓賊進來的……彷彿他們把來法砍死了，就是爲的這個……阿灰不是好人，你記得。我已經好幾次聽人家說他的手脚靠不住……明天，我們到林家塘警察所去報告，而且，叫他們注意阿灰。」

「沒有錢，你提起警察！」如史伯伯狠狠的說，「而且，你知道，明天如果兒子沒有錢寄來，不要對人家說我們來了賊，不然，就會有更不好的名聲加到我們的頭上，一班人一定會說這是我們的計策，假裝出來了賊，可以賴錢。你想，你想……在這樣的世界，最好是不要活着……」

如史伯伯嘆了一口氣，躺倒在藤椅上，昏過去了。

但過了一會，他的青白的臉色漸漸緋紅起來，微笑顯露在上面了。

他看見陽光已經上昇，充滿着希望和歡樂的景象。阿黑拿着一個極大的信封，駝背一聳一聳地顛了進來，滿面露着笑容，嘴裏哼着恭喜，恭喜。信封上印着紅色的大字，什麼司令部什麼處。紅字上蓋着墨筆字，是清清楚楚的「陳伊明」。如史伯伯喜歡得跳了起來。拆開信，以下這些字眼就飛進他的眼裏：

……兒已在……任秘書主任……茲先匯上大洋二千元，新正……再當親解價值三十萬元之黃金來家……

「呵呵……」如史伯伯喜歡得說不出話了。

門外走進來許多人，齊聲大叫「老太爺！老太太太！恭喜！恭喜！」

阿黑，阿灰，阿水都跪在他們的前面，磕着頭……

阿長賊骨頭

第一章

父母之榮譽——出胎之幸運——幼時之完美——芳名之由來及其意義

阿長有這樣榮譽的父母，我們一點也不能否認，那是他前生修來的結果。易家村裏的人們，無論老幼男女，都勇於修來生的幸福，已不是新發明的事，你去問一塊千百年前的老石頭，恐怕牠還記得年青時，易家村尚叫做周家村，或周家村尚叫做陳家村的那從前的從前，人們對於修行的熱烈的。如果人人都修行，念經又拜佛，拜佛而又念經，從不堪追計的過去直奉行至無盡的未來，誰能說這個地方還會有不榮譽的事，而阿長，顯然前生也在修行的，還會有不榮譽的父母呢？

講到阿夏，阿長的父親，不但是易家村裏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就是離易家村數十里的地方，也有人知道他的大名。在山與海圍抱着，周圍約有百餘里的區域中，像這樣出名的人，二百年中還只有三個。第一個，是光緒初年的李筱林進士；第二個是發洋財的陳順生；第三個——那就是阿夏了。他拿着一條打狗棍，背着一隻污舊的飯袋，到處敲着竹板或小木魚，唱情歌或念善經給人家聽，走遍了家家戶戶，連每一條路上的石頭都已認識他。但榮譽之由來卻不在於此，——那是因為他喜歡在別人不

注意的時候，隨便帶一點東西回家的緣故。

至於阿長的母親，還沒有嫁給阿夏，便已有了她自己的榮譽。阿長的來源，一直到現在還有點模糊。因此阿夏在阿長還未落地之先，曾和阿長的母親翻過幾次臉。分娩時，阿夏在房裏瞪着腳盆和剪刀，已經決定給這孩子一個冷不防，覆了下去；或插了下去。但他畢竟是一個唱情歌和念善經的人，孩子落了地，他的心腸就軟了下來，瞧一眼，不自主的溜出去了。

但阿夏雖然饒了他的命，總還有點不會釋然，有好幾天懶出去幹他的勾當。於是這影響到他的妻子，使纔出世的阿長不得不嘗難以消化的稀飯。

然而阿長有幸，造物主寵愛他，給了他粗健的腸胃，使他能夠一天比一天長大。他有了薄薄的黃色的皮膚，短短的眉毛，炯炯發光的眼珠，低而且小的鼻子，狹窄的口，尖削的下巴，小而外翻的耳朵，長的手指，長的腿，小的腳。在靈魂中，造物主又放了一點智慧和歡樂。每當他的父親發了脾氣，惡狠狠地打他一個耳光，他便轉過臉去，朝着他的父親嘻嘻笑了起來，現出舒服而且光榮的表情。他凍凍也可以，餓餓也不妨，五六年中沒有生過幾次病，偶而有病，不喫一點藥就好了。他雖然長得瘦，曬得黑，但卻生得高，也不缺乏氣力。六七歲時，他已能拖着一個拉草爬，到街上去拉殘草斷柴回來，給他的母親煮飯；提着一隻破籃，到人家已經掘完的芋艿田裏去拾殘剩的芋艿片；也會帶着鐮刀去挖藜藿。還有許多事情，別人十幾歲纔會做的，他七八歲時便會做了。有時，他還賺得一二個銅元回來。只有一次，他拿

了沈重的鋒利的鐮刀出去割路邊的茅草，出了一點禍：那就是他割完了茅草，和幾個同伴耍鐮刀，把牠滴溜溜的丟了上去，看着牠滴溜溜的落下來，刀尖剛剛陷在草地裏，一個不小心，鐮刀落在腳旁，砍去了左腳腳跟的一塊肉，腳跟好後，這個地方再也不生新的肉，偏了進去了。他的父親起初以為這是極不雅觀的事情，但他的母親卻覺得這樣更好；有了這個特殊的記號，萬一孩子失了蹤，便有法尋找了。

阿長漸漸長大起來，才能也漸漸表露出來，使他的父親漸漸忘記了已往的事，對他喜歡起來。其中最使他父親滿意的，就是不用着誰教他，便像他父親似的，曉得在人家不注意的時候，順手帶一點東西回家。他起初連自己母親衣袋內的銅錢也要暗暗摸了出去，用小石頭在地上畫了一個方格，又在格內畫了兩條相交的叉線，和幾個同伴打銅錢，或當新年的時候，擠到祠堂門前的牌九攤旁，把銅錢壓在人家的最後一道。但被他母親查出了幾次以後，他漸漸連這層也明白了。他知道母親的就是自己的，不應該動手。

到了十二三歲，他在易家村已有了一點名聲。和他的父親相比，人人說已青出於藍了。他曉得把拿來的錢用破布裹起來，再加上一點字紙，塞在破蛋殼中，把蛋殼丟在偏僻的牆腳跟，或用泥土捻成一個小棺材，把錢裹在裏面，放到陰溝上層的亂石中，空着手到處的走，顯出坦然的容貌。隨後他還幫着人家尋找，直找遍最偏僻的地方。

然而阿長雖然有了這樣特出的天才，命運卻喜歡不時同他開玩笑，給他一個或幸或不幸的一生，使他在童年的時候就蒙上了怎樣也消滅不了的美名。

那事發生在他十四歲的時候。

一家和他們很要好，比他們稍微富一點的堂房嫂嫂，有一次因為婆婆出門找兒子要錢去了，一個人睡在家裏有點膽怯，便請了阿長的母親去做伴。正所謂合該有事，三天後阿長的父親竟有兩夜不會回家，阿長的母親便不得不守在自己的屋內，派他的兒子去陪伴。第二天的半夜裏，隔壁的人家突然聽見他的嫂子大聲叫了起來，接着拍的一聲，似乎打在一個人的面頰上。

「瘟東西！敢想天鵝肉喫……」她罵着說。

隨後一陣輕微的脚步聲，便寂然了。

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隔壁的人不覺笑了起來。顯然這個十四歲的小孩想幹那勾當了。

第三天的清晨，他嫂嫂的臉上還露着盛怒，和他的母親低聲的說着話。他的母親很不安的，搖着頭嘆着氣。當天晚上，便不叫他去陪他的嫂子，關着門，把他打了一頓。

有好幾天，人家和他的嫂子提起阿長，她便非常痛恨的叫他「小鬼」。

但阿長畢竟有特出的天才，他一見嫂嫂仍和從前一樣的態度。他的嫂嫂儘管不理他，遇見他時咬着牙，背轉臉去，他卻仍對着她嘻嘻的笑，彷彿沒有事似的。而且還不時的到她房裏去。

造物主會在他嫂嫂的靈魂裏撒了寬容，幾天過去，她漸漸氣平了。她覺得他母親給他的懲罰已
有餘，用不着再給他難堪。他到底還沒有成人，一個不懂事的孩子，便漸漸和善起來，給了他自新的路。
阿長似乎也懂得他嫂嫂的善意，於是轉了一個方向，接着做了一件無損於他嫂嫂的事。

離開想喫天鵝肉的日子還只有十一二天，他赤着腳踏着雨後的溼地，從外面走回家來。一到他
嫂嫂的門邊，便無意的推開半截門，跨進了門限。他的嫂嫂和嬸嬸沒有在家，房內冷清清的彷彿正爲
他預備好了動手的機會。他一時心血來潮，便擡頭四面望了一望，瞥見久已羨慕的錫瓶在衣櫥頂上
亮晶晶地發光，便爬上衣櫥面前的凳子，捧了下來。同時智慧發出一個緊急的號令，叫他脫下背身，裹
着錫瓶，挾着往二里外的當舖走去。

他的嬸嬸幾分鐘後就回了家，立刻發現房裏失了東西。她細找痕跡，看見了一路的足印，在衣櫥
前的凳子上顯得更其清楚，左足後跟削了進去。這便有了十足的證據了。她開始去尋阿長，但他不在
家，也不在鄰人的家裏。據隔壁的一個婦人說，確會看見他用衣服裹着一個和錫瓶一樣大的東西，匆
匆地走了出去。他的嬸嬸立刻就明白他往當舖裏去了。於是她便站在大門口等待他。

約莫過了一點鐘，阿長回來了。他昂着頭一路和人家打招呼，這裏站了一會，和人家說了幾句話，
那裏站了一會，和人家笑幾聲，態度很安靜。他的嬸嬸一看見他，就滿臉發燒，奔到他的面前，右手拉住
他的前胸，左手就是拍的一個耳光。

「畜生！」她一面罵着說。

「怎麼啦？」他握住嬌嬌的手，仰起頭來問，聲音頗有點強硬。

「還我錫瓶，饒你狗命！」

「阿，到底什麼事呀？先講給我聽！錫瓶怎麼樣？」

但他的嬌嬌卻不講給他聽，一把拖到屋柱旁，叫媳婦拿了一條粗繩，連人和屋柱捆了起來。

「把錢和當票拿出來，饒你狗命！」

「我那裏來的錢？那裏來的當票？一會兒說是錫瓶，一會兒又說是錢和當票！不曉得你說的什麼！你搜就是了。」

他的嬌嬌動手搜了，自外面的衣上直搜到裏面的襯衣。但沒有一點影蹤。然而足印清清楚楚，左脚跟削了進去的，沒有第二個人。不是他是那個呢？

「藏到那裏去了，老實說出來，免得喫苦！」他的嬌嬌警告他，預備動手打了。

阿長彷彿沒有聽見，一點也不害怕，卻反而大聲叫起苦來！

「你冤屈我！天曉得……我拿了你的錫瓶做什麼……！」

他的嫂嫂臉上全沒有了血色，氣恨得比他的嬌嬌還利害，顯然是又聯想到那夜的事了。

「賊骨頭！不打不招！」她從柴堆裏抽出來一束竹梢，往阿長的身上幌了過去。一半的氣恨便迸

發在「賊骨頭」三個字上，另一半的氣恨在竹梢上。

阿長有點倔強，竹梢打在身上，一點也不變色。

「打死我也拿不出東西！」

「便打死你這賊骨頭！」他的嫂嫂叫着說，舉起竹梢，又要往他身上打去。但阿長的母親來了。

這一天她正在街上的一家人家做短工，得到了阿長綁在屋柱旁的消息，便急忙跑了回來。她先解了竹梢的圍，隨後就問底細。

「當票和錢放在那裏，老實說出來，她們可以看娘的面孔，饒恕你！」她聽完了嬌嬌的訴說，便轉過身去問阿長。

「我沒有拿過她們冤枉我！」阿長訴苦似的答說。

「賊骨頭？還說沒有拿過看竹梢！」他的嫂嫂舉起竹梢又要打了。

但阿長的母親畢竟愛阿長，她把竹梢接住了。

「在我身上我想法子叫他拿出來。」她說：「現在且先讓我搜一遍。」

她動手搜了。比他嬌嬌仔細，連肋肢窩裏都摸過，貼着肉一直摸到褲腰——東西就在這裏了，她摸着阿長的肚子上圍着一根草繩，另外有一根繩直垂到陽物上，拉起來便是一件紙包的東西。她打

開來看，果然有六角錢一張當票。

「滾出去！畜生！這樣不要臉！」她罵着就是一個耳光隨後便把繩子解開了。

阿長得了機會，就一溜烟的跑走了，當晚沒有回來，不曉得在那一個垃圾堆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晚上走回來，躲在柴堆裏，給他母親看見了，關起門來痛打了一頓。

於是，這個美事傳開去，大家談着他的時候，從此就不再單叫他阿長，叫他「阿長賊骨頭」了。

「賊骨頭」這三個字在易家村附近人的心中是有特別的意義的。牠不僅含着「賊」、「壞賊」、「一根草也要偷的賊」等等的意義，牠還含着「卑賤人」、「卑賤的骨頭」、「什麼卑賤的事都做得出的下流人」等等的意義。一句話，天下沒有什麼綽號比這個含義更廣，更多，更有用處的了。

阿長的嫂嫂，極端貞節，極端善良之外，還是一個極端聰明的人。她想出來的這個芳名，對於阿長再合適沒有了。只有阿長這個美的，香的，可愛的人，纔不辜負這個美的，香的，可愛的名字！

第二章

痛改前非沿門呼賣——舊性復發見物起意——半途被執情急智生——舊惡難忘報以瓊漿

阿長自從被他的婦婦綁過屋柱之後，漸漸有點悔悟了。屢次聽着母親的教訓，便哭了起來。淚珠像潮似的湧着，許久許久透不過氣。走出門外，不自主的頭就低了下去，怕看人家一眼。

「我不再做這勾當了！」

一次，他對他的母親這樣說。他說他願意學好，願意去做買賣，只求他母親放一點本，賣餅也可以，賣豆腐也可以，賣洋油也可以。意思確是非常的堅決。

他的母親答應了。她把自己做短工積得的錢拿出來給他做本錢，買了一隻篾編的圓盤，又去和一家餅店說好了，每日批了許多大餅，小餅，油條，油繩之類，叫他頂在頭上，到各處去賣。

阿長是一個聰明人，他頂了滿盤的餅子出去，常常空着盤子回來，每天總賺到一點錢。他認得附近的大路小路，知道早晨應該由那一條屋街出發，繞來繞去，到某姓某家的門口，由那一條屋街繞回來。他知道在某一地方，某一家門前，高聲喊了起來，屋內的人會出來買他的餅。他知道在某一地方應該多站一點時候，必定還有人繼續出來買他的餅。他又知道某一地方用不着叫喊，某一個地方用不着停頓，即使喊破了喉嚨，站酸了兩腿，也是不會有人來買的。真所謂熟能生巧，過了幾個月，他的頭頂就非常適合於盤子，盤子頂在頭上，垂着兩手不去扶持也可以走路了。盤子的底彷彿有了一個深的洞，套在他的頭頂，怎樣也不會丟下來，有時阿長的頭動起來，牠還會滴溜溜的在上轉動。

這樣的安分而且勤致，過了一年多，直至十六歲，他的春心又動了。他的心頭起了不堪形容的慾望，希求一切的東西，眼珠發起燒來，釘住了眼前別人的所有物，兩手癢呵呵的只想伸出去。

於是有一天，情願捐棄了一年多辛苦所換來的聲譽，不自主的走到從前所走過的路上去。

離開易家村三里路的史家橋的一家人家，叫做萬富嫂的，有兩個小孩，大的孩子的項圈，在阿長的眼前閃爍了許久了。那銀項圈又粗又大，永久亮晶晶地發着光！

「不但可愛而且值錢。」阿長想。

一天他賣餅賣到萬富嫂的門口，萬富嫂出去了，只剩下兩個孩子在門口戲耍。

「賣火熱的大餅嘍！」阿長故意提高了聲音！

「媽媽！賣大餅的來了！」那個大的孩子，約四歲光景，一面叫着，一面便向阿長跑來。

「媽媽呢？」阿長問。

「媽媽！」那孩子叫了起來。

阿長注意着，依然不聽見他媽媽的回答。

「我送你一個喫罷來！」阿長把盤子放在地上，拿了一個，送給了那孩子，隨後又拿了一個，給那

呆呆地望着的小的孩子。

「唔，你的衣服真好！又紅又綠！」他說着就去摸大的孩子的前胸。

「媽媽給我做的，弟弟也有一件！」孩子一面咀嚼着，一面高興地說。他和阿長早已相熟了。

「但你的弟弟沒有項圈，」阿長說着就去摸他的項圈。

項圈又光又滑，在他的手中不息地轉動着，不由得他的手，起了顫動。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觸

着這個可愛的東西。

智慧立時發現在他的腦裏。他有了主意了。

「啊，你的鞋子多麼好看！比你弟弟的還好！那個——誰做給你的呢穿了——幾天了？好的，好的，比什麼人都好看！鞋上是什麼花？菊花——月季花嗎……」他一面說着，一面就把項圈拉大，從孩子的頸上拿了出來，塞進自己的懷裏。孩子正低着頭快活地看着自己的鞋，一面咕嚕着，阿長沒有注意他的話，連忙收起盤子走了。

他不想再賣餅子，只是匆匆地走着，不時伸手到衣裏去摸那項圈。手觸着項圈，在他就是幸福了。他想着想着，但不知想的什麼，而腳帶着他在史家橋繞了一個極大的圈子，他自己並不知道。這在他是瑣事，他完全不願意去注意。

一種緊急的步聲，忽然在他的耳內響了，他回轉頭去看，一個男子氣喘喘地追了上來。那確像孩子的叔叔，面上有一個傷疤，名字叫做萬福。

阿長有點驚慌了。他定睛細看，面前還是史家橋，自己還沒有走過那條橋。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走了這許久還在這裏！」他想。

但正當他這樣想的時候，他的頭上的盤子撲的被打下了。萬福已扯住了他的前胸。

「賊骨頭！」憤怒的聲音從萬福的喉間迸了出來，同時就是拍的一個耳光，打在阿長的臉上。

「怎麼啦！」

「問你自己！」萬福大聲說着又是拍的一個耳光。

阿長覺得自己的臉上有點發熱了。他細看萬福，看見他粗紅的臉，倒豎的眉毛，兇暴的眼光，闊的手掌，高大的身材。

「還我項圈！」萬福大聲的喊着。

「還給你……還給你！」阿長發着抖，滿口答應着，就從懷裏揣了出來。

「但你賠我大餅！」阿長看看地上的餅已踏碎了一大半，不禁起了惋惜。

「我賠你！我賠你！瘧賊！」萬福說着，把項圈往懷裏一塞，左手按倒阿長，右手捻着拳，連珠砲似的往阿長的背上，屁股上打了下去。

「捉着了嗎？打打死他！」這時孩子的母親帶着幾個女人來了。她們都動手打起來。萬福便跨在他的頭上，兩腿緊緊的夾住了他的頭。

「饒了罷！饒了罷！下次不敢了！」

打的人完全不理他，只是打。阿長只好服服貼貼的伏在地上，任他們擺佈了。

但智慧是不會離開阿長的腦子的。他看看求饒無用，便想出了一個解圍的計策。

「阿呀！痛殺！背脊打斷了腰啦！腳骨啦！」他提高喉嚨叫喊起來，哭喪着聲音。

「哇……哇哇……哇哇！」從他的口裏吐出來一大堆的口水。

同時，從他的褲裏又流出來一些尿，屁股上的褲子頂了起來，臭氣沖人的鼻子，——屎也出來了！

「阿呀！打不得了！」婦人們立刻停了打，喊了起來，「屎尿都打出了，會死呢！」

連萬福也喫驚了。他連忙放了阿長，跳了開去。

但阿長依然伏在地上，發着抖，不說一句話，只是哇哇的作着嘔。

「這事情糟了！」萬富嫂說，牽着一個婦人的手倒退了幾步。

「打死是該的！管他娘！走罷！」萬福說。

但大家這時卻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得退了幾步，又遠遠的望着了。

阿長從地上側轉頭來，似乎瞧了一瞧，立刻爬起身來，拾了空盤，飛也似的跑着走了。一路上還落下一些臭的東西。「嘿！你看這個賊骨頭壞不壞！」萬福叫着說，「上了他一個大當！」

於是大家都哈哈大笑。

在笑聲中，阿長遠遠地站住了脚，抖一抖褲子，回轉頭來望一望背後的人羣，一眼瞥見了阿芝的婆婆露着兩粒突出的虎牙在那裏大笑。

「我將來報你的恩，阿芝的婆婆！」他想着，又急促的走了。

約有半年光景，阿長沒有到史家橋去。

他不再賣大餅，改了行，挑着擔子賣洋油了。

一樣的迅速，不到兩個月，他的兩肩非常適合於扁擔了。沈重的油擔在他漸漸輕鬆起來。他不用手扶持，把擔子從右肩換到左肩，或從左肩換到右肩。他知道每一桶洋油可以和多少水，油提子的底應該多少高，提子提得快，油少了反顯得多，提得慢，多了反顯得少。他知道某家門口應該多喊幾聲，他知道某家的洋油是到鋪子裏去買的。他挑着擔子到各處去賣。但不到史家橋去。有時，偶然經過史家橋，便一聲不響的匆匆地穿過去了。

他記得，在史家橋闖過禍。一到史家橋，心裏就七上八下的有點慌張。但那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爲什麼會闖了這樣的大禍，是誰的不是呢？——他不大明白。就連那時是那些人打他，那個打得最兇，他也有點模糊了。他只記得一個人，露着兩粒突出的虎牙，在背後大笑的阿芝的老婆！這個印象永久不能消滅！走近史家橋，他的兩眼就發出火來，看見阿芝的老婆露着牙齒在大笑！

「我將來報你的恩！」他永久記得這一句話。

「怎樣報答她呢？這個難看的女人！」他時常這樣的思想。

但智慧不在他的腦子裏長在，他怎樣也想不出計策。

「賣洋油的！」

一天他走過史家橋，忽然聽見背後有女人的聲音在叫喊。他不想在史家橋做生意，但一想已經

離開村莊有幾十步遠，不能算是史家橋，做一次意外的買賣也可以，便停住了。

誰知那來的卻正是他的冤家——阿芝的老婆！

阿長心裏有點恐慌了，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是呆呆地望着阿芝的老婆。

阿芝的老婆似也有點不自然，兩眼微微紅了起來，顯然先前沒有注意到，這是阿長。

「買半斤洋油！」她提着油壺，喃喃的說。

「一百念！」阿長說着，便接過油壺，開開蓋子，放上漏斗，灌油進去。

「怎樣報復呢？」他一面想着，一面慢慢的提了給她。但智慧還不會上來。

「噲噲還有錢！」阿芝的老婆完全是一個好人，她看見阿長挑上了擔子要走，忘記拿錢便叫了起來，一隻手拖着他的擔子，一隻手往他的擔子上去放錢。

在這俄頃間，阿長的智慧上來了。

他故意把肩上的擔子往後一掀，後面的擔子便恰恰碰在阿芝老婆的身上。碰得她幾乎跌倒地上，手中的油壺打翻了。擔子上的油潑了她一身。

「阿呀！」她叫着，扯住了阿長的擔子。「不要走！賠我衣裳！」

「好！賠我洋油！誰叫你拉住了我的擔子！」

「到村上去評去！」阿芝的老婆大聲的說，發了氣。

阿長有點害怕了。史家橋的人，在他是個個兇狠的。他只得用力挑自己的擔子。但阿芝的老婆是有一點力的，擔子重得非常，前後重輕懸殊，怎樣也走不得。

「給史家橋人看見，就不好了！」他心裏一急，第二個智慧又上來了。

他放下擔子，右手緊緊的握住了阿芝老婆攀在油擔上的手，左手就往她的奶上一摸。阿芝老婆立刻鬆了手，他就趁勢一推，把她摔在地上了。

十分迅速的，阿長挑上擔子就往前面跑。他沒有注意到阿芝老婆大聲的叫些什麼，他只聽見三個字：

「賊骨頭！」

阿長心裏舒暢得非常。雖然潑了洋油，虧了不少的錢，而且連那一百念也沒有到手，但終於給他報復了。這報復，是這樣的光榮，可以說，所有史家橋人都被他報復完了。

而且，他還握了阿芝老婆的肥嫩的手，摸了突出的奶！這在他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女人的肉是這樣的可愛！一觸着就渾身酥軟了！

光榮而且幸福。

第三章

有趣呀面孔上的那兩塊肉——可憐惡狠狠的眼睛——乘機進言——旁觀着天翻地覆——冤枉得利害難以做人

阿長喝醉了酒似的，挑着擔子回到家裏。他心裏又好過又難過，有好幾天只是懶洋洋的想那女人的事。但他的思想是很複雜的，一會想到這裏，一會又想到那裏去了。

「女人……洋油……大餅……奶……一百念……賊骨頭……碰反了……」他這樣的想去，終於得不到一個綜合的概念。

然而這也儘夠他受苦的了，女人，而又女人！

厭倦來到他的腦裏，他不再想挑着擔子東跑西跑了。他覺得女人是可怕的，而做這種生意所碰着最多的又偏偏是女人。於是他想來想去，只有改行，去給撐划子的當副手。他有的是氣力。坐在船頭，兩手扳着槳，上身一仰一俯，他覺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新的行業不久就開始了。

和他接觸的女人的確少了一大半。有時即使有女人坐在他的船裏，賴篷艙的掩遮，他可以看不見裏面的人了。

但雖然這樣，他還着了魔似的，還不大忘情於女人。他的心頭常常熱烘烘的，像有滾水要頂開蓋子，往外衝了出來一般，——尤其是遠遠地看見了女人。

其中最使他心動的，莫過於堂房妹妹，阿梅這個丫頭了！

她每天坐在阿長所必須經過的大門內，不是縫衣就是繡花。一到大門旁，阿長的眼光就不知不

覺的射到阿梅的上去。

她的兩頰胖而且紅，發着光。

他的心就突突跳了起來，想去抱她。想張開嘴咬下她兩邊面頰上的肉。

在她的手腕上，有兩個亮晶晶地發光的銀的手鐲。

「值五六元！」阿長想，「能把這丫頭弄到手就有福享了——又好看又有錢！」

但懊惱立時上來了。他想到了她是自己的族內人，要成夫妻是斷斷做不到的。

懊惱着，懊惱着，一天，他有了辦法了。

他從外面回來，走到阿梅的門邊，聽見了一陣笑聲。從玻璃窗望進去，他看見阿梅正和她的姊夫並坐在牀上，一面喫着東西，滿面喜色，嘻嘻哈哈的在那裏開玩笑。

「我也暗地裏玩玩罷！」阿長想。

他開始進行了。

頭幾天，他只和她寒暄，隨後幾天和她閒談起來，最後就笑嘻嘻的丟過眼色去。

但阿梅是一個大傻子，她完全不願意，竟露着惡狠狠的眼光，沈着臉，轉過去了。

這使他難堪，使他痛苦，使他着惱。他覺得阿梅簡直是一個不識擡舉的丫頭，從此便不再擡起頭來，給她恩寵的眼光了。

阿梅有幸，她的父母很快的就給她找到了別的恩寵的眼光，而且過了兩個月，完全把阿梅交給幸福了。

他是一個好休息的銅匠，十天有九天不在店裏，但同時又很忙，每夜回家總在十二點鐘以後。阿才賭棍是他的大名。他的家離易家村只有半里路。關於他的光榮的歷史，阿長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最不喜歡他左頰上一條小刀似的傷疤。他覺得他的面孔不能再難看了。

「不喜歡人，卻喜歡鬼！」阿長生氣了。他親眼看着阿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頭上插着金黃的釵，兩耳垂着長串的珠子，手腕上的銀鐲換了金鐲，吹吹打打的擡了出去。

「拆散你們！」阿長怒氣沖沖的想。

但雖然這樣想着，計策卻還沒有。他的思想還只是集中在紅而且胖的面頰，滿身發光的首飾上。「只這首飾，便就夠我一生受用了！」他想。

一天上午，他載客到柳河頭後，繫着船，正在等候生意的時候，忽然看見阿才賭棍穿得斯斯文文，搖搖擺擺的走過嶺來。阿長一想，這做生意應該是他的了。於是他就迎了上去，和阿才打招呼。阿才果然就坐着他的船回家，因為他們原是相熟的，而現在，又加入一層親戚的關係了。

「你們到此地有一會了罷？」阿才開始和阿長攀談了。

「還不久。你到那裏去了來？」阿長問。

「城裏做客，前天去的。」

「喔！」

「姑媽的女昨天出嫁了。」

「喔！」

「非常熱鬧辦了二十桌酒！」

「喔，喔！」

阿長一面說着，一面肚子裏在想方法了。

「你有許久不到丈人家裏去了罷？」阿長問。

「女人前幾天回去過。」

「是的，是的，我看見過！——胖了你的姨丈也在那裏，他近來也很胖。有一次——他們兩人並坐在牀上開玩笑，要是給生人看見，一定以為是親兄妹嘍！」

「喔！阿才會意了。『你親眼看見的嗎？』」

「怎麼不是一樣長短，一樣胖……」阿長說到這裏停止了。智慧暗中在告訴他，話說到這裏已是足夠。

阿才賭棍也沈默了。他的心中起了憤怒，臉色氣得失了色，緊緊咬住了上下牙齒。在他的腦中只

旋轉着這一句話：「他們並坐在牀上開玩笑！」

懶洋洋地過了年，事情就爆發了。

那天正是正月十二日，馬燈輪到易家村，阿梅的父母備了一桌酒席，把兩個女婿和女兒都接了來看馬燈。大家都很高興，只有阿才看見姨丈也在，心裏有說说不出的痛苦。他想竭力避開他，但坐席時大家偏偏又叫他和姨丈並坐在一條凳上。阿才是一個粗貨，他喝着酒，氣就漸漸按捺不住，衝上來了。他喝着喝着，喝了七八分酒，滿臉紅漲，言語雜亂起來。

「喝醉了，不要喝了罷！」阿梅勸他說，想動手去拿他的酒杯。

「滾開！毬東西！」阿才睜着凶惡的兩眼，罵了起來，提起酒杯就往阿梅的身上摔了過去，潑得阿梅的緞襖上都是酒。

一桌的人都驚愕了。

「阿才醉了！快拿醬油來！」

但阿才心裏卻清醒着，只是怒氣按捺不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便佯裝着酒醉，用力把桌子往對面阿梅身上推了過去。

「婊子！」

一桌的碗盆連菜帶湯的被他推翻在地上，連鄰居們都聽見這聲音，跑出來了。

「你母親是什麼東西呀！」阿才大聲的叫着說，「你父親是什麼東西呀！我不曉得嗎？不要臉……！」

「阿才，阿才！」阿梅的父親走了過去，抱着他，低聲下氣的說，「你去睡一會罷，我們不好，慢慢兒消你的氣，咳，阿才，你醉了，呢！自己的身體要緊，先喫一點醒酒的東西罷！」

「什麼東西！你是什麼東西！我醉了嗎？一點沒有醉，滾開！讓我打死這樣子！」他說着，提起椅子，想對阿梅身上摔去。但別人把他奪下了，而且把他擁進了後房，按倒在牀上。

這一天阿長正在家裏，他早已擠在人羣中觀看。大家低聲的談論着，心裏都有點覺得事出有因，阿才不像完全酒醉；但這個原因，除了阿長沒有第二個人明白。

「生了效力了！」阿長想。

許久許久，他還聽見阿才的叫罵，和阿梅的哭泣。他不禁舒暢起來，走了。

但是這句話效力之大，阿長似乎還不會夢想到：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這禍事愈演愈大了。阿才罵老婆已不僅在酒醉時，沒有喝酒也要罵了；不僅在夜裏關了門輕輕的罵，白天裏當着大衆也要罵了；不僅罵她而且打她了，不僅打她，而且好幾次把她關禁起來，餓她了；好幾次，他把菜刀磨得雪亮的在阿梅的眼前幌。阿梅突然憔悴了下來，兩眼陷了進去，臉上露着許多可怕的青腫的傷痕，兩腿不時拐着，隨後親家母也相打起來，親家翁和親家翁也相打起來，阿梅的兄弟和阿才的兄弟也相打

起來——鬧得附近的人都不能安靜了。

阿才是一個粗貨，他的嘴巴留不住祕密，別的人漸漸知道了這禍事的根苗，都相信是阿長有意搗鬼，但阿才卻始終相信他的話是確實的。

「是阿長說的！」有一天，阿才在丈人家罵了以後，對着大衆說了出來。

「拖這賊骨頭出來！」阿才的丈人叫着，便去尋找阿長。

但阿長有點聰明，賴得精光。阿才和阿梅的一家人都趕着要打他，他卻飛也似的逃了。

那時滿街都站滿了人，有幾個和阿梅的父親要好的便兜住了阿長。

易家村最有權威的判事深波先生這時正站在人羣中。阿梅的父親給了阿長三個左手巴掌，便把他拖到深波先生的面前，訴說起來。

「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天在頭上！冤枉得好利害！我不能做人了！」阿長叫着說。

深波先生毫不動氣的，冷然而帶譏刺的說：

「河蓋並沒有蓋着！」

這是一句可怕的話，阿長生長在易家村，完全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不能做人——跳河！

「天呀！我去死了！」阿長當不住這句話，只好大叫起來，往河邊走去。

沒有一個人去扯他。

但阿長的腦子裏並不缺乏智慧。他慢慢的走下埠頭，做出決心跳河的姿勢，大叫着，撲了下去。「死一隻狗！」河邊的人都只轉過身去望着，並不去救他，有幾個還這樣的叫了出來。

「阿哺……阿哺！天呀！冤枉呀！阿哺……阿……哺！」

岸上的人看見阿長這樣的叫着，兩手用力的打着水，身子一上一下的沈浮着，走了開去。——但並非往河的中間走，卻是沿着河塘走。那些地方，人人知道是很淺的，可以立住腳。

「賣王了！賣王了！」岸上的人都動了氣，拾起碎石，向阿長摔了過去。

於是阿長躲閃着，不復喊叫，很快的撥着水往河塘的那一頭走了過去，在離開人羣較遠的地方，爬上了岸，飛也似的逃走。

他有三天不曾回來。隨後又在家裏躺了四五天，傳出來的消息，是阿長病了。

第四章

其樂融融——海誓山盟——待時而動——果報分明

阿長真的生了病嗎？——不，顯然是不會的。他是賊骨頭，每根骨頭都是賤的。冷天跳在河裏，不過洗一澡罷了。凍餓在他是家常便飯。最冷的時候，人家穿着皮襖，捧着手爐，他穿的是一條單褲，一件夾襖，別人喫火鍋，他喫的是冷飯冷菜。這樣的冬天，他已過了許多年。他並非賺不到錢，他有的是氣力，命

運也並不壞，生意總是很好的。但一則因為他的母親要給他討一個老婆，不時把他得來的錢抽了一部分去儲蓄了；二則他自己有一種嗜好，喜歡摸摸牌，所以手頭總是常空的。其實穿得暖一點，喫得好一點，他也像別的人似的，有這種慾望。——這可以用某一年冬天裏的事情來證明：

那一年的冬天確乎比別的冬天特別要寒冷。雪先後落了三次。易家村周圍的河水，都結了堅厚的冰，可以在上面走路了。阿長做不得划船的買賣，只好暫時幫着人家做點心。這是易家村附近的規矩，每年從十一月至十二月，家家戶戶必須做幾斗或幾石點心。這是有氣力的人的勾當，女人和斯文的人是做不來的。阿長是一個粗人，他入了夥，跟着別人穿門入戶的去刷粉，春粉，捏厚餅，印年糕。

有一天點心做到鄰居阿瑞嬸家裏，他忽然起了羨慕了。

阿瑞嬸家裏陳設得很闊氣，滿房的傢具都閃閃地發着光，木器不是朱紅色，就是金黃色，錫瓶和飯盃放滿了櫥頂，阿瑞嬸睡的牀裝着玻璃，又嵌着象牙，價值總在一百五六十元。她原是易家村二等的人家。阿瑞叔在附近已開有三爿店鋪了。

阿長進門時，首先注意到衣櫥凳上，正放着一堆摺疊着的絨衣。

「絨衣一定要比布衣熱得多了！」阿長一面做點心，一面心裏羨慕着。絨衣時時顯露在他的眼前。他很想去拿一件穿。

但那是放在房裏，和做點心的地方隔着一間房子。

他時時想着計策。

於是過了一會，智慧上來了。

他看見阿瑞嬌的一家人都站在做點心的地方，那間房裏沒有了人了。他看好了一個機會，佯裝着到茅廁去，便溜了開去。走到那間房子，輕輕的跨進門，就在衣櫥凳上扯了一件衣服，退出來往茅廁裏走。

茅廁裏正沒有一個人。

他很快的脫下自己的衣服，展開絨衣穿了上去。

忽然，他發現那衣服有點異樣了。

鈕子不在前胸的當中，而是在靠右的一邊。袖子大而且短。沒有領子。衣邊上還鑲着紅色的花條。「咳咳，倒霉倒霉！」阿長知道這是女人的衣服了。

他躊躇起來。

女人的衣服是醜醜的，男子穿了，就會行三年磨苦運！

「不要爲是！」

他這樣想着，正想把他脫下時，忽然嗅到了一種氣息，異樣的女人的氣息：似乎是香的！他又躊躇了。

他彷彿覺得有一個女人在他的身邊；赤裸裸的抱着他，滿身都是香粉香水。他的魂魄飄漾起來了。

「阿長！快來！」

他聽見這樣的喊聲，清醒了。他不願把這衣服脫下，他愛這衣服。很快的，罩上了自己的夾衣，他又回去安詳的做起點心來。

工作舒暢而且輕易，其樂融融。

中午點心做完，阿長回了家。但到了三點鐘，阿瑞嬌來找阿長了。

「你是有案犯人！」阿瑞嬌惡狠的說。

「我看也沒有看見過！」

於是阿瑞嬌在他的房裏搜索了。她有這權，雖然沒有證據，因為阿長是有案犯人。

「偷了你的衣服，不是人！」阿長大膽的說。他是男人，阿瑞嬌是女人，他想，顯然是不會往他的身上找的。

「沒有第二個賊骨頭！」

「冤枉！天知道！」阿長叫着說，「我可以發誓，我沒有拿過！」

「你發誓等於放狗屁！敢到廟裏對着菩薩發誓，我饒你這狗命！」

阿長一想，這事情不妙。到廟裏去發誓不是玩的，他向來沒有幹過。

「在這裏也是一樣！」

「賊骨頭！明明是你偷的！不拿出來，我叫人打死你！」

這愈加可怕了。阿長知道，阿瑞嬌店裏的伙計有十來個，真的打起來，是不會有命的。

「廟裏去也可以。」他猶豫的說。

「看你有膽子跪下去沒有！」

阿長只好走了。許多人看着，他說了走，不能不走。

「快走！快走！」阿瑞嬌雖是小腳，卻走得比阿長還快；只是一路催逼阿長。

遠遠看見廟門，阿長的心突突的跳了。

很慢的，他走進了廟裏。

菩薩睜着很大的眼睛，惡狠狠的望着阿長。

「跪下去，賊骨頭！」阿瑞嬌叫着說。

阿長低下頭，不做聲了。他的心裏充滿着恐怖，腦裏不息的在想挽救的方法。

「不跪下去，——打死你！」阿瑞嬌又催逼着說。

阿長的智慧來了，他應聲跪了下去。

他似乎在乎禱祝，但一點沒有聲音，只微微翕着兩唇，阿瑞嬭和旁看的人並沒有聽見。

「說呀！發誓呀！」阿瑞嬭又催了。

「好！我發誓！」阿長大聲的叫着說，「偷了你的衣服——天雷打冤枉我——天火獨間燒！」這誓言是這樣的可怕，阿瑞嬭和其餘的人都失了色，倒退了。

「瘟賊！」

阿長忽然聽見這聲音，同時左頰上着了一個巴掌。他慢慢的站了起來，細看打他的人，卻是阿瑞嬭店裏的一個賬房。論輩分，他是阿長的叔叔。阿長一想，他雖然是一個文人，平常也有幾分氣力，須得看機會對付。

「發了誓，可以饒了罷！」阿長訴求似的說。

「不饒你，早就結果你這狗命了！」那個叔叔氣洶洶的說，「你犯了多少案子，誰不知道！」

「我改過做人了！饒了！我……我……罷！」

阿長這樣的說着，復仇的計策有了，他蹲下身去，假裝着去拔鞋跟，趁他冷不防，提起鞋子，就在他左頰上拍的一個巴掌，赤着一隻腳，跑着走。

「我發了誓還不夠嗎？你還要打我！」阿長一面跑一面叫着。

他的叔叔到底是一個斯文人，被阿長看破了，怎麼也追不上。

阿長從別一條小路跑到家裏，出了一身大汗，身上熱得不堪。他立刻明白，非脫掉這件絨衣不可！他已不復愛這件衣服。他有點怪牠，覺得不是牠，今日的禍事是不會有的。而這禍事直至這時彷彿還沒有完結：一則阿瑞嬌丟了衣服決不甘心，二則那個賬房先生受了打，難免找他算賬。這都不是好惹的。

智慧湧到他的腦裏，他立刻脫下絨衣，穿上自己的夾衣，揣在懷裏，走了出去。

阿瑞嬌的房子和他的房子在一條街堂裏。果然如他所料，他們都是由大路回來，這時正在半路上。果然阿瑞嬌家裏沒有一個人。果然阿瑞嬌家裏的門開着。

於是阿長很快的走進了房裏，把絨衣塞在阿瑞嬌牀上被窩裏，從自己的後牆，爬到菜地裏，取別一條路走了。

他有五六天沒有回家。

阿瑞嬌當夜就寬恕了他，因為絨衣原好好的在自己被窩裏。

但神明卻並不寬恕阿瑞嬌。果報分明，第三夜裏幾乎釀成大禍了。

她的後院空地裏借給人家堆着的稻草，不知怎的忽然燒了起來。幸虧救得快……

第五章

美麗的妻室——體貼入微——二次的風塵——最後的勝利

阿長真使人羨慕！他苦到二十八歲苦出頭了！這就是他也有了一個老婆！非常的美麗！她的面孔上彫刻着花紋，塗了四兩花粉還不厭多，真是一個粉匣子！頭髮是外國式的，松毛一樣的黃，打了千百個結，鬆屈着。從耳朵背後起一直到頭頸，永久塗着烏黑的粉。眼皮上塗着胭脂，血一般紅。鼻子洞裏常黏着漿糊。包脚布從襪洞裏拖了出來。走起路來，鞋邊着地，緩而且慢。「拖雞豹」是她的芳名！

感謝他的母親，自阿長的父親死後，忍凍受飢，辛苦了半生，積了一百幾十元錢，又東挪西扯，纔給了他這個可愛的妻子！

阿長待她不能再好了。在阿長看起來，她簡直是一塊寶玉。爲了她，阿長時常丟開了工作，在家裏陪伴她，同她在一起，生活是這樣的快樂：說不出的快樂！

阿長不時從別的地方帶來許多雪花膏，香粉，胭脂，香皂，花露水給她。他母親叫她磨錫箔，但阿長不叫她磨，他怕她辛苦。煮起飯來，阿長親自燒火，怕她燒了頭髮。切起菜來，阿長自己動手，怕她砍了指頭。夜裏，自己睡在外邊，叫她睡在裏邊，怕她膽小。

「老婆真好！」阿長時常對人家這樣的稱讚說。

的確，他的老婆是非常的好的。滿村的人知道她好好，好的不止一個！

例如阿三爛眼是一個，阿七拐脚是二個，化生駝背是三個……

疑。

阿長是聰明人，他的耳朵靈，一年後也漸漸知道了，於是智慧來到他的腦裏，他想好了一種方法。一天，他對他的妻子說，要送一個客到遠處去，夜裏不回來了。這原是常有的事，他的妻子毫不懷疑。

但到了夜裏十點鐘，他悄悄的回家了。他先躲在門外傾聽。

屋內已熄了燈，門關着。

他聽見裏面喃喃的低微的語聲。他的耳朵不會背叛他，他分別出其中有阿二爛眼。

「有趣……真胖呀……」他隱隱約約聽見阿二的話。

他不禁憤怒起來，兩手握成拳，用力的敲門了：蓬蓬蓬！

「誰……呀？」他的妻子帶着驚慌的音調，低聲的問。

阿長氣得回答不出話來。只是用力的敲門：

蓬蓬蓬蓬蓬蓬……

「到底是誰呀？」阿長的妻子含着怒氣似的問，「半夜三更，人家睡了還要鬧！」

「開不開呀？敲破這門！」

裏面暫時靜默了。阿長的妻子顯然已聽出了聲音。

「是鬼是人呀？說了纔開！」她接着便這樣的問，故意延宕着。

「醜娘子！我的聲音還聽不出嗎？」阿長憤怒的罵了。

「喔！聽出了等一等，我來開！」他的妻子一半生氣，一半恐慌的說，「說不回來，又回來了！這樣遲！半夜起來好不冷！」

阿長聽見他的妻子起來了。他的胸中起了火，預備一進門就捉住阿二爛眼，給他一個耳光。

「瘟蟲，又偷懶回來了！不做生意，喫什麼呀？」他的妻子大聲的咕嚕着，蹬着腳，走到了門邊。

「做得好事！」阿長聽見她拔了栓，用力把門推開了半邊，站在當中抵住了出路，就是一個耳光，給他的妻子。

「怎麼啦！你不做生意還打人嗎？」

阿長的妻子比阿長還聰明，她說着把阿長用力一拖，拖到裏面了。

房中沒有點燈，阿長看不見一個人，只看見門口有光的地方，隱約幌過一個影子。

阿長知道失敗了。他趕了出去，已看不見一點蹤跡。

「醜娘子！做得好事！」他罵着，拍的他妻子的面孔上又是一個耳光。「偷人了！」

於是阿長的妻子號淘大哭了。

「天呀！好不冤枉！……不能做人了！……」

她哭着，蹬着腳，敲着牀，鬧得阿長的母親和鄰居們都起來調解了。

「捉賊捉賊，捉姦捉雙！你得了什麼憑據呀！」她哭着說。

阿長失敗了。他只有向她陪罪，直陪罪到天亮。

但阿長不甘心，他想好了第二個方法。

費了兩天斷斷續續的工夫，他在屋頂上挖了一個洞。那上面是別家堆柴的地方，不大有人上去。他的妻子不時到外面去，給了他很好的機會。他只把樓板挖起二塊，又假蓋着。在那裏預備好了兩根粗繩：一根繩自己下房裏，一根預備帶下去網阿二爛眼。

他先給了她信用：好幾次說夜裏不回來，就真的不回來了。

一天夜裏，他就躲到樓上等候着。

阿二爛眼果然又來了。

他聽着他進門，聽着他們切切的私語，聽着他們熄了燈，上牀睡覺。直至他們呼呼響起來，阿長動手了。

他很小心地掀起樓板，拴好了繩子，慢慢縮了下去……

「捉賊捉賊！」

阿長快要縮下地，忽然聽見他妻子在自己的身邊喊了起來，同時，他覺得自己的頸項上被繩網

着了。他伸手去摸，自己已套在一隻大袋裏。

「捉住賊了！捉住賊了！」他的妻子喊着，把他頭頸上的繩子越抽越緊，抽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緊緊的打了兩個結。

燈點起時，阿長快昏過去了。

他的腳沒有着地，懸空的吊在房裏。

許多人進來了。

呵，原來是阿長趕快放了他！

阿長的妻子號淘大哭了她不願再活着。她要跳河去！

於是阿長第二次失敗了。他又只好陪罪，直陪罪到天亮。

但最後的勝利，畢竟是屬於阿長的，因為他有特別的天才。過了不久，果然被他捉着一雙了！

那是他暗地裏請了許多幫手，自己先躲在牀底下，用裏應外合的方法。

這一次，捉住了兩個赤裸裸的人！

然而有幸的是阿二爛眼，不幸的是阿七拐脚！他替代了阿二出醜！

在他們身上，阿長幾乎打爛了一雙手！

全村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大家不禁對阿長起了相當的佩服。

但阿長是念善經的人的兒子，他的心中不乏慈悲，終於饒恕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從此也怕了他，走了正路，不做歹事了。

第六章

慈母早棄哀痛成疾——鬼差誤捉遭了一場奇禍——中途脫逃又受意外之災

阿長的母親真是一個不能再好的人了。她爲了阿長，受盡了甜酸苦辣。在他父親脾氣最壞的時期中，她生了阿長。那時她連自己的飯也喫不飽，卻還要喂阿長。當阿長稍稍可以丟開的時候，她就出去給人家做短工，洗衣，磨粉。夜裏回來磨錫箔，補衣服，直至半夜，五更起來給他預備好了一天的飯菜。阿長可以獨睡在家的時候，她就出去給人家長做，半月一月回家一次。她的工錢是很少的，每月不過一元或一元二角。但她不肯浪化一文，統統積儲起來了。因此，當阿長的父親死時，她有錢買棺材，也有錢給他超度。阿長這一個妻子可以說是她的汗血換來的。她直做到五十八歲，斷氣前一個月。家裏只有兩間房子，連廚房在內。阿長有了老婆，她就讓了出來，睡在廚房裏，那裏黑暗而且狹小，滿是灰塵，直睡到死。

她不大打罵阿長，因爲她希望阿長總有一天會變好的。

「咳，畜生呀畜生！脾氣不改，怎樣活下去呀！」阿長做錯了事情，她常常這樣唉聲嘆氣的說，這

「畜生」兩字，從她口裏出來很柔和，合着自己的骨肉的意思。「壞是不要緊的，只要能改！我從前年輕時走的路也並不好！……」

聽着他母親的勸告，阿長只會低下頭去，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母親不常生病，偶然病了，阿長便着了急，想了種種方法去弄可口的菜來給她喫。她最後一次的病，躺了很久，阿長顯然失了常態了。

他自己的面色也漸漸青白起來，言語失了均衡，不時沒有目的的來往走着，一種恍惚的神情籠罩了他。

隨後他也病倒了。他的病跟着他母親的病重起來，熱度一天比一天高，囁語說個不休。

「媽，我跟着你去！」

一天下午，他突然起了牀，這樣的說着，解下褲帶，往自己的頸上套了。

那時旁邊站着好幾個人，都突然驚駭起來，不知怎樣纔好。

他的媽已失了知覺，僵然躺在牀上，只睜着眼，沒有言語。

阿長的舅舅也站在旁邊，他是預備送他姊姊的終來的。他一看見阿長要上吊，便跳了起來，伸出左手，就是拍拍的三個巴掌：

「畜生！他罵着說，「要你娘送你的終嗎？」

阿長突然倒下了，從他的口中吐出來許多白的沫。他喃喃的說着：

「啊，是嗎？……媽的……割下你的頭……啊，這麼大……這麼大……我姓陳……阿四……阿呀！我不去……我不去……嚇殺我了，嚇殺我了……」

「阿長！阿長！」旁邊的人都叫了起來，他的妻子便去推扯。

「啊，不要扯我……我怕……我不去……饒了我罷……」阿長非常害怕的伸着兩手，推開什麼東西的樣子。他的兩眼陷了進去，皺着面孔，全身發着抖。

這樣的繼續了很久，隨後又不做一聲的躺着了。

但不久，他大笑了。

「哈哈！……不要客氣……四角……對不住，對不住……哈哈！……來嗎……」

大家都非常擔憂，怕他活不下去，又恐怕他母親醒過來，知道阿長的病勢。於是大家商議，決定暫時把阿長放到樓上的柴間裏去，讓他的母親先在房間裏斷氣。他們相信，阿長的母親就要走的，阿長怎樣的快，也不會在她的先。

「媽！媽！……帶我去……」阿長不時在樓上叫着說，好幾次想爬了起來，但終於被別人按住了。到了晚上八點鐘光景，樓下的哭聲動了。

阿長的母親已起了程。

在樓上照顧阿長的人也都跑了下去暫時丟開了阿長因為阿長那時正熟睡着照規矩阿長是應該去送終的，但他的病勢既然這樣的危險，也只有變通着辦了。他母親不能得他送終，總是前生注定的。

過了許久，底下的人在忙碌中忽然記到阿長了。

但等人跑上樓去，阿長已不在那裏！

他到那裏去了呢，阿長？

沒有誰知道！

大家驚慌了！因為他曾經尋過短見！他說他是要跟着他母親一塊去的！

到處尋找，沒有阿長的蹤跡。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說，他看見一個人，好像是阿長，曾在屋上爬過，經過幾家的樓窗，一一張望，往

大門上走了去……

這顯然是阿長去尋短見了！

大家便往大門外，河邊，街上去尋找。

但那些地方都沒有蹤跡。

只有一個住在河邊的人說，他曾經聽見河邊撲通的響了一聲，好像是一塊很大的石頭丟下水

中……

呵，阿長投河了！顯然是投河了！

紛亂和擾攘立刻迷漫了易家村，彷彿落下了一顆隕星一般。他們都非常的驚異，想不出阿長這樣壞的一個人，竟是一個孝子！以身殉母的孝子！這樣的事情，在易家村還不曾發生過！不，連聽也不會聽見過，在這些村莊上！

第二天，許多人順着河去尋阿長的屍首，不看見浮上來。幾個人撑着船去打撈，也沒有撈到什麼。附近樹林和義塚地也找不見蹤跡。

阿長已經不見了，他沒有親叔伯，沒有親兄弟，親姊妹，阿長母親已躺在祖堂裏，這收殮出葬的大事便落在他舅舅的身上了。阿長沒有積儲什麼錢，就有，也沒有交給誰。這個可憐的母親到死時只剩了十元自己的汗血錢。她又沒有田或屋子可以抵賣，而阿長的舅舅的情形也半斤等於八兩。沒有辦法，只有草草收殮，當日就出葬了。她已經了後代，沒有兒子，也沒有孫子，過繼是不會有人願意的，可憐的女人！好好的超度，眼看做不到，只有請兩個念巫代替和尙罷！至於落殮酒，送喪酒自然也只好請族人原諒，完全免去，因為兩次照例的酒席費實在沒有人拿得出。誰肯給沒有後代的人填出三四十元錢來？以後向誰討呢？阿長的老婆決不會守一生孤孀！

於是他母親的事情就在當天草草的結束了。

冷落而且淒涼。

第三大清晨，天剛發亮，種田的木生的老婆提着淘米籃到河邊去淘米了。

大門還關着，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一到門邊，她突然叫了起來，回頭就跑！

她看見大門邊躲着一個可怕的影子，極像阿長！一身泥濘！

「鬼啦！鬼啦！……」她嚇得顫抖起來。這顯然是阿長的靈魂回來了！

鄰居們都驚駭起來，一聽見她的叫聲。

木生趕出來了。他是一個膽子極大的粗人。他一手拿着扁擔，大聲的問：

「在那裏在那裏？」

「不要過去！……阿長的靈魂轉來了！……躲在大門邊！……」她的老婆叫着說。

木生一點也不害怕，走了攏去。

「張天師在此！」他高聲的喊着。

阿長發着抖，蹲下了。他口裏顫聲的說：

「是我，木生叔！……人！」

木生聽見他的話，確像活人的聲音，樣子也一點沒有改變，他有點猶疑了。他想，阿長生病的時候

原是有點像發瘋，或許真的沒有死。於是他拿住了扁擔，問了：

「是人，叫三聲應三聲……阿長！」

「噢！」

「阿長！」

「噢！」

「阿長！」

「噢……真的是人，木生叔！」

木生叔相信了。但他立刻又想到了一個方法。鬼是最怕左手巴掌的，他想，如果是鬼，三個左手巴掌，就會消散。於是他決計再作一次證明。

他走近阿長，拍的就是一個左手巴掌，口裏喊一聲：

「小鬼！」

阿長只縮了一縮身子，阿呀響了一聲。

拍的又是一個巴掌，阿長又只哼了一聲，縮一縮身子。

第三個巴掌又打下去了，阿長仍整個在那裏。

「我受不了了，木生叔可憐我已受了一場大苦！」

這時大門內的人都已聚在那裏。他們確信阿長真的沒有死。

阿長的舅舅因爲阿長的老婆日後的事還沒有排佈好，夜裏沒有回去，宿在鄰居的家裏。他聽見這消息，也趕到了。

他走上去也是拍拍拍三個左手巴掌，隨後扯住阿長的耳朵，審問起來：

「那末你到底到那裏去了，說出來！」

阿長發着抖說了：

「昨夜——前天夜裏，舅舅，一個可怕的人把我拖去的……把我拖到河裏，按在河底裏，灌我爛泥，又把我細了起來，拴在亂石裏……我摸了一天河蚌……真大，舅舅，河蚌像飯大，螺螄像碗大……好些人都在那裏摸……我叫着叫着，沒有一個人救我……後來我想出了法子，打碎一個蚌殼，割斷繩……逃上岸……走了一夜，纔到家……」

許多女人都相信這話是真的，因爲阿長的身上的確都是爛泥，面孔，頭髮上都是。

「這一定是鬼差捉錯了！」

「也許是他命裏注定要受這場殃！」

但阿長的舅舅卻一點也不相信。他搖着頭，怒氣沖沖的睜着眼睛，說：

「狗屁！全是說慌！解開衣裳看過！」

阿長的舅舅的確了解阿長最深，這也許是他的姊姊生前常常在講阿長的行爲給他聽的緣故吧。

在阿長的衣袋裏，他找到了鐵證：那是一包紙包，一點也沒有溼，打開來，裏面有十二元鈔票！「瘟東西！真死了還好一點！你騙誰！河裏浸了一天一夜，鈔票會不溼！連紙包都是乾的！你想把這錢藏起來，躲了開去，免得你娘死了，把你的袋口扯大！賊骨頭！瘟東西！」

他提起拳頭連珠砲似的打了起來，兩腳亂跌起來。許多人圍攏來幫着打了，打得阿長走路不得。但這十二元鈔票，最後畢竟屬於阿長了。因為雖然人家把牠交給了他的老婆，而他的老婆畢竟是他的老婆！

第七章

戲語成真 黑夜開棺——紅綾被翻 嬌妻遭殃——空手出發 別尋新地——阿長阿長

事實證明，阿長這雙手有特別的天才。他依靠着牠們，做了許多人家不敢做的事。光榮的紋已深刻地顯露在他的兩手上。他現在已沒有父母，蔭庇一點也沒有了。家裏沒有田也沒有錢，只有兩間破陋的小屋，一道半倒場的矮牆，一扇破洞點點的爛門。飯鍋是土做的，缺了口，筷已焦了一頭，碗破了一邊，凳子斷了脚，桌子起了疤。可以說，窮到極頂了。

但他能夠活着，能夠活下去。

這是誰的功勞呢？

他的手！

他的手會掘地，會種菜，會磨穀，會舂米，會磨粉，會划船，會砍柴……

易家村極少這樣的人物。雖然人人知道他的手不乾淨，卻也缺少他不得。

又例如，易家村死了人，冰冷冷的，誰去給他穿衣呢？——阿長陰森森的，誰在夜裏看守着屍首

呢？

——阿長臭氣沖鼻的，誰去扛着他放下棺材呢？——阿長！

不僅這些，他還學會了別的事情。

「黃金十二兩！」

「有！」他答應着，啾的敲一下銅鑼。

「烏金八兩！」

「有！」啾的又敲一下銅鑼。

「白米三斗！」

「有！」

「白米四斗！」

人。

「有！」

「白米五斗！」

「有！」

「白米六斗！白米七斗！白米八斗！」

「有有有！」他答應一聲敲一下一點也不錯誤，一點也不遲緩，當入殮的時候。

對着死人，他不吐一口涎不發一點抖。他說着，笑着，做着，彷彿在他的面前躺着的不是死人，是活

「啊，爬起來了！」

半夜守屍的時候，常常有人故意這樣的嚇他，手指着躺在門板上的死人。

「正是三缺一，勿來傷陰騷！」他安然笑着說。

「穿得真好啊！湖縐和花緞！」

一次，在守屍的夜裏，阿畢鴉片鬼忽然這樣的說了起來。

「金戒指不曉得帶了去做什麼？難道這在陰間也有用麼？」阿長說。

「怎麼沒有用！」

「壓在天門，倒有點可怕！」

「你去拿一隻來罷！我做莊家，我不怕！」

「拿一隻就拿一隻！」阿長隨口的說。

「只怕閻羅大王要你做朋友！」

「笑話！剝屍也有方法！」

阿畢鴉片鬼笑了。

「你去剝來！」

「一道去！」

於是認真的商量了。

見。這一夜守夜的只有三個人，其中的一個，這時正熟睡着。他們兩個人切切的密議起來，沒有誰聽見。

阿畢鴉片鬼是一個光棍，他窮得和阿長差不多。據易家村人所知道，他走的也是岔路。

於是過了三四天，這事情舉行了。

夜色非常的朦朧，對面辨不出人。循着田塍，阿長和阿畢鴉片鬼悄悄的向一家出喪纔兩天的棺材走去，後面遠遠的跟着阿長的妻子，因為這勾當需要女人的左手。

阿長的肩上背着一根扁擔，扁擔上掛着一根稻繩，像砍柴去的模樣。阿畢鴉片鬼代他拿了鐮刀，

一隻藤袋像一個伴。

不久，到了那棺材旁了。

兩個人開始輕輕的割斷草繩，揭開上面的草。隨後阿長便在田裏捻了一團泥土，插上三根帶來的香棒；跪着拜了三拜，輕輕禱告着說：

「開門！有事看朋友！」

說完這話，他就站起來，和阿畢鴉片鬼肩着棺蓋，用力往上擡。

棺蓋豁然頂開了。

那裏面躺着一個安靜的女人，身上重重疊疊的蓋着紅綾的棉被。頭上扎着黑色的包頭，只露出了一張青白的面孔。眼睛，鼻子和嘴巴已陷了進去。

掀開棉被，阿長就叫他的老婆動手。

於是拖雞豹便走上前，在死人的臉上，拍拍的三個左手巴掌，低聲而兇惡的叫着說：

「欠我銅錢還不還？」

屍首突然自己坐起了。因為女人的左手巴掌比什麼都厲害。

「還不還？」阿長也叫着說，「還不還？連問三聲，不還——就剝！」

三隻手同時動手了。

這一夜滿載而歸……

不久，阿長和阿舉鴉片鬼上了癮了。那裏最多金戒指，銀手鐲，玉簪，緞衣，紅綾被，地點又多半在野外，半夜裏沒有人看見，安靜地做完了事，重又把稻草蓋在上面，一點不露痕跡。

沒有什麼買賣比這更好了！

安穩而且厚利。

但一次，事情暴露了。

有一處人家，看見棺材旁脫落了許多稻草，疑惑起來，仔細觀察，棺材上的稻草有點紊亂，再看時，棺材蓋沒有合口。

一傳十，十傳百，傳了開去，許多人都驚疑起來，細細地去觀察自己家裏人的棺材。

有好幾家，發現棺材口邊壓着一角棉袍或衣裳……

有一家，看見半隻赤裸裸的手臂拖在外面，棺蓋壓着……

一天下午，阿長正在對河的火燒場裏尋找東西，忽然看見五六個背着槍的警察往自己的大門內走了進去，後面跟着一大羣男女。

阿長知道事情有點不妙了。他連忙在倒牆和未曾燒光的破屋中躲了起來，他只用一隻眼睛從破洞裏張望着。

對河的人越聚越多，都大聲的談論，一片喧嚷。

不久，人羣兩邊分開，讓出一條路，警察簇擁着他的妻子走了出來。一個警察挾着一條紅綾的被，那正是阿長最近剝來的東西。

呵，阿長的老婆捉去了！阿長所心愛的老婆！

沒有什麼事比這更傷心了，阿長看着自己的老婆被警察繩紐索綁的捉了去。

他失了心似的，在附近什麼地方躲了兩天，飯也沒有喫。

過了三天，易家村又騷動起來，街路上擠滿了人。

阿長偷偷的看見人羣中走着自己的妻子。手反綁着，頭頸上一個木架，背上一塊白布，寫着許多字。七八個背槍的警察簇擁着。一個人提着銅鑼，不時敲着。

完了一切都完了！

阿長的老婆顯然已定了罪名！不是殺就是槍斃！

可憐呵，阿長的老婆這樣年青的女人！

阿長昏暈了……

待他醒來，太陽已經下了山，黑暗漸漸罩住了易家村。

這時正有兩個人提着燈籠，談着話急促地走過。阿長只聽見一句話：

「解到縣裏去了」

阿長不想再回到家裏去，雖然那裏還藏着許多祕密的東西，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了。而且即使可能，他也不願再見那傷心的房子。他決計當夜離開易家村了。

他的心雖然震蕩着，但他的腦子還依舊。他相信大地上還有他可以過活的地方。

「說不定，」他想，「別的地方更好！」

他的心是很容易安定的。新的希望又生長在他的腦內。

在朦朧的夜色中，他赤手空拳的出發了……

阿長，阿長！

阿長，阿長！

……

第八章

尾聲

阿長離開易家村是在民國……年，三十……歲，至今將近十年了。

關於他，沒有什麼消息，在這冗長的年月中。

新的更好的地方應該有的罷，找到他在阿長總是不可能的罷——
給阿長祝福！

祝 福

他第一次伸出了他的駭人地瘦削的手。

冷的風從高聳的屋頂上兇狠地撲了下來，從廣大的街道上猛烈地捲了起來，從狹窄的弄口尖削地衝了出來。牠像千百萬埋伏的軍隊，到處襲擊着來往的行人和車輛以及僵立的電桿與牆屋。世界像要傾覆了似的，起了頭暈般的旋轉。馬路上行走着的螞蟻般擾攘的人羣，脚都失去了自己的意識的支配，往左邊落下去的卻踏落在右邊的地上，往右邊落下去的卻踏到了左邊的地上；疾馳着的大小的車輛都失去了重心和機件所指的速度與方向，像生了翅膀似的從地上跳了起來，又落在很遠的地方；店鋪前懸掛着的各色的招牌都猛烈地衝撞着，像發了狂怒要跳出鐵鉤的束縛墜下地來一般；呆木而巨大的建築物都驚嚇得失了色，起了抖動；恐怖的震撼聲和風的呼嘯聲在四面八方交響着，有如暴風雨中的海濤的狂吼；平日增加着煙囪的長度高聳入雲的烏黑的煤煙，這時都冒出煙囪的口子，便四散消滅，有些還從煙囪口裏縮了進去，像怕在外面的世界露面似的；天空顯得極度的憂鬱，沈着灰色的臉，噴着寒冷的氣漸漸往地上落了下來……

就在這樣可怕的寒冷的北風中，一切都起了冷抖的時候，他第一次伸出了他的彫刻出似的瘦

削的手。冷風穿過了他的污穢的單衣的破洞，尖利地刺着他的乾枯的皮膚，豎起了他一身汗毛。他發着冷抖，彎曲着身子站着，像快要被風吹去了一般。浮在他的青白的臉上的那兩顆眼睛噙着眼淚，顯露着恐怖而失望的神情。兩道玻璃似的鼻涕從他的鼻子裏掛了出來。他的嘴唇抖動地發着嚙啞的聲音，像在訴說什麼似的。

他是誰呢？

在他的赤裸着的瘦削的脚旁，在光滑的水門汀上，有他自己用白粉筆草成的這樣的幾行：

落難人陳允才，原籍皖南……自幼習讀，粗知大義；民國四年袁賊稱皇……有志之士，莫不首揭義旗，奮然征討。才是時血氣方剛，痛帝制之殘酷，悲人民之苦厄，恨不得手刃袁賊，以救我大中華民國。乃與三五知友，毀家紓難，投筆從戎。迨袁賊顛覆，國事粗安，才已無家可歸；因習於軍旅，遂輾轉隊伍中……歷充排長，連長，營附等職，追賊剿匪，大小戰事凡百數十次，無不身先士卒，往來於槍林彈雨中。年來知友或死於炮火，或發跡他去，才生性剛直，不善鑽營，致一生碌碌，時嗟窮乏。今年因病失業，流落滬濱，敝衣舊物，抵當皆盡，人世茫茫，舉目無親。求乞儉生，原才所恥；惟思一時潦倒，世間常事……大丈夫何患無飛騰之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天又賦我以才能，加之以困苦，自應暫留此身，以圖異日。故不得不站立街頭，顛顏求乞，倘仁人君子，見而憐之，拯難人出此水火，當永生不忘大恩，圖厚報於來日也……

落難人陳允才戀書

這幾行拉雜的詞句，而筆力卻還顯得雄健，說明了這個人的簡略的遭遇與氣概；他受過不壞的教育，有過舒適的家庭，參加過革命的事業，當過軍官；他恥於求乞，但他迫於窮困，現在不得不向着過往的人們伸出手來了。

無數的人羣，男的，女的，老的，幼的，或穿着煖熱的皮衣，或戴着高大的外套領子，不息地在他的身邊穿梭般走了過去，每一個人都有着他自己的忙迫，沒有餘暇注意到他，或不屑注意他，很少有人把他所寫的幾行字從頭看到末尾。

「這裏有一個乞丐，」有些人遠遠地瞥見地面上的字，還沒有在人羣中望見他時，便已暗地裏明白，偏過身往別處走去。

「撒謊！做過軍官就該發了財，那裏還會落魄到這樣……」有些人心裏這樣的想着，不再細看底下寫的什麼話，露着不信任的目光看了他一眼走了。

有些人的腦裏卻浮上了一幅大都市罪惡的圖畫：馬路上的電燈光耀得如同白晝一般，到處鶻立着步哨似的賣淫的脂粉女人，這個人被她們拖進了屋裏，趾高氣揚地為她們擁圍着，喝着酒……

或是在迷漫着濃厚的烟味的華麗的賭窟中，他拋擲着成堆的鈔票……因此他現在求乞了。

這些有着各自的想像和觀念的人們不息地在他的周圍流水似的走了過去，很少有人注意到

他的身上只穿着一套薄薄的破舊的單衣；偶然有人看見他的冷抖，心中剛發生一些憐憫時，已經離開他很遠，不願回轉去有所施捨了。

飢餓，寒冷與羞恥使他彎了背又使他低下了頭；他不敢用自己的眼光去釘着某一個過路人的眼睛；他的嘴唇蠕動着，但不敢對任何人發出一種明白而響亮的哀求的語言；他雖伸着他的手，但他並沒有直對着某一個人伸了出去。如同他在地上所寫的一樣，他是恥於求乞，而這一天又是他第一次伸出了手去，因此在幾點鐘的站立的期間，他只是沈入在一種悲抑的回想中……

是在秋天的一個夜間。黑暗得沒有一線星光，他帶領着隊伍在山谷間向敵人施着猛烈的攻擊。槍砲聲震撼着山谷，天崩地裂一般。槍彈像雪片似的來往地飛着。敵人是一夥兇悍的土匪，他們狂暴地反攻着，從四面包圍了過來。堅持了五六小時之久，官兵已經死傷了一大半，陣線起了強烈的動搖。同伴們在他的身邊先後倒了下去。他跑過去代替了砲手，又代替了機關槍手。隨後連他的營長也受傷了。他身上背着沈重的子彈和戰具，搶了營長的槍，挾了受傷的營長，帶領着殘餘的五六十個兵士退到了一個山崗上。他們在那裏一直守到天明，又退到了一個高山上。這時他們的兵士只剩了二十幾個，他身上也已經受了傷。但他的血像要爆裂了一般，愈加勇猛起來。他代替了營長的指揮，繼續地堅守着這一個山巔。他不許這些殘留的兵士們亂發子彈，只望着敵人的來到。待敵人將爬近山巔，他瞄準着爲首的幾個射擊了去，於是這幾個被他射中滾了下去，後面的幾個也隨着滾下山去，跌得

腦破血流了。這樣的堅持了兩天兩夜，他們沒有喫，沒有喝，也沒有睡眠，他們一起只剩了十三個人，二十枝槍和一百多枚子彈的時候，他們望見敵人背後的陣線起了動搖，知道他們的援兵到了。於是他又挾了奄奄一息的營長，背上背了一枝槍，手裏又握了一枝槍，命令着十一個兵士一起從極高的山巔滾了下去。帶了重傷，他們在山脚下吶一聲喊，用槍尖的刺刀向敵人猛烈地衝了過去。敵人不及防備，起了極大的驚慌，受着前後的夾攻，完全潰亂了……就是這樣的他救出了營長，打敗了土匪，又完全搗毀了這一夥兇悍的土匪的巢穴……無論什麼時候想起來，他都不能信，他那時爲什麼有了這樣的勇猛和氣力，他背了沈重的槍彈，挾了一個一百多斤重的營長，又幾天沒有飲食與睡眠，又受了傷，又跌破了皮肉……這確是榮耀的事情，完全值得衆人的頌揚……呵，那時是多麼快樂，當營長對着大家一面不息地稱讚着，一面敘述着他的戰績，聽衆拍手狂喊着的時候……當軍長賞了他一個銀牌，一些酒肉和加倍的薪水的時候……但現在，他還有什麼呢？這樣榮耀的一個人今天卻變成了一個卑賤的乞丐……凍着餓着，羞恥地向不識的人們伸出了手去……

像有沈重的石頭壓在他的心上似的，他痛苦得差不多透不過氣來，不曉得是寒冷還是悲傷使他的眼眶裏聚集了許多眼淚。過去有着許許多多的榮耀的戰績都接着一幕一幕的在他的眼前映演了出來，使他的心中起了極大的歡樂，但這歡樂又立刻引起了他的無邊的悲傷，他不能明白，爲什麼一切都變的這樣的迅速，過去的事實，一想起來就好像現在纔發生一樣，然而現在卻又有一種極

端相反的事實

因此他像在夢中一般，雖然站立在求乞的啓事的旁邊，向外伸着手，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過往的人們有沒有注意他，憐憫他，施捨給他金錢。待到過了兩三個鐘點，第一次有人在他的手裏放下一枚雙角的小洋時，他纔從悲傷的思想中清醒了起來，擡起了頭。

是一個白了頭髮，有着很長的鬚鬚，面上起了很多的深的皺紋，穿着樸素的長袍的老人。他一眼望去，就知道這個老人并不是有着十分舒適的生活的人，然而他卻給了他這許多。爲的什麼呢？他知道了。他看見他的慈祥的眼光，看見他有一副善良的心腸。於是他戰慄地往前拔了一步。冰凍着的脚，愈加彎下了腰去，他還想問一問老人的姓名和住址，因爲他想將來報答這個老人的恩惠。但老人見着他致敬道謝，點了一點頭走了。同時，有幾個穿着長袍的少年，正停下腳步來看着他的字句的，見了老人的施捨，彷彿被引起了或一種情緒似的，也各自從袋裏掏出了角子和銅板，拋落在他的脚旁走了。他起了極大的感動，眼淚湧了出來，覺得這些人都具有善良的心腸，義俠的氣概，他不曉得將來能夠報答他們不能，因爲一則不曉得自己有一個什麼樣的結局，二則這幾個人的姓名住址都不知道，——連各人的面貌都還不會十分看得清楚。他現在只有希望他們都有一個好的命運：長壽，富貴，而且歡樂！是的，他們這樣好的人應該有這樣好的一生！他決定從此暗地裏給他們和其餘善良的人祝禱着。

至於他自己，他希望能夠很快的結束這一種卑賤而恥辱的生活，他希望在那樣冷的冬天裏早一點買一件破棉衣，不至於凍死。他本有一副強壯的身體。只要再持久一些時候，他就可以恢復他病後的康健。到了那時，他決計趕到江北的一個縣城裏去，他的以前的軍隊最近已經開到了那裏。他不希望回復他原來的地位，只希望仍能插進隊伍裏去，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再不然，他可以到碼頭上去做小工，給人家挑東西，背行李。他不是和別人一樣的有着手和腳嗎？爲什麼要伸着手，求別人的憐憫呢？倘若他還有一點精神，一點氣力，他是決不會做這卑賤的事的。在這以前，他曾經掙扎過，竭力地忍耐着凍與餓。求乞的事久已時時出現在他的腦子裏，使他相信除此以外已沒有別的辦法，但他終於遲延到今天。照着今天的情形，他覺得前途是頗有希望的。世上不少有錢的人，也不少善良的人。他不期望人家怎樣大的援助他，只期望給他一個小小的援助。

但是幾天過去，他的心漸漸陰沈了。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起來，日夜刮着冷的風。太陽偶而顯露在雲間，只是發着淡淡的光，預告着雨雪的來到，而他每日所得的仍是勉強足夠了一飽的數目。無論他怎樣的調換熱鬧的地方，他依然得不到一件棉衣。他發着抖，低着頭，伸着手，總是很少有人注意他。他幾乎已經變做了一架機器，每天總是照常的發着抖，低着頭，彎着腰，伸着手。他的背和手已漸漸習慣了那樣的姿勢，無論彎得好久，伸得好久，都不覺得疲乏。當他站立着求乞的時候，他常常悲傷地回想着過去的事情，忘記了對於來往的人的注意，但他的背仍彎曲着，他的手仍往前伸着；甚至當他想

像着排了隊伍，挺腰立正或向上舉起手操練的時候，他的背和手還是做着求乞的姿勢。

他起了極大的恐怖，當他覺察出了這一種習慣已漸漸養成了的時候。他怕自己就會沈沒在這種習慣裏，永久地繼續了下去，當兵原不是他所喜歡，他本所喜歡的是讀書，但自從入了隊伍，一則因為沒有別的路可走，二則因為漸漸養成了習慣，所以就繼續了這許多年，把當兵做了唯一的職業。現在，不也是沒有別的方法去實現他的計劃，而同時已開始有了求乞的習慣嗎？……

含着雪意似的雨已微微落了起來。馬路上的行人少了許多。在地上寫下字，很快就被雨點浸得模糊。他也不能再站立在露天的地方了。他須往各處的屋弄裏去跑。因為這裏的人都有白天關着門的習慣，不容易遇見屋內的人，他現在必須大聲的叫喊了。他有一副好的喉嚨，響亮而且清楚，但因為是初次求乞，不曉得應該怎樣叫喊，又羞於這種事情，常常拉雜地叫着，有時還一半梗在喉嚨裏。然而他的話卻句句是由真誠的心裏發出來的。他口裏叫喊着，願那些慈善的人多福，多壽，多財，多喜，他心裏也在這樣的祈禱着。

但是人們似乎並不需要別人的祝福，他們聽見了他的聲音，並不開門來，給他一點什麼。在冷的冬天裏，有錢的人時常打着牌消遣，他可以聽見拈牌的牌聲。從窗子外望進去，裏面燃着紅的火。每一家的後門口透散着撲鼻的魚肉的香味。而他凍着餓着。

已是十二月的盡頭，雪接着雨飛了起來。屋弄裏堆滿了凍結的雪。他沒有一雙鞋子，仍只穿着一

套破單衫。這幾天裏的結果太壞了，天知道，他過的什麼生活！他發着抖叫喊着，總是沒有人理他。他已有兩天沒有喫什麼東西，身體愈加彎曲了起來，他的手和腳完全凍得僵呆了。

從前在他眼前燃燒着的希望的火，現在已被寒冷的雪所熄滅，他的給世人祈禱的熱忱也受着寒冷的雪的包圍，凝結了一團。他的思想漸漸由悲傷轉入了憤慨。

他發現了自己已沒有什麼希望，覺察出自己只剩了一副骨頭，而這骨頭是卑賤的。他知道人們並沒有注意他的生死，倘若他凍死餓死了，在這世界上是只等於死了一隻狗。人們都是自私的，他們只注意着自己的利益，他們穿了棉衣還不夠，還需要皮衣；喫了魚肉還不夠，還須要燕窩和魚翅；坐了洋車還不夠，還需要馬車和汽車；穿得好，喫得好，用得好還不夠，還要講究漂亮和闊氣……隨後接着需要娛樂，這樣那樣，怎樣也不會滿足……凍死了一個人，餓死了一個人嗎？哈！一個卑賤的乞丐罷了！他們只這樣冷漠的想了一想。但是，他的骨頭果真是卑賤的嗎？窮人的骨頭和有錢人的有着分別嗎？他不能相信。他自己也曾有過錢，有過不壞的生活，而那時的骨頭就是現在的骨頭，並沒有更換過。但如此，他覺得他還做過一些可以驕傲的事：他爲國家，爲人民出過力。論地位，他曾經帶過衆多的兵士。當他在軍隊裏的時候，也不是沒有發財的機會，是他不願意。有許多地方，在軍人已成了習慣，拿了許多錢，並不覺得是什麼不對的，在他卻以爲那就是敲詐。除了薪水以外，他沒有得過什麼錢，也不會允許他的部下得過什麼錢。他只爲人民除害，謀利益，不肯去加重人民的負擔。爲了人民，他總是在槍

林彈雨中拚着性命。但是有些人的錢都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他們不是做官詐財，便是營商騙錢，即使有些人沒有做過害人的事，單靠着自己的克苦辛勤，逐漸積蓄起來的，也並沒有什麼光榮。

那末，他的卑賤在什麼地方呢？他越想越憤慨了。求別人憐憫，雖然是一種卑賤的行爲，但他卻並沒有想從此永久地繼續下去。他實在是因爲病得太無力了，不得不暫時這樣做一做，卻並不會生成了一副卑賤的骨頭，沒有一點氣節。倘若他真的有了一副卑賤的骨頭，那他早就同有些人一樣的住洋房坐汽車了。眼前不是有許多帶兵的人，做官的人，發了財嗎？怎樣發的呢？賣國，害民！即在這個大商埠裏居住着的有錢的人，看起來彷彿很高尚，但實際上還不是因投機，欺騙，刻薄而致富的？他們有什麼可以驕傲？他們的人格，他們的良心在那裏？他們的錢都是用一些不幸的人的頭顱，血肉和精力換來的，他們的背後一定有着不少啼哭着的寡婦孤兒，一些無定體的鬼魅。對於這樣的人，爲什麼還要祝福呢？施捨一點點有餘的錢，是他們應有的義務。向他們索取一點點有餘的金錢，也是正當的，有什麼卑賤呢？

於是他厭惡，他怒恨了。在雪地上，他來往的跑着，叫喊着祝福的語言。但在他的心裏，卻充滿了厭恨的詛咒。

雪愈加大了起來。他從這裏跑到那裏，喉嚨已經嘶得暗啞，還是沒有人理他。冷氣像利刃似的刺着他的骨頭，肚子空得絞痛了起來。在黑暗籠罩下來的時候，他沒有氣力再跑路，也沒有氣力再站立

了他的腿漸漸軟弱了下去，便不知不覺的倒下在屋弄裏的一個積滿了雪的垃圾箱旁邊。

他知道這是他最後的彌留了。他不再給人們祝福，只悲傷地回想着他過去的一切。但想着想着，他的思想又從悲傷轉到了憤怒。詛咒充滿了他的空虛的肚子，膨脹起來，一直衝到了他的喉嚨，猛烈地從他舌尖下迸了出來。於是沈寂的，濃密的寒冷的空氣當不住他的淒厲的詛咒，顫動了——牠顫動着，顫動着，一直穿過了堅厚的牆壁，敲撞着屋內正在快樂地預備着過年的人的心，使他們起了恐懼的戰慄。他們都跑到門外來了。

他們發現他躺在垃圾箱旁的雪堆裏，發着冷抖，可怕地詛咒着。

他爲的什麼這樣可怕的詛咒着呢？他們問他他沒有回答。除了詛咒以外，他已經不曉得回答，也不想回答什麼。

於是大家開始議論了。

「是一個乞丐罷！」

「不，乞丐是不會發着可怕的詛咒的！」

「一定是一個好人，被匪綁了票，棄置在這裏的罷……」

「有點相像呵……」

「怎麼辦呢？……過年的時候，讓他凍死在這弄裏嗎……」

「就是不凍死，在這裏詛咒着也可怕呵，在這過年的時候！」

最後他們決定了給他一身破棉衣，一碗剩飯。他們做了極大的慈善事業，救了他的性命，又把他送出了屋弄。

但他沒有感謝，他的心裏只充滿了厭惡，面上也祇有厭惡的微笑。他知道他們救了他的性命，是完全爲的自己。他們要過一個快樂的年，他們怕他死在他們的弄裏，他們怕聽見不吉利的詛咒。棉衣，剩飯，是被他的詛咒逼迫出來的呵。他澈底地瞭解了人們的劣根性了：他們不需要別人的祝福，但怕別人的詛咒！他看見他的詛咒在人們的眼睛裏生出了什麼樣的駭懼，在人們的心裏起了什麼樣的戰慄。他並沒有說出他在詛咒那一個，但這詛咒隨便進了那一個人的耳內，那一個人就感覺到了這是在詛咒他，彷彿犯了該被詛咒的罪似的。

他明白了。他不再給人們真誠地祝福，也不再給人們隱含着詛咒的祝福，他只明白的，響亮的詛咒人們了。一連幾天，他往各處生疎的屋弄裏跑着，大聲叫喊着，願他們死去，願他們滅亡，願他們的屋子燒掉，願他們斷子絕孫……所有最惡毒的詛咒的話，都從他的口裏迸發了出來。於是聽見這詛咒的人都起了極大的戰慄，紛紛解開了自己的錢袋。他不必再伸出手去，卑屈地求人們的憐憫，便有了意外的收穫。

但他厭惡這些卑賤的人們的金錢，他不願意這些金錢長留在他的袋裏。他憤怒地走到街上，買

了酒肉，又走到較好的旅館裏開了房間，他帶着厭惡的情緒，過了舒適的夜。他不復覺得這樣不勞而獲的生活是卑賤而且羞恥，他覺得他有這權利，他儘可以這樣繼續生活下去。因此從前所急切地渴望着回到軍隊裏去或到碼頭上做小工去的計劃的實現，現在突然冷淡了。都市是這樣的大，人們是這樣的多，又都忙碌而且健忘，他天天來往的跑着，如同石沈大海一樣，沒有人認識他是一個專靠詛咒而生活的人。在這世界上，有以殺人爲職業的人，有以敲詐爲職業的人，有以欺騙爲職業的人，他爲什麼不能以詛咒爲職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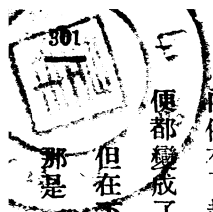
過了一個舒適的年，他在熱鬧的炮聲中醒了，這充滿了歡樂的炮聲彷彿故意嘲弄他似的，又引起了他的極度的憤怒。他又要在這新年的頭一天出去詛咒了。

他走到屋弄裏，看見家家戶戶的門口貼着紅色的對聯，在對着門的牆壁上，還貼着不少的字條：「出門見喜，」擡頭大吉」……於是他厭惡地站到字條的面前，完全遮住了牠，又開始咒詛起來。

這一天的詛咒在人們似乎愈加可怕了。他們恨不得堵住了耳朵，或者搬走了房屋。幾個鐘頭之內，他有了超於平時的收入。他像瘋狂了似的，往各處跑着，撒布着可怕的詛咒，在這詛咒聲裏的人們便都變成了有過該被詛咒的罪惡的犯人。

但在下午一點鐘光景，他落在許多人的包圍中了。

那是一羣大大小小的孩子。他們從各處追隨了來，形成了一個極大的隊伍。他們的心裏都充滿



了好奇的思想，從父母的叫喊聲中脫了出來，追隨着他的詛咒的聲音。他們不覺得這詛咒可怕，不吉利；他們只覺得這奇特而且有趣。有很多的孩子，甚至還學着他的奇異的詛咒，彷彿預備將來應用似的。

這使他起了意外的驚愕。他停住了脚步，呆了許久。他看見他們康健而且活潑，每一個孩子的臉有如肥嫩的紅色的蘋果。他們天真，純潔，他們的心有如未曾着墨的素紙。他們不怕詛咒，因為他們沒有犯過該被詛咒的罪。

他停止詛咒了。安慰代替了他的憤怒，希望趕走了他的絕望。他發現了醜陋的人類中還有着無數的潔白的心。只有孩子們是無罪的，不該受詛咒，他覺得他們應該有一個好的命運，好的將來。待至他們掌握世界時，世界便將幸福了。

於是他的冰凍而堅硬的心又漸漸融化，煖熱而柔和了。他覺得他不應該這時在他們的耳內灌進一些可怕的詛咒，無意中在他們純潔的心田上印下一個黑的記號，影響到他們可愛的將來。他們將來應該生活在不詛咒別人，也不被別人詛咒的環境裏。他們應該祝福人們，也受人們的祝福……

他這樣想着，開始用他最誠虔的心，對孩子們熱烈地祝福了……

李媽

她在丁老薦頭行的門口，已經坐了十四天了。這十四天來，從早到晚，很少離開那裏。起先五六天，她還走開幾次，例如早上須到斜對面的小菜場買菜，中午和晚間到竈披間去煮飯。但五六天以後，她不再自己煮飯喫了。她起了恐慌。她借來的錢已經不多了，而工作還沒有到手。她祇得每餐買幾個燒餅，就坐在那裏咬着。因為除了省錢以外，她還不願意離開那裏。她要在那裏等待她的工作。

丁老薦頭行開設在愛斯遠路的東段。這一帶除了幾家小小的煤炭店和老虎竈之外，幾乎全是姑蘇和淮揚的薦頭行。每一家的店堂裏和門口，都坐滿了等待工作的女人：姑娘，婦人，老太婆；高的矮的，瘦的肥的，大脚的小脚的，爛眼的和麻臉的……各色各樣的女人都有，等待着不識的客人的選擇。凡在這裏緩慢地走過，一面左右觀望的行人，十之八九便是來選擇女工的。有些人要年輕的，有些人要中年的，也有些人要揀年老的。有的請去梳頭抱小囤，有的請去煮飯洗衣服，也有的請去專門喂奶或打雜。

她時時望着街上的行人，希望從他們的面上找到工作的消息。但十四天過去了，沒有人請她去。

薦頭行裏常常有人來請女工，客人沒有指她，丁老薦頭也沒有提到她；有時她站了起來，說：「我去吧！」但是客人搖一搖頭。每天上下午，她看見對面幾家和自己鄰近幾家的女人在換班，舊的去了，新的又來了。就是自己的薦頭行裏的女人也進進出出了許多次。有些運氣好的，還沒有坐定，便被人家請去了。祇有她永久坐在那裏等着，沒有誰理她。

街上的汽車，腳踏車，人力車，不時在她的眼前軋軋地滾了過去，來往的人如穿梭似的忙碌。她的眼睛和心沒有一刻不跟着這些景物移動。坐得久了，她的腦子就昏暈起來，像輪子似的旋轉着旋轉着，把眼前的世界移開，顯出了故鄉的景色……

她看見了高大的山，山上滿是松柏和柴草，有很多男人女人在那裏砍樹割柴，發出了丁丁的斧聲，和他們的笑聲，歌聲，說話聲，叫喊聲打成了一片混雜的喧嘩。她的丈夫也在那裏，他已經砍好了一擔柴，挑着從斜坡上走了下來。他的左邊是一個可怕的深壑，她看見他的高大的擔子在左右幌搖，他的腳在戰慄着。

「啊呀……」她恐怖地叫了起來。

她醒了。她原來坐在丁老薦頭行的門口。對面的不是山，是高聳的紅色的三層樓洋房。忙碌地來去的全是她不相識的男女。幌搖着的不是她丈夫的柴擔，是一些人力車，腳踏車。她的丈夫並沒有在那裏。她永不會再看見他。他已經死了。

那已經是兩年以前的事情。正如她剛纔所看見的景象一般，她的丈夫和許多鄉人在山上砍柴的時候，突然來了一些兵士。他們握着鎗，鎗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把山上的樵夫們圍住了。「男的跟我們去搬東西女的給我們送飯來！」一個背斜皮帶的官長喊着說。大家都恐怖地跟着走了，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她祇走動一步，便被一個兵士用鎗桿逼住胸膛，喊着說：「不許跑的，要你狗命你媽的！」她的丈夫和許多鄉人就在這時跟着那些兵走了。從此沒有消息。有些人逃回來了。有些人寫了信回來，當了兵。有些做苦工死了。也有些被鎗砲打成了粉碎。但她的丈夫，沒有人知道。因為在本地一起出發的，一到軍隊裏便被四處分開。「不會活着了！」她時常哭號着。有些人勸慰着她，以為雖然沒有生的消息，可也沒有死的消息，希望還很大的。但正因為這樣，更使她悲痛。要是活着，他所受的苦恐怕更其說不出的悲慘的。

他並沒有什麼財產留給她。他們這一家和附近的人家一樣，都是世代砍柴種田。山是公的，田是人家的。每天勞碌着，都祇夠喫過用過。他丈夫留給她的財產，祇有兩間屋子 and 兩堆柴蓬。但屋子並不是瓦造的，用一半泥土，一半茅草蓋成，一年須得修理好幾回。所謂兩間，實際上也祇和人家的一間一樣大。兩堆柴蓬並不值多少錢，不到一年，已經喫完了。幸虧她自己還有一點力，平常跟着丈夫做慣了，每天也還能夠砍一點柴，幫人家做一點田工。然而她丈夫留給她的還有一個更大的債。那便是他們的九歲的兒子。他不像別的小孩似的，能夠幫助大人，到山上去拾柴果或到田裏去割草。他生得非常

瘦小羸弱，一向咳嗽着，看上去祇有五歲模樣。

這已經夠苦了。但幾個月前卻又遭了更大的災禍。那便是颶風的來到。不，倘若單是颶風，倒還不至弄到後來那樣。那一次和颶風一起來的還有那可怕的大水。颶風從山頂上旋轉下來，她的屋子已經倒了一大半，不料半夜裏山上又出蛟了。山洪像傾山倒海似的滾下來，彷彿連她腳下的土地也被捲着走了。她把她的兒子繫在幾根木頭上，自己攀着一根大樹，漂着走。幸虧是在山嶽裏，不久就被樹木和巖石擋住。但是她們所有衣服用具全給水氾走了，連一根草也不會留下。她的鄰近的人家都和她差不多，沒有誰可以幫助她們母子。她沒有辦法，祇得帶着兒子在別一個村莊上的姑母家裏住了幾個月。但是她的姑母也祇比她好一點，附近的地方也都受過兵災水災，沒有什麼工作可以輪到她。前思後想，祇得聽着人家的話，把兒子暫時寄養在姑母家裏，答應以後每個月寄三元錢給他，她自己跟着信客往上海來了。上海有一個遠親在做木匠，她找到了他，請他給她尋一個做娘姨的東家。於是她的遠親費盡了心血，給她找到一家鋪保，纔進了丁老薦頭的門。

但是十四天過去了，丁老薦頭還沒有把她介紹出去。有些東家面前，丁老薦頭不敢提起，有些東家看了她幾眼，便搖了搖頭。薦頭行裏的女人雖然各縣各省的都有，都很客氣的互相招呼着，談笑着，但對她卻顯得特別的冷淡，不大理睬她。有時來了什麼東家，一提到她，或者她自己站了起來說：「我去，」大家就嘻嘻笑了起來。這是一種多麼難以忍受的恥辱！她通紅着臉低下頭去，幾乎要哭了出來。

就是丁老薦頭對她也沒有好面色常常一個人喃喃的說，「白坐在這裏！白坐在這裏！」

她的眼前沒有一條路。她立刻就要凍餓死了。冬天已將來到，西風颯颯地刮着，她還祇穿一件薄的單衣。她借來的兩元錢，現在祇剩了幾個銀角了。每天喫兩頓，一頓三個燒餅，一天也要十八個銅板，這幾個銀角能夠再維持幾天呢？她自己凍死餓死，倒還不要緊，活在這世上既沒有心靈上的安慰，也沒有生活的出路，做人沒有一點意味，倒不如早點死了。然而她的阿寶又怎麼辦呢？他的唯一的兒子！她的丈夫留下來的祇有這一根骨肉，她不能使他絕了煙火。她現在雖然委託了姑母，她必須按月寄錢去，姑母自己也有許多孩子，也一樣地過不得日子。她要是死了，姑母又怎能長久撫養下去？現在，阿寶在姑母家裏已經穿了夾衣嗎？每餐喫的什麼呢？她不能夠知道。她祇相信他已經在那裏一樣地受着凍挨着餓了。她彷彿還聽見他的哭泣聲，他的喊「媽媽」聲，他的可怕的連續的咳嗽聲……

「我們笑的並不是你！你卻掉下眼淚來了！」坐在她左邊的朱大姐突然叫着說。

她醒了。她原來坐在丁老薦頭行的門口，眼淚流了一臉。

「我在想別的事情！」她說着，趕忙用手帕揩着面孔和眼睛。

她的模糊的含淚的眼睛，這時看見一輛新式的發光的汽車在她腳邊馳了過去。那裏面坐着一對闊綽的夫婦，正偏着頭微笑地向她這邊望着。他們的中間還坐着正和阿寶那樣大小的孩子，穿着

紅綠的絨衣，朝着她這邊伸着手指……

她覺得她脚下的地在動了，在旋轉了，將要翻過來了……

二

「李媽現在輪到你啦！」丁老薦頭從外面走了回來，叫着說。

她突然從昏暈中驚醒過來，站在丁老薦頭的面前。她看見他的後面還立着一個男工。

「東家派人來，要一個剛從鄉裏來的娘姨，再合適沒有啦。你看，阿三哥。」他回頭對着那個站在背後的人說，「這個李媽剛從鄉下出來，再老實沒有啦！又能喫苦，挑得起百把斤的擔子哩！」

「好吧！」阿三哥打量了她一下，說，「就帶她去試試看。」

她的心突突跳了起來，臉全紅了。她是多麼喜歡，她現在得到了工作。她有了命了！連她的阿寶也有了命了！

「哈哈！『老上海』不要，要鄉下人！土頭土腦的，請去做菩薩！」陳媽笑着說，故意做着醜臉。大家都笑了。有幾個人還笑得直不起腰來。

她的頭上彷彿潑了一桶冷水似的，臉色變得鐵青，胸口像被石頭壓着似的，透不出氣。

「媽的！尖刻鬼！」丁老薦頭睜着眼睛，罵着說，「誰要你們這些『老上海』！刁精古怪的！今天楷

油，明天躲懶還要搬嘴吵架！東家要不恨死你們這班『老上海』，今天就不會要鄉下人啦！」

「一點不錯！丁老薦頭是個明白人，你快點陪她去吧！我到別處去啦！」阿三哥說着走了。

李媽心上的那塊石頭落下去了。她到底還有日子可以活下去。現在她的工作終於到手了。而且被別人嘲笑的氣也出了一大半了。

丁老薦頭親自陪了她去。他的臉色顯得很高興，對她客氣了許多，時時關照着她：

「靠邊一點，汽車來啦！但也不要慌慌了，反容易給牠撞倒……站着不要動到了十字路口，先要看紅綠燈。紅燈亮啦，就不要跑過去……走吧！綠燈亮啦，不要慌！汽車都停啦……靠這邊走，靠這邊走！在那裏好好試做三天再說，後天我會來看你，把事情弄好的……這裏是啦，一點點路。吉祥里。」

「吉祥里！」李媽低低的學着說。她覺得這預兆很好。她正在想，好好的給這個東家做下去，薪水慢慢加起來，把兒子好好的養大。十年之後，他便是一個大人，可以給她翻身了。

「弄內八號，跟我來。」

李媽的心又突突的跳了。再過幾分鐘，她將走進一座莊嚴輝煌的人家，她將在那裏住下，一天一天做着工。她將卑下地尊稱一些不相識的人做「老爺」「太太」「小姐」「大少爺」。她將一切聽他們的命令和指揮。她從今將爲人家辛辛苦苦着，不能再像從前似的要怎樣就怎樣，現在她自己的手脚和氣力不再受她自己的支配了……

丁老薦頭已經敲着八號的後門，已經走進去了。

她懼怯地站在門外，紅了臉。這是東家的門了，沒有命令，她不敢冒然走進去。

「太太！娘娘來啦！一個真正的鄉下人，剛從鄉裏來的。」丁老薦頭在裏面說着。

「來了嗎？在那裏？」年青太太的聲音。

「在門外等着呢，——李媽進來！」

她喫驚地提起腳來。她現在踏着東家的地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地方，牠是她的東家所有的。她小心地輕輕的走了進去，像怕踏碎脚下的地一樣。

「就是她嗎？」

「是的，太太！」丁老薦頭回答着。

她看見太太的眼光對她射了過來，立刻恐懼地低下了頭。她覺得自己的頭頸也紅了。

什麼樣的太太，她沒有看清楚。她祇在門邊瞥見她穿着一身發光的衣服，連面上也閃爍地射出光來。她恐懼得兩腿顫抖着。

「什麼地方人？」

「蘇州那邊！」丁老薦頭給她回答着。

「是在朱東橋，太太？」李媽糾正了丁老薦頭的話。

「幾時到的上海？」

「二十幾天啦。」她回答說。

「給人家做過嗎？」

「還沒有。」

「這個人非常老實，太太。」丁老薦頭插入說。「『老上海』都刁不過。太太用慣了娘姨的，自然曉得。」

「家裏有什麼人？」

「祇有一個九歲的兒子，沒有別的人……他……」

「帶來了嗎？」太太愕然的問。

「沒有，太太，寄養在姑母家裏。」

「那還好！否則常常來來去去，會麻煩死啦……好，就試做三天。」

「好好做下去，李媽，東家再好沒有啦！」丁老薦頭說着又轉過去對太太說，「人很老實的，太太，有什麼事情問我就是今天就寫好保單嗎，太太？」

「試三天再說！」

「不會錯的，太太！你一定合意有什麼事情問我就是今天就寫好保單吧，免得我多跑一趟……」

不寫嗎？不寫也可以，試三天再說，那末我回去啦，好好的做吧，李媽！我過兩天再來。東家再好沒有啦。太太，車錢給我帶了去吧！

「這一點路要什麼車錢！」

「這是規矩，太太，不論遠近都要的。」

「難道在一條馬路上也要？」

「都是一樣，太太，保單上寫明了的。你自己帶來的也要。這是規矩。我不會騙你！」

「你們這些薦頭行真沒有道理！那裏有這種規矩！就拿十個銅板去買香烟喫吧！」

「起碼兩角，太太，保單上寫明了的！我拿保單給你，太太！」

「好啦好啦！就拿一角去吧！真沒有道理！」

「馬馬虎虎，馬馬虎虎！不會錯的，太太！後天我來寫保單，不合意可以換，再會再會！李媽，好好做下去！我後天會來的。」

「真會敲竹槓！」太太看他走了，喃喃的說，隨後她又轉過身來對李媽說：「我們這裏第一要乾淨。地板要天天拖洗。事情和別人家的一樣，不算忙。大小六個人喫飯。早上總是煮稀飯，買菜，洗地板，洗衣服，煮中飯。喫過飯再洗一點衣服，或者燙衣服，打掃房間。接着便煮晚飯……你會煮菜嗎？」

「煮得不好，太太！」

「試試看吧！你晚上就睡在樓梯底下。早上要起得早哩！懂得嗎？」

「懂得啦，太太！」

「到樓上去見見老太爺和老太太，順便帶一點衣服來洗吧！」

李媽跟着太太上去了。她現在纔敢大膽地去望太太的後身。她的衣服是全絲的，沙沙地微響着。一會兒發着白光，一會兒發着綠光。她的褲子短得看不見，一種黃色的絲襪一直蓋到她的大腿上。她穿着高跟的皮鞋，在樓梯上得得的響着。李媽覺得非常奇怪，這樣鞋子也能上樓梯。

「娘姨來啦。」太太說。

李媽一進門，祇略略望了一望，又低下頭來。她看見兩個很老的人坐在桌子邊，不敢仔細去看他們的面孔。

「叫老太爺，老太太！」太太說。

「是老太爺，老太太！」

「纔從鄉裏出來哩！」太太和他們說着，又轉過身來說，「到我的房間來吧！」

李媽現在跟着走到三層樓上了。房間裏陳列些什麼樣的東西！她幾乎睜不開眼睛來！一切發着光！黃銅的牀，大鏡子的衣櫥，梳妝臺，寫字檯……這房間裏的東西值多少錢呢？她不知道。單是那個衣櫥她想，也許儘夠她母子兩人幾年的喫用了。

「衣櫥下面的櫃子裏有幾套裏衣，你拿去洗吧！姑娘！」

李媽連忙應聲蹲了下去。現在她的手指觸到了那寶貴的衣櫥的底下了。這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她的手指在戰慄着，像怕觸下櫥屜的漆來。她輕輕地把牠抽出來了。那裏緊緊的塞滿了衣服。

「數一數！一共幾件？」

她一件一件拿了出來：四雙襪子，五條褲子，三件汗衫，三件絨衣。

「一共十五件。太太！」

「快一點拿到底下去洗肥皂，腳盆，就在樓梯下！」

「是，太太！」她拿着衣服下去了。

洗衣服是李媽最拿手的事情。她從小就給自己家裏的人洗衣服，一直洗到她有了丈夫，有了兒子，來到上海的薦頭行。這十五件衣服，在她看來是不用多少時候的。她有的是氣力。

她開始工作了。這是她第一次給人家做姑娘，也就是做姑娘的第一次工作。一個腳盆，一個板刷，一塊肥皂，水和兩隻手，不到半點鐘，已經有一半洗完了。

「姑娘！」太太忽然在三層樓的亭子間叫了起來。

李媽擡起頭來，看見她伸着一個頭在窗外。

「汗衫怎麼用板刷刷？那是絲的！曉得嗎？還有那絲襪！」

李媽的臉突然紅了。她沒有想到絲的東西比棉紗的不耐洗。她向來用板刷洗慣了衣服的。

「曉得啦！太太！她在底下回答着。」

「曉得啦！兩三元錢一雙絲襪哩！弄破了可要賠的！」

她的臉上的紅色突然消散了。她想不到一雙絲襪會值兩三元錢，真要洗出破洞來，她怎麼賠得起？據了老薦頭行裏的人說，娘姨薪工最大的是六元，她新來，當然不會賺得那麼多，要是弄破一雙絲襪，不就是白做大半個月的苦工嗎？她想着禁不住心慌起來。她現在連絨布的裏衣也不敢用板刷去刷了，祇是用手輕輕的搓着，擦着。絨布的衣服雖然便宜，她可也賠不起。何況這絨布又顯然是特別漂亮，有顏色有花紋的。

但是過了一會，太太又在樓窗上叫了：

「娘姨！快一點洗！快要煮飯啦！這樣輕輕的搓着，搓到什麼時候！洗衣服不用氣力，洗得乾淨嗎？」

李媽慌了。她不知道怎樣纔好：又要快，又要洗得白，又要當心損傷。她不是沒有氣力，也不是不肯用出來，是有氣力無處用。氣力用得太大了，比板刷還厲害。會把衣服扯破的。這不像走路，可以快就快，慢就慢；也不像挑柴割稻，可以把整個氣力全用出來。這樣的衣服，祇有慢慢地輕輕地搓着擦着的。然而怎麼辦呢？她一點也想不出來。

時候果然不早了。少爺和小姐已經從學校裏回來。他們望了她一眼，沒有理她，便一直往樓上走。

去。小姐大約有十歲了，少爺的身材正像她的阿寶那樣高矮，然而都長得紅紅的，胖胖的，一點不像阿寶那磨青白，瘦削。阿寶全是因爲在肚子裏沒有好好調養，出胎後忍飢受凍的緣故。

想到阿寶，她禁不住心酸起來，連眼淚也流出來了。現在天氣已經冷了，誰知道他現在穿着什麼衣服？又誰曉得他病倒了沒有？姑母怎樣在那裏過活？她的孩子們有沒有和阿寶吵架呢……

「娘姨——太太的叫聲又響了，同時還伴着脚步声，她下樓來了。「不必洗啦！等你慢慢的洗完，大家要餓肚啦！不見少爺小姐回來了嗎？快到廚房去煮飯吧！」

李媽慌忙站了起來，向廚房裏去，預備聽太太的吩咐。

「慢點慢點！把腳盆推邊一點，不要礙着路，喫過晚飯再洗！」

「是，太太！」李媽又走了轉來。

「好啦！到樓上去量兩升米來——喂！空手怎麼拿！真蠢！淘米的箕子掛在廚房裏！」

李媽愈加慌了。她拿着淘米的箕子，兩手戰慄着，再向樓上走了去。

「娘姨！米放在二層樓亭子間裏——亭子間呀！喂！那是前樓！不是亭子間——就是那間小房間呀——門並沒有鎖！把那把子轉動一下就開了——喂！怎麼門也不曉得開！真是蠢極啦！怎麼轉了又鬆啦！推開去再鬆手呀——對啦！進去吧！麻布袋裏就是米！」

李媽汗都出來了，當她從樓上下來的時候，太太心裏急得生了氣，她也急得快哭出來。一切的

事情，在她都是這樣的生疏，太太一急，她愈加弄不清楚了。她並不生得蠢。她現在是含着滿腹的恐慌。她怕太太不要她在這裏，又怕弄壞了東西賠不起。

這一餐晚飯是怎樣弄好的，她忙到什麼樣子，祇有天曉得。一個屋子裏的人都催着催着，連連的罵了老爺回來的時候，甚至還拍着桌子。太太時時刻刻在廚房裏蹬着脚。「這樣教不會！這樣教不會！真蠢呀！怎麼鄉下人比豬還不如！」

李媽可不能忍耐。她想不到頭一天就會挨罵。她也是一個人，怎麼說她比豬還不如！倘不是爲的要活着，她可忍受不了，立刻走了。她的眼淚時湧上了眼眶。但是在太太的面前，她不敢讓她流出來。她知道，倘若哭了出來，太太會愈加不喜歡她的。

這一天的晚飯，她沒有喫。她的心裏充滿了憂慮，苦痛和恐怖。

三

第三天下午，李媽又坐在丁老薦頭行的門口了。她白做了三天苦工，沒有拿到一個錢，餓了兩餐飯，受了許多驚恐，聽了許多難受的辱罵。祇有丁老薦頭卻賺到了四角車錢。薦頭行裏的人還都嘲笑着她。她從前祇想出來給人家做娘姨，以爲比在鄉裏受苦好些，現在全明白了：娘姨是最下賤的，比豬還不如！

然而她現在不做娘姨，還有別的出路嗎？沒有！她祇能再坐到了老薦頭行的門口來。她不相信她自己真是一個比豬還不如的蠢東西。她在鄉下也算是一個聰明能幹的女人。她做過和男人一樣的事情，生過小孩，把他養大到九歲。娘姨所做的事情，無非是煮飯，洗衣，倒茶，聽使喚的那些事情。三天的試工，雖然因為初做不熟識，她可也全做了。爲什麼東家還要罵她比豬還不如呢？她可也是一個人！倘有別的路好走，她決不願意再給人家做娘姨。倘沒有阿寶，她也儘可在鄉裏隨便的混着過日子。然而阿寶，他現在是在病着，是在餓着。她現在怎樣好呢？一到上海，比不得在鄉裏，連窮鄰居也沒有了。一個女人，孤零零的，現在連喫燒餅的錢也快沒有了哩！

她想着想着，不覺又暗暗的流下淚來。

然而希望也並不是沒有的。她還有一個阿寶。他現在已經九歲了。一到二十歲，便是一個大人。她和她的丈夫命運壞，阿寶的命運也許要好些。誰能說他不會翻身呢？十年光陰不算長，眨一眨眼，就過了。現在祇要她能夠忍耐。那一個東家固然兇惡，什麼話都會罵，別的東家也許有好的。況且那三天，本來也該怪自己，初做娘姨，不懂規矩，又膽小。現在不同些了。她已經不是鄉下人，她曾經在上海做過三天工。她算是一個「新上海」了。

「在上海做過嗎？」新的東家又派人來，指着她問了。

「做過啦！很能幹，洗得很白的衣服，煮的菜也還喫得人又老實！」老薦頭代她回答說。

於是李媽有運氣，又有了工作了。丁老薦頭仍然親自陪她去。

新的東家的屋子也在衙堂裏，也是三層樓，祇是牆壁的颜色紅了一些，衙堂裏清靜了一些。李媽走到那裏，覺得有點熟識似的，沒有從前那樣生疏而且害怕了。

太太和老爺的樣子都還和氣，沒有從前那個東家的可怕。人也少，他們祇有三個孩子，大的還住在學校裏。

「事情很少，李媽，好好做下去吧！東家再好沒有啦！」丁老薦頭又照樣說着，拿了車錢走了。

李媽自己也覺得，東家比較的好了。事情呢，卻沒有比從前那一家少。這裏雖然沒有老太爺和老太太，卻多了一個五六個月的孩子，要給他洗尿布尿布，要抱着他玩。但這在李媽倒不覺得難。她有是氣力，她自己也生過孩子，弄慣了的。她現在很願意小心地，喫苦地做下去。

新的東家也覺得李媽還不錯，第三天丁老薦頭來時，決計把她留下了。

「每個月四元工錢」太太說。

「多出一元吧，太太！」丁老薦頭代李媽要求說。

「做得好，以後再加！」

李媽聽着這話非常高興。她想，單是四元工錢，她每月寄三元給姑媽作阿寶的伙食費外，還有一元可以儲蓄，幾年以後就成百數了。做得好不好，全在她自己，她那裏會不好好的做下去，那末，加起薪

工來，她的錢愈可積得多了。

她這樣想着，心裏喜歡起來，做事愈加用力，愈加快了。天還沒有亮，她便起來，生着了爐子，把稀飯煮在那裏，一面去倒馬桶，掃地，抹桌子，洗茶杯，泡開水。隨後三少爺醒來了，她去給他換衣服，洗臉，喂稀飯，抱着他玩。太太和二少爺起來後，她倒好臉水，搬出稀飯來給他們喫，自己就空着肚子，背着三少爺，到小菜場買菜去。回來後報了賬，給太太過了賬，收拾起碗筷，把冷的稀飯煮熟，侍候老爺喫了，纔將剩下来的自己喫，有時剩的也不多，也就半餓着開始去洗衣服，一直到煮中飯。預備好中飯，到學校裏去接十歲的二少爺。喫了飯又送他去。下半年，抱孩子，洗地板。晚飯後還給三少爺做衣服，或給二少爺補破洞。她忙碌得幾乎沒有一刻休息，晚上總在十一二點纔睡覺，可是天沒亮又起來了。

這樣的不到半個月，她不但覺得苦，反而覺得自己越做越有精神了。她的每一個筋骨像愈加有力起來，肚子也容易餓了。

「做人祇要喫得下飯，便什麼都不怕啦！」她常常自己安慰自己說。

然而這在東家卻有一件不高興的事。以前飯剩得少，也喫一個空，現在飯剩得多也喫一個空。肚子總是祇有那麼大，怎麼會越喫越多呢？每次量米的時候，太太都看着，現在她明明多量了半升了。

「娘姨！米多了，怎麼沒有剩飯呀？」太太露着嚴厲的顏色問了。她的心裏在懷疑着李媽偷了米去。

「不曉得怎的，這一晌喫得多了。」李媽回答着，她還不曾猜到太太心裏什麼樣的想法。

「是你量的米，煮的飯不曉得這一晌並沒有什麼客人哼！」

「想是我這幾天胃口好，多喫了一些。」

「諒你喫得來多少！除非你還有一個喫生米的肚子！」

李媽的面色轉青了。她懂得這話的意義。她想辯白幾句，但是一想到喫東家的飯，便默着了。沒有辦法，只好忍耐，她想。

然而這在東家，卻是等於默認了。太太在時時刻刻注意她，二少爺彷彿也在常常暗中跟着她的樣子。她清早開開後門去倒馬桶，好幾次發現太太露出半個頭在亭子間的窗口。早晨買菜去，太太一樣一樣叮囑了去：

「白菜半角，牛肉一角半，豆腐六個銅板，洋蕃薯半角……」她說着就數出剛剛不多也不少的錢來。

「牛肉越買越少啦！祇值得一角銅錢！白菜又壞！那裏要十二個銅板一斤！」當李媽回來的時候，太太這樣氣憤地說。

有幾次，太太還故意叫她在家多洗一點東西，自己卻提着籃子，親自買菜去了。

李媽漸漸不安了。她每次買菜，沒有一次不揀了又揀，這裏還價，那裏還價，跑了半天纔把最上算

的買了來。她自己沒有賺過一個銅板。她不是不曉得賺錢，是她不願意。她親眼看見許多娘姨在小菜場買的一角錢菜，回來報一角半的賬。有時隔壁的林媽還教她也學着做：東家叫你買一斤白菜，你祇買十二兩；十二銅板一斤的，告訴她十六個銅板！但是李媽不願意，她覺得這樣很卑賤。做得規矩，東家喜歡，自然會加薪的。然而像她這樣誠實，東家卻把她和別的娘姨一樣看待了。雖然不像以前那個東家似的惡狠狠地罵她，說的話可更叫她受不住，面色也非常難看。

「揩油！喫油！揩油！」這已經不止一次了，二少爺在她的面前故意這樣似唱非唱的說着走了過去，有時還假裝不經意的踢她一脚。

有一次，當她要洗衣服，向太太去要肥皂的時候，太太幾乎罵了：

「前天纔交給你，今天又來拿！難道這東西不值錢，還是我們偷來的？前天的那裏去啦？狗拖去了嗎……」

她並不計算一下，這兩天來，李媽洗了多少衣服，也不想一想，二少爺在學校裏做點什麼，一套一套的衣服全弄得墨跡，泥跡，而三少爺的衣服是滿了奶跡屎跡尿跡的；也不會仔細看一看，給他們洗得多麼白。

東家完全把她當做一個什麼都要揩油的人了。他們隨便什麼都收藏了起來，要用的時候，讓李媽自己去討，又用眼睛釘着她。她們有什麼尋不着，也來問李媽，彷彿她不僅會揩油，而且還會挖開他

們的箱子像東西似的。

李媽現在祇有一肚子的悶氣，說不出話來，也沒有對誰可以說。她本來已經沒有幾個親人，一到上海連半個也沒有了。有一次隔壁的林媽在後門口找着她說幾句閒話，立刻被太太責備了一場，像怕她們在串通着做什麼勾當似的。她想到從前丈夫在的時候，有說有笑，自由自在，用自己的氣力，喫自己的飯，禁不住眼淚簌簌滾了下來。她現在過着什麼樣子的日子！她日夜勞苦着，僅僅爲了四元錢的代價，誠實得和對自己一樣，東家卻還不把她當做一個人看待！她怎能喫得下飯，安心做下去呢？

「現在越來越不成樣啦！」太太又埋怨了。「祇看見你一個人坐着胡思亂想，事情也不做要享福，到家裏去躲什麼懶！」

太太給她的工作愈加多了。她想：你越躲懶，我越叫你多做一點！一天到晚，不讓她休息。掃了地不久，又叫她去掃了。纔洗過地板又在催着去洗了。剛剛買了香烟來，又叫她去買花生米，買了花生米回來，又叫她去買雞蛋糕。不往街上跑，便在家裏抱小孩，小孩睡了，便去補舊衣服。現在不要穿的東西也從箱底裏翻出來了。

「混賬！不願意做，就滾蛋！」太太愈加兇了。她也和從前那一個東家似的罵了起來。

李媽怎能受得住她至少也得還幾句嘴的。然而喫她的飯又怎樣做得？她能夠不喫她的飯，再坐到丁老薦頭行的門口去嗎？別人的譏笑，丁老薦頭的難看的臉色，且不管牠，祇是她喫什麼呢？她的阿

寶怎樣過日子呢？她不是每個月須寄錢給姑母嗎？現在已經到上海一個月多了，還沒有弄到一個錢！這一個月的薪工雖說是四元，已經給了老薦頭拿了八角薦頭錢去了。如果再換東家，她又須坐在薦頭行裏等待着，誰能知道要等一個月還是半個月纔再找到新的東家呢？即使一去就有了東家，四元錢一個月的薪工，可又得給了老薦頭扣去八角錢的薦頭錢，一個月換一個東家，她祇實得三元二角薪工，一個月換二次東家，她愈加喫虧，祇實得二元四角，好處全給了老薦頭得了去，他兩邊拿薦頭錢，連車錢倒有五六元。萬一再是這裏試三天，那裏試三天，又怎麼樣呢？她一個人祇要有飯喫還不要緊，她的阿寶又怎樣活下去呢？

她這樣一想，不覺楞住了。她沒有別的法子，她祇有忍辱挨罵的過下去，甚至連打，也得忍受着的。但是東家看出她這種想頭，愈加對她兇了。每一分鐘，都給她派定了工作，不讓她休息。而且罵的話比從前的東家還厲害了。老爺也罵，二少爺也罵，偶然回來一次的大少爺也罵了。一天到晚，誰也沒有對她好面色，好聽的話。

李媽終於忍耐不住了。不到一個月，祇好走了。

「人總是人，不是石頭，也不是畜牲！」她說。

四

李媽現在又坐在丁老薦頭行的門口了。她要找一個好的東家。她想，所有做東家的人決不會和從前兩個東家一般惡。

但是在最近的半個月中，她又一連的試做了三次，把她從前的念頭打消了。

「天下老鴉一般黑！」這是她所得到的結論。這個刻薄，那個兇，全沒有把娘姨當做人看待。沒有一個東家不怕娘姨偷東西，時時刻刻在留心着。也沒有一個東家不罵娘姨躲懶的。做得好是應該，做得不好扣工錢，還要挨打挨罵。

「到底也是人！到底也是爹娘養的！」李媽想，她漸漸發氣了。

「沒有一家會做得長久！」這不僅她一個人是這樣，所有的娘姨全是這樣的。丁老薦頭行裏的娘姨沒有一個不是去了又來，來了又去。她親眼看見隔壁的，對面的薦頭行裏的娘姨也全是如此。

然而這些人可並沒有像她那樣的苦惱，她們都比她穿得好些，喫得好些。她們並沒有從家裏寄錢來，反而她們是有錢寄到家裏去的。她們一樣有家眷，有些人甚至還有三四個孩子，也有些人有公婆，也有些人有喫鴉片的丈夫。

李媽起初沒注意，後來漸漸明白了。她首先看出來的是，那些「老上海」決不做滿三天，便被人家辭退。李媽見着薦頭行把保單寫定以後，以為她們一定會在那裏長做下去，但不到一個月，她們卻又回來坐在薦頭行的門口了。

「試做三天，不是人家就留了你嗎？怎麼不到一個月又回來了呢？」

「你想在那一個東家過老嗎？不要妄想！『老上海』的娘姨回答她說。

「那末你不是喫了虧，白付了薦頭錢，現在又丟了事？」

「還不是東家的錢，傻瓜！」

李媽不明白。她想：東家自己付的薦頭錢更多，那裏還會再給娘姨付薦頭錢？但是她隨後明白了：那是揩了油。她已經親眼看見過別的娘姨是怎樣揩油的。她覺得這很不正當。做娘姨的好好做下去，薪工自然會……

她突然想到那些東家了：他們都是這樣說的，可是以後又怎麼樣呢？不加薪工，還要罵，還要打！不揩油，也當做揩油！不躲懶，也是躲懶！誰能做得長久呢？

李媽現在懂得了。她可也並不生來是傻瓜！

新的東家又有了。她不再看做可以長久做下去。三天一過，她準備着隨時給東家辭退了。

「娘姨！這東西那裏這樣貴呀？」

「你自己去買吧！看看別的娘姨怎樣買的！」她先睜起眼睛來，比東家還惡。

「咳！難道問你不得！」

「早就告訴過你，幾個銅板一斤！不相信我，另外請過一個！我也做不下去！」她拿起包袱要走了。

「走就走」太太說着。但是她心裏一想，薦頭來一次要車錢，換娘姨又得換保單，換保單又得出薦頭錢，也化不來，祇好轉灣了。「我隨便問問你，你就生氣啦！我並沒有趕你走！」

李媽又留下了。她可並不願意走。然而她也仍然隨時準備着走。

「上午煮了這許多菜，怎麼就沒有啦，娘姨。」

「剩下的菜誰要喫，倒給叫化子的去啦！」

「什麼話！這樣好的菜也倒掉了！」太太發氣了。

「你要喫，明天給你留着，我可不高興喫！」

第二天她把剩菜全搬出來了，連剩下的菜湯也在內。

太太氣得面色一陣青一陣紅，說不出話來。她要退了她，又覺得化不來，而且薦頭行裏的娘姨全是一個樣：天下的老鴉一般黑！反而喫虧薦頭錢，車錢！她又祇得忍住了。

「衣服洗得快一點，不好嗎？娘姨！老是這樣慢！」

「你祇曉得洗得慢！不曉得髒得什麼樣！」她站了起來，把衣服丟開了。「我不會做，讓我回去！」

但是太太不說要她走，她也不走了。她索性每天上午不洗衣服了，留到下午去洗。每天晚上，喫完飯，她便倒在牀上，想她自己的事情，或者和別的娘姨閒談去了。

「晚上是我自己的工夫！」她說。「管不得我！」

老爺常常在外面打麻將，十二點鐘以後纔回來。她不高興時，就睡在牀上不起來，讓太太自己去開門。

「門也不開嗎？」

「我睡熟了，那裏聽見！不得你們白天好睡午覺！」

有時李媽揩了油，終於給太太查出來了。但是她毫不怕，也不紅臉。她泰然的說：

「那一個娘姨不揩油！不揩油的事情誰高興做！一個月祇拿你這一點工錢，我們可也有子女！」

她的脾氣越變越壞了。東家的小孩，也都怕了她，她現在不肯再被他們踢打，她睜着兇惡的眼睛

走了近去，打他們了。

然而東家有的是錢，終於於不得不多化一點薦頭錢和車錢，又把她辭退了。

李媽可並不惋惜，她祇要在那裏做上一個禮拜，她就已經賺上了個把月的工錢哩！

五

她又坐在丁老薦頭行的門口了。她現在已經是一個十足的「老上海」。那裏的娘姨不再譏笑她，誰都同她要好了。

「現在你和我們是一夥啦！別的人拍拍她的腿子說。」

丁老薦頭也對她特別看重起來。每次的事情，就叫她去擋頭陣。

她現在不愁沒有飯喫了。這家出來，那家進去；那家出來，這家進去。丁老薦頭行成了她的家，一個月裏總要在那裏住上幾天。

每次當汽車在她的面前嗚嗚地飛似的馳過去的時候，她彷彿看見了她的阿寶坐在那車裏。

「現在我們也翻身啦！」她喃喃地自言自語的說。

槍

太陽老是和月亮一樣白，悽愴地哭喪着臉，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上全是死沉的灰黃的大氣，凝凍着，無論那裏看不見一線青白的裂縫。太陽沒有熱，沒有力，勉強地嵌鑲在那裏，現在像在戰慄着似的，快要下墜了……

風時時從馬後捲了起來，呼呼地鞭着馬，拍着唐連長的背和馬鞍。馬跳着，飛一般往南奔馳。唐連長喘着氣，不時擦一擦眼睛回頭望着後面的兩個坐騎。他想緩一點走，但他的馬卻像喫了驚似的，只是往前衝。這是下坡的風，風又在背後送着。

雖然春天已經來到，氣候可還不會轉暖。前後左右的田野全是一片灰黃的顏色。罌粟花的種子纔下土，綠的莖子是沒有的。沒有樹木，沒有村莊。軍隊一開動，現在連那稀少的騾車牛車也絕跡了。空曠的死沉的田野和灰黃的天連成了一片。地面上除了他們三個坐騎之外，只有灰土在走動。兩點鐘之前，這一條路上曾經踐踏過一百幾十個人，但現在連一點足跡也沒有了。不但這樣，即使是連長的馬跡，後面的兩個坐騎追上來時也不能辨別了。

唐連長穿的是一套藍灰的簇新的軍服，現在全着了灰土，和天空與田野的顏色打成了一片，彷彿

佛他剛從土堆下爬出來的一樣。

當他剛出發的時候，他是多麼的有精神，多麼的高興！帶兵的人是不打仗不會升職的。現在的土匪只有七八十個，他手下有一百幾十個。土匪只有幾桿舊槍，他手下的全是新式的快槍。論起地勢來，土匪是上坡的路，他是下坡的路，無論在那一個溝上守着，土匪就沒有一點辦法。

勝利是一定的！不升職，也得受賞哩！

「說不上打仗，說不上打仗！」他出發前笑嘻嘻的說，「同娃兒們耍一個把戲！」

一切作戰的計劃，他早擬定了。兩點鐘前，唐連附帶着軍隊，先到金陡溝去佈置。兩點鐘以後，唐連長帶着兩個護兵，也騎上了馬。

他的身體雖然瘦削，面色蒼白，可是精神抖擻，騎在馬上，挺直了背，雄糾糾的揮一揮馬鞭，甚至兩脚不必踏在馬蹬上，就飛也似的往前走了。

兩個壯年的護兵背着行裝，掛着盒子槍，跨着馬，在唐連長的馬後緊緊地跟着。風越來越猛了。三匹坐騎和飛灰一道滾着動。

唐連長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喘起氣來。有一點水落在他的耳邊。他伸手摸了一摸軍帽下面的額角，纔知道那裏已經全是汗了。

「奶奶！」他自言自語的說，「冬天還沒有過去，就出汗啦！」

他想休息一會，但他的馬只是瘋狂地往前跑着。好不容易纔勒過半邊馬頭來，卻不料一鬆手，牠又偏過頭，疾馳了。

「忒你奶奶！」唐連長索性忿恨地鞭了兩下。

牠愈加跑得快了，跳着跳着。

一口氣又是五六里。

他漸漸覺得疲乏起來，身子前後傾側着，隨後緊緊地攀了馬鞍，支持了一會。

馬兒也乏了，喘着氣，遲緩了下來。牠的身上溼透了汗，塗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土。

四周沒有一個村落。只是飛騰着灰土。

風在耳邊呼呼的響着。一陣過去，一陣又來。

唐連長需要一點水喝。護兵們可帶着水袋，但那廬馬，一聽見後面的風聲和馬蹄聲，一會兒又嚇

得往前跑了。

「張娃……張娃……」他接連叫了幾聲，想叫後面的坐騎追到前面來，幫他止住他的馬。

但風聲和蹄聲比他的喊聲還大，沒有傳到後面。

他往後搖着手。煙塵迷漫中，護兵們沒有看得清楚。他的坐騎瞥見他揮着拳，以為將擊了下來，卻越發跑得快了。

唐連長實在乏得利害了。他幾乎已經全身伏在馬鞍上。

有一樣蟲似的東西，在他心頭蠕動着，蠕動着，從這裏爬到那裏，從那裏爬到這裏，漸漸迂曲地擴大了牠的區域。牠像在喫吸着他心頭的血，他覺得自己的心頭漸漸空虛起來了。

他的四肢起了一陣戰慄。

那東西漸漸爬上來了，朝着他的喉頭。

他閉着嘴，忍住了呼吸，吮出一點唾沫來，吞了下去。

於是那東西像蛇似的在他的喉頭打了一個轉身。他喀喀地打了兩三個很長的呃逆。

但那東西並不就此安靜下來。牠仍在他的喉頭盤旋着，吮吸着，又用牠的尾巴掃着他的已經空虛的心頭。

唐連長喀喀地接連的打着呃逆，像要把那東西嘔了出來的樣子。可是牠又並不出來，只是在那裏盤旋着盤旋着。

現在唐連長完全當不住了。他已經癱軟地完全伏在馬鞍上，閉上了眼。

太陽和月亮一樣的白，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空和田野一樣，凝凍着死沉的灰黃的大氣。

然而太陽將要下墜了。唐連長已經看見牠在那裏戰慄，天空在旋轉。他聽見了一種洪大的聲音，山崩地裂的從天上響了起來。田野在搖蕩，在跳躍。他的坐騎彷彿已經離開了地面，在半空中滾着一

般。

唐連長不能再支持了。他早已失去了他的四肢。他現在只有一顆空虛的心，但那也不像是他所有的那樣，一點不能鎮壓住。

馬兒在半空中滾着，翻着筋斗。

他從馬鞍上滑了下來……

後面的兩個坐騎立刻停住了。

他聽見他的護兵在他的旁邊驚駭地說着什麼，在檢查他的身體。

他知道自己臥在柔軟的灰土上，並沒有受傷。難受的是他的心。牠被那蟲似的東西吮吸得全空了。他沒有一點力。他不能指揮自己的身體。

「連長！」他聽見張娃在叫他，但他沒有氣力回答。張娃扳開他的嘴灌了幾口溫水。然而那也是艱難的。他沒有力吞咽。他想奪去他們的水袋，揮着手叫他們走開。但他的手並沒有力，只是癱軟的攔在他身邊，彷彿已經不是他所有的一樣。

「奶奶！」他氣憤地罵着，卻發不出聲音來，連嘴唇的噙動都沒有。

「畢啦！」他想。

他睜開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世界和墨一樣的黑。

有人拉住了他的兩手，他的腳沒有落地，身子卻動了起來。他聽見耳邊的喘息聲和腳步聲，心裏很明白，知道現在張娃背着他走了。

然而那是多麼的難受，張娃的背緊緊地壓住了他的心頭。他的心頭原來就被那蛇似的東西吮吸得空虛了的，現在給他緊緊地壓着，彷彿連那微弱的心的蠕動和那奄奄的氣息都停止了。

「畢啦」他想。

但是張娃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似的，已經把他站放在地上，抱着他的腰，使他透了一口自由的氣。

「林娃趕快把氈子打開來」張娃的聲音。

唐連長被臥放在地上了。他的心又開始微弱地跳動起來。

「奶奶」他忽然聞到了一種怪難受的氣息，又接連打了幾個艱難的呃逆。「怎麼把我放在這樣髒的地方！那明明是矢的氣息！」他憤怒地想，但依然沒有氣力發出聲音來。

「快些點燈」張娃叫着說。

唐連長立刻有了希望了。他知道這「點燈」的意義。只要燈一點起，他就不要緊了。他的心頭好空虛，正急切地需要一樣東西哩。

「連長不要緊嗎？」

他聽見張娃蹲在他的身邊了。

盒子的聲音，杆子的聲音，盅子的聲音，槍的聲音……

唐連長的心頭突然輕鬆了許多。一陣親密的氣息從他的鼻子沁入了他的心頭，他像做夢似的漸漸醒來了。他的眼前一會比一會亮了起來。

那是發着白光的螢火蟲一樣的小燈。他們在一個陰暗的，狹窄的，低矮的土窖裏。風在土窖的外面呼號着。外面射着刺目的白茫茫的光，使他又立刻把目光轉到了窖裏。

張娃的額上被燈光映照出一顆一顆豆大的汗珠，急忙地燒着煙泡，顯然他是非常着急了。只有那林娃，卻和平時一樣的沒有心肝，這時又不曉得走到那裏去耍了。

「唉！」連長忽然哼出了一個微弱的嘆聲。

張娃喫驚地轉過頭來，叫着說：

「連長……」

土窖裏又突然黑暗了。張娃已經用他手中的槍不小心地索朗一聲擊碎了身邊的燈罩。

「奶奶……」唐連長氣得罵不出聲來。他的鼻子裏又充塞了那不堪當的矢臭。

「奶奶……」張娃驚駭地自己埋怨着，匆忙地打開了小的籐箱，摸出一張捲紙煤的紙來，裁成四方，摺了一會，做了一個燈罩。

噤！
噤！
：

河東來的火柴，不是只有半邊紅頭，就在張娃的有力的手裏斷了。他一共劃了七八根，纔點着了那盞燈。這在唐連長彷彿等待了十年一樣。他的心裏空虛得實在難受，窒息的臭氣又一陣一陣的衝進了他的鼻子。

但一會兒土窖內又明亮起來，那香甜的氣息又把臭氣趕走了。

張娃握着槍桿，把槍湊到了連長的嘴邊，說：「吸吧，連長！一會兒就有精神啦！」

他看見連長的嘴唇微微地噙動了一下，面上浮過一陣輕淺的微笑，但他像拒絕似的沒有把槍口含住在嘴裏。

張娃明白了。他立刻掉轉槍口，含在自己嘴裏，吱吱地拚命吸了起來，對着連長那邊噴過煙去。

小小的土窖內立刻迷漫了香甜的煙霧。

彷彿清晨在濃霧的玫瑰花園裏吸到了清鮮的空氣一樣，現在唐連長的精神漸漸恢復過來，能夠稍微的指磨自己的身體了。

「張娃……」他發出了低微的聲音。

張娃注視着他，喜歡地詢問說：

「是好一些嗎，連長？吸一口吧！」

連長點了點頭，開開嘴來含住了遞過去的槍口，閉着眼睛，短短地吸了一口，一直吞到心頭，沒有讓一絲的煙回出來。

「奶奶……」他低聲的說。那是他痛快的表示，又並不恨誰。這一口煙吞下去，他的心頭的那東西便中了毒一樣，不大能作怪了。

「是連長把我急死啦！」張娃望了一望他的面孔，感動地說，不覺臉上露出笑容來，眼眶裏含着淚。

連長含着槍，也感動地點了點頭，又吞了兩口煙。現在他有了力了。他能稍稍指壓他的手足了。他的心頭的那東西彷彿已經死去，現在急切地需要的是充實牠的空虛。

吱吱吱……濃煙從槍桿裏一直通過他的喉嚨，在他的心頭盤旋着，刺戟着他的血管，填塞着那受傷的破洞。

「奶奶！林娃那傢伙呢？」他望了一望自己的衣服，忽然想到了林娃。他的衣服全是泥，這裏那裏還着了油漬一樣，一塊塊一團團的。

「是連長！他去找連附去啦！這裏已經是金陡溝的東北頭，走到窰子外面，就能看見底下的溝，連附和他的隊伍應該不遠啦，連長！」

「好吧，快些燒煙！」

「是，連長！」

張娃先提了一支前門牌香煙給連長，給他點了火，便拿着杆子燒煙泡。他真能幹，什麼事情不待連長吩咐，就給做起來了。他還燒得一手好煙泡。連長看着他把杆子黏了一點煙膏，滴溜溜的在火頭上轉着，一點不會燃燒，只看見那煙膏被炙得膨脹起來像燈籠一樣，這時便很靈活地用他的拇指，食指或中指輕輕地搓捻着，在手心裏滾着擦着，又黏了一點煙膏，在火頭上轉着炙着。兩次三次，煙泡漸漸大了，他便趁着熱把牠裝在葫蘆上，隨手拔出了杆子。

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用力的吸着，張娃一手扶着槍桿，一手用杆子輕輕地撥動着煙泡。牠很靈活，正合着吱吱吱的節拍，彷彿在那上面跳舞着似的。

現在連長的口邊鼻子裏，都噴出煙來了，那也是灰黃的顏色，正和天空與田野一樣。只有從那葫蘆上偶然吹出來的煙帶上青色，但牠盤旋着盤旋着，也就很快的消失在迷漫的灰黃色的煙霧中。

連長坐起來了。張娃給了他一杯開水，又給他點了一支香煙，仍跪在甃上燒着煙泡。連長的心頭現在已去了三分之一的空虛。他一面吸着紙煙，一面想到了戰事，喃喃的說：

「居高臨下……又趁着北風……」

「是連長！」張娃應聲說，「咱們一定打勝仗的……可是，到現在不聽見一點槍聲——說不定

土匪已經跑走，咱們的隊伍趕過去了吧！……林娃快要回來啦……」

「快些燒吧，香煙真沒勁！」

張娃很快的又把煙泡燒好了。

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吞了一口很長的煙，閉上了眼睛，一動不動的躺着，好像在細細地領受那甜蜜的煙的滋味，陶醉地沈想着快樂的過去的一葉。

罈子裏滿是朦朧的煙霧，如同罈子外面的灰霧一樣。但這裏是培養生命的煖房，快樂的搖牀，世界雖大，卻是抵不過這幾尺寬的土罈的。

現在連長的心頭愈加充實了，空虛的破洞漸漸狹窄起來，快要彌縫了。再有兩盅有力的煙，他便可騎上馬，和出發時一樣的有精神。

「燒一盅煙灰，張娃！勁大得多啦！」他一面說着，又坐了起來，口裏含着香煙，開始拍着衣上的灰土。

「奶奶！……漿子一樣！」他拍着搓着，那一團團的油漬似的灰土好不容易去掉。牠真的和漿子一樣，即使是乾的，一着到衣上便緊緊的黏住了。

張娃拔出了葫蘆，用剗子扞子挖着剔着，倒出很多的煙灰在小盅裏，隨後又把牠搥磨了一會，重

新把葫蘆套在槍桿上，

連長已經放棄了他身上的灰土，又倒在煙盤旁靜靜的望着。張娃用杆子挑了一次煙膏燒着捻着，隨後就只往盅子裏挑煙灰。

「勁大得多啦！」連長喃喃的說，像歡樂地而又飢渴地起了一陣垂涎。隨後撫摸着那支發着光的紅黑色的槍桿，又繼續的說：「十五年啦……十五年啦……老朋友！」

「是連長！」張娃應聲說。他雖然還只跟了他兩年半，他可是知道連長的話是非常實在的。單在這兩年半裏，連長就沒有有一天，沒有一夜離開過牠。牠總是常在他的手裏，他的身邊。連長家裏有着一個太太，生得並非不漂亮，連長卻沒有像對這支槍的親熱，有時太太來找他，他還竭力的躲避着她們。他簡直比孔夫子還規矩，怎麼漂亮的女人，都不能打動他的心。

「女人一點沒有意思，只有這纔是好朋友！」連長常常這樣說，指着這一支槍。

碎！
槍聲忽然響了。像是在不遠的金陡溝裏。

張娃丟了煙泡驚愕地站了起來。

「連長……」

連長的面上也掠過了一陣陰影。

但是立刻就寂然了。只有風在外面呼號着。

「慌什麼！趕快燒吧！——不是風聲，就是咱們的放哨！」

「是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

「奶奶！我還不知道嗎？幹你的！」連長睜着眼說，頗有點憤怒的樣子。

「是連長……」張娃回答着，又跪下去繼續燒那煙泡。

可是張娃的心沒有定，胡亂地想着；那明明是槍聲，而且就在很近的地方。軍隊的還是土匪的呢？軍隊指定的地方是在溝的那一頭，離開這裏還有三四里路，怎麼會放哨到這裏來呢？要是軍隊，他們一定在這邊山坡上，應該早就看見土窰外的那兩匹馬。連長的馬，大家是認識的，就應該有人到土窰裏來了。而且林娃去了這許久沒有回來，明明是這附近沒有軍隊……

張娃的手不覺起了一陣戰慄，彷彿土匪已經從溝下上了坡一樣。

雖然這土窰是冬溫夏涼的，但到底還在寒冷的冬天的氣候裏。他的手中的煙泡插上煙眼就很快冷了，失去了黏性，隨着杆子離開了煙眼。——他必須從新在火頭上燒着，在手心裏滾擦着，再在火頭上燒熱，插到煙眼裏去。

但這時他又聽見了外面的聲音，而且好像是誰在低聲喊着似的。於是煙泡又冷了，他必須重燒過一次。

「奶奶」連長生氣了，「你這傢伙這樣沒用——咱們一個人一支槍就當得那土匪十來個人，現在去了這許多人，還怕趕不走那些傢伙嗎？哼！咱們居高臨下，怎麼上得來！」

連長可真急了，看着張娃兩次三次的裝不上煙泡。他的心頭雖然已經充實了許多，但那裏可還有一個窟窿似的地方，沒有合起來，所以他還仍然飢渴着似的不好過。他必須再吸上兩盅，纔能完全填實那窟窿。

「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我明明聽見有人低低的喊着近來啦……」張娃裝好煙，站起來，拿着盒子槍出去了。

「奶奶……管你鳥事……明明是風聲。」連長接着，又吱吱吸了起來。

「連長」張娃很快的回來了，臉色非常蒼白，一時說不出話來。

「怎麼啦……大驚小怪的做什麼？」

「旗子……土匪……快走上坡啦！」

「沒事沒事……走得高跌得低……讓我喫飽了煙……你就在門口望着！」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狠狠的吸着。打仗並不怕，只要他吸飽了煙。煙灰的勁大得多了，再是一盅，他的心頭便可完全充實了。那窟窿是必須先填得結結實實的。

「連長……他們快上坡啦……開槍嗎？」

「不慌……聽我的命令！」他說着，蹲了起來，自己燒了。

「走吧……連長……趕緊……兩個人上坡啦！」張娃說着走進來扯住了連長的手臂。

「奶奶……上來了更好……」他推開了張娃的手。

「十幾個人……上來啦……連長趕緊走……」張娃又站到門邊慌張地望着。

「你去備馬，不要給他們看見，我立刻就來啦！」連長一面說，一面仍在火頭上燒着烟泡，用兩指捻着搓着，在手心裏滾着擦着。他的手段比張娃高明得多了，裝到槍眼上決不會落下來。

吱吱……吱吱……吱……

他吸了一口很長的煙，讓牠一直通過喉嚨裏了……

砰！

現在他心頭的那窟窿有東西塞進去了。

他很舒服。彷彿喫醉了酒似的，朦朧地閉上眼，睡倒在氈子上。

土窯裏的烟霧又濃厚了起來，和外面的天空與田野一樣的灰黃。紙罩的淡白的燈光和外面的太陽一樣，哭喪着臉，不時戰慄着，像要熄滅似的。

橋上

軋軋軋軋……

軋米船又在遠處響起來了。

伊新叔的左手剛握住秤錘的索子，便鬆軟下來。他的眼前起了無數的黑圈，漫山遍野的滾着滾着，朝着他這邊。

「哪……」這聲音從他的心底衝了出來，但立刻被他的喉嚨哽住了，只從他的兩鼻低微地迸了出去。

「四十九」他定了一定神，大聲的喊着。

「平一點吧，老板還沒有擡起哩！」賣柴的舂裏人擡着柴，叫着說，面上露着笑容。

「瞎說！稱柴比不得稱金子——五十一——五十五——五十四——六十這一頭夾了許多硬柴！女人家怎樣燒？她家裏又沒有幾十個人喫飯——四十八！」

「可以打開看的！不看見底下的一把格外大嗎？」

「誰有閒工夫！不要就不要——五十二——一把軟柴總在三十斤以內！一頭兩把，那裏會有六

十幾斤——五十三——五十一——」

「不好網得大一點嗎？」

「你們的手什麼手！天天網慣了的！我這碗飯喫了十幾年啦——五十一——哄得過我嗎？」

五十！

軋軋軋軋……

伊新叔覺得自己的兩腿在戰慄了。軋米船明明又到了河南橋這邊，薛家村的村頭。他雖然站在河北橋橋上，到村頭還有半里路，他的眼前卻已經有無數的黑圈滾來，他的鼻子聞到了窒息的煤油氣，他看見了那隻在黑圈迷漫中的大船。牠在跳躍着，拍着水。埠頭上站着許多男女，一籬一籬的把穀子倒進黑圈中的口一樣的斗裏，讓牠軋軋的咬着，啃着，吞了下去……

伊新叔呆木地在橋上坐下了，只把秤倚靠在自己的胸懷裏。

他自己也是一個做米生意的人……不，他是昌祥南貨店的老闆，他的店就開在這橋下，街頭第一家。他這南貨店已經開了二十三年了。十五歲在北碚市學徒弟，二十歲結親，二十四歲上半年生大女兒，下半年就自己在這裏掛起招牌來。隔一年，大兒子也出世，正所謂「先開花後結果」，生意便一天比一天好了。起初是專賣南貨，帶賣一點紙筆，隨後生意越做越大，便帶賣醬油火油老酒，又隨後帶賣香煙，換銅板，最後纔雇了兩個長工，搗穀舂米，帶做米生意。但這還不夠，他又做起「稱手」來。起初

是逢五逢十，薛家村市日，給店門口的販子拿秤，後來就和喬裏人包了白菜，蘿蔔，毛筍，杏子，桃子，西瓜，脆瓜，冬瓜……他們一船一船的載來，全請他過秤，賣給販子和顧客。日子久了，喬裏人的柴也請他兜主顧，請他過秤了。

他忙碌得幾乎沒有片刻休息。他的生意雖然好，卻全是他一個人做的。他的店裏沒有經理，沒有賬房，也沒有夥計和徒弟。他的唯一的幫手，只有伊新嬌一個人。但她不識字，也不會算賬，記心又不好。她只能幫他包包幾個銅板的白糖黃糖，代他看看店。而且她還不能久坐在店裏，因為她要洗衣煮飯，要帶孩子。而他自己呢，沒有人幫他做生意，卻還要去幫別人的忙，無論誰托他，他沒有一次推辭的。譬如薛家村裏有人家辦喜酒，做喪事，買菜總是請他去的，因為他買得最好最便宜。又如薛家村裏的來信，多半都由昌祥南貨店轉交。誰家來了信，他總是偷空送去了，有時唸給人家聽了，還給他們寫好回信，帶到店裏，誰到北碛市去，走過店外，便轉托他帶到郵局去。

他喫的是鹹菜，穿的是布衣，不愛賭，也不吸煙，酒量是有限的，喝上半斤就紅了臉。他這樣辛苦，年青的時候是爲的祖宗，好讓人家說，某人有一個好的兒孫；年紀大了，是爲的自己的兒孫，好讓他們將來過一些舒服的日子。他是最愛體面的人，不肯讓人家說半句不是的話。當他第二個兒子纔出世的時候，他已經做了一樁大事，把他父母的墳墓全造好了。「錢用完了，可以再積起來的。」他常常這樣想。果然不到幾年，他把自己的壽穴也造了起來，而且把早年死了的阿哥的墳也做在一道。以後他便

熱熱鬧鬧的把十六歲的大女兒嫁出去，給十歲的兒子討了媳婦。到大兒子在上海做滿三年學徒，賺得三元錢一月，他又在薛家村盡頭架起一幢三間兩衙的七架屋了。

然而他並不就此告老休息，他仍和往日一樣的辛苦着，甚至比從前還辛苦起來。逢五逢十，是薛家村的市日，不必說。二四七九是橫石橋市日，他也站在河北橋橋上，攔住了一二隻往橫石橋去的柴船。

「賣得掉嗎？」番裏人問他說。

「自然卸起來吧！包你們有辦法的！」

怎麼賣得掉呢？又不是逢五逢十，來往的人多？但是伊新叔自有辦法。薛家村裏無論那一家還有多少柴，他全知道。他早已得着空和人家說定了。

「買一船去，阿根嫂！」他看見阿根嫂走到橋上，便站了起來，讓笑容露在臉上。

「買半船吧！」

「這柴不錯，阿根嫂，難得碰着，就買一船吧！五元二角算，今天格外便宜，總是要燒的，多買一點不要緊！——喂！來擡柴，長生！」他說着，提起了秤桿。

「五十一——四十九——五十三……」

軋軋軋軋……

軋米船在薛家村的河灣那裏響了。

伊新叔的耳朵彷彿塞了什麼東西，連自己口裏喊出來的數目也聽不清楚了。黑圈掩住了手邊
的細小的稗花，罩住了柴擔和香裏人，連站在旁邊的阿根嫂也模糊了起來。

「生意真好！」有人在他的耳邊大聲說着，走了過去。

伊新叔定了一定神，原來是辛生公。

「請坐，請坐！」他像在自己的店裏一樣的和辛生公打着招呼。

但是辛生公頭也不回的，卻一逕走了。

伊新叔覺得辛生公對他的態度也和別人似的異樣了。辛生公本是好人，一見面就慣說這種吉利話的。可是現在彷彿也含了譏笑的神情，看他不起來了。

軋軋軋軋……

軋米船又響了。

牠是正在他造屋子的時候來的。屋子還沒有動工的時候，他已經聽到了北碇市永泰米行老闆林吉康要辦軋米船的消息。他知道軋米船一來，他的米生意就要清淡下來，少了一筆收入。但是他的造屋子的消息也早已傳了開去，不能打消了。倘若立刻打消，他的面子從此就會失掉，而且會影響到生意的信用上來。

「機器米，喫了不要緊嗎？」他那時就聽到了一些人對他試探口氣的話。

「各有各的好處！」他回答說，裝出極有把握的樣子，而且索性提早動工造屋了。

他知道軋米船一來，他的米生意會受影響，但他不相信會一點沒有生意。他知道薛家村裏有許多人怕喫了機器米生腳氣病，同時薛家村裏的人幾乎每一家都和他有相當的交情。萬一米生意好，他也儘有退路。他原來是開南貨店兼做雜貨的。這樣生意做不得，還有那樣。他全不怕。

但是林吉康彷彿知道了他提早動工的意思，說要辦軋米船，立刻就辦起來了。正當他豎柱上樑的那一天好日子，軋米船就駛到了薛家村。

軋軋軋……

這聲音驚動了全村的男女老小，全到河邊來看望這新奇的怪物了。伊新叔只管放着大爆仗和鞭爆，卻很少人走攏來。船正靠在他的鄰近的埠頭邊，彷彿故意對他來示威一樣。那是頭一天。並沒有人擡出穀子來給牠軋。牠軋的穀子是自己帶來的。

軋軋軋……

這樣的一直響到中午，軋米船忽然傳出話來，說是今天下午六點鐘以前，每家擡出一百斤穀來軋的，不要一個銅板。於是這話立刻傳了開去，薛家村裏像造反一樣。穀子一擔一頭的挑出來擡出來了。不到一點鐘，穀袋穀籬便從埠頭上一直擺到橋邊，擠得走不通路。

軋軋軋……

這聲音沒有一刻休息，黑圈呼呼的飛繞着，一直迷漫到伊新叔的屋子邊。伊新叔本來是最快樂的一天，覺得他的一生大事，到今天可以說都已做完了，給軋米船一來，卻弄得落入了地獄裏一樣，眼前一團漆黑。這軋軋軋的聲音簡直和刀砍沒有分別。他的年紀已經將近半百，什麼事情都遇到過，一隻小小的軋米船本來不在他眼裏，況且他又不是專靠賣米過日子的。但是牠不早不遲，卻要在牠豎柱上樑的那一天開到薛家村來，這預兆實在太壞了：他幾乎對於一切事情都起了恐慌，覺得以後的事情沒有一點把握，做人將要一落千丈了似的。他一夜沒有睡熟。軋米船一直響到天黑，就在那裏停過夜。第二天纔亮，牠又在那裏響了。這樣的一直軋了兩天半，纔把頭一天三點半以前擡來的穀子統統軋完。有些人家擡出來了又擡回去，擡回去了又擡出來，最後纔軋好。

伊新叔的耳內時常聽見一些不快活的話，這個說這樣快，那個說這樣方便。薛家村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講到牠。

「看着吧！」他心裏暗暗的想。他先要睜着冷眼，看牠怎樣下去。有些東西起初是可以哄動人家的，因為牠希奇，但日子久了，好壞就給人家看出了。這樣的事情，他看見過好多。

軋米船以後常常來了。牠定的價錢是軋一百斤穀，三角半小洋，伊新叔算了一算，價錢比自己請人襲穀舂米並不便宜。譬如工人，一天是五角小洋，一天做二百斤穀，加上一斤老酒一角三分，一共六

角三分就夠了。飯菜是粗的，比不得裁縫、鹹齋、海蜇、龍頭烤，大家多得很，用不着去買，米飯也算不得多少。有時請來的不會喫酒，這一角三分就省去了。軋出來的比舂出來的白，那是的確的。可是鄉下人並不想喫白米，米白了，二百斤穀就變不得一石米。而且軋出來的米碎。軋米船的好處，只在省事，只在快。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請人糶穀舂米，一向慣了，並不覺得什麼麻煩。快慢呢，更沒有關係，決沒有人家喫完了米纔糶穀的。

伊新叔的觀察一點不錯，軋米船的生意有限得很。大家的計算正和伊新叔的一樣，利害全看得出來，而且許多人還在講着可怕的話，誰在上海漢口做生意，喫的是機器米，生了好幾年腳氣腫病，後來回到家裏喫糙米，纔好的。

一個月過去了，伊新叔查查賬目，受到的影響並不大。只有五家人家向來在他這裏糶米的，這一個月裏不來了。但是他們的生意並不多，一個月裏根本就喫不了幾斗。薛家村裏的人本來大半是自己請人糶的。糶米喫的人或者是因為家裏沒有糶穀的器具，或者是因為沒有現錢買一百斤兩百斤穀，纔到他店裏來另碎的糶米喫，而且他這裏又可以欠賬。軋米船搶去的這幾家生意，因為他們比較的不窮，卻是家裏還購不起糶穀器具的。軋米船最大的生意還是在那些有穀子有糶具的人家。但這與他並沒有關係。

兩個月過去，五家之中已經有兩家又回到他店裏來糶米，軋米船的生意也已比不上第一個月，

現在來的次數也少了

「那裏搶得了我的生意！」伊新叔得意的暗暗地說。他現在全不怕了。他只覺得軋米船討厭，老是烏煙瘴氣的軋米船，軋響着。尤其是他豎柱上樑的那天，故意停到他的埠頭邊來，對他做出嚇人的樣子。但是他雖然討厭牠，他卻並不罵牠。他覺得罵起牠來，未免顯得自己的度量太小了。

「自有人罵的。」他心裏很明白，軋米船搶去的生意並不是他的。牠搶的是那些給人家磨穀舂米的人的生意。軋米船在這裏軋了二百斤穀子，就有一個人多一天閒空，多一天喫，少收入五角小洋。

「餓不死我們！」伊新叔早已聽見有人在說這樣又怨又氣的話了。

那是真的，伊新叔知道，他們有氣力拉得動礮，拿得動舂，挑得動擔子，那一樣做不得，何況他們也很少人專門靠這碗飯過日子的。

「一隻大船，一架機器，用上一個男工，一個寫賬的，一個徒弟，看牠怎樣開銷過去吧！」他們都給牠估量了一下，這樣說。

但是這一層，軋米船的老闆林吉康早已注意到了。他有的是錢。他在北碚市開着永泰米行，萬餘木號，與昌綢緞莊，隆茂醬油店，天生祥南貨店。還在縣城裏和人家合開了一家錢莊。他並不怕先虧本。他只要以後的生意好。第三個月一開始，軋米船忽然跌價了。以前是一百斤穀，三角半小洋，現在只要三角了。

這真是大跌價，薛家村裏的人又哄動了，自己請人磨穀的人家都像碰到了好機會，紛紛擡了穀子到埠頭邊去。

「喫虧的不是我！」伊新叔冷淡的說。他查了一查這個月的米生意，一共只有六家老主顧沒有來往。他睜着冷眼旁看着，軋米船的生意好了一回，又慢慢的冷淡下去了。許多人已經在說軋出來的糶糠太碎，生不得火，細糠卻太粗，饅不得雞，只能賣給養鴨子的，價錢賣不到五個銅板，只值三個銅板一斤，還須自己篩了又篩。要糶糠粗，細糠細，大家寧願請人來先把穀磨成糙米，然後再請軋米船軋成熟米。但這樣一來，不能再叫人家出三角一百斤，只能出得一角半。

軋米船不能答應。寫賬的說，拿穀子來，拿米來，在他們都是一樣的手續。一百斤穀子只能軋五斗米，一百斤糙米軋出來的差不多，仍有百把斤米，這裏就已經給大家便宜了，那邊還可以減少一半價錢。一定要少，就少到二角半，不能再少了。薛家村裏的人不能答應，寧可仍舊自己請人磨好春好。

於是伊新叔親眼看見軋米機的生意又壞下去了。

「還不是開銷不過去的！」他說，心裏倒有點痛快。

「這樣賺不來，賺那樣！」軋米船的老闆林吉康卻忽然想出別的方法來了。

他自己本來在北碇市開着永泰米行的，現在既然發達不開去，停了又不好，索性叫軋米船帶賣米了。

現在軋米船纔成了伊新叔的真正的對頭了。牠把價錢定得比伊新叔的低。伊新叔歷來對人謙和，又肯幫別人的忙，又可以做賬，他起初以為這項生意誰也搶他不過，卻想不到軋米船把米價跌了下來，大家爭着往那裏去買了。上白，中白，到還不要緊，喫白米的人本來少，下白可不同了，而軋米船的下白，卻偏偏格外定得便宜。

「這東西害了許多人。還要害我嗎？」他自言自語的說。扳起算盤來一算，照牠的價錢，還有一點錢好賺。

「就跌下來，照你的價錢，看你捨得了我的生意不能！」伊新叔把米價也重新訂過了，都和軋米船的一樣：上白六元二角算，中白五元六角算，下白由五元算改成了四元八角。

伊新叔看見軋米船的生意又失敗了，薛家村裏的人到底和伊新叔要好，這樣一來，又全到昌祥南貨店來糴米了，沒有一個人再到軋米船去糴米。

「機器米，滑頭貨！喫了生腳氣病，那個要喫！」

林吉康看見軋米船的米生意又失敗了，知道是伊新叔也跌了價的原因，他索性又跌起價來。他把上中白的米價再跌了五分，下白竟又跌了一角。

伊新叔扳了一板算盤，也就照樣的跌了下來。生意仍是伊新叔的。

然而林吉康又跌米價了：下白四元六。

伊新叔一算，一元一角算潮穀，燥乾扇過一次，只有九成。一石米，就要四元穀本，一天人工三角半，連飯菜就四元四角朝外了，再加上房租，捐稅，運費，雜費，利息，只有虧本，沒有錢可賺。

跟着跌不跌呢？不跌做不來米生意。新穀又將上市了，陳穀積着更喫虧。他只得咬着牙齒，也把米價跌了價。

現在軋米船的老闆林吉康彷彿也不想再虧本了。軋米船索性不來了。他讓牠停在北礮市的河邊，休了業。

伊新叔透了一口氣過來，覺得虧本還不多，下半年可以補救的。

「瞎弄一場，想害人還不是連自己也害進在內了！」他噓着氣說，「不然，怎麼會停辦呢！」但是他卻沒有想到林吉康已經下了決心，要弄倒他。

軋軋軋軋……

秋收過後，軋米船又突然出現在薛家村了。

牠依然軋米又賣米。但兩項的價錢都愈加便宜了。拿去軋的，只要一角五分，依照了薛家村從前的要求。米價卻一天一天便宜了下來，一直跌到下白四元算。

伊新叔纔進了一大批新穀，拚了命跟着跌，只是賣不出去。薛家村裏的人全知道林吉康在和伊

新叔鬥花樣，虧本是不在乎的，伊新叔跌了，林吉康一定還要跌。所以伊新叔跌了價，便沒有人去買，等待着第二天到軋米船上去買便宜的米。

伊新叔覺得實在虧本不下去了，只得立刻宣佈不再做米生意，收了一半場面，退了工人，預備把收進來的穀賣出去。

「完啦，完啦！」他嘆息着說，「人家本錢大，虧得起本，還有什麼辦法呢！」

然而林吉康還不肯放過他。他知道伊新叔現在要把穀子賣出去了，他又來了一種花樣。新穀一上場，他早已收入許多穀，現在他也要大批的出賣了，他依然不怕虧本，把米價跌得非常的低。伊新叔不想賣了，然而又硬不過他。留到明年，又不知道年成好壞，而自己大批的米存着，換不得錢，連南貨店的生意也不能活動了。他沒有辦法，只得又虧本賣出去。

軋軋軋軋……

軋米船生意又好了。不但搶到了米生意，把工人的生意也搶到了。牠現在三天一次，二天一次，有時每天到薛家村來了。

「惡鬼！」伊新叔一看見軋米船，就咬住了牙齒，暗暗的詛咒着。他已經負上了一筆債，想起來又不覺恐慌起來。他做了幾十年生意，從來不會上過這樣大當。

伊新叔看着軋米船的米生意好了起來，米價又漸漸高了，他的穀子賣光，穀子的價錢也高了。

「不在乎不在乎」伊新叔祇好這樣想，這樣說，倘若有人問到他這事情，「這本來是帶做的生意，這裏不賺那裏賺！我還有別的生意好做的！」

真的，他現在祇希望在南貨雜貨方面的生意好起來了。要不是他平時還做着別的生意，喫了這一大跌，便絕對沒有再擡頭的希望了。

他這昌祥南貨店招牌老，信用好之外，還有一點最要緊的是地點。牠剛在河北橋頭第一家，街上頭，來往的人，無論是陸路水路，坐在櫃臺裏都看得很清楚。市日一到，擔子和顧客全擁擠在他的店門口，他兼做別的生意便利，人家向他買東西也便利。房租一年四十元，雙間門面，裏面有棧房廚房，算起來也還不貴。米生意雖然不做了，空了許多地方出來，但伊新叔索性把南貨店裝飾起來，改做了一間客堂，樣子愈加闊氣了。到他店裏來坐着閒談的人本來就不少，客堂一設，閒坐的人沒有在櫃臺內坐着那樣拘束，愈加坐得久了。大家都姓薛，伊新叔向來又是最謙和的，無論他在不在店裏，儘可坐在他的店裏，閒談的閒談，聽新聞的聽新聞，觀望水陸兩路來往的也有，昌祥南貨店雖然沒有經理，賬房，夥計，學徒，給他們這麼一來，卻一點不顯得冷落，反而格外的熱鬧了。

但這些人中間有照顧伊新叔的，也有幫倒忙的人。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在伊新叔面前說了這
樣的話：

「聽說軋米船生意很好，林吉康有向你分租一間店面的意思呢！」

伊新叔睜起眼睛，發了火，說：

「——哼！做夢！出我一百元一月也不會租給他！除非等我關了門！」他咬着牙齒說。

「這話不錯！大家和着說。」

說那話的是薛家村的村長，平時愛說笑話，伊新叔以為又是和他開玩笑，所以說出了直話，卻想不到村長說這話有來因，他已經受了林吉康的委託。伊新叔不答應，丟了自己的面子，所以裝出毫無關係似的，探探伊新叔的口氣。果然不出他所料，伊新叔一聽見這話，不管是真是假，就火氣直衝。

「就等他關了門再說！」林吉康笑了一笑說。他心裏便在盤算，怎樣報這一口氣。

他現在不再顯明的急忙的來對付伊新叔，他要慢慢的使伊新叔虧本下去。最先他祇把他隆茂醬油店的醬油減低了一兩個銅板的價錢。

北礮市到薛家村只有二里半路程，眨一眨眼就到。每天每天薛家村裏的人總有幾個到北礮市去。雖然隆茂的醬油只減低了一兩個銅板，薛家村裏的人也就立刻知道。大家並不在乎這二里半路，一聽到這消息，便提着瓶子往北礮市去了。

「年頭真壞！」伊新叔嘆息着說，他還沒有想到又有人在捉弄他。他覺得醬油生意本來就不大，不肯跟着跌，想留着看看風色。

過了不久，老酒的行情卻提高了。許多人在講說是今年的酒捐要加了，從前是一缸五元，今年會

加到七元糯米呢。因為時局不太平，又將和南稻穀一齊漲了起來。

「這裏賺不來，那裏賺！」伊新叔想。他打了一下算盤，看看糯米的價錢還漲得不多。連忙辦好一筆現款，收進了一批陳酒。

果然穀價又繼續漲了，伊新叔心裏很喜歡。老酒的行情也已繼續漲了起來，伊新叔也跟着行情走。

但是不多幾天，隆茂的老酒卻跌價了。伊新叔不相信以後會再便宜，他要留着日後賣，寧可眼前沒有生意，也不肯跟着跌。於是伊新叔這裏的老酒主顧又到北礮市去了。

北礮市的隆茂醬油店跌了幾天，又漲了起來，漲了一點，又跌了下來，伊新叔愈加以為林吉康沒有把握，愈加不肯跟着走。

九月一到，包酒捐的人來了。並沒有加錢。時局也已安定下來。老酒的行情又跌了。伊新叔這時纔知道了上當，趕快跟着人家跌了價。但隆茂彷彿比他更恐慌似的，賣得比人家更加便宜，跌了又跌，跌了又跌，三十個銅板的一斤老酒，竟會一直跌到二十個銅板。

伊新叔現在不能不跟着走了。別的店鋪可以把酒積存起來，過了一年半載再賣，他可不能。他的本錢要還，利息又重，留上一年半載，誰曉得那時還會再跌不會呢！單是利上加利，也就夠了。

這一次虧本幾乎和米生意差不多，使他起了極大的恐慌。他現在連醬油也不敢不跌價了。

然而伊新叔是一生做生意的，人家店鋪的發達或倒閉，他看見了不曉得多少次。他一方面謹慎，一方面也有着相當的膽量。他現在雖然已經負了債，他仍有別的希望。

「二十幾歲起到現在啦！」他說。「頭幾年單做南貨生意也弄得好好的！」

「看着吧！」林吉康暗暗的說，「看你現在怎樣！」

他又開始叫天生祥南貨店廉價了。從北碇市到薛家村，他叫人一路貼着很觸目的大廉價廣告。這時正是年關將近，家家戶戶採購南貨最多的時候，往年逢到配貨的人家送一包祭竈果的，現在天生祥送兩包了，而且價錢又便宜了許多。薛家村裏的人又往北碇市去了。到了十二月十五，昌祥南貨店還沒有過年的氣象。伊新叔跟着廉價起來，但還是生意不多。平日常常到他店堂裏來坐着閒談的那些人，現在也幾乎絕跡了，他們一到年關，也有了忙碌的事情。同時銀根也緊張起來，上行一家一家的來了信，開了清單來，錢莊裏也來催他解款了。

伊新叔看看沒有一點希望了。這一年來爲了造屋子，用完了錢還借了一些債，滿以爲一年半載可以賺出來還清，卻不料米和酒虧了本，現在南貨又賺不得錢。倘不是他爲人謙和，昌祥南貨店的招牌老，信用好，早已沒有轉折的餘地，關上門辦倒賬了。幸虧薛家村裏的一些婆婆嫂嫂對他好，信任他，兒子丈夫寄來的過年款或自己的私錢，五十、一百的拿到他那裏來存放，解了他的圍。

年關終於過去了。伊新叔自己知道未來的日子更可怕，結果怎樣幾乎不願想了。但他也不能不

自己哄騙着自己說

「今年再來過！一年有一年的運氣！林吉康不見得會長久好下去，他倒起來更快！那害人的東西，他倒了，沒有一點退路，我倒了，還可以做『稱手』過日子的！」

真的，伊新叔沒有本錢，可以做「稱手」過日子的。一年到頭有得東西秤。白菜，蘿菔，毛筍，梅子，杏子，桃子，西瓜，脆瓜，冬瓜……還有逢二、四、五、七、九的柴。

單是稱柴的生意也夠忙碌了，今天跑這裏兜主顧，明天跑那裏兜主顧。

「這柴包你不潮溼！」他看見品生嬸在用手插到柴把心裏去，就立刻從橋上站起來，止住了她。說。「有溼柴，我會給你揀出的！價錢不能再便宜了，五元二角算。」

「可以少一點嗎？」品生嬸問了。

「給你稱得好一點吧，」伊新叔回答說。「價錢有行情，別地方什麼價錢，我們這裏也什麼價錢，不能多也不能少的。買柴比不得買別的東西。我自己家裏燒的也是柴，巴不得牠便宜一點的。就是這兩擔嗎？」來，擡起來！——四十八——你看，這樣大的一頭柴，只有四十八斤，燥得真可以了！——五十一——五十九……」

軋軋軋……

軋米船在河北橋的埠頭邊響起來了。

伊新叔的眼前全是窒息的黑圈，滾着滾着，籠罩在他的四圍，他透不過氣，也睜不開眼來。他覺得自己癱軟得非常可怕，連忙又拖着秤坐倒在橋上。

軋軋軋……

他聽見自己的心也大聲的響了起來。牠在用力的撞着。他覺得他身內的精力，全給牠撞走了，那裏面空得那麼可怕，正像昌祥南貨店一樣，門開着，東西擺着，招牌掛着，但暗地裏已經虧了本錢，棧房裏的貨，舊的完了，新的沒有進，外面背了一身債，毛一樣的多……

「秤一斤三全，伊新叔！」吉生伯母來買東西了。

伊新叔開開櫃屨來，只剩了半斤龍眼。

他跑到棧房裏，那裏只有生了白花的黑棗。

再跑到櫃臺內，拉出幾隻櫃屨來看，那裏都是空的。他連忙遮住了吉生伯母的眼光，急速地推進了櫃屨。

「賣完了，下午給你送來，好麼？」

吉生伯母搖了搖頭，走了。

他看見她的眼光裏含着譏笑的神情，彷彿在說：「你立刻要辦倒賬啦！我知道！」

「一聽罐頭筍！」本全嬭站在櫃臺外，說。



「請坐請坐！」伊新叔連忙鎮定下來，讓笑容露在臉上，說：「一面怕她看見不自然的神色，立刻轉過身來，走到了櫥邊。」

他呆了一會，像在思索什麼似的，總算找到了一聽，抹了一抹灰。

「怎麼生了鏽？聽好的吧！」本全嬌瞪起奇異的眼光，說。

「外面不要緊，外面不要緊！運貨的時候下了雨，所以生鏽啦。你拿去不妨，開開來壞了再來換吧！」他這麼說着，心裏又起了恐慌。他看見本全嬌瞪着眼在探看他的神色，估量店內的貨物。她拿着罐頭筍走了，她彷彿在暗地說：「昌祥南貨店要倒啦！」

「要倒啦！要倒啦！」伊新叔聽見她走出店門在對許多人說。

「要倒啦！要倒啦！」外面的人全在和着，向他這邊走了過來。

伊新叔連忙開開後門，走到了橋上。

「柴錢一總多少，請你代我墊付了吧！」品生嬌說。

「這話不對，她有錢存在他這裏，現在要還了！」

「我五十！」

「我一百！」

「我三百！」

「還給我伊新叔！」

「……………」

「……………」

「……………」

軋軋軋軋……

「把這屋子賣給我償債！」

軋軋軋軋……

「把店屋讓給我！」

軋軋軋軋……

長生嫂，萬福孀，咸康伯母，阿林姪，貴財叔，明發伯，本全孀，辛生公，阿根孀，梅生駝背，阿李拐腳，三麻皮，……上行錢莊……全來了，黑圈似的漫山遍野的向他滾了過來。

伊新叔從橋欄上站了起來，把柴秤丟在一邊。他知道現在連這一份行業也不能再幹下去了。他必須立刻離開這裏。

「好吧，好吧，明天是市日，明天再來包你們有辦法的！」

他說着從橋上走了下來。

軋軋軋軋……

他聽見自己的腳步也在大聲的響着。

第
四
編

小小的心

賴友人的幫助，我有了一間比較舒適而清潔的住室。淡薄的夕陽的光在屋頂上徘徊的時候，我和一個挑着沉重的行李的挑夫穿過了幾條熱鬧的街道，到了一個清靜的小巷。我數了幾家門牌，不久便聽見我的朋友的叫聲。

「在這裏！」他說，一手指着白色圍牆中間的大門。

呈現在我的眼前的是一座半舊的三層洋樓：映在夕陽中的枯黃的屋頂露着衰疲的神情；白的牆壁現在已經變成了灰色，頗帶幾分憂鬱；第三層的樓窗全關着，好幾個百葉窗的格子斜支着；二層樓的走廊上，曬晾着幾件白色的衣服。

我帶着幾分莫名的悵惘，跟着我的朋友走進了大門。這裏有很清鮮的空氣，小小的院子中栽着幾株花木。樓下的房子比較新了一點，似乎曾經加過粉飾的功夫。廳堂中滿掛着字畫，一個穿西裝的中年男子在那裏和我的朋友招呼。經過他的身邊，我們走上了一條樓梯。樓上有幾個婦人和孩子在樓梯口觀望着我們。樓上的廳堂中供着神主的牌位，正中的牆壁上掛着一副面貌和善的老人的坐像。從香爐中盤繞出幾縷殘烟，帶着沉幽的氣息。供桌外面擺着兩張方桌，最外面的一張桌上放着幾

雙碗筷，預備晚餐了。我的新的住室就在廳堂東邊第一間，兩個門：一個通廳堂，一個朝南通走廊的兩扇玻璃門。從朝東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見鄰家園子裏的極大的榕樹。牀鋪和桌椅已由我的朋友代我佈置好，我打發挑夫走了，便開始整理我的行李。

婦人和孩子們走到我的房裏來了，眼中露着好奇的光。

「請坐，請坐，」我招待他們說。

她們嘻嘻笑着，點了點頭，似乎會了意。

「這是二房東孫先生的夫人，」我的朋友指着一位面色黝黑的三十餘歲的婦人，對我介紹說。

「這位老太太是住在廳堂那邊，李先生的母親，」他又指着一個和善的白頭髮的老婦人說。

「這兩位女人是他們的親戚……」

「啊！請她們坐罷，」我說。

她們仍嘻嘻的笑着，好奇的眼光不息的在我的身上和我的行李上流動。

最後我的朋友操着流利的本地話和她們說了。他是在介紹我，說我姓王，在某一個學校當教員，現在放了假，到某一家報館來做編輯了。

「上海郎？」那位老太太這樣的問。

● 廈門音，「人」讀爲「郎」。

「上海郎」我的朋友回答說。

我不覺笑了。這樣的話我已經聽見不少的次數，只要是說普通話，或者是說類似普通話的人，在這裏是常被本地人看做上海人的。「上海」這兩個字在許多本地人的腦中好像是福建以外的一個版圖很大的國名，牠包含着：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山西，陝西，甘肅，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一句話，這就等于中國的別名了。我的朋友並非不知道我不是上海人，只因這地方的習慣，他就順口的承認了。

「上海郎紅阿！」忽然一個孩子在我的身邊低聲的試叫起來。

黃昏已在房內撒下了朦朧的網，我不十分能夠辨別出這孩子的相貌。他約莫有四五歲年紀，很覺瘦小，一身骯髒的灰色衣服，左眼角下有一個很長的深的疤痕，好像被誰挖了一條溝。

「頑皮的孩子！」我想，心裏頗有幾分不高興。雖然是孩子，我覺得他第一次這樣叫我是有點輕視的意味的。

「阿品！」果然那老太太有點生氣了，她很嚴厲的對這孩子說了一些本地話，「——紅先生」

「紅先生……」孩子很小小的學着叫了一句，聲音比前更低了。

「紅先生！」另外在那裏呆望着的三個小孩也跟着叫了起來。

我立刻走過去，牽住了他的小手，蹲在他的面前。我看見他的眼睛有點潤溼了。我撫摩着他的臉，轉過頭來向着老太太說，「好孩子哪！」

「好孩子寄——Peh！」她笑着說。

「里姓西米？」我操着不純粹的本地話問這孩子說。

「姓……譚！」他沉着眼睛，好像想了一想說。

「他姓陳，」我的朋友立刻插入說，「在這裏，陳字是念做譚字的。」

我點了一點頭。

「他是這位老太太的外孫——喔，時候不早了，我們出去喫飯吧！」我的朋友對我說。

我站起來，又望了望孩子，跟着我的朋友走了。

阿品，這瘦小的孩子，他有一對使人感動的眼睛。他的微黃的眼珠，好像蒙着一層薄的霧，透過這薄霧，閃閃的發着光。兩個圓的孔彷彿生得太大了，顯得眼皮不易合攏的模樣，不常看見他的眨動，牠好像永久是睜開着的。眼珠往上泛着，下面露出了一大塊鮮潔的眼白，像在沉思什麼，像被什麼所感動。在他的眼睛裏，我看見了憂鬱，悲哀。

① 「壞」讀爲 Peh。

② 「你」讀爲「里」；「什麼」讀爲「西米。」

「住在外婆家裏，應該是極得老人家的撫愛的——他的父母可在這裏？」在路上，我這樣的問我的朋友。

「沒有，他的父親是工程師，全家住在泉州。」

「那末，爲什麼願意孩子離開他們呢？」我好像一個偵探似的，極想知道他的一切。「大概是因爲外婆太寂寞了吧？」

「不，外婆這裏有兩個孫子，不會寂寞的。聽說是因爲那邊孩子太多了，纔把他送到這裏來的哩！」

「喔——」

我沉默了，孩子的兩個憂鬱的眼睛立刻又顯露在我的眼前，像在沉思，像在凝視着我。在他的眼光裏，我聽見了微弱的憂鬱的失了母愛的訴苦；看見了一顆小小的悲哀的心……

第二天早晨，阿品獨自到了我的房裏。「紅先生！」他顯出高興的樣子叫着，同時睜着他的沉思的眼睛凝望着我。我叫着他的名字，走過去牽住了他的小手。這房子，在他好像是一個神異的所在，他凝視着桌子，牀鋪，又擡起頭凝望着壁上的畫片。他的眼光的流動是這樣的遲緩，每見着一樣東西，就好像觸動了他的幻想，呆住了許久。

「紅先生！」他忽然指着壁上的一張相片，笑着叫了起來。

我也笑了，他並不是叫那站在他的身邊的王先生，他是在和那站在亭子邊，挾着一包東西的王先生招呼，我把這相片取下來，放在椅子上。他凝視了許久，隨後伸出一隻小指頭，指着那一包東西，說了起來。我不懂得他說些什麼，只猜想他是在問我，拿着什麼東西。「幾本書，」我說。他擡起頭來望着我，口裏咕嚕着。「書！」我更簡單的說，希望他能夠聽出來。但他依然凝視着我，顯然他不懂得。我便從桌上拿起一本書，指着說，「這個，這個，」他明白了，指着那包東西，叫着「茲茲！」讀茲！」我問他說。「讀茲，里讀茲！」他笑着回答。「這個叫西米？」我指着茶壺。「隊閣，」這叫西米？」我指着茶杯。「隊杯，」隊閣，隊杯！隊閣，隊杯！我重覆的唸着。想立刻記住了本地音。「隊閣，隊杯！隊閣，隊杯！」他笑着，緩慢的張着小嘴，泛着沉思的眼睛，故意反學我了。薄的紅嫩的兩脣，配着黃黑殘缺的牙齒，張開來時很像一個破爛了的小石榴。

從這一天起，我有了一個很好的教師了，他不懂得我的話，我也不懂得他的話，但大家嘖哩咕嚕的說着，經過了一番推測，做姿勢以後，我們都能夠瞭解幾分。就在這種情形中，我從他那里學會了幾句本地話。清晨，我還沒有起牀的時候，他已經輕輕地敲我的門。得到了我的允許，他進來了。爬上凳子，他常常抽開櫃子找東西玩耍。一張紙，一枝鉛筆，在他都是好玩的東西。他亂塗了一番，把紙搓成團，隨後又展開來又搓成了團。我曾經買了一些玩具給他，但他所最愛的卻是晚上的蠟燭。一到我房裏點起蠟燭，他就跑進來凝視着蠟燭的溶化，隨後挖着凝結在燭旁的餘滴，用一只洋鐵盒子裝了起來。我

把牠在火上燒溶了，等到將要凝結時，取出來捻成了魚或鴨。他喜歡這蠟燭做的東西，但過了幾分鐘，他便故意把牠們打碎，要我重做。於是我把蠟燭捻成了麻雀、猴子，隨後又把破爛的麻雀捻成了碗，把猴子捻成了筷子和湯匙，最後這些東西又變成了人、兔子、牛、羊……他笑着叫着，外婆家裏一個十二三歲的丫頭幾次叫他去喫晚飯，只是不理她。「喫了飯再來玩吧。」我推着他去，也不肯走。最後外婆親自來了，她嚴厲地說了幾句，好像在說：「如果不去，今晚就關上門，不准他回去睡覺，他纔走了，走時還把蠟燭帶了去。」喫完飯，他又來繼續玩耍，有幾次疲倦了，就躺在我身上，問他睡在這裏吧，他並不固執的要回去，但隨後外婆來時，他便去了。

阿品有一種很好的習慣，就是拿動了什麼東西必定把牠歸還原處。有一天，他在我抽屜裏發現了一隻空的美麗的信封盒子。他顯然很喜歡這東西，從家裏搬來了一些舊的玩具，裝進在盒子裏。搖着，反覆着，來回走了幾次，到晚上又把玩具取出來搬回了家，把空的盒子放在我的抽屜裏。盒子上面本來堆集着幾本書，他照樣地放好了。日子久了，我們愈加要好起來，像一家人一樣，但他拿動了我的房子裏的東西，還是要把牠放在原處。此外，他要進來時，必定先在門外敲門或喊我，進了門或出了門就豎着脚尖，握着門鍵的把手，把門關上。

阿品的舅舅是一個畫家，他有許多很好看的畫片，但阿品絕不去拿動他什麼，也不跟他玩耍。他的舅舅是一個嚴肅寡言的人，不大理睬他，阿品也只遠遠地凝望着他。他有三個孩子都穿得很漂亮，

阿品也不常和他們在一塊玩耍。他只跟着他的公正慈和的外婆。自從我搬到那裏，他纔有了一個老的伴侶。雖然我們彼此的語言都聽不懂，但我們總是嘍哩咕嚕的說着，也互相了解着，好像我完全懂得本地話，他也完全懂得普通話一樣。有時，他高興起來，也跟我學普通話，代替了遊戲。

「茶壺！」我指着桌上的茶壺說。

「茶渦！」他學着說。

「茶杯！」

「茶杯！」

「茶瓶！」

「茶餅！」

「這個叫西米？」我指着茶壺，問他。

「茶餅！」他睜着眼睛，想了一會，說。

「不，茶壺！」

「茶渦！」

「這個？」我指着茶杯。

「茶杯！」

「這個」我指着茶壺。

「茶渦！」他笑着回答。

待他完全學會了，我倒了兩杯茶，說：「請，請喝茶，喝茶！」

於是他大笑起來，學着說：「請，請喝茶，喝茶，里夾，里夾！」

「你喝，你喝！」我改正了他的話。

他立刻知道自己說錯了，又哈哈大笑起來。隨後卻又故意說：「你喝，你喝！里夾，里夾！」

「夾里，夾里！」我緊緊地抱住了他，吻着他的兩頰。

他把頭貼着我的頭，靜默地睜着眼睛，像有所感動似的。我也靜默了，一樣地有所感動。他這可愛的阿品，這樣幼小的時候，就離開了他的父母，失掉了慈愛的親熱的撫慰，寂寞伶仃地寄居在外婆家裏，該是有着莫名的悵惘吧？外婆雖然是夠慈和了，但他還有三個孫子，一個兒子，又沒有媳婦，須獨自管理家務，顯然是沒有多大的閒空，可以儘量的撫養外孫，把整個的心安排在阿品身上的。阿品是不懂得這個，有所感動呢？我不知道。但至少我是這樣地感動了。一樣的，我也離開了我的老年的父母，伶仃地寂寞地在這異鄉。雖說是也有着不少的朋友，但世間有什麼樣的愛情能和生身父母的愛相比呢？……他願意佔有我嗎？是的，我願意佔有他，永不離開他；……讓他做我的孩子，讓我們永久在一

你喫，你喫！

起，讓膠一般的把我們黏在一起……

「但是，你是誰的孩子呢？你姓什麼呢？」我含着眼淚這樣地問他。他用驚異的眼光望着我。

「里姓西米？」

「姓譚！」

「不，」我搖着頭，「里姓王！」

「里姓紅，瓦姓譚！」

「我姓王，里也姓王！」

「瓦也姓紅，里也姓紅！」他笑了，在他，這是很有趣味的。

於是我再重覆的問了他幾句，他都答應姓王了。

外婆從外面走了進來，聽見我們的問答，對他說：「姓譚！」但是他搖了一搖頭，說：「紅。」外婆笑着走了。外婆的這種態度，在他好像一種准許，從此無論誰問他，他都說姓王了，有些人對他取笑說，你就叫王先生做爸爸吧，他就笑着叫我一聲爸爸。

這原是徒然的事，不會使我們滿足，不會把我們中間的缺陷消除，不會改變我們的命運的，但阿品喜歡我，愛我，卻是足夠使我暫時自慰了。

一次，我們附近做起馬戲來了。我們可以在樓頂上望見那搭在空地上的極大的帳棚，帳棚上滿綴着紅綠的電燈，晚上照耀得異常的光明，軍樂聲日夜奏個不休。滿街貼着極大的廣告，列着一些驚人的節目：獅子，熊，西班牙女人，法國兒童，非洲男子……登場奏技，說是五國人合辦的，叫做世界馬戲團。承朋友相邀，我去看了一次，覺得兒童的走索，打鞦韆，女人的跳舞，矮子翻跟斗，阿品一定喜歡看，特選了和這節目相同，而沒有獅子，熊，奏技的一天，得到了他的外婆的同意，帶他到馬戲場去。場內三等的座位已經滿了，只有頭二等的票子，二等每人二元，兒童半價，我只帶了兩塊錢。我要回家取錢，阿品卻不肯，拉着我的手定要走進去，他聽不懂我的話，以爲我不看了，急得眼淚都快流出來。直到我在那裏遇見了一位朋友，阿品纔高興的跳躍着跑了進去。

幾分鐘後，幕開了一個美國人出來說了幾句恭敬的英語，接着就是矮子的滑稽的跟斗。阿品很高興的叫着，搖着手，像表示他也會翻跟斗似的。隨後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出來了。她攀着一根索子一直揉到帳棚頂下，在那裏，她縱身一跳，攀住了一個鞦韆，即刻踏住木板，搖盪幾下翻了幾個轉身，又突然一翻身，落下來，兩腳勾住了木板。這個鞦韆架搭得非常高。底下又無遮攔，倘使技術不嫻熟，落到地上，粉身碎骨是無疑的。在幽揚的軍樂中，四面的觀衆都齊聲鼓掌起來，驚羨這小小女孩子的絕技。我轉過臉去看阿品，他只是睜着眼睛，驚訝的望着，不做一聲。他的額角上流着許多汗。這時正是暑天的午後，陽光照在篷布上，場內坐滿了人，外婆又給阿品罩上了一件乾淨的藍衣。他一定太熱了，我

便給他脫了外面的罩衣，又給他抹去頭上的汗。但是他一手牽着我的手，一手指着地，站了起來。我不懂得他的意思，猜他想買東西喫，便從衣袋裏摸出一包糖來，遞給了他，扯他再坐下來。他接了糖沒有喫，望了一望鞦韆架上的女孩，重又站起來要走。這樣的扯住他幾次，我看見他的眼中包滿了眼淚。我想，他該是要小便了，所以這樣的急，便領他出了馬戲場。牽着他的手，我把他帶到一個僻靜的角落裏，但他只是東張西望，卻不肯小便。我知道他平常是什麼事情都不肯隨便的，又把他帶到一處更僻靜，看不見一個人的所在。但他仍不肯小便。許是要大便了，我想，從袋裏拿出一張紙來，扯扯他的褲子，叫他蹲下。他依然不肯。他只噁哩咕嚕的說着，扯着我的手要走。難道是要喫什麼嗎？我想，帶他在許多攤旁走過去，指着各種食品問他，但他搖着頭，一樣也不要，扯他再進馬戲場又不肯。這樣，他着急，我也着急了。十幾分鐘之後，我祇好把他送回了家，我想，大概是什麼地方不舒服吧！倒給他擔心起來。一見着外婆，他就跑了過去，流着眼淚，指手劃腳的說了許多話。

「有什麼事嗎？」我問他的舅舅說，「爲什麼就要離開馬戲場呢？」

「真是蠢東西，說是鞦韆的女孩子這樣高的地方掉下來怎麼辦呢？所以不要看了哩！」他的舅舅埋怨着他，這樣的告訴我。

咳，我才是蠢東西呢！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這上面來，我完全忘記了阿品是一個孩子，是一個有着潔白的紙一樣的心的孩子，是一個富于同情的孩子！我完全忘記了這個，我把他當做大人，當做了一

個有着蠻心的大人看待，當做了和我一樣殘忍的人看待了……

從這一天起，我不敢再帶阿品到外面去玩耍了。我祇很小心的和他在屋子裏玩耍。沒有必要的事，我便不大出門。附近有海，對面有島，在沙灘上夠我閒步散悶，但我寧願守在房裏等待着阿品，和阿品作伴。阿品也並不喜歡怎樣的到外面去，他的興趣完全和大人的不同。房內的日常的用具，如桌子，椅子，牀鋪，火柴，手巾，面盆，報紙，書籍，甚至于一粒沙，一根草，在他都可以發生興味出來。

一天，他在地上拾東西，忽然發見了我的牀鋪底下放着一雙已經破爛了的舊皮鞋。他爬進去拿了出來，不管牠罩滿了多少的灰塵，便兩腳踏了進去。他的腳是這樣的小，舊皮鞋好像成了一隻大的船。他搖擺着，拐着，走了起來，發着鐵妥鐵妥的沉重的聲音。走到桌邊，把我的帽子放在頭上，一直罩住了眼皮，向我走來，口裏叫着：「紅先生來了！紅先生來了！」

「王先生！」我對他叫着說，「請坐請坐！喝茶，喝茶！」

「喔！多謝，多謝！」他便大笑起來，倒在我的身邊。

他歡喜音樂，我買了一支小小的口琴給他，時常來往吹着。他說他會跳舞，喊着「二三，突然坐倒在地下，翻轉身，打起滾來，又爬着，站起來，衝撞了幾步——跳舞就完了。

兩個月後，阿品的父親帶着全家的人來了。兩個約莫八九歲的女孩，一個纔會跑路的男孩，阿品母親的肚子裏還懷着一個六七個月的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個頗有才幹的人，普通話說得很流利，善

于應酬。阿品的母親正和她的兄弟一樣，有着一副嚴肅的面孔，不大露出笑容來，也不和別人講話。女孩的面貌像他的父親，有兩顆很大的眼睛；男孩像母親，顯得很沉默。日夜要一個丫頭背着。從外形看來，幾乎使人疑心到阿品和他的姊弟是異母生的，因為他們都比阿品長得豐滿，穿得美麗。

「阿品現在姓王了！」我笑着對他的父親說。

「你姓西米，阿品？」

「姓紅！」阿品回答說。

他的父親哈哈笑了，他說，就送給王先生吧！阿品的母親不做聲，只是低着頭。

全家的人都來了，我倒很高興，我想，阿品一定會快樂起來。但阿品卻對他們很冷淡，尤其是對他的母親，生疏得幾乎和他的舅舅一樣。他祇比較的歡喜他的父親，但暗中帶着幾分畏懼。阿品對我並不因他們的來到稍為冷淡，我仍是他的唯一的伴侶，他寧願靜坐在我的房裏。這情形使我非常的苦惱，我願意阿品至少有一個親愛的父親或母親，我願意因為他們的來到，阿品對我比較的冷淡。爲着什麼，他的父母竟是這樣的冷淡，這樣的歧視阿品，而阿品爲什麼也是這樣的疏遠他們呢？呵，正需要陽光一般熱烈的小小的心……

從我的故鄉來了一位同學，他從小就和我在一起，後來也時常和我一同在外面。爲了生活的壓迫，他現在也來廈門了。我很快樂，日夜和他用寧波話談說着，關於故鄉的情形。我對於故鄉，歷來有深

的厭惡，但同時卻也十分關心，詳細的詢問着一切。阿品露着很驚訝的眼光傾聽着，他好像在竭力地想聽出我們說的什麼，總是呆睜着眼睛像沉思着什麼似的。

但三四天後，他的眼睛忽然活潑了。他對於我們所說的寧波話，好像有所領會，眼睛不時轉動着，不復像先前那般的呆着，凝視着，同時他像在尋找什麼，要喚回他的某一種幻影。我們很覺奇怪，我們的寧波話會引起他特別的興趣和注意。

「報紙阿旁滑姆末送來。」我的朋友要看報紙，我回答他說，報紙大約還沒有送來，送報的人近來特別忙碌，因為政局有點變動，訂閱報紙的人突然增加了許多……

阿品這時正在翻抽屜，他忽然轉過頭來望着我，嘴唇噙動了幾下，像要說話而一時說不出來的樣子。隨後他搖着頭，用手指着樓板。我們不懂得他的意思，問他要什麼，他又把嘴唇噙動了幾下，仍沒有發出聲音來。他呆了一會，不久就跑下樓去了。回來時，他手中拿着一份報紙。

「好聰明的孩子，聽了幾天寧波話就懂得了嗎？」我驚異地說。

「怕是無意的吧。」我的朋友這樣說。

一樣的，我也不相信，但好奇心驅使我，我要試驗阿品的聽覺了。

「阿品，口琴起駝來吹吹好勿？」

● 口琴去拿來吹吹好不好？

他呆住了，彷彿沒有聽懂。

「口琴起駝來！」

「口琴起駝來！」我的朋友也重覆地說。

他先睜着沉思的眼睛，隨後眼珠又活潑起來。噙動了幾下嘴唇，出去了。

拿進來的正是一個口琴！

「滑有一隻Angwa！」我恐怕本地話的報紙口琴和寧波話有點大同小異，特別想出了寧波小孩叫牛的別名。

但這一次，他的眼睛立刻發光了，他高興得叫着：Angwa Angwa！立刻出去把一匹泥塗的小牛拿來了。

我和我的朋友都呆住了。爲着什麼緣故，他懂得寧波話呢？怎樣懂得的呢？難道他曾經跟着他的父親，到過寧波嗎？不然，怎能學得這樣快？怎能領會得出呢？決不是猜想出來，猜想是不可能的。他曾經懂得寧波話，是一定的。他的嘴唇噙動，要說而說不出來的表情，很可以證明他曾經知道寧波話，現在是因爲在別一個環境中，隔了若干時日生疏了，忘卻了。

充滿着好奇的興趣，我和我的朋友走到阿品父親那裏。我們很想知道他們和寧波人有過什麼樣的關係。

「你先生，曾經到過寧波嗎？」我很和氣的問他，覺得我將得到一個與我故鄉相熟的朋友了。

「莫莫！我沒有到過！」他很驚訝的望着我，用夾雜着本地話的普通話回答說。

「阿品不是懂得寧波話嗎？」

他突然呆住了，驚愕地沉默了一會，便嚴重的否認說：「不，他不會懂得！」

我們便把剛纔的事情告訴了他，並且說，我們確信他懂得寧波話。

「兩位先生是寧波人嗎？」他驚愕地問。

「是的，」我們點了點頭。

「那末一定是兩位先生誤會了，他不會懂得，他是在廈門生長的！」他仍嚴重的說。

我們不能再固執的追問了。不知道其中還有什麼關係，阿品的父親頗像失了常態。

第二天早晨，我在房裏等待着阿品，但八九點過去了，沒有來敲門，也不聽見外面廳堂裏有他的聲音。

「跟他母親到姨媽家裏去了，」我四處尋找不着阿品，便去詢問他的父親，他就是這樣的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天漸漸昏暗了，阿品沒有回來。一天沒有看見他，我像失去了什麼似的，只是不安的等待着。我真寂寞，我的朋友又離開廈門了。

長的日子！兩天三天過去了，阿品依然沒有回來！自然和他母親在一起，阿品是不會有什麼意外的，但我卻不自主的憂慮着：生病了嗎？跌傷了嗎？……

在焦急和苦悶的包圍中，我一連等待了一個星期。第八天下午，阿品終於回來了。他消瘦了許多，眼睛的周圍起了青的色圈，好像哭過一般。

「阿品！」我叫着跑了過去。

他沒有回答，畏縮地倒退了一步，呆睜着沉思的眼睛。我抱住他，吻着他的面頰，心裏充滿了喜悅。我所失去的，現在又回來了。他很感動，眼睛裏滿是喜悅與悲傷的眼淚。但幾分鐘後，他若有所驚懼似的，突然溜出我的手臂，跑到他母親那裏去了。

這一天下午，他只到過我房裏一次。沒有走近我，只遠遠的站着，睜着沉思的眼睛凝望着我，我走過去牽他時，他立刻走出去了。

幾天不見，就忘記了嗎？我苦惱起來。顯然的，他對我生疏了。他像有意的在躲避着我。我們中間有了什麼隔膜嗎？

但一兩天後，阿品到我房子裏的次數又漸漸加多了。雖然比不上從前那般的親熱，雖然他現在來了不久就去，可是我相信他對我的感情並未冷淡下來。他現在不很做聲了，他只是凝望着我，或者默然靠在我的身邊。

有一種事實，不久被我看出了。每當阿品走進我的房裏，我的門外就現出一個人影。幾分鐘後，就有人來叫他出去。外婆，舅舅，父親，母親，兩個丫頭，一共六個人，好像在輪流的監視他，不許他和我接近。從前，阿品有點強頑，常常不聽他外婆和丫頭的話，現在卻不同了，無論那一個丫頭，只要一叫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走了。他現在已不復姓王，他堅決地說他姓譚了。

爲着什麼，他一家人要把我們隔離，我猜想不出來。我曾經對他家裏的人有過什麼惡感嗎？沒有。曾經有什麼事情有害於阿品嗎？沒有……這原因，只有阿品知道吧。但他的話，我不懂；即使懂得，阿品怕也不會說出來，他顯然有所恐怖的。

幾天以後，人家對於阿品的監視愈嚴了。每當阿品踱到我的門前，就有人來把他扯回去。他只哼着，不敢抵抗。但一遇到機會，他又來了，輕輕的豎着脚尖，一進門，就把門關上。一聽見門外有人叫阿品，他就從另一個門走出去，做出並未到過我房裏的模樣。有一次，他竟這樣的繞了三個圈子：丫頭從朝南的門走進來時，他已從朝西的門走了出去；丫頭從朝西的門出去時，他又從朝南的門走了進來。過了不久，我聽見他在母親房裏號叫着，夾雜着好幾種嚴厲的罵聲，似有人在虐待他的皮膚。這對待顯然是很可怕的，但無論怎樣，阿品還是要來。進了我的房子，他不敢和我接近，只是躲在屋隅裏，默然望着我，好像心裏就滿足，就安慰了。偶然和我說起話來，也只是低低的，不敢大聲。

可憐的孩子！我不能夠知道他的被壓迫的心有着什麼樣的痛楚，兩顆凝滯的眼珠，像在望着，像

沒有望着，該是他的憂鬱，痛苦與悲哀的表示吧……

到底爲着什麼呢？我反覆地問着自己。阿品愛我，我愛阿品，爲什麼做父母的不願意，定要使我們離開呢？……

我不幸，阿品不幸！命運注定了，我們還須受到更嚴酷的處分：我必須離開廈門，與阿品分別了。我們的報紙停了版，爲着生活，我得到泉州的一家學校去教書了。我不願意阿品知道這消息。頭一天下午，我緊緊地抱着他，流着眼淚，熱烈地吻他的面頰，吻他的額角。他驚駭地凝視着我，也感動得眼眶裏包滿了眼淚。但他不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隨後我鎖上了房門，不許任何人進來，開始收拾我的行李。第二天，東方微明，我就淒涼地離開了那所憂鬱的屋子。

呵，枯黃的屋頂，灰色的牆壁……

到泉州不久，我終於打聽出了阿品的不幸的消息。這裏正是阿品的父親先前工作的城市，不少知道他的人。阿品是我的同鄉。他是在十個月以前，被人家騙來，賣給這個工程師的……這是這裏最流行的事：用一二百元錢，買一個小女孩做了頭，或一個男孩做兒子，從小當奴隸使用着……這就是人家不許阿品和我接近的原因了。可憐的阿品……

幾個月後，直至我再回廈門，阿品已跟着他的父親往南洋去。

我不能再見到阿品了……

伴侶

一九三二年的冬天，我們由福建回到了久別的故鄉。

那時父親還健在着。母親正患着病。他們的年紀都早已超過了六十，所謂風燭之年，無時不在戰慄着暴風雨的來到。我們的回家，給與他們的欣慰，真非言語所能形容。尤其是，他們還看見了一個從來不會見面過的三歲的孫子。

「做人足心了！」

這話正像後來父親彌留的時候，突然看見我到了他身邊，所說的一樣。

這便是最大的幸福了，在他們。

母親病着。她的肥胖的，結實的身體，現在變得非常消瘦而衰弱了。然而仗着往年堅強的筋骨和勞苦的習慣，她仍勉強地在管理日常家務，不肯躺在牀上。

我們一進門，母親便特別忙碌起來，彷彿她沒有一點病似的。她拿出來許多專門為孫子儲藏着的糕餅和糖果，又做了許多點心。

父親祇是往遠近的街上跑。大冷天，不肯穿皮衣。又要買好喫的東西，又要買好玩的東西。

「唐哥唐哥」

他們不息的叫着，這親切的名字，他們應該早已暗暗的叫過千萬遍，而現在纔愉快地對着面叫出來了。

然而唐哥不懂得老人的心，整日在地上跑着，跳着，爬着玩，疲乏時祇依靠到自己的父親和母親身邊。他需要食物時，纔去找找到祖父和祖母；待東西一到手，又自己去玩了。

唐哥是一個不安靜的孩子。手脚特別生得有力，喜歡爬上椅，爬上桌。大家給他捏一把汗，他卻笑嘻嘻的得意非常。一刻沒有注意他，他已經溜出大門外，在河邊丟擲石子了。看見一隻狗，一隻雞，他便拖着棍子或掃帚追了出去。說是三歲，實際上他還祇有兩歲半。他的脚步是小的，雖然有力，跑得快的時候，依然像球在那裏滾着的一樣，使人擔心。

到家沒有幾天，他身上已經碰破了好幾處。然而他不愛哭，哼幾下，對碰痛他的東西打了幾拳，滿足了報復的心，便忘記了。誰要是給他不快活，他也伸出小小的拳頭。

他安靜的時候，是在每天的晚上燈一點上，他從捧出他的紅綠的積木來，在桌上疊着，擺着。擺成長的，他叫做船或火車，嗚嗚地叫着；擺成高的，他叫做門或房子。他認為已經擺成一種東西的時候，便立刻把牠推翻，從新擺出一種別的花樣。這樣的反復着，一直會繼續上一二個鐘頭，直至疲倦進了他的眼裏。

「日裏也能這樣的安靜，就不必給他擔心了。」父親和母親都這樣說。

然而在白天，他絕不肯搬弄一下他的任何玩具。不是在房子裏爬上爬下拿東西，便跑往門外去。我們現在住的是一幢孤零的屋，沒有幾家鄰居。這幾家鄰居中祇有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她的家長管束得很嚴，不常讓她出來。唐哥在家裏可以說完全沒有伴侶。因此住了不久，他顯得很野了。他祇是往門外的田邊或河邊去找趣味。那些地方可以常常看見雞鴨或船隻的來往。天氣雖然冷，他穿着一身笨重的衣服，卻毫不畏縮，彷彿在夏天裏那樣的自由地玩着。

「有了伴，就不會這樣野了。」母親說。

我們都覺得母親的話是對的。唐哥在福建的時候，他幾乎常常在房裏，因為我們的隔壁一間房裏就住着他的兩個小伴侶。

就是唐哥自己，他似乎也已經感覺到了。他現在不時的提到舊伴侶的名字。

於是我們都渴望地等待着玲玲的來到。

幾天後，玲玲果真來了。

那是我的姊姊的一顆小女兒。比我們的孩子大了兩歲。她的皮膚彷彿被夏天的太陽熏炙過的那樣黑。大的面孔，大的眼睛，粗的鼻子，厚的嘴唇，穿着特別厚的棉衣，戴着一頂大的絨帽，腳上一雙塞着棉花的大皮鞋。襖囊囊，在地上踏了兩三腳，便縮着手呆住了。

「和弟弟去玩吧，」姊姊推動着她的孩子。

但是她祇睜大着眼睛望着，過了一會，爬到姊姊身邊的椅上坐着，一動也不動。

「像一尊菩薩！」母親笑着說。「去吧，唐哥和小姊姊去玩！」

唐哥也不動，只望着。

「叫小姊姊！」我推着唐哥。

但是他不開口，祇伸出一隻手指來，指着玲玲頭上的那頂紅色的絨帽，朝着我笑了一笑。

「是呀！小姊姊的帽子好看哩！」我說。

他頑皮地伸出一隻腳，又用手指指了兩指，回過頭來又對我一笑。那是在指玲玲的衣服了。

「紅紅的，好看哩，小姊姊的衣服！」

他突然跑過去，摸了一下玲玲的皮鞋，嘻嘻笑着，又立刻退了回來。

「好看吧？」靜默到現在的玲玲說話了，得意地點着頭。「爸爸買給我的哩！」

「我也有的！」唐哥也得意地點着頭。他望了一望自己的腳，立刻到後房的牀上去拿了另外一

雙新的皮鞋來。

「諾！有花花哩！」

「黑的！不好看！」玲玲搖着頭。

「你沒有花」唐哥一手提着自己的鞋，一手拍着玲玲的腳。

「怎麼啦把我的鞋打壞啦」玲玲皺着眉頭。

「壞的壞的」唐哥故意作弄着她，又接連拍了幾下，頑皮地笑着。

他的力很大，玲玲幌動幾下，幾乎倒了下來。

玲玲撇着嘴，哭了。

「噯，多喫兩年飯，白喫，還是阿弟本領大」母親得意的說。

「女孩總是斯文的，」父親說着，抱了外孫女，撫摩着，「玲玲也乖哩！不要哭，外公去買糖！」

「我也要一個紅的」唐哥叫着。

「我要紅的」玲玲止住了哭。

「唐哥紅的小姊姊綠的」唐哥大聲叫着說。

「唐哥綠的小姊姊紅的」玲玲的回答。

唐哥發氣了。

他睜着眼睛，望了一刻，突然趕到他祖父的身邊，往玲玲的身上拍的一拳。

玲玲撇了兩下嘴，又哭了。

她並不抵抗。用力的哭，彷彿就是她報復的方法似的。

「唐哥真不乖，怎麼動手就打小姊姊！」我說着，走過去撫慰着玲玲。唐哥一聲不響的，在我的大腿上也拍的一拳。

「反啦，反啦，怎麼打爸爸呀！」大家幾乎一致的說。

「你打爸爸，爸爸走啦！」我說。

「你也好啦！小姊姊也去！」唐哥回答着，「唐哥跟媽媽！」

「媽媽也去！」妻說。

「我跟媽媽去！」

「你會打媽媽！」

「不打媽媽！」

「你聽話嗎？要打人嗎？」

「聽話，不打人啦。」唐哥低聲的說，似乎怕給別人聽見似的。

「還要打爸爸，小姊姊嗎？」

唐哥不做聲，停了一會，他說：

「跟媽媽好，阿公好，阿婆好，姑媽好。」

「爸爸呢？小姊姊呢？」

他仍不做聲。

「真硬！」母親說，心裏似乎在稱讚唐哥。

但是過了不久，唐哥終於忘記了。他開始和這個新的伴侶玩了起來。

玲玲對他有點怕，雖然喜歡和他玩。她在依從着他，學着他。她祇說話比唐哥學得完全些，她的智力，體力，似乎還在唐哥之下。唐哥時時想出新的玩法，她沒有。唐哥會從高高的地方跳下來，她不會。她時常被唐哥作弄得撇着嘴，哭着。

「祇會哭！」母親常常責備着玲玲。「又笨又呆！」

「她倒是一個有福氣的人哩。」父親說。「大了自然會聰明的。」

「我可喜歡唐哥！」母親說。

「孫子和外孫，男的和女的，總不同！」姊姊說了。

「自然哪！外孫到底姓別的，女的嫁了人就完啦！」

「你偏心得很！」父親說，笑着。

「動不動就哭，誰喜歡這樣的女孩，還那麼喜歡她！」

「自己生的，自然不同！」姊姊回答說。

真的，姊姊對玲玲的愛，正像母親對自己的孫子一樣，是無微不至的。玲玲那麼樣的喜歡哭，幾乎

大家都起了嫌煩，尤其是有着不愛哭的唐哥在眼前。然而姊姊一見玲玲哭，就去抱她，撫慰她了。

「這樣的娘！」母親時常埋怨着姊姊，「不做一點規矩！」

姊姊祇笑着，絕不肯動手打玲玲。

「這樣難看！印度人一樣黑！」

「大了會白的！」姊姊說。

「唐哥白白的，小姊姊黑黑的！」唐哥聽見了母親的話，指着自已，指着玲玲，得意的說。

玲玲一聽見這話，又撇着嘴哭了。

「白的好看，黑的也好看！」我們安慰着玲玲。

但是唐哥搖着頭，笑着，彷彿故意嘲弄玲玲似的。

於是有一天，玲玲終於不能忍耐了。唐哥還沒說完，她便是拍的一拳。一面又撇着嘴，哭了起來。

唐哥呆了一呆，睜着眼望了一會，似乎很驚異。玲玲也會打人。他沒做聲。我知道他的靜默的意味，

立刻叫着：「唐哥！」

但已來不及了。

唐哥已趕上一步，在玲玲的肩上拍拍打了兩拳。

同時玲玲也抓住了唐哥的前胸，號叫着。

然而玲玲又喫虧了。她祇知道一隻手抓住唐哥的前胸，另一隻手不知道動作。而唐哥卻拍拍的打了過來，兩手並用着。

「你想打阿弟！怎麼打得過他！」母親笑着說。「讓開一點吧！」

「你是姊姊，姊姊怎麼打弟弟！你比他大兩歲，總要乖一點的！」姊姊抱了玲玲。然而玲玲不服氣。

等到喫中飯的時候，玲玲先爬上椅子，把唐哥的紅的飯碗捧去了。她把自己的綠碗放在唐哥面前。

唐哥在地上的時候，已經遠遠望見。他沒做聲，爬上椅子，他睜着眼望着玲玲面前的紅碗。

「紅碗是我！」玲玲得意地說，以為終於給她佔據到了。

唐哥突然伸出手去：「我的！」便把紅碗從玲玲的手裏搶了過來。

「把綠的給小姊姊！」姊姊說。「紅的本是唐哥的！」

但是唐哥連綠的也不肯了。他一手按着一隻碗：「我的！」

玲玲又哭了，撇着嘴；一面也伸出手來搶碗。

唐哥把兩隻碗推在一隻手裏，另一隻手已經抓住了玲玲的手。

我們總算把他們扯開了，玲玲沒喫虧。

然而玲玲不滿足，她爬下椅子，在地上打起滾來，大聲的哭着。

「喏，小姊姊哭了，拿碗給她吧，唐哥。」

唐哥望了一望，似乎有點感動了。把紅碗綠碗捧着放着，像在那裏思量。

「紅的嗎？唐哥的嗎？」他問。

「是的，把唐哥的紅碗給小姊姊。」

他點了一點頭，立刻爬下椅，把紅碗捧了去。

玲玲沒理他，仍然哭着，還伸過腳來，踢他一下。

唐哥望了望被踢過的，染了灰的腿子，沒做聲，他仍把紅碗放在玲玲的頭邊。

玲玲用手推翻了紅碗，又把腳轉了過來踢唐哥。

唐哥很靈活的走開了。

喫完飯，玲玲又和唐哥好起來，一同玩着。

但是到了晚上，他們又吵架了。

唐哥在用積木造房子，玲玲把牠推翻了。

唐哥大聲的叫着：「小姊姊走開！」一面仍疊着積木。

玲玲不肯走。她拾了兩條積木，也要造房子。

唐哥伸手搶過來，惡狠狠的說：「我要打你啦！」

玲玲撇了一下嘴，這回可沒哭。唐哥低下頭去的時候，她在唐哥背上打了一拳，立刻跑着走了。唐哥喫了虧，叫着追去。玲玲哭着逃着。走到牀邊，終於給唐哥扯住了衣服。她轉身也扯住了唐哥的前胸。現在玲玲曉得使用另外一隻手了。她用力抓住了唐哥扯着自己衣服的那一隻手。

我們扯開他們的時候，玲玲的左頰已經出血，被唐哥抓破了。

「你怎麼這樣兇呀！」我罵着唐哥。

唐哥也撇起嘴來，哭着，在地上打滾了。

「阿呀！」母親皺着眉頭說：「兩個人都看樣啦！一個學着打人，一個學個打滾啦！怎麼唐哥也會哭呀！」

家內漸漸鬧了。那是唐哥和玲玲的哭聲，唐哥和玲玲的蹬腳聲，打滾聲。唐哥和玲玲時刻爭吵着，彷彿兩個死對頭。然而他們又像是手和腳，一刻也離不開。玲玲走到那裏，唐哥便跟到那裏。唐哥玩什麼，玲玲也要玩什麼。每餐喫飯，偏要並坐着，而又每餐搶碗筷和菜。祇有到了睡覺的時候，兩個人纔分做兩處睡。但第二天早晨，誰先醒來，就去扯別個的被窩，於是被弄醒的便在牀上閉着眼睛哭號了。

「一天到晚祇聽見哭！」母親怨恨的說。

姊姊幾次要回去，知道母親愛清靜。但父親和我堅留着。姊姊的家離開我們很遠，來一次很不容

易，而我又是不大回家，和姊姊已有六七年沒會面了。

母親並非不喜歡姊姊在家裏多住一向，她祇有這一個女兒。對於玲玲，據說她以前也是很喜歡的。但自從見到唐哥以後，她的確生了偏心了，她自己承認。

「要去就讓她們去吧，不必多留。兩個孩子在一起，祇聽見吵架！」母親就在姊姊的面前對我說。
「小孩子總要吵鬧的，譬如玲玲也是你的孫子。」我說。

「你阿姊家裏也有事情，關了門，成什麼樣子。」母親提出了另外的一個理由。

我說了一大套的話，終於勸不轉母親的意思。

「吵起來，真煩！」母親時常這樣說着。

其實煩的祇是唐哥一個人。沒有玲玲，唐哥也是整天鬧着的。母親並非不知道這些。她實在是太愛唐哥了。她要把她的愛給與唐哥專有。玲玲沒有來的時候，她想念着玲玲來，是爲的愛唐哥。現在不留玲玲，也是爲的唐哥。

過了幾天，我們也祇得讓姊姊回去了。

這一天早晨的飯前，當姊姊整理行李的時候，我把唐哥的綠球送給了玲玲，因爲這是玲玲所喜歡的東西。怕唐哥看見，我把牠暗地裏塞在姊姊的網籃裏，又用紙蓋着。

但是唐哥看見房裏的網籃忽然裝滿了東西，繞着網籃窺張着。

「小姊姊要回去啦！」我告訴唐哥。

「我也要去！」唐哥說。

「你要打小姊姊的！」

唐哥搖了一搖頭，表示他不打了，但嘴裏不肯說。

「統統去嗎？」隨後唐哥問了，「爸爸也去，唐哥也去，媽媽，姑媽，小姊姊，阿公，阿婆，統統去！」他說着，像是無意的把手伸進了網籃。

「喂喂！」他高興叫着，把綠的球拿出來了。「小姊姊球來啦！球來啦！」

玲玲明白，這是給她帶回去的。她看見現在給唐哥拿到了，着了急。

「是我的啦！」玲玲跑上去搶唐哥的球了。

「唐哥的！」唐哥緊緊地捧着，跑了開去。

「唐哥！你還有紅的呢！」我扯住了唐哥。

但這正給了玲玲的機會，她已經趕到，抱住了唐哥手裏的球。

兩個人爭奪着，咬着牙齒，發出尖利的叫聲。

「唐哥聽話，把這個給小姊姊，你還有一個紅的，爸爸再買一個……」

唐哥不待我說完，已經把玲玲推倒地上了。

「真不聽話！小姊姊不要你去！」

唐哥撇起嘴來，惡狠狠地把球朝着玲玲身上丟去，自己也就哭着滾倒在地上。

「這本是唐哥的，給唐哥！」姊姊拾起球放到唐哥面前，又立刻轉過去，抱起玲玲輕輕的說：「舅舅會給你的！不要哭！」

好不容易，我們止住了他們的哭。而最後綠的球還是歸了唐哥。我又到街上去買了一隻綠的，暗交給了玲玲。

喫完飯，姊姊給玲玲換了衣服。唐哥知道現在真要去了。他鬧着也要換衣服，自己把牀下的皮鞋拿了出來。

「綠綠的球送給小姊姊，帶你去！」我說。

唐哥答應了。他從自己的抽屜裏，把紅的和綠的球都拿了來送給玲玲。

「統統！」他說。

「不要說！」玲玲高興的說。「唐哥的！」

唐哥笑着，把兩個球都塞在網籃裏。

我們雇了一隻船，決定送姊姊到嶺下，給她雇好轎子，父親和我和唐哥。

唐哥和玲玲非常快活，坐在船裏望着岸上來往的人和牛，狗，雞，鴨。

船靠了岸，我請父親先帶了唐哥到埠頭的廟裏去等我，自己就到轎行裏雇好轎。

「唐哥呢，媽？」玲玲走進轎子，發現唐哥已不在眼前了。

「等一等會來的。」

「唐哥同我坐，媽，舅舅和外公坐！」

「好的，我們就來啦！」我回答着。

轎子已經擡起了。

「唐哥！快來哪！唐哥……小姊姊去啦！舅舅！唐哥！」

轎子已經漸漸遠了。玲玲從轎窗裏伸出半邊面孔來。

我揮着手。玲玲似乎還在喊着。

隨後我和父親帶着唐哥，坐着原船回家了。

「小姊姊呢？」唐哥東西望了一會說了。

「在後面來啦！」

「這個船嗎？」

「是的。」

「大大船！」

唐哥似乎想起了別的事，一會兒又注意到岸上的東西，不再問玲玲了。到了家，我看見母親的眼睛有點紅了。她顯然捨不得姊姊和玲玲，如同往日似的。分離的時候，起了感傷。

「嫁得這樣遠！」她是常常這樣埋怨父親的。「人家嫁在近邊，祇看見女兒帶着外孫回來！」

「小姊姊呢？」母親問唐哥。

「去啦！」

「到那裏去啦？」

唐哥呆了一會說：

「大大船去啦！還有爸爸，阿公，姑媽，唐哥，小姊姊！」

「小姊姊去了，好嗎？」

「好！」

唐哥像是立刻忘記了他的伴侶。他仍跳着，跑着。

喫中飯的時候，我們改變了原先的座位。我坐在玲玲坐的那一邊。

「小姊姊的！」唐哥推着我，要我換地方。

我故意把綠的碗拿在手裏。

唐哥搶去了「小姊姊的」他換了一隻白的給我。

第二天早晨，唐哥一醒來，便像往日似的，跑到玲玲睡過的牀邊去。呆了一會，像在想著。

「小姊姊呢？」

「去啦！」他立刻回答說，「大大船！」

幾天後，唐哥不再提起玲玲了。他像完全忘記了一樣。

但他像重又感覺到一個人玩着沒有趣味似的，又時常跑到大門外的田邊或河邊去了。

「大大船！小姊姊來啦！」他一見到河裏的船，便又想到了玲玲，呆呆的望着，彷彿在等待着玲玲。日子一天一天過去，唐哥對於玲玲的印象顯然漸漸淡了。我們偶而提到玲玲，問他「小姊姊」，他像不曉得這個人似的，沒有回答，祇管自己玩着。

但當我們把玲玲的相片給他看的時候，他卻記得。

「小姊姊！」

當他看到船，或者和他講到船，他也還記得。

「大大船嗎？小姊姊來啦！」

然而小姊姊並沒有來，也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再和唐哥在一起。

安舍

南國的炎夏的午後，空氣特別重濁，霧似的迷漫地凝集在眼前。安舍的屋子高大寬敞，前面一個院子裏栽着頗長的芭蕉和相思樹，後面又對着滿是枇杷和龍眼樹的花園，濃厚的空氣在這裏便比較的稀淡了些。安舍生成一副冰肌玉骨，四十五年來，不大流過汗。尤其是她的內心的冷寞和屋子的周圍的靜寂打成了一片，使她更感覺清涼。

和平日一樣，她這時仍盤着腳坐在牀上，合了眼，微翕着嘴唇，順手數着念珠。雖然現在的情形改變了，她的淒涼的生活已經告了一個段落，她還是習慣地，在寂寞的時候，將自己的思念凝集在觀音菩薩的塑像上。倘不是這樣，自從二十歲過門守寡的時節起，也許她的生命早已毀滅了。這冗長的二十五年的時光，可真不易度過。四十歲以前，她不但沒有出過院子，就連前面的廳堂，也很少到過。這一間房子，或者甚至於可以說，現在坐着的這一個牀，就是她的整個的世界。德是六歲纔買來的，也祇看見她這五年來的生活。再以前，曾經陪伴着她度過一部分日子的兩個丫頭，現在也早已不在了。誰是她的永久的唯一的伴侶呢？誰在她孤獨和淒涼的時候，時時安慰着她呢？怕祇有這一刻不離手的念

● 閩南人呼年老的女人爲「舍」，即婆婆之意。

珠了。牠使她拋棄了一切的思念，告訴她把自已的精神完全集中在佛的身上，一切人間的苦痛便會全消滅。她依從着這個最好的伴侶的勸告，果真把失去了的心重復收了回來，使暴風雨中的洶湧的思潮，歸於靜止；直到今日，還保留着像二十歲姑娘那樣的健康——而且，她現在也有了兒子，她終於做了母親了……

「畢清……」

安舍突然被這喊聲驚醒過來，一時辨別不出是誰的聲音，祇覺得這聲音尖銳而且拖長，尾音在空氣裏顫揚着，周圍的靜寂全被牠攪動了。她懼怯地輕輕推醒了伏在牀沿打盹的德，低聲的說：

「誰來了，德，去看一看，不要做聲。」

德勉強地睜着一對紅眼，呆了一會，不快活地躡着腳走到前面的廳堂。

廳堂的門虛掩着。德從門隙裏窺視出去。

院子裏，在相思樹下，站着一個年青的學生。他左手挾着一包書，右手急促地揮動着潔白的草帽，一臉通紅，淌着汗，朝着廳堂望着，但沒有注意到露在門隙裏的德的眼睛。

「畢清……畢清在家嗎……」

他等了一會，焦急地皺着眉頭，格外提高着喉嚨，又喊了。

但是德不做聲，躡着腳走了。她認識這一個學生。他是常來看畢清的。

「媽，姓陳的學生。」德低聲的回復安，舍說撅着嘴。

「快把門拴上，說我也不在。」安舍彎下頭來，低聲的說。她的心又如往常似的跳了起來，臉也紅了。她怕年青的客人。

德很高興，又躡着腳走到廳堂。她和安舍一樣，也最怕年青的客人，尤其是這一個學生。剛才她纔將睡熟，這不識相的客人把她吵醒了，她可沒有忘記。

「沒有凳子給你坐！不許你進來！」德得意地想着，點了幾次頭，撅着嘴。

隨後她走到門邊，先故意咳嗽了兩聲，在門隙裏望着。她看見那學生正蹲在樹下，把書本放在膝上，用鉛筆寫着字。他似乎聽見了德的咳嗽聲，擡起頭來，望着，不自信地又問了一聲：

「裏面有人嗎？」

「看誰呀？」德的聲音細而且響。

「看畢清！」那學生說着站了起來。

「出去了！」

「什麼時候回來？」

「誰曉得！」

「你媽呢？」那學生向着廳堂走近來了。他顯然想進來休息一會。

「也不在」德的語氣轉硬了。她用力推着門，砰的一聲響了起來，隨後便把匙拴上。學生立刻停住在簷下，驚訝地呆了一會，起了不快的感覺。

「明天來」德的聲音裏含着嫌惡，眼睛仍在門隙裏注視着簷下的學生，彷彿怕他會衝開門，走進來。

「媽的這小鬼」客人生了氣，在低低的罵着。他知道這丫頭是在故意奚落他。他可記得，屢次當他來的時候，畢清叫她倒茶，總是懶洋洋的站着不動，還背着畢清惡狠狠地瞪他一眼。現在沒有一個主人在家，她愈加兇了。他本想留一張字條給畢清，給她這一氣，便順手撕成粉碎，噓着氣走了。

德仍在門隙裏張望，貓兒似的屏息地傾聽着，像怕那學生再走回來。許久許久，她纔放了心，笑着走到後房。

「媽學生走了，門不關得快，他一定闖進來了」德得意的說。「真討厭還咕嚕咕嚕罵我呢！」

「你說話像罵人，他一定生了氣，對你說過多少次，老是不改」安含閉着眼，埋怨說。但她的上唇和兩頰上卻露出了安靜的微笑的神色。她的懼怯已經消失了。

「媽你又怪我了！這種人，不對他兇，怎麼辦？來了老是不走，香煙一支一支抽不完，茶喝了又喝，喫了點心還要喫飯！人家要睡了，他還坐着！畢清不見得喜歡他！媽，你可也討厭！」

「他可是畢清的同學，不能不招待。我倒並不討厭。」

「媽叫我關的門，還說不討厭！」

「你還祇九歲，到了十七八歲纔會懂得去吧，後園裏的雞該餵一點東西了。」安舍打發德走了，重又合上兩眼，靜坐着。她的嘴唇，在微微的翕動，兩手數着念珠。她的臉上發着安靜的，凝集的光輝。她的精神又集中在佛的身上了。

但是過了不久，院子裏又起了脚步聲。有人在故意的咳嗽。那是一種洪亮的，帶痰的，老人的聲音。安舍突然睜開眼睛，急促地站了起來。她已認識咳嗽的聲音。

「有人嗎？」門外緩慢的詢問。

「康伯嗎？」——來了。——德！德！康伯來了！快開門！」

她一面叫着，一面走到鏡架邊，用手帕揩着眼角和兩頰。她的兩頰很紅潤，額上也還沒有皺紋。雖然已經有了四十五歲，可仍像年青的女人。她用梳整理着本來已經很光滑的黑髮，像怕一走動，便會鬆散下來似的。隨後又非常注意地整理着自己的衣服，加了一條裙。把纖嫩潔白的手，又用肥皂水洗了又洗，纔走到廳堂去。

「康伯長久不來了。」她說着，面上起了紅暈。「德，泡茶來！」

「這一晌很忙呢。」康伯含着煙管搖着蒲扇，回答說。他已在廳堂坐了一會了。

「府上可好？」

「托福托福。」康伯說着，在滿是皺紋的兩頰和稀疏的鬚鬚裏露出笑容來。

「畢清近來可聽話肯用功嗎？」康伯又緩慢的問，眼光注視着她。

她感到這個，臉上又起了一陣紅暈，連忙低下頭來，扯着自己的衣角，像怕風把牠掀起來似的。隨後她想了一想，回答說：

「都還可以。」

「這孩子，」康伯抽了口煙，說，「從小頑皮慣了。雖然上了二十四歲，脾氣還沒有改哩。有什麼不是，打打他罵罵他，要多多教訓呢。」

「謝謝康伯。我很滿意哩。」

「那裏的話。你承繼了我這個兒子，我和我的娘應該謝謝你。我們每天受氣的真夠了。——這時還沒有回來嗎？」

「大概還在上課。」

「三點多了，早該下了課！一定又到那裏去玩了！第二個實在比他好得多，可惜年紀太大了。你苦了一生，應該有一個比這個更好的過繼兒子！老實說，天下有幾個守節的女人，像你這樣過門守寡，愈加不用說了！」康伯說着，仰着頭，噴着煙，搖着扇，非常得意的神情。

安舍聽着這讚揚，雖然高興，但過去的苦惱卻被康伯無意中提醒了。她悽愴地低頭回憶起來。

過去是一團黑。她幾乎不會見到太陽。四十一歲那一年，她已開始爬上老年的階段，算是結束了禁居的生活，可以自由地進出了。那時候，當她第一次走到前面的院子裏，二十年來第一次見到明亮的天空和光明的太陽的時候，她那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刺痛得睜不開，頭暈眩得像沒落在波濤中的小舟，兩腿戰慄着，彷彿地要塌下去，翻轉來的一般。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

她這樣想着的時候，突然覺察出自己的眼睛裏已經充滿了淚水，並且正是坐在康伯的對面，又不覺紅了臉，急忙用手帕去拭眼睛。康伯雖然是自己的沒見過面的丈夫的親兄弟，她在四十歲以前可並不會和他在一個房子裏坐談過一次。像現在這樣對面的坐着，也祇這半年來，自從他把畢清過繼給她以後，纔有了這樣的勇氣。可是康伯到底是男人，她依然時刻懷着懼怯。就在當她伸手拭着眼睛的時候，她又立刻覺察出自己的嫩白的手腕在袖口露出太多了，又羞澀地立刻縮了回來，去扯裙子和衣角，像怕風會把牠們掀起來似的。

康伯抽着煙，喝着茶，也許久沒有說話。他雖然喜歡談話，但在安舍的面前，卻也開不開話盒子來。他知道安舍向來不喜歡和人談話，而且在她的面前也不容易說話，一點不留心，便會觸動她的感傷。於是他坐了一會，隨便寒暄幾句，算是來看過她，便不久辭去了。

安舍像完成了一件最大最艱難的工作似的，叫德把廳堂門掩上，重又回到自己的房裏，仔細地照着鏡子，整理着頭髮和衣服，隨後又在牀上盤着腳，默坐起來。

現在她的思念不自主的集中在畢清的身上了。

康伯剛才說過，已經有了三點多，現在應該過了四點。學校三點下課，畢清早該回來了。然而還一點沒有聲息。做什麼去了呢？倘有事情，也該先回來一趟，把書本放在家裏。學校離家並不遠。康伯說他雖然有了二十四歲，仍像小的時候一樣頑皮，是不錯的。他常常在後園裏爬樹，從很高的地方跳下來。安舍好幾次給他嚇得透不出氣。在外面，又誰曉得他在怎樣的頑皮。這時不回家，難保不闖下了什麼禍。

安舍這樣想着，禁不住心跳起來，眼睛也潤溼了。她祇有這一個兒子。雖然是別人生的，她的生命可全在他的身上。艱苦的二十五年，已經度過了。她現在纔開始做人，纔享受到一點人間的生趣。沒有畢清，雖然已經過了禁居的時期，她可仍不願走出大門去。現在她可有了勇氣了。在萬目注視的人叢間，畢清可以保護着她。因為他是她的兒子。在喊娘喊兒的人家門口，她敢於昂然走過去。因為她也有一個兒子。這一切，還祇是一個開始。在最近的將來，她還想帶着畢清，一道到遙遠的普陀去進香，經過鬧熱的上海，杭州，觀光幾天。隨後造一所大屋，和畢清一道，舒適地住在那裏。最後她還需要一個像自己親生似的小孩，從出胎起，一直撫養到像現在的畢清那末大。不用說，纔生出的小孩，拉矢拉尿，可怕的厲害，但畢清生的，也就怕不了這許多。

她想到這裏，又不禁微笑起來。她現在是這個世上最幸福最光榮的主人了……

她突然從牀上走了下來。她已經聽到大門外的腳步聲和噓噓的口哨聲。這便是畢清的聲音，絲毫不錯的。她不再推醒伏在牀沿打盹的德，急忙跑到廳堂裏。

「清呀！」還沒有看見畢清，她便高興得叫了起來。

「阿呀！天氣真熱！」畢清推開門，跳進了門限。

他的被日光曬炙得棕色的面上，流着大顆的汗，柔薄的富綢襯衫，前後全溼透了，黏貼在身上。他把手中的書本丟在桌上，便往睡榻上倒了下去。

「走路老是那末快！」安舍埋怨似的柔和的說。她本想責備他幾句，回得那末遲，一見他流着一身的汗，疲乏得可憐，便說了這一句話。

「德！倒臉水來！畢清回來了！德！」她現在不能不把德喊醒了。

德在後房裏含糊地答應着，慢慢地走到廚房去。

安舍一面端了一杯茶給畢清，一面用扇子扇着他。她想和他說話，但他像沒有一點氣力似的，閉上了眼睛。扇了一會，安舍走到畢清的房裏，給他取來一套換洗的衣服。德已經捧了一盆水來。安舍在睡榻邊坐下，給他脫去了球鞋和襪子，又用手輕輕敲着，撫摩着他的腿子。她相信他的腿子已經走得很疲乏。

「起來呀，清！換衣服，洗臉呢！」

「我要睡了。」

「一定餓了，——德！你去把鍋裏的飯煮起來吧。可是，清呀！先換衣服吧！一身的汗，會生病的呢。」她說着，便去扯他的手。

但是畢清仍然懶洋洋的躺着，不肯起來，安舍有點急了。她摸摸他的頭，又摸摸他的手心，怕他真的生了病。隨後又像對一個幾歲小孩似的，絞了一把面巾，給他揩去臉上和頸上的汗。她又動手去解他的襯衣的扣子。但是畢清立刻翻身起來了，紅着面孔。

「我自己來！」他說着，緊緊地捻住了自己的衣襟。

「你沒有氣力，就讓我給你換吧！」

畢清搖一搖頭，臉色愈加紅了，轉過背來。安舍知道他的意思，微笑着說：

「怕什麼，男子漢！我可是你的母親！」

畢清又搖了一搖頭，轉過臉來，故意頑皮的說：

「你是我的嬌母！」

安舍立刻縮回手來，臉色沉下了。

但是畢清早已用手攀住了她的紅嫩的頭頸，親蜜地叫着說：

「媽！你是我最好的媽！」他又把他的臉貼着她的臉。

安舍感覺到全身發了熱，怒氣和不快全消失了。

「你真頑皮！」她埋怨似的說，便重又伸出手去，給他脫下襯衣，輕緩地用面巾在他的上身抹去汗，給他穿上一件潔白的襯衣。

「老是不早點回來！全不管我在這裏想念着。」這回可真的埋怨了。

「開會去了。」

「難道姓陳的學生今天沒有到學校裏去？他三點多就來看過你。」

「陳洪範嗎？」

「就是他。還有你的爹。」

「爲什麼不叫陳洪範等我回來呢？我有話和他說。」

「叫我女人家怎樣招待男客！」

「和我一樣年紀，也要怕！難道又把門關上了不成？」

「自然。」

畢清從牀上跳了起來。他有點生氣了。

「大熱天，也不叫人家息一息，喝一杯茶！我的朋友都給你趕走了！」

安舍又沈下臉，起了不快的感覺。但看見畢清生了氣，也就掩飾住了自己的情感。她勉強地微笑

「你的朋友真多，老是來了不走，怎怪得我。我是一個女人。」

「這樣下去，我也不必出門了！沒有一個朋友！」畢清說着，氣悶地走到隔壁自己的房裏，倒在牀上。

安舍祇得跟了去，坐在他的牀邊，說：

「好了，好了，就算我錯了，別生氣吧，身體要緊！」

但是畢清索性滾到牀的裏面去了，背朝着外面，一聲也不響。

安舍盤着腳，坐到牀的中央去，扯着他。過了一會，畢清仍不理她，她也生氣了。

「你叫我對你下跪嗎？」她咬着牙齒，說；狠狠地伸出手打去。但將落到他的大腿上，她的手力立刻鬆了，祇發出輕輕的拍聲。

「你要打就打吧！」畢清轉過臉來，挑撥着說。

「打你不來嗎？你的爹剛纔還叫我打你的！」

「打吧，打吧！」

「你敢強扯開你的嘴巴！」她仍咬着牙齒，狠狠的說。

「扯呀！嘴巴就在這裏！」

「扯就扯！」安舍的兩手同時捻住了他的兩頰。但她的力祇停止在臂上，沒有通到腕上。她的手輕輕地捻着，如同撫摩着一樣，雖然她緊咬着牙齒，搖着頭，像用盡了氣力一樣。

「並不痛再狠些！」畢清又挑撥了。

「咬下你這塊肉！」

「咬吧！」

「就咬！」她兇狠地張開嘴，當真咬住了他的左頰，還狠狠地搖着頭。然而也並沒有用牙齒，祇是用嘴唇夾住了面頰的肉，像是一個熱烈的吻。

「好了，好了媽！」畢清攀住她的頭頸，低聲叫着說。

安舍突然從他的手灣裏縮了出來，走下牀。她的面色顯得非常蒼白，眼眶裏全潤溼了。

「我是你的媽！」她的聲音顫動着。像站不穩腳似的，她踉蹌地走向自己的房裏。

畢清也下了牀，摸不着頭腦一樣的呆了一會，跟了去。

安舍已經在自己的牀上盤着腳默坐着。從她的合着的兩眼裏流出來兩行傷心的淚。

「媽！我錯了！以後聽你的話！」畢清喫了驚，扯着她的手。

「我沒有生你的氣，你去安心的休息吧。不要擾我，讓我靜坐一會。」她仍閉着眼，推開了畢清的手。

畢清又摸不着頭腦的走了出去，獨自在院子裏站了許久。他覺得他的這位繼母的心，真奇異得不可思議。她怕一切的男人，祇不怕他。她對他，比自己的親娘還親熱。然而當他也用親熱回報她的時候，她卻哭着把他推開了。剛才的一場頑皮，他可並沒有使她真正生氣的必要。他也知道，她的確沒有生氣。可是又爲的什麼哭呢？他猜測不出。愈想愈模糊，院子裏的光線也愈加暗淡了。摸出時錶一看，原來已經六點半了。他覺得肚子飢餓起來，便再轉到安舍的房裏去。

安舍沒有在房裏。他找到她在廚房裏煮菜。

「你餓了吧，立刻好喫了。」她並不像剛才有過什麼不快活的樣子。

她正在鍋上煎一條魚。煮菜的方法，她在近五年來纔學會。以前她並不走到廚房裏來。她的飯菜是由一個女工煮好了送到她的房裏去的。但是這輩菜，尤其是煮魚的方法，她也祇在畢清來了以後纔學會。她不但不喫這種輩菜，她甚至遠遠地一聞到牠的氣息，就要作嘔。現在爲了畢清，她卻把自己的嗅覺也勉強改過來了。她每餐總要給畢清煮一碗肉或者一碗魚的。因爲畢清很喜歡喫輩菜。

但當他們剛在餐桌邊坐下，還沒有動筷的時候，外面又有客人來了。

「畢清！是一種短促的女人的聲音，「你怎麼忘記了我們的聚餐會呀！」

畢清立刻站了起來。進來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清秀的女學生，打扮得很雅致。她對安舍行了一個恭敬的禮，便把眼光投射到畢清的臉上，微笑着。

安舍的心裏立刻起了很不快的感覺。她認得這個女學生，知道她和畢清很要好，時常叫他一道出去玩。這且不管牠，但現在這裏正坐下要喫飯，怎麼又要把他引走呢？

「這裏的飯菜都已經擺在桌上了。」安舍很冷淡的說。

「那裏也立刻可喫了。」

「他已經很餓。」

「還有好幾個人在那裏等他呢。」

「不要緊，不要緊，」畢清對着安舍說，「坐着車子去，立刻就到的。」

「先在這裏喫了一點再走吧。」——德添一副碗筷來，請林小姐也在這裏先喫一點便飯。」

但是站在門邊的德，祇懶洋洋的睜着眼睛望着，並沒有動。她知道這是徒然的。這個可厭的女學生常常突如其來的把人家的計劃打破。她還記得，有一天畢清答應帶她出去看戲，已經換好了衣服，正要動身的時候，這個女學生便忽然來到，把畢清引去了。

「不必，不必！我沒有餓；那裏等的人多呢！」

「就去，就去！那裏人多菜多，有趣得多！」畢清高興地叫着，披上外衣，扯着女學生的手，跨上門限，跳着走了。

安舍的臉色和黃昏的光一樣陰暗。她默然望着畢清の後影，站了起來，感覺得一切都被那個可

憎的女子帶走了。她的心裏起了強烈的痛楚。她的眼前黑了下去。她不能再支持，急忙走到自己的房裏，躲進她的牀上。她還想使自己鎮定起來，但眼前已經全黑了。天和地在旋轉着。她沒有一點力，不得不倒了下去。

過了許久，在黑暗與靜寂的包圍中，她哼出一聲悲涼的，絕望的，充滿着愛與憎的沉重的嘆息。

岔路

希望滋長了，在袁家村和吳家村裏。沒有誰知道，牠怎樣開始，但牠伸展着，流動着，現在已經充塞在每一個人的心的深處。

有誰能把這兩個陷落在深坑裏的村莊拖出來嗎？有的，大家都這樣的回答說，而且很快了。

關爺的臉對着紅的火光在閃動，額上起了油汗，眉梢高舉着，睡着似的眼睛一天比一天睜大開來。他將站來了。不用說，他的心已被這些無窮數的善男信女所打動，每天每夜的訴苦與悲號，已經激起了他的憤怒。

沒有誰有這樣的權威，能夠驅散可惡的魔鬼，把袁家村和吳家村救出來，除了他。人們的方法早已用遍了：熟食，忌葷，清潔，注射……但一切都徒然。魔鬼仍在街頭，巷角，屋隅，甚至空氣裏，不息地播揚着瘟疫的種子。白髮的老人，強壯的青年，吮乳的小孩，在先後的死亡。一秒鐘前，他在工作或遊息，一秒鐘後，他被強烈的燃燒迫到了牀上，兩三天後，靈魂離開了他的軀殼。

這是鼠疫，可怕的鼠疫！牠每年都來，一到春將盡夏將始的時候，牠毀滅了無數的生命，直至夏末。牠不分善和惡，不姑恤老和幼，也不選擇窮或富。誰在冥冥中給他撞倒，誰就完了。決沒有例外。袁家村

裏常常發現，一個家庭裏不止死亡一個人。在吳家村，有一個大家庭，一共十六個人，全都斷了氣。鄉間的木匠一天比一天缺乏，城裏的棺材也已供不應求。倘若沒有那些不怕死的溫州小工從城裏來，每天七八十個死屍，怕沒有人埋葬了。死車在大路上走過，軋軋的聲音刺着每個人的心，白的幡幌搖着，像是死神的慘白的面孔。

恐怖充滿在袁家村和吳家村。人口雖多，這樣的持續到夏末，人煙將絕跡了。山谷，樹木，牆屋，土地，都在戰慄着，齊聲發出絕望的呻吟。

然而，希望終於滋長了。

關爺已在那裏發氣，他要站起來了。

出巡！出巡！他出來！大家都一致的說着。

兩個村長已經商議了許多次，這事情必須趕緊辦起來。誰到縣府去說話？除了袁家村的村長袁筱頭，沒有第二個。他和第一科科長有過來往。誰來籌備一切雜務？除了吳家村的村長吳大舉，也沒有第二個。他的村裏有許多商人和工人。費用預定兩萬元，兩村平攤。

一天黎明，袁筱頭坐着轎子進城了。

名片送到傳達室，科長沒有到。下午等到四點鐘，來了電話，科長出城拜客去了，明天纔回。袁筱頭沒法，下了客棧。然而第二天，科長仍沒有來辦公。他焦急地等待着，詢問着。傳達的眼睛從他的頭上打

量到脚跟，隨後又瞪着眼睛望了他一眼。

第三天終於見到了。但是科長微笑地搖一搖頭，說：「做不到！」袁筱頭早已明白，這在現在是犯法的。如果在五年前，自己就不必進城，要怎樣就怎樣；倘使不辦，縣知事就會貼出告示來，要老百姓辦的，在鼠疫厲行的時候。可是現在做官的人全反了。他們不相信菩薩和關爺，說這是迷信，絕對禁止。告示早已貼過好幾次。年年出巡的關爺一直有三年不會擡出來了，誰都相信，今年的鼠疫格外厲害，就是爲的這個。三年前，曾經祕密地舉行過一次，雖然捕了人，罰了款，前兩年的鼠疫到底輕了許多。袁筱頭不是不知道這些。正因爲知道，纔進城。老百姓非把關爺擡出來不可。捕人罰款，這時成了很小的事。

「人死的太多……」

「關爺沒有靈。」

「沒有靈，老百姓也要擡出來……」

「違法的。」

「人心不安……」

「徒然多化錢。」

袁筱頭寧可多化錢。他早已和吳大畢看到這一點，商決好了，纔進城的。現在話鋒轉到了這裏，他就請科長喫飯了。一次兩次密談後，他便欣然坐着轎子回到村裏。

袁家村和吳家村復活了。忙碌支配着所有的人。紮花的紮花，摺紙箔的摺紙箔，買香燭的買香燭，辦菜蔬的辦菜蔬。從前行人絕跡的路上，現在來往如梭地走着背的擡的捐的鄉人，驛馬接踵地跟了來。鑼和鼓的聲音這裏那裏歡樂地響了起來，有人在開始練習。年青的姑娘們忙着添製新衣，時時對着鏡子修飾面孔，她們將出色地打扮着，成羣結隊的坐在驛馬上，跟着關爺出巡。男子們在洗刷那些積了三年塵埃的旗子，香亭，彩擔。老年人對着金箔，喃喃地誦着經。小孩子們在劈拍地偷放鞭炮。牛和羊，雞和豬，高興地啼叫着，表示牠們犧牲的心願。雖然村中的人仍在不息地倒下，不息地死亡，但整個的空氣已瀰漫了生的希望，蓋過了創痛和悲傷。每一個人的心已經鎮定下來。他們相信，在他們忙碌地預備着關爺出巡的時候，便已得到了關爺的保護了。

沒有什麼能夠比這更迅速，當大家的心一致，所有的手一齊工作的時候。祇忙碌了三天，一切都已預備齊全。誰背旗子，誰敲鑼，誰放鞭炮，誰擡轎，按着各人的能力和願意，早已自由認定，無須誰來分配。現在祇須依照向例，推定總管和副總管了。這也很簡單，照例是村長擔任的。袁家村的村長是袁筱頭，吳家村的是吳大畢。祇有這兩個。總管和副總管應做的職務，實際上他們已經同心合力的辦得十分停當了。名義是空的，兩個人都說。

「還是你正我副，」然而兩個人都推讓着。

在往年，沒有這情形，總是年老的做正。但現在可不同了。袁筱頭雖然比吳大畢小了十歲。縣府裏

的關節卻是他去打通的。沒有他，擡不出關爺。吳大畢非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他不可。然而袁筱頭到底少活了十年，不能破壞老規矩。他得讓給吳大畢。

「但是，縣府裏說這次是我主辦的，豈不又要多化錢？」

吳大畢說出最有理由的話來，袁筱頭不能再推辭了。

名義原是空的，吳大畢說。反而是老規矩，吳家村的人都這樣說，當他們聽見了這決定以後，年輕的把年老的擠到下位，這是大大的不敬，吳大畢怎樣見人若論功績，拿着大家的錢，坐着轎子去送給別人，你我都會做，何況還有酒喝？吳大畢可爲了這樣那樣小問題，忙得一刻沒有休息，絞盡了腦汁！他們紛紛議論着。吳家村的空氣立刻改變了。牠變得這樣快，電一般，勝過鼠疫的傳播千萬倍。大家的臉上都現着不快樂的顏色。吳大畢丟了臉，就是全村的人丟臉。這事情一破例，從此別的事情也不堪設想了。吳家村和袁家村相隔祇有半里路，可以互相望到炊煙，山谷，森林和牆屋，可以聽到雞犬的叫聲。往城裏去的是一條路，往關帝廟去的也是一條路。人和人會碰着脚跟，牲畜和畜牲會混淆，尤其每天不可避免的，總有小孩子和小孩子吵架。在吳家村的人看起來，袁家村的人本來已經夠兇了，而現在又給他們添了驕傲。以後很難擡頭了，大家憂慮地想着。

吳大畢也在憂慮地想着，在他自己的庭中徘徊，當天晚上。外面的空氣，他全知道。而且他是早已料到的。在他個人，本來並不打緊。他的鬍鬚都白了，一個人活到六十七歲，還有什麼看不透，何況總管

一類的頭銜也享受過不曉得多少次數。袁筱頭雖然小了十歲，可是也已白了頭髮，同是一個老人，有什麼高下可爭。在做事方面，袁筱頭的本領比他大，是事實。他自己到底太老了，不大能活動。打通縣府的關節，就是最眼前的一個實例。他覺得把這個空頭銜讓給袁筱頭是應該的。然而這在全村的人，確實很嚴重，他早已看到，本村人會不服，會對袁家村生惡感。平日兩村的青年，是常常憑着血氣，免不了衝突的。謙讓是老規矩，他當時可並不堅決地要把總管讓給袁筱頭。但袁家村有幾個青年卻已經驕傲地睜着蔑視的眼光，在推袁筱頭的背，促他答應了。他想避免兩村的惡感，纔再三謙讓，決心把總管讓給了袁筱頭。可是現在，自己一村的人不安了。

「你這樣的老實，我們以後怎樣做人呢？」吳大畢的大兒子氣憤地對着自己的父親說。
「你那裏曉得我的苦衷！」

「事實就在眼前，我們吳家村的人從此擡不起頭了！」他說着衝了出去。

他確實比他的父親強。他生得一臉麻子，濃眉，粗鼻，闊口，年青，有力，聰明，事前有計劃，遇事不怕死，會打拳，會開槍。村裏村外的人都有點怕他，所以他的綽號叫做吳阿霸。

吳阿霸從自己的屋內出去後，全村的空氣立刻緊張了。憂慮已經變成了憤怒。有一種切切的密語飛進了每個年青人的耳內。

同時在袁家村裏，快樂充滿了到處。有人在喫酒，在歌唱，在談笑。尤其是袁載生，袁筱頭的兒子，滿

臉光彩的在東奔西跑。「現在吳家村的人可兇不起來了，尤其是那個吳阿霸！他說他有一個瘦長的身材，高鼻，尖嘴，凹眼，脾氣燥急，喜歡罵人。他最看不上吳阿霸，曾經同他齟齬過幾次。「單是那一個麻子，也就夠討厭了！」他常常這樣說。在袁家村的人看起來，吳家村的人本來是兇狠的，自從吳阿霸出世後，覺得愈加蠻橫無理了。這次的事情，可以說是給吳阿霸一個大打擊，也就是給吳家村的人一個大打擊。到底那一村的力量大，現在可分曉了，他們說。

但是吳家村的人同時在咬着牙齒說，到底那一村的力量大，明日便分曉這一着我讓你，那一着你可該讓我！明天，看明天！

明天來了。

吳家村的人很像沒有睡覺，清早三點鐘便已挑着擔着背着扛着一切東西，絡繹不絕的從大道上走向虎頭谷。關帝廟矗立在叢林中，陰森而且嚴肅。在火炬的照耀下，關爺的臉顯得格外的紅了。他在憤怒。

天明時，袁家村的人也到了。袁筱頭和吳大畢穿着長袍馬褂，捧着香，跪倒在蒲團上，叩着頭。炮聲和鑼鼓聲同時響了起來。外面已經自由地在排行列。

「還是請老兄過去，」袁筱頭又向吳大畢謙讓着說。

「偏勞老弟。」

在濃密的煙霧圍繞中，袁筱頭嚴肅地走進神龕，站住在神像前，慢慢擡起低着的頭。鑼鼓和炮聲暫時靜默下來。吳大畢領着所有的人跪倒在四周的階上。一會兒，袁筱頭睜着朦朧似的眼睛，虔誠地說了：

「求神救我們袁家村和吳家村！」他說着，戰顫地伸出右手，拍着神像的膝蓋。
關爺突然站起來了。

鑼鼓和炮聲又響了起來，森林和山谷呼號着。伏在階上的人都起了戰慄。

有兩個童男震驚地獻上一襲新袍，幫着袁筱頭加在神像上。

袁筱頭戰慄地又拍着神像的另一膝蓋，神像復了原位。

有幾個人扶着神像，連坐椅扛出神龕，安置在神轎裏。

袁筱頭揮一揮手，表示已經妥貼，四周的人便站了起來，吶喊着。

隊伍開始動了。

爲頭的是大旗，號角，鞭炮，香亭，彩擔，鑼鼓，旗幟，花籃，鞭炮，樂隊，隨後又是各色的旗幟，彩擔，松柏紮成的龍虎和各種動物，鑼鼓，鞭炮，香亭，各種各樣草紮的人，木牌，燈籠……隨後捧着香的吳大畢，袁筱頭，關爺的神轎……二三十個打扮着各色人物騎馬的童男，百餘個新舊古裝的騎驃馬的童女……隊伍在山谷和大道上蜿蜒着，呼號着，炮聲鼓聲震撼着兩旁的樹木，煙霧像龍蛇似的跟着隊伍一路

行進路的兩旁站着許多由鄰村而來的男女和過客，驚異地觀望着。他們知道這是爲的什麼，但是他們毫不恐懼，他們彷彿已經忘記了不幸的悲劇了。

是哪，就是袁家村和吳家村的人也全忘記了。行進着，行進着，他們忽然走錯了路了。在袁家村和吳家村分路的大道上，隊伍忽然紊亂起來。有一部分人一直向吳家村走去，一部分人在叫喊，警告他們走錯了路。但他們像被各種嘈雜聲蒙住了耳朵似的，仍叫喊着前進。有些人在岔路上停住了。他們警告着，阻擋着後來的隊伍。可是後面仍有人衝上來。人撞着人，腳踏着腳，東西碰着了東西。辱罵的聲音起來了。有人在大叫着「往吳家村去！往吳家村去！」

誰叫着往吳家村去呀？袁家村的人明白了：全是吳家村的人！這簡直發了瘋！老規矩也不記得嗎？每年每年，都是先到袁家村的！每年每年都是先把神像在袁家村供奉一天，然後順路轉到吳家村去。而今天，卻有人要先到吳家村了！袁家村的人不是早已殺好了豬羊，預備好了雞鴨，要是給攔擱一天，這些東西還能喫？而且關爺遲一天巡到袁家村，不要多死一些人該打，該打！袁家村人叫起來了。

「前面什麼事情呀，這樣的鬧，這樣的亂？」袁筱頭和吳大畢驚異地查問着。

「吳家村的人要先到吳家村去，不肯依照老規矩！」袁載良憤怒地回答說，對着站在吳大畢身邊的吳阿霸圓睜着眼睛。

「他們說，老規矩已經被袁家村的人破壞，所以也要翻新花樣哩！」吳阿霸回答說，譏笑的眼光

直射到袁載良的面上。

「這話怎樣講？」吳大畢喫驚地問。他已經有了不好的預感了。

「問你自己！」袁載良的憤怒的眼光移到了吳大畢面上。「你是村長，你該曉得！」

「不許鬧！」袁筱頭厲聲地喊住了自己的兒子。

「問你父親去吧！」吳阿霸說，「他是總管老爺哩！」

袁筱頭已經明白了。他的臉突然蒼白起來。顯然這事情是極其嚴重的。前面的隊伍早已紊亂，喊打聲代替了炮聲和鼓聲，恐怖遍激了各處。

「就傳令過去，先到吳家村！」他大聲的喊着。

「不行！父親！」袁載良堅決地回答說。「全村的人不能答應！」

「爲了兩村的平安！」

「袁家村人寧可死光！」

「抽籤！由關帝爺決定好嗎，老兄？」袁筱頭轉過頭去問吳大畢。

「也好，老弟，由你決定吧！吳家村人太不講理了！」

「不行！父親！誰也不能答應的！」吳老伯曉得自己的人，錯了，當然依照老規矩！」

「老規矩早就給你們破壞了！現在須照我們的新規矩。」吳阿霸說着，握緊了拳頭，「不必抽籤！」

我們比一比拳頭，看誰的硬吧！」

「打死你這惡霸！」袁載良握着拳，跳起來，衝了過去。

「不准鬧！爲了兩村的平安！」袁筱頭把自己的兒子攔住了。

「滾開去！你這畜生！」吳大畢憤怒地緊鎖了一臉的皺紋，罵起自己的兒子來。「你忘記吳家村死了多少人！你忘記今天爲什麼要求關帝爺出巡了……」

「沒有辦法，父親！你可以退步，全村的人不能退步！你看我滾開了以後怎樣吧！」吳阿霸說，咬着牙齒，立刻隱入在人叢中。

尖銳的哨子聲接二連三的響了。打罵聲，呼號聲，到處回答着。隊伍完全紊亂了。扁擔，木杠，旗子，石頭，全成了武器。年青的從後面往前衝，年老的和婦女們往後退，連路旁的看客們也慌張地跑了開去，有的人打破了頭，有的踏傷了腳，有的撕破了衣，有的擠倒在地上……山谷，森林，空氣，道路，全呼號着，戰慄着……鮮紅的血在到處噴灑……

袁筱頭和吳大畢已經被瘋狂的人羣擠倒在路旁的爛田中，呻吟着，低微的聲音從他們受傷的嘴角邊顫動了出來：

「關帝爺救我們兩村的人……」

關帝爺憤怒地在路旁蹲着，他的一隻眼睛已經受了石子的傷，他的一隻手臂和兩隻腿子被木

槓打脫了。他本威嚴地坐在神轎的椅子裏，可是現在神轎和椅子全被拆得粉碎，變成了武器。強烈的太陽從上面曬到他的臉上，他的臉同火一樣的紅，憤怒地睜着左眼，流着發光的汗……

真正的械鬥開始了。兩村的人都擦亮了儲藏着的刀和鎗，堆起了矮牆和土壘，子彈在空中呼嘯着……

瘟疫在兩個村莊裏巡行，敲着每一家的門，但人們開大了門，聽牠自由出入，祇封鎖了各個村莊的周圍，同時又希冀着突破別人的土壘。

每個村莊裏的人在加倍的死亡，沒有誰注意到。仇恨毀滅了生的希望。

「寧可死得一個也不留！」吳阿霸這樣說，袁載良這樣說，兩村的人也這樣說。

屋頂下

本德婆婆的臉上突然掠過一陣陰影。她的心像被石頭壓着似的，沉了下去。

「你沒問過我！」

這話又衝上了她的喉頭，但又照例的無聲地翕動一下嘴唇，縮回去了。

她轉過身，走出了廚房。

「好貴的黃魚！」被按捺下去的話在她的肚子裏咕嚕着。「八月纔上頭，桂花黃魚，老虎扁兩角大洋一斤，不會買東洋魚！一條喫上半個月！不做忌日，不請客前天豬肉，昨天鴨蛋，今天黃魚，荳油不用用生油，生油不用，用豬油，怎麼喫不窮！哼！你丈夫賺得多少錢？二十五元一個月，了不起！比起老頭以前的工錢來，自然天差地！可是以前，一個銅板買得十塊豆腐。現在呢？一個銅板買一塊！那一樣不貴死人……我當媳婦，一碗鹹菜，一碟鹽，養大兒子，贖回屋子，哼，不從牙齒縫裏漏下來，怎有今天！今天，你卻要敗家了！……一年兩年，孩子多了起來，看你怎樣過日！」

本德婆婆想着，走進房裏，嘆了一口氣。在她的瘦削的額上，皺紋簇成了結。她的下脣緊緊地蓋過了乾癟的上脣，窒息地忍着從心中衝出來的怒氣。深陷的兩眼上，罩上了一層模糊的雲。她的頭頂上

豎着幾根稀疏的白髮，後腦綴着一個假髮髻。她的背已經往前彎了。她的兩隻小脚走動起來，有點踉蹌。她的年紀，好像有了六七十歲，但實際上她還祇活了五十四年。別的女人生產太多，所以老得快，她卻是因爲工作的勞苦。四十五歲以前的二十幾年中，她很少休息，她雖然小脚，她可做着和男子一樣的事情。她給人家挑擔，舂穀，舂米，磨粉，種菜。倘若三年前，不害一場大病，也許她現在還是一個很強健的女工。但現在是全都完了。一切都出於意外的突然衰弱下來，眼睛，手脚，體力，都十分不行了。而且因爲缺乏好的調養，還在繼續地衰弱着。照阿芝叔的意思，他母親的身體是容易健康起來的，祇要多看幾次醫生，多喫一些藥。但本德婆婆卻捨不得用錢。「自己會好的，」她固執地這樣說，當她開始害病的時候。直至病得愈加厲害，她知道醫得遲了，愈加不肯請醫生。她說已經醫不好了，不必白費錢。一年紀本來也到了把啦，瓜熟自落。」她要把她歷年積聚下來的錢，留作別的更大的用處，於是這病一直拖延下來，有時彷彿完全好了，有時又像變了癆病，受不得冷，當不得熱，咳嗽，頭暈，背痛，腰酸，發汗，無力。「補藥喫得好，」許多人都這樣說。但是她搖着頭說：「那還了得，像我們這樣人家喫補藥。」她以前並不是沒有害過病，可都是自己好的，沒有喫過藥，更不會喫過補藥。她一面發熱，一面還要舂穀，舂米。「像現在，既不必做苦工，又不必吹風曬太陽，病不好，是天數，一千劑一萬劑補藥都是徒然的，」她說。「不會長久了，」她很明白，而且確信。她於是急切地需要一個繼承她的事業的人。阿芝叔已經二十五歲了，近幾年來在輪船上做茶房，也頗克苦儉約，曉得爭氣。但沒有結婚，可不能算已成家立業，

她的責任還未全盡而她辛苦一生的目的也還沒有達到。雖然她明白瓜熟自落，人老終死，沒有什麼捨不得，要是真的一場大病死了，她死不瞑目，永久要在地下抱憾的。兒子沒有成家，她的一切過去的努力便落了空。因此，她雖然病着，她急忙給阿芝叔討了一個媳婦來了。

「我的擔子放下了，」她很滿意的說。身體能夠健康起來，是她的福，倘若能夠抱到孫子，更是她無邊的福了。至於後來挑擔子的人怎樣，也祇好隨他們去。她現在已經繳了印，一切裏外的事情交給兒子和媳婦去主張。她的身體壞到這個樣子，在家一天，做一天客人。

「有什麼錯處，不妨罵她。」阿芝叔臨行時這末對她說。

這話夠有道理了。自己的兒子總是好的。年輕的人自然應該聽長輩的教訓。但她可決不願意罵媳婦。雖然媳婦不是自己生的，她可是自己的兒子的親人。

「曉得我還活得多少日子，有現成飯喫，就夠心滿意足了。」

「自然你不必再操心了，不過她到底纔當家，又初進門，年紀輕。」

「安心去好啦，她生得很忠厚，又不笨，不會三長兩短的。」本德婆婆望着媳婦在旁邊低下發紅的臉，惆悵的別情忽然找着了安慰，不覺微笑起來。

然而阿芝叔的話的確是有道理的，阿芝嬸年紀輕，初進門，纔當家，本德婆婆雖然老了而且有病，可不能不時指點她。當家有如把舵，要精明，要懂得人情世故，要刻苦，要做得體面。一個不小心，觸到

暗礁，便會闖下大禍，弄得家破人亡的。現在本德婆婆已經將舵交給了阿芝嬸了，但她還得給她瞭望，給她探測水的深淺，風雨的來去，給她最好的最有經驗的意見，有時甚至還得幫她握着舵。本德婆婆明白這些。她希望由她辛苦地創造了幾十年的家庭一天比一天好起來。於是她的撒手的念頭又漸漸消滅了。她有病，她需要多多休養，但她仍勉強地行動着，注意着，指點着。凡她勝任的事情，她都和阿芝嬸分着做。

天還沒有亮，本德婆婆已像往日似的坐起在牀上，默然思忖着各種事情。待第一線黯淡的晨光透過窗隙，她咳嗽着，打開了窗和門。「可以起來了，」她喊着阿芝嬸，一面便去拿掃帚。

「我會掃的，婆婆，你多睏一會吧，大清早哩。」

「起早慣了，睡不熟，沒有事做也過不得。你去煮飯吧，我會掃的……一天的事情，全在早上。」

掃完地，本德婆婆便走到廚房，整理着碗筷，該洗的洗，該覆着的覆着，該拿出來的拿出來，幫着阿芝嬸。喫過飯，她又去整理箱裏的衣服鞋襪，指點着阿芝嬸，把舊的剪開，拼起來，補綴着。

一天到晚，都有事做。做完這樣，本德婆婆又想到了那樣。她的瘦小的腿子總是踉踉地拖動着小腳來往的走着。她說現在阿芝嬸當家了，但實際上卻和她自己當家沒有分別。

這使阿芝嬸非常的爲難。婆婆雖然比不得自己的母親，她可是自己丈夫的母親，她現在身體這樣壞，怎能再辛苦。倘若有了三長兩短，又如何對得住自己的丈夫。既然是自己當家了，就應該給婆婆

喫現成飯。「阿呀，身體這樣壞，還在這裏做事體！媳婦不在家嗎？」鄰居已經說了好幾次了，這話幾乎比當面罵她還難受。可不是，擺着一個年強力壯的媳婦，讓可憐的婆婆辛辛苦苦着，別人一定會猜測她偷懶，或者和婆婆講不來話的。她也曾竭力依照婆婆的話日夜忙碌着，她想，一切都一次做完了，應該再沒有什麼事了，那曉得本德婆婆像一個發明家似的，儘有許多事情找出來。補完冬衣，她又拿出夏衣來，上完一雙鞋底，她又在那裏調漿糊翦鞋面。措過窗子，她提着水桶要抹地板了。她家裏祇有這兩個，但她好像在那裏預備十幾個人的家庭一樣。阿芝嬸還沒有懷孕，本德婆婆已經拿出了許多零布和舊衣，拿着剪刀在翦小孩的衣服，教她怎樣拼，怎樣縫，這一歲穿，這三歲穿，這可以留到十二歲，隨後又可以留給第二個孩子，第三個孩子。她常常嘆着氣說，她不會長久，但她的計劃卻至少還要活幾十年的樣子。阿芝嬸沒有辦法，最後想在精神方面給她一點安逸了。

「婆婆，今天喫點什麼菜呢？」這幾乎是天天要問的。

「你自己主意好了，我好壞都喫得下。」每次是一樣的回答。

阿芝嬸想，這麻煩應該免掉了。婆婆的口味，她已經懂得。應該喫什麼菜，阿芝叔也關照過：「身體不好，要多買一點新鮮菜。她捨不得喫，要逼她喫。」於是她便慢慢自己做起主意來，不再問婆婆了。

然而本德婆婆卻有點感到冷淡了，這冷淡，在她覺得彷彿還含有輕視的意思。而且每次要帶一點好的貴的菜回來，更使她心痛。她自己是熬慣了嘴的。倘不是從牙齒縫裏省下來，那有今日。媳婦是

一個年輕的人，自然不能和她並論。她也認爲多少要喫得好一點。不過也須有個限制。例如，一個月中喫一兩次好菜，就儘夠了。若說天天這樣，不但窮人，就連財百萬也沒有幾年好喫的。因爲媳婦纔起頭管家，本德婆婆心裏雖然不快活，可是一向緘默着，甚至連面色也不肯露出來。起初她還陪着喫一點，後來祇撥動一下筷子就完了。她不這樣，阿芝嬌是不喫的。倘使阿芝嬌也不喫，她可更難過，讓煮得好好的菜壞了去。

然而今天，本德婆婆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你沒有問過我！」這話雖然又給她按捺住，樣子卻做不出來了。她的臉上滿露着不能掩飾的不快活的神色，緊緊地閉着嘴，嘴像無法遏抑心裏的怒氣似的，她從廚房走出來，心像箭刺似的，躺在牀上嘆着氣，想了半天。

喫飯的時候，金色的，鮮潔的，美味的黃魚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本德婆婆的筷子祇是在素菜碗裏上下。

「婆婆，趁新鮮吧。煮得不好呢。」阿芝嬌催過兩次了。

「呀，」這聲音很沉重，滿含着怒氣。她的眼光祇射到素菜碗裏，怕看面前的黃魚似的。喫晚飯的時候，魚又原樣地擺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但是本德婆婆的怒氣仍未息。

「婆婆，過夜會變味呢。」

「你喫吧，」聲音又有點沉重。

第二天早晨，本德婆婆祇對黃魚瞟了一眼。

阿芝嬌想，婆婆胃口不好了。這兩天顏色很難看，說話也懶洋洋的，不要病又發了，清早還聽見她咳嗽了好幾聲。藥不肯喫，祇有多喫幾碗飯。葷菜似乎喫厭了，不如買一碗新鮮的素菜。

於是午飯的桌上，芋芳代替了黃魚。

本德婆婆狠狠地瞟了一眼。

這又是纔上市的！還祇有荸薺那樣大小。八月初三纔給龜君菩薩嘗過口味，今天又買了！她氣憤地把芋芳碗向媳婦面前推去，換來一碗鹹菜。

阿芝嬌喫了一驚，停住了筷。

「初三那天，婆婆不是說芋芳好喫嗎？」

「自然！你自己喫吧！」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阿芝嬌的心突突地跳動起來，滿臉發着燒，低下頭來。婆婆發氣了。爲的什麼呢？她想不到。也許芋芳不該這樣煮？然而那正是婆婆喜歡喫的，照着初三那天婆婆的話：先在飯鑊裏蒸熟，再擺在菜鑊裏，加一點油鹽和水，輕輕翻動幾次，然後撒下蔥蒜，略蓋一會蓋子，便剗進碗裏——這叫做落鑊芋丸，或者是鹹淡沒調得好？然而婆婆並沒有動過筷子。

「一定是病又發作了，所以愛發氣。」阿芝嬌想，「好的菜都不想喫。」

怎麼辦呢？阿芝嬌心裏着急得很。藥又不肯喫……不錯，她想到了，這纔是開胃健脾的。晚上煨在火缸裏，明天早晨給她喫。

她決定下來，下午又出街了。

本德婆婆看着她走出去，愈加生了氣。「搶白她一句，一定向別人訴苦去了！丟着家裏的事情！」她嘆了一口氣，也走了出去，立住在大門口。她模糊地看見阿芝嬌已經走到橋邊。從橋的那邊來了一個女人，那是最喜歡講論人家長短，東西挑撥，綽號叫做「風扇」的阿七嫂。走到橋上，兩個人對了面，停住腳，講了許久話。阿七嫂一面說着什麼，一面還舉起右手做着手勢，彷彿在罵什麼人。隨後阿芝嬌東西望了一下，看見前面又來了一個人，便一直向街裏走去。

「同這種人一起，還有什麼好話！」本德婆婆的心像刀割似的痛，踉蹌地走進房裏，倒在一張靠背椅上，傷心起來。她想到養大兒子的一番苦心，卻不料今日討了一個這樣不爭氣的媳婦，不由得潤溼了乾枯的老眼。她也曾經生過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現在卻祇剩了一個男的，一個女的，而女的又出了嫁。倘若大兒子沒有死，她現在可還有一個媳婦，幾個孩子。倘若那兩個女兒也活着，她還有說話的人，還有消氣的方法。而現在，卻剩了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的過着日子。希望討一個好媳婦，把家裏弄得更好一點，總不辜負自己辛苦一生，那曉得……

阿芝婦回來了。本德婆婆看見她從房門口走過，一直到廚房去，手裏提着一包東西。

又買喫的東西！錢當水用了水，也得節省，防天旱窮人家那能這樣浪費！

本德婆婆氣得動不得了。她像失了心似的，在椅子上一直呆坐了半天。

她不想喫晚飯，也喫不下，但想知道又添了一碗什麼菜，她終於沉着臉，勉強地坐到桌子邊去。

沒有添什麼菜。芋艿還原樣地擺在桌上。黃魚不見了。喫中飯的時候，牠還沒有動過。現在可被倒給狗喫了。

本德婆婆站起來，氣憤地往廚房走去。

「婆婆要什麼東西，我去拿來。」

「自己會拿的！」

她掀開食罩，沒有看見黃魚。開開羹棚，也沒有。碗盞桶裏有一隻帶腥氣的空碗，那正是盛黃魚的。她怒氣冲天的正想走出廚房，突然嗅到一陣香氣。她又走回去，撇開煨在火缸裏的瓦罐。

紅棗！

現在本德婆婆可絕對不能再忍耐了！再放任下去，會弄得連糠也沒有喫！年紀輕輕，飯有三碗好喫，居然喫起補品來了！她拔起腳步，像喫了人參一般，毫不踟躕，走回房裏。

「我牙齒縫裏省下來！你要一天敗光牠……」她咬着牙齒，聲音尖銳得和刺刀一樣。「你丈夫

賺得多少錢？你有多少嫁裝？……這樣好喫懶做！……」她說着，癱攣地倒在椅子上，眼睛火一般的紅，一臉蒼白。

阿芝嬭的頭上彷彿落下了一聲霹靂，完全駭住了。臉色一陣紅，一陣青。渾身戰慄着。爲了什麼，婆婆這樣生氣，沒有機會給她細想，也不能夠問婆婆。

「我錯了，婆婆，」她的聲音顫動着，「你不要氣壞了身體，我曉得聽你的話……」她說着，眼淚流了下來。

「今天黃魚明天肉……你在娘家喫什麼……哼！還要補……」

阿芝嬭現在明白了：一場好意變成了惡意，原來婆婆以爲是她貪嘴了。天曉得！她幾時爲的自己！婆婆愛喫什麼，該喫什麼，全是丈夫再三叮囑過來的。不信，可以去問他！

「婆婆……」阿芝嬭打算說個明白，但一想到婆婆正在發氣，解釋不清反招疑心，話又縮回去了。

「公婆比不得爹娘，」她記起了母親常常說的話，「沒有錯，也要認錯的。」現在祇有委曲一下，認錯了，她想。

「婆婆，我錯了，以後不敢了……」她抑住一肚子苦惱，含着傷心的眼淚，又說了一遍。

「你買東西可問過我……」

「我錯了！婆婆。」

本德婆婆的氣似乎平了一些，挺直了背，望着阿芝，眼眶裏也微溼起來。

「嗨，」她嘆着氣，說，「無非都是爲的你們，你們的日子正長着。我還有多少日子，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爲的你們？」阿芝聽着眼淚湧了出來。她自己本也是爲的婆婆，也正因爲她樣子早已擺出了的……

「你可知道，我怎樣把你丈夫養大？」本德婆婆的語氣漸漸和婉了。「不講不知道……」

她開始敘述她的故事。從她進門起，講到一個一個生下孩子，丈夫的死亡，撫養兒女的困難，工作的勞苦，一直到兒子結婚。她又夾雜些人家的故事，誰怎樣起家，誰怎樣敗家，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她有時含着眼淚，有時含着微笑。

阿芝低着頭，坐在旁邊傾聽着。雖然進門不久，關於婆婆的事，丈夫早已詳細地講給她聽過了。阿芝嫌自己的娘家，也並不會比較的好。她也是從小就喫過苦的。阿芝叔在家的時候，她會要求過幾次，讓她出去給人家做娘姨，但是阿芝叔不肯答應。一則愛她，怕她受苦，二則母親衰老，非她侍候不可。她很明白，後者的責任重大而且艱難，然而又不得不擔當。今天這一番意外的風波，雖然平息了，日子可正長着。喫人家飯，隨時可以捲起鋪蓋，進了婆家，卻沒有辦法。媳婦難做，誰都這樣說。可是每一個女

人得做媳婦，受盡不少磨難。阿芝嬌也祇得忍受下去。

本德婆婆也在心裏想着：好的媳婦原也不大有，不是好喫懶做，便是搬嘴吵架，或者走人家敗門風。媳婦比不得自己親生的女兒，打過罵過便無事，大不了，早點把她送出門；媳婦一進來，卻不能退回，氣悶煩惱，從此雞犬不寧。但是後代不能不要，每個兒子都須給他討一個媳婦。做婆婆的，好在來日不多，譬如早閉上眼睛。本德婆婆也漸漸想明白了。

「人在家嗎？」門口忽然有人問了起來，接着便是脚步声。

「乾生叔嗎？」本德婆婆回答着，早就聽出了是誰的聲音。

阿芝嬌慌忙拿了一面鏡子，走到廚房去。

「夜飯用過嗎？」

「喫過了。你們想必更早吧。」本德婆婆站了起來。

「坐下，坐下……正在喫飯，掛號信到了。阿芝真爭氣，中秋節還沒有到，錢又寄來了。」

「怕不見得呢，信在那裏就煩乾生叔拆開來，看一看吧。」阿芝老婆倒茶來點起燈。

「不必，不必，天還亮。」乾生叔說着，從衣袋裏取出信和眼鏡，湊近窗邊。

「公公喫茶。」阿芝嬌托着茶盤，從裏面走出來，端了一杯給乾生叔。

「手脚真快，還沒坐定，茶就來了。」

「便茶。」隨後她又端了一杯給本德婆婆：「婆婆，喫茶。」

「啊，又是四十元！」乾生叔取出匯票，望了一下，微笑地說，一手摸着棕色的鬚髥。「生意想必很得意。——年紀到底老了，要不點燈，帶着眼鏡看信，還有點模糊。——真是一個孝子，不負你辛苦一生！要老婆好好侍候你，常常買好的菜給你喫，身體這樣壞，要快點喫補藥，要你切不可做事情，多睏眼，錢不要愁，娘的身上不可省。不肯喫，逼你喫。從前三番四次叮囑過她，有沒有照辦？倘有錯處，要你罵罵她。近來船上客人多，外快不少，不久可再寄錢來。問你近來身體可好了一點？——唔，你現在總該足心了，阿嫂，一對這樣的兒媳！」

「那裏的話，乾生叔，倘能再幫他們幾年忙就好了。誰曉得現在病得這樣不中用！」本德婆婆說着，嘆了一口氣。

但是本德婆婆的心裏卻非常輕鬆了。兒子實在是有着十足的孝心的。就是媳婦——她轉過頭去望了一望，媳婦正在用毛巾抹着眼睛，彷彿在那裏傷心。明明是剛纔的事情，她受了委屈了。兒子的信一句句說得很清楚，無意中替她解釋得明明白白，媳婦原是好的。可是這樣的化錢，絕對錯了。

「兩夫妻都是傻子哩，乾生叔，」本德婆婆繼續的說了。「那個會這樣說，這個真會這樣做，魚呀肉呀買了來給我喫，全不想到積穀防饑，浪用錢！」

「不是我阿叔批評你，阿嫂，」乾生叔摘下眼鏡，說，「你祇知其一，不知其二；積穀防饑，底下是一

句養兒防老，你現在這樣，正是養老的時候了。他們很對。否則，要他們做什麼！」

「咳，還有什麼老好養，病得這樣！有福享，要讓他們去享了！我祇要他們爭氣，就心滿意足了。」

真沒辦法，阿芝嬖想，勸不轉來，祇好由她去，從此就照着她辦吧，也免得疑心我自己貪嘴巴。說是沒問過她，這也容易改以後就樣樣去問她，不管大小裏外的事——官樣文章！自己又樂得少措一點干係。譬如沒當家，婆婆本來比不得親生的娘。

媳婦到底比不得親生的女兒，本德婆婆想。自從那次事情以後，她看出阿芝嬖變了態度了。話說得很少，使她感到冷淡。什麼事情都來問她，又使她厭煩。明明第一次告訴過她，第二次又來問了。彷彿教不會一樣。其實她並不蠢，是在那裏作假，本德婆婆很知道。這情形，使本德婆婆敏銳地感到：她是在報復從前自己給她的責備：你怪我沒問你，現在便樣樣問你——我不負責！這樣下去，又是不得了。例如十五那天，就給她丟盡了臉了。

那天早晨，本德婆婆喫完飯，走到乾生叔店裏去的時候，湊巧家裏來了一個收賬的人。那是賞器店老闆阿爰。他和李阿寶是兩親家。李阿寶和阿芝叔在一隻輪船上做茶房，多過嘴。這次阿芝叔結婚，本不想到阿爰那裏去賞碗盞，不料總管阿芳叔沒問他，就叫人去通知了阿爰，送了一張定單去。待阿芝叔知道，東西已經送到，祇好用了他的。照老規矩，中秋節的賬，有錢付六成，沒錢付三四成。八月十五已經是節前最末一日，沒有叫人家空手出門的。卻不料阿芝嬖竟回答他要等婆婆回來。大忙的日子，

人家天還沒亮便要跑出門，這家收賬，那家收賬，怎能在這裏坐着等，曉得你婆婆幾時回來。不近人情，給阿爰猜測起來，不是故意刁難他，便是家裏沒有錢，再把錢送去，還要被他猜是借來的。傳到李阿寶耳朵裏，又有背地裏給他講壞話的資料了：「哪有錢討老婆，沒錢付賬！」

「錢箱鑰匙是你管的……」本德婆婆不能不理怨了。

「沒有問過婆婆……怎麼付給他！」

本德婆婆生氣了，這句話彷彿是在塞她的嘴。

「你說什麼話！要你不必問。就全不問！要你問就全來問！故意裝聾作啞，撥一撥，動一動！」

阿芝嬌紅着臉，低下頭，緘默着。她心裏可也生了氣，不問你，要挨罵！問你，又要挨罵！我也是爹娘養的！

看看阿芝嬌不做聲，本德婆婆也就把怒氣忍耐住了。雖然鬱積在心裏更難受，但明天八月十六，正是中秋節，鬧起來，六神不安，這半年要走壞運的。沒有辦法，祇有走開了事。

然而這在阿芝嬌雖然知道，可沒有辦法了。她藏着一肚皮冤枉氣，實在吐不出來。夜裏在牀上，她暗暗偷偷流着眼淚，東思西想着，半夜睡不熟。

第二天，阿芝嬌清早爬起牀，略略修飾一下，就特別忙碌起來：日常家務之外，還要跑街買許多菜，買來了要洗，要煮，要做羹飯，要請親房來喫。這些都須在上午弄好。本德婆婆儘管幫着忙，依然忙個不

了她年輕本來愛睏昨夜沒有睡得足，今天精神恍惚惚的好不容易支撐着。

客散後，一隻久候着的黑狗連連搖着尾巴，纏着阿芝嬭要東西喫。她正在收拾桌上的碗盞，使用手裏的筷子把桌上一堆肉骨和蝦頭往地上劃去。

「兵」一隻夾在裏面的羹匙跟着跌碎了。

阿芝嬭喫了一驚，通紅着臉。這可闖下大禍了，今天是中秋節！

本德婆婆正站在門口，蒼白了臉，瞪着眼。她呆了半晌，氣得說不出話來。

「狗養的！偏偏要在今天打碎東西！你想敗我家嗎？瞎了眼！賤骨頭！牠是你的娘，還是你的爹，待牠這樣好！啊！你得過牠什麼好處？天天喂牠！今天魚，明天肉，連那天沒有動過筷的黃魚也孝敬了牠……」本德婆婆一口氣連着罵下去。

阿芝嬭現在不能再忍耐了！罵得這樣的惡毒，連爹娘也拖了出來！從來不曾被人家這樣罵過！一隻羹匙到底是一隻羹匙！中秋節到底是中秋節！上樑不正，下樑錯！怎能給她這樣罵下去！

「阿哨媽哪！」阿芝嬭蹬着腳，哭着叫了起來，「我犯了什麼罪，今天這樣喫苦！我也是坐着花轎，吹吹打打來的！不是童養媳，不是丫頭使女！幾時得過你好處！幾時虧待過你……！」

「我幾時得過你好處！我幾時虧待過你！」本德婆婆拍着桌子。「你這畜生！你瞎了眼珠！你故意趁着過節尋禍！你有什麼嫁裝？你有什麼漂亮啊！幾隻皮箱？幾件衣裳？你這臭貨！你這賤貨！你娘家有幾

「幢屋幾畝田啊！不要臉還說什麼吹吹打打！你喫過什麼苦來打過你幾次？罵過你幾次啊！你喫誰的飯？你賺得多少錢？我家裏的錢是偷的還是盜的，你這樣看不起，沒動過筷的黃魚也倒給狗喫啊……」

「天曉得，我幾時把黃魚餵狗喫！給你喫，罵我不給你喫，又罵我！我去拿來給你看！」阿芝嬌哭號着走進廚房，把羹棚下的第三隻甑捧出來，順手提了一把菜刀。「我開給你看！我跪在這裏，對天發誓。」她說着，撲倒在階上，「要不是那一條黃魚，我把自己的頭砍掉給你看……」

她舉起菜刀，對着甑上的封泥……

「靈魂那裏去了！靈魂阿芝嬌！」一個女人突然抱住了她的手臂。

「咳，真沒話說了，中秋節！」另一個女人嘆息着。

「本德婆婆，原諒她吧，她到底年紀輕，不懂事！」又一個女人說。

「是呀，大家要原諒呢！」別一個女人的話，「阿芝嫂，她到底是你的婆婆，年紀又這樣老了！」鄰居們全來了，大的小的，男的女的。有些人搖着頭。有些人呆望着。有些人勸勸本德婆婆，又跑過去勸勸阿芝嬌。

阿芝嬌被拖倒在一把椅上，滿臉流着淚，顏色蒼白得可怕。長生伯母拿着手巾給她抹眼淚，一面勸慰着她。

本德婆婆被大家擁到別一間房子裏。她的眼睛愈加深陷，頰骨愈加突出了。彷彿爲了這事情，在

瞬息間便老了許多。她滴着眼淚，不時艱難地噙着抑阻在胸膈的氣。口裏還喃喃的罵着。幾個女人不時用手巾捫着她的嘴。過了一會，待鄰居們散了一些，祇有三四個要好的女人在旁邊的時候，她纔開始訴說她和媳婦不睦的原因，一直從她進門說起。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輕，都這樣，不曉得老年人全是爲的她們。將來會懊悔的。」老年人的女人們勸說着。

阿芝嬌也在房間裏訴着苦，一樣地從頭起。她告訴人家，她並沒有把那一次的黃魚倒給狗喫。她把牠放了許多鹽，裝在甌裏，還預備等婆婆想喫的時候拿出來。

「總是一家人，原諒她點吧。年紀老了，自然有點悖，能有多少日子！將來會明白的。」過了許久，大家勸阿芝嬌端了一杯茶給本德婆婆喫，並且認一個錯，讓她消氣了事。

「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媳婦總要喫一些虧的！」

「倒茶可以，認錯做不到！」阿芝嬌固執地說。「我本來沒有錯！」

「管牠錯不錯，一家人，日子長着，總得有一個人讓步，難道她到你這裏來認錯？」

於是你一句，我一句，終於說得她不做聲了。人家給她煮好開水，泡了茶，連茶盤交給了她。阿芝嬌祇得去了，走得很慢，低着頭。

「婆婆，總是我錯的。」她說着把茶杯放在本德婆婆的面前，便急速地退出來。

本德婆婆咬着牙齒，瞪了她一眼。她的氣本來已經消了一些，現在又給悶住了。「總是我錯的！什麼樣的語氣！這就是說：在你面前，你錯了也總是我錯的！她說這話，那裏是來認錯人家的媳婦，罵罵會聽話，她可越罵越不像樣了。一番好意全是爲的她將來，那曉得這樣下場。」

「不管了，由她去！」本德婆婆堅決的想。「我空手撐起一個家，應該在她手裏敗掉，是天數。將來她沒飯喫，該討飯，也是命裏注定好了的。」於是她決計不再過問了。擺在眼前看不慣，她祇好讓開她。她還有一個親生的女兒，那裏有兩個外孫，樂得到那裏去快活一向。

第二天清晨，本德婆婆檢點了幾件衣服，提着一個包袱，順路在街上買了一串大餅，搭着航船走了。

「去了也好，」阿芝嬖想，「樂得清靜自在。這樣的家，你看我弄不好嗎？年紀雖輕，卻也曉得當家，並且還要比你弄得好些。」

祇是氣還沒有地方出，鄰居們比不得自己家裏的人，阿芝嬖想回娘家了，那裏有娘有弟妹，且去講一個痛快。看起來，婆婆會在姑媽那裏住上一兩個月，橫直丈夫的信纔來過，沒什麼別的事，且把門鎖上一兩天。打算定，收拾好東西，過了一夜，阿芝嬖也提着包袱走了。

娘家到底是快活的。纔到門口，弟妹們就歡喜地叫了起來，一個叫着娘跑進去，一個奔上來搶包袱。

「阿嚏」露着笑容迎出來的娘，瞥見阿芝嬸，突然叫着說：「怎麼顏色這樣難看呀！彩鳳又瘦又白！」

阿芝嬸低着頭，眼淚湧了出來，祇叫一聲「媽」，便撲在娘的身上，抽咽着。這纔是自己的娘，自己從來沒注意到自己的憔悴，她卻一眼就看出來了。

「養得這樣大了，還是離不開我，」阿芝嬸的娘說，彷彿故意寬慰她的聲音。「坐下來，喫一杯茶吧。」

但是阿芝嬸祇是哭着。

「受了什麼委屈了吧？慢慢好講的。早不是叮囑過你，公婆不比自己的爹娘，要忍耐一點嗎？」

「也看什麼事情！」阿芝嬸說了。

「有什麼了不得，她能有多少日子？」

「我也是爹娘養的！」

「不要說了，媳婦都是難做的，不挨罵的能有幾個！」

「難道自己的爹娘也該給她罵！」

阿芝嬸的娘緘默了。她的心裏在冒火。

「罵我畜生還不夠，還罵我的爹娘是……狗！」

「放她娘的屁！」阿芝嬸的娘咬着牙齒。

她現在不再埋怨女兒了。這是誰都難受的。昏頭昏腦的婆婆是有的，昏得這樣可少見，她咬着牙齒，倘若就在眼前，她一定伸出手去了。上樑不正，下樑錯，就是做媳婦的動手，也不算無理。

這一夜，阿芝嬸的娘幾乎大半夜沒有合眼。她一面聽阿芝嬸的三番四次的訴說，一面查問着，一面罵着。

第二天中午，他們家裏忽然來了一個女客。那是阿芝叔的姊姊。她艱難地拐着一對小腳，通紅着臉，氣呼呼地走進門來。阿芝嬸的娘正在院子裏。

「親家母，弟媳婦在家嗎？」

阿芝嬸的娘瞪了她一眼。好沒道理，她想，空着手不帶一點禮物，也不問一句你好嗎，眼睛就往裏面望，好像人會逃走一樣！女兒可沒犯過什麼罪！不客氣，就大家不客氣！

「什麼事呢？」她慢吞吞的問。

「門鎖着，我送媽回家，我不見弟媳婦。」姑媽說。

「曉得了，等一等，我叫她回去就是。」

「叫她同我一道回去吧。」

「沒那様容易。要梳頭換衣，還得叫人去買禮物，空手怎好意思進門！昨天走來，今天得給她雇

隻划船。你先走吧。」

姑媽想：這話好尖，既不請我進去喫杯茶，也不請我坐一下，又不讓我帶她一道去，還暗暗罵我沒送禮物。卻全不管我媽在門外等着，吵架吵到我身上來了。

「親家母，媽和弟媳婦吵了架，氣着到我那裏去，我平時總留她住上一月半月，這次情形不同，勸了她一番，今天特陪她回家，想叫弟媳婦再和她好好的過日子……」

「那末你講吧，誰錯？」

「自然媽年紀老，免不了悻，弟媳婦也總該讓她一些……」

「我呢？沒理由罵我做狗做豬，我也該讓她！」

「你一定誤會了，親家母，還是叫弟媳婦跟我回去，和媽和好吧。」

「等一等我送她去就是，你先走吧。」

「那末，鑰匙總該給我帶去，難道叫我和媽在門外站下去！」姑媽發氣了，語氣有點硬。

「好，就在這裏等着吧，我進去拿來！」阿芝孀的娘指着院子中她所站着的地方命令似的，輕蔑的說。

倘不爲媽在那裏等着，姑媽早就拔步跑了。有什麼了不得，她們的房子裏？她會拿她們一根草還是一根毛？

接到鑰匙，她立刻轉過背，氣怒地走了。沒有一句話，也不屑望一望。

「自己不識相，怪那個！」阿芝嬌的娘自語着，臉上露出一陣勝利的狡笑。她的心裏寬舒了不少，彷彿一肚子的冤氣已經排出了一大半似的。

喫過中飯，她陪着阿芝嬌去了。那是阿芝嬌的夫家，也就是阿芝嬌自己的永久的家，阿芝嬌可不能從此就不回去。吵架是免不了的。趁婆婆不在，回娘家來，又不跟那個姑媽回去，不用說，一進門又得大吵一次的，何況姑媽又受了一頓奚落。可是這也不必擔心，有娘在這裏。

「做什麼來！去了還做什麼來！」本德婆婆果然看見阿芝嬌就罵了。「有這樣好的娘家，滿屋是金，滿屋是銀，還愁沒喫沒用嗎，你這臭貨！」

「臭什麼？臭什麼？」阿芝嬌的娘一走進門限，便回答了。「偷過誰，說出來！瘟老太婆我的女兒偷過誰？你兒子幾時帶過綠帽子？拿出證據來！你這狗婆娘，虧你這樣昏！臭什麼？臭什麼？」她罵着，逼了過去。

「還不臭？還不臭？」本德婆婆站了起來，拍着桌子，「就是你這狗東西養出來，就是你這狗東西教出來，就是你這臭東西帶出來，還不臭？還不臭……」

「臭什麼？證據拿出來！證據拿出來！證據！證據！證據！瘟老太婆證據……」她用手指着本德婆婆，又逼了過去。

姑媽攔過來了，她看着親家母的來勢兇，怕她動手打自己的母親。

「親家母，你得穩重一點，要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你女兒要在這裏喫飯的……」

「你管不着！我女兒家裏沒喫你的飯！你管不着！我不怕你們人多！你是潑出了的水……」

「這算什麼話！這樣不講理……」姑媽睜起了眼睛。

「趕她出去！臭東西不准進我的門！」本德婆婆罵着，也逼了近來。「你敢上門來罵人！你敢上門來罵人啊！你喫屙的狗老太婆滾出去！滾出去！滾出去……」

「罵你又怎樣？罵你你是什麼東西！瘟老太婆！」親家母又搶上一步，「偏在這裏看你怎樣……」

「趕你出去！」本德婆婆轉身拖了一根門門，踉蹌地衝了過來。

「你打嗎？給你打給你打！給你打！」親家母同時也撲了過去。

但別人把她們攔住了。

鄰居們早已走了過來，把親家母擁到門外，一面勸解着。她仍拍着手，罵着。隨後又被人家擁到別一家的簷下，逼坐在椅子上。阿芝嬭一直跟在娘的背後哭號着。

本德婆婆被鄰居們拖住以後，忽然說不出話來了。她的氣擁住在胸口，透不出喉嚨，咬着牙齒，滿臉失了色，眼珠向上翻了起來。

「媽媽！媽媽！」姑媽驚駭地叫着，用力摩着她的胸口。鄰居們也慌了，立刻抱住本德婆婆，大聲叫着。有

人挖開她的牙齒灌了一口水進去。

「呷……」過了一會，本德婆婆纔透出一口氣來，接着又罵了，拍着桌子。

親家母已被幾個鄰居半送半逼的擁出大門，一直哄到半路上，纔讓她獨自拍着手，罵着回去。

現在留下的是阿芝嬸的問題了，許多人代她向本德婆婆求情，讓她來倒茶說好話了事，但是本德婆婆怎樣也不肯答應。她已堅決的打定主意：同媳婦分開喫飯，當做兩個人家。她要自己煮飯，自己洗衣服。

「呃，這那裏做得到，在一個屋子裏！」有人這樣說。

「她管她，我管我，有什麼不可以！」

「呃，一個廚房，一頭竈呢？」

「她先煮也好，我先煮也好。再不然，我用火油爐。」

「呃，你到底老了，還有病，怎樣做得來！」

「我自會做的，再不然，有女兒，有外孫女，可以來來去去的。」

「那末，錢怎樣辦呢？你管還是她管？」

「一個月祇要五塊錢，我又不會多用他的，怕阿芝不寄給我，要我餓死？」

「到底太苦了！」

「舒服得多！自由自在！從前一個人，還要把兒女養大，空手撐起一分家產來，現在還怕過不得日子！」本德婆婆說着，勇氣百倍，她覺得她彷彿還很年輕而且強健一樣。

別人的勸解終於不能挽回本德婆婆的固執的意見，她立刻就實行了。姑媽懂得本德婆婆的脾氣，知道沒辦法，祇好由她去，自己也就暫時留下來幫着她。

「也好，」阿芝嬌想，「樂得清靜一些。這是她自己要這樣，兒子可不能怪我！」

於是這樣的事情開始了。在同一屋頂下，在同一廚房裏，她們兩人分做了兩個家庭。她們時刻見面，雖然都竭力避免着相見，或者低下頭來。她們都不講一句話。有時甚至在和別人說話的時候，走過這個或那個，也就停止了話，像怕被人聽見，洩漏了自己的祕密似的。

這樣的過了不久，阿芝叔很焦急地寫信來了。他已經得到了這消息。他責備阿芝嬌，勸慰本德婆婆，仍叫她們和好，至少飯要一起煮。但是他一封一封信來，所得到的回信，祇是埋怨，訴苦和眼淚。

「鍋子給她故意燒破了，」本德婆婆回信說。

「掃帚給她藏過了，」阿芝嬌回信說。

「她故意在門口潑一些水，要把我跌死，」本德婆婆的另一信裏這樣寫着。

「她又在罵我，要趕我出去，」阿芝嬌的另一信裏寫着。

「……………」

現在吵架的機會愈加多了。她們的仇是前生結下的，正如她們自己所說。

阿芝叔不能回來了。寫信沒有用。他知道，母親年老了，本有點悖，又加上固執的脾氣。但是她的心，卻沒一樣不爲的他。他知道，他不能怪母親。妻子呢，年紀輕，沒受過苦，也不能怪她。怎樣辦呢？他已經想了很久了。他不能不勸慰母親，也不能不勸慰妻子。但是，怎樣說呢？要勸慰母親，就得先罵妻子，要勸慰妻子，須批評母親的錯處。這又怎樣行呢？

「還是讓她受一點冤枉罷，在母親的面前，暗中再安慰她。」他終於決定了一個不得已的辦法。於是一進門，祇叫了一聲媽，不待本德婆婆的訴告，他便一直跑到妻子的房裏，大聲罵了：

「塞了廿幾年飯，還不曉得做人！我虧待你什麼，你這樣薄待我的媽！從前怎樣三番四次的叮囑你……」

他罵着，但他心裏卻非常痛苦。他原來不能怪阿芝嬌。然而，在媽面前，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阿芝嬌哭着，沒回答什麼話。

本德婆婆在外面聽得清清楚楚，那東西在唏唏唬唬的哭。她心裏非常痛快。兒子到底是自己養的，她想。

隨後阿芝叔便回到本德婆婆的房裏，躺倒牀上，一面嘆着氣，一面憤怒的罵着阿芝嬌。

「阿弟，媽已經氣得身體愈加壞了！你應該自己保重些，媽全靠你一個人呢！」他的姊姊含着淚，勸慰說。

「將她退回去！我寧可沒有老婆！」阿芝叔仍像認真似的說。

「不要這樣說，阿弟！千萬不能這樣想！我們那裏有這許多錢，退一個，討一個！」

「咳！悔不當初！」本德婆婆嘆着氣說，「現在木已成舟，還有什麼辦法！總怪我早沒給你揀得好些！」

「不退她，媽就跟我出去，讓她在這裏守活寡！」

「那裏的話，不叫她生兒子，卻白養她一生！雖說家裏沒什麼，可也有一分薄薄的產業。要我讓她，全歸她管，我可不能！那都是我一手撐起來的，倒讓她一個人去享福，讓她去敗光這個，你想錯了，阿芝，我可死也不肯放手！」

「咳，怎麼辦纔好呢？媽，你看能夠和好嗎？倘若我日夜教訓她！」

「除非我死了！」本德婆婆咬着牙齒說。

「阿姊，有什麼法子呢？媽不肯去，又不讓我和她離！」

「我看一時總無法和好了。弟媳婦年紀輕，沒受過苦，所以不會做人！」

「真是賤貨，進門的時候，還說要幫我忙，寧願出去給人家做工，不怕苦。我一則想叫她侍候媽，二

則一番好意，怕她受苦，沒答應。那曉得在家裏太快活了，弄出禍事來！」

「什麼！像她這樣的人想給人家做工嗎？做夢！叫她去做吧！這樣最好，就叫她去！給她喫一些苦再告訴她，不要早上進門，晚上就被人家辭退！她有這決心，就叫她去！我沒死，不要回來！我不願意再見到她！」

「媽一個人在家怎麼好呢？」阿芝叔說，他心裏可不願意。

「好得多了！清靜自在！她在這裏，簡直要活活氣死我！」

「病得這樣，怎麼放心得下！」

「要死老早死了！樣子不對，我自會寫快信給你。你記得：我可不要她來送終！」

阿芝叔呆住了。他想不到母親就會真的要她出去，而且還這樣的硬心腸，連送終也不要她。

「讓我問一問她看吧。」過了一會，他說。

「問她什麼？你還要養着她來逼死我嗎？不去，也要叫她去！」

阿芝叔不敢做聲了。他的心口像有什麼在咬一樣。他怎能要她出去做工呢？母親這樣的老了。而她又是這樣的年輕，從來沒受過苦。他並非不能養活她。

「怎麼辦纔好呢？」他晚上低低的問阿芝嬸，皺着眉頭。

「全都知道了，你們的意思！」阿芝嬸一面流着眼淚，一面發着氣，說：「你還想把我在這裏，專

門侍候她，不管我死活嗎？我早就對你說過，讓我出去做工，你不答應，害得我今天半死半活用不着她趕我，我自己也早已決定主意了。一樣有手有腳，人家會做，偏有我不會做！」

「又不是沒飯喫！」

「不喫你的飯！生下兒子，我來養！什麼她空手起家，我也做給你們看看！」

「你就跟我出去，另外租一間房子住下吧。」阿芝叔很苦惱的說，他想不出一點好的辦法了。

「你的錢，統統寄給她去，我管我的帶我出去，給我找一分人家做工，全隨你良心。不肯這樣做，我自己也會出去，也會去找事做的！一年兩年以後，我租了房子，接你來！十年廿年後，我對着這大門，造一所大屋給你們看！」

阿芝叔知道對她也沒法勸解了。兩個人的心都是一樣硬。他想不到他的憑良心的打算和憂慮，都成了空。

「也好，隨你們去吧，各人管自己！」他嘆息着說。「我總算盡了我的心了。以後可不要悔。」

「自然，一樣是人，都應該管管自己！悔什麼！」阿芝嬌堅決的說。

過了幾天，阿芝叔終於痛苦地陪着阿芝嬌出去了。他一路走着，不時回轉頭來望着苦惱而陰暗的屋頂，思念着孤獨的老母，一而又看着面前孤傲地急速地行走着的妻子，不覺流下眼淚來。

本德婆婆看着兒子走了，覺得悲傷，同時又很快活。她拔去了一枝眼中釘。她的兩眼彷彿又亮了。

她的病也彷彿好了。「這種媳婦，還是沒有好！」她噓着氣說，

阿芝嬸可也並不要這種婆婆。她的年紀也不小了，她得自己創一分家業。她現在已經走上了這條路，她正在想着怎樣克苦勤儉，怎樣粗衣淡飯的支撐起來，造一所更大的屋子，又怎樣的把兒子一個一個的養大成人，給他們都討一個好媳婦。她覺得這時間並不遠，眨一眨眼就到了。

鼠牙

「我的穀子少啦！」

一天早上，阿德哥到穀倉裏來拿穀子的時候，湊巧碰到阿長嫂也在那裏拿穀子。她看見他進去，不打一個招呼，劈頭就是這末一句，眼光銳利地釘住了他，彷彿在懷疑着那沒良心的勾當是他幹的一樣。

阿德哥氣忿地揭開自己的穀倉，裏面一個角落裏，周圍約有三寸寬，凹下了寸把深——他的穀子可真的少了！

這在十天前，是和外邊一樣平的，甚至可以說，還要高了一點，因為他總是就近邊的拿，拿不到裏面去。若說是外來的賊，一定夜裏進來，成籬成擔的偷了，決不止這一點；偷到了手，便得開開大門擡出去挑出去。然而大門是他開關的，可沒有一天早上不好好關着。裏面的賊呢，別的人家沒有婚喪大事，也沒有糞穀做衣服，沒有緣由進祖堂。穀倉就在祖堂的後面，不走祖堂是沒有別的路的。後堂只有他和阿長嫂兩家有份，別人家即使進了祖堂，又誰敢走進後堂呢，況且他們都在那裏放着穀倉？

他這樣想着，腳底下忽然踏到了一粒一粒的穀子。低下頭去，他看見正他的穀倉和阿長嫂的穀倉中間，散落着很多的穀子。阿德哥擡起頭來，也用銳利的眼光釘住了她，氣忿的說：

「鬼偷的！」

「可不是鬼偷的是什麼！」阿長嫂撇一撇嘴，惡意地笑了一笑。

這嘴臉叫他受不了，倘若阿長嫂是男人，他早已拍的一個耳光打過去了。——然而她是女人，阿德哥只得按捺住了。

「大家鎖起來！」

「你鎖吧！我是孤孀，不怕人家喫掉我……」

他跳起來了：

「你不鎖，我也不鎖！我也不怕人家喫掉我！」他氣得穀子也不拿，丟着籬走了。

「明明是她拿了我的，故意把裏面的扒一點到外邊，又假裝着她自己的穀子也少啦！」他回到家裏，氣洶洶地對他的妻子說，「少了穀子還不要緊，我阿德活了四十多歲，今天卻被那惡婆誣做賊

看啦！」

「她仗着孤孀的勢，你怕她，我就不怕……」阿長嫂咬着牙齒說。要不是她的大女兒阿珍拼命扯住她，她便跑到阿長嫂那邊去了。

阿德哥的房子是在祖堂的西邊，前後兩間。阿長嫂的在東邊，也是前後兩間。後堂正在他們兩家的後房的中間。後堂外的一個院子，是兩家有份的。他們的曾祖父這樣的分給他們的祖父，祖父傳給了他們的父親，父親又傳給了他們。他們都是三代單丁。阿長哥已在三年前死了，只剩下阿長嫂和一個十三歲的兒子阿生。阿德哥這邊倒有兩個女的，兩個男的。自從阿長哥死後，阿長嫂時常到阿德哥家裏來麻煩，今天討這樣，明天借那樣，還時時哽哽咽咽的訴苦，說她窮，過不得日子。阿德嫂早就夠討厭她了。論財產，阿長嫂的田比她多。論人口，比她少。論家事，比她清閒。然而阿長嫂還不知足，老是借着孤孀爲名，想從她這裏拿些什麼東西去。一隻碗，一根草，都要借，借去了就不歸還。

「現在又拿我們的穀子啦！」阿德嫂對着阿德哥狠狠的說，「都是你這老不死，老是說算啦算啦，她是孤孀你得了她什麼好處？……我可不答應！再不准借什麼給她——一根草也不答應……阿嫂，阿嫂，少喊些吧！真肉麻……」

「算啦，算啦！好好的同你說，老是先自己吵起來——你想個什麼方法，穀子不再少呢？她可不願意我們鎖起來。」

「不中用的男人！到你的田裏去吧！我自有的辦法的！」

倉。
第二天早上，阿德嫂牀邊的板壁上挖了一個小小的洞。從這個洞裏，可以望到後堂的兩個穀

「偷吧！好偷啦！」她故意大聲的說着。

這時後堂那邊忽然發出聲音來了，好像是切切的語聲，蹣跚着走路聲。

阿德嫂跪在牀上，貼着板壁，貫注了精神，往後堂的上下左右搜索着。

「媽……」後堂那邊有小孩子在叫。

阿德嫂忽然看見了那邊板壁上也有了一個小小的洞，洞邊正貼着一隻靈活發光的孩子的眼睛，隨後脚步響，那邊就換了一隻大人的眼睛，惡狠狠地正對着她這邊望着。

「還不是做賊心虛！」在那邊挖了洞探望啦！」阿德嫂心裏想，禁不住重重地拍着板壁，尖着嘴，像趕什麼似的，發出一種聲音來：

「噓！」

那邊阿長嫂也拍了一下板壁，發出了同樣的聲音：

「噓！」

「鬼偷我的穀子！」阿德嫂罵了。

「畜生偷的！」阿長嫂在那邊應着。「喫了我的穀子爛舌根！」

「偷穀子的爛肚腸短命鬼！」阿德嫂在這邊拍着手掌。

「斷子絕孫！」阿長嫂在那邊拍着牀沿。

二

有一夜，阿德嫂突然把阿德哥推醒了。

「賊又在後堂偷穀啦！」她低聲的說。

阿德哥沒有聽清楚，只聽見一點尾聲，隨後就很靜寂。他們屏息的過了一會，後堂裏的聲音又起了。像是脚步聲，開穀倉聲，舂穀子，倒穀子聲。

「媽！小孩子的低低的叫聲。

「不要做聲！輕輕的！」阿德嫂的很輕的聲音。

「你看還不是那孤孀……」阿德嫂附着她丈夫的耳朵說。

於是他們祕密地起來了，不點燈，也不穿鞋子，輕輕的開了門，一個往後堂外的院子，一個往祖堂的門口。阿德嫂相信阿長嫂一定從祖堂進來，阿德哥是男人，有點不便，所以她獨自當了那一路。

這一夜正是秋盡冬來的月底，天氣很不好，外面漆黑的什麼也不看見。阿德嫂很小心的躡着腳摸索了過去。

「做賊方便，捉賊可也方便……現在可落在我的手裏，怎樣也逃不掉啦！」她暗暗想着，心裏非常的痛快。

出了前房，轉了一個灣，阿德嫂漸漸走近祖堂的門口了。什麼聲音也沒有，只聽見她自己心頭的跳動的聲音。

她摸到了祖堂簷口的第一根柱子。

她知道祖堂兩邊的門都是上着門的，只有中間的兩扇可以進出，她便又着手斜對着中門攔了過去。

突然——一隻冰冷的手伸了過來，正觸着了她的手……

「賊……啊……」她驚駭地發出了尖利的叫聲，倒退了幾步，無意中彷彿覺得那賊是一個可怕的男人一樣。

就在同一個時候，那隻冷冰的手也驚駭地倒退了幾步，發出戰慄的聲音：

「賊……啊！」

阿德嫂清醒過來了。那是阿長嫂的聲音，一點也不錯。果然是她！阿德嫂又立刻膽壯起來，惡狠地向那發聲音的地方撲了過去。

這時阿長嫂也已對着她這邊撲了過來。

兩個人抱住了腰，攔住了手，你揪我，我揪你的攪做了一團，一面叫着捉賊，隨後就倒在地上滾着打着。

同時，後院裏的喊聲也起了。阿德哥在黑暗中追逐着阿生，阿生在躲着罵着，都喊着捉賊。阿德哥的一家人點着燈起來了，大門內同住的鄰居們也起來了。有的背着棍子，有的拿着刀，都大喊着捉賊，往祖堂前和祖堂後奔了去。

「賊在那裏？」

「不要放他走！」

「綁起來！」

「打打打！」

有些人叫着尋着找着，有些人躲在被窩裏喊着助威，鬧得隔牆的鄰居們也點着燈起來了。

「捉到了嗎？」隔壁有人問着。

但是等到拿着燈籠走近祖堂和後院裏，大家都驚愕地呆住了。

阿德嫂和阿長嫂在地上滾着，打着，撕着，衣服都破了，臉上手腕上流着血。那邊是阿德哥和阿生撲來跳去的追着罵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賊沒有捉到，卻自己先打起來啦！」惠生房長大聲的問着。

「她就是賊……她偷我的穀子……」阿德嫂一面撕打着，一面叫着說。

「她偷我的穀子……她是賊……」阿長嫂叫着說。

「唉，真沒道理！有話好好說！你們兩個人發瘋了嗎？」

「放手！放手！大家放手！」

幾個女人叫着，勸着，好不容易纔把她們扯開了。但是她們還拍着手掌不息的罵着。

「好啦，好啦，到後堂去看！」惠生房長提着燈籠走近了祖堂的門邊。

門關得緊緊的。惠生房長拉着開來，便嗚嗚的響了。

「真是發瘋啦！」他喃喃的說着，「門關得好好的，誰進過祖堂！」

「我聽見她在裏面！」然而阿德嫂和阿長嫂都這樣說。

後堂門也關着。裏面並沒有什麼痕跡。揭開穀倉來看，兩邊都說少了。

「你們看吧，我用穀扒畫的記號在這裏！」

「你們看這地上的穀就知道，不是從我這邊到她那邊？」

「我看你們都弄錯啦！」惠生房長搖着頭說，「半夜三更，好冷的天氣，害得大家睡不得！她們是女人，阿德，難道你也這樣胡塗嗎？哼！明天把那一隻角爬開來看看吧，你們就會明白的！」

「房長的話不錯！那很像是老鼠偷的！」

「我從前的穀倉也正是這樣！房長的話很對！」

大家說着勸着，推的推扯的扯，總算都回去睡了。

三

「那裏有這許多老鼠——還不是她那邊過來的！」阿德嫂氣忿的說。

三天後，她從妹夫家裏捉來了一隻小貓。牠咪咪的叫着，長着一身很美的玳瑁毛。「冬狗夏貓，」牠正是在夏天裏生的，會捉老鼠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阿長嫂房裏也來了一隻貓。牠的叫聲宏亮而且兇惡，苗烏苗烏的叫着，卻是一隻老貓。

過了幾天，阿長嫂把繩子一鬆，牠就首先跑到阿德嫂這邊來。那真是一隻可怕的貓，和野貓一樣，又大又黑，兩隻眼睛和狐狸的一樣，炯炯地發着可怕的光。阿德嫂的小貓見着牠就嚇得躲藏起來。

後堂裏的老鼠現在不安了，時常吱吱的叫着，成羣的奔跑着，逃到阿德嫂這邊的樓上來，樓板上像有幾十個人在那裏跑着，樓板就要穿了似的。

「現在老鼠要給牠捉光啦！」阿德哥高興的說。

但是阿德嫂卻不相信這個，她覺得這於她家更不利。

「那裏捉得光！她撇一撇嘴說，「你看吧，牠把那邊的老鼠全趕到我們這邊來啦！」

阿德嫂的預料很準確，從前她家樓上很少老鼠的動靜，現在一天比一天鬧了。那隻老貓一到夜

裏很少到這邊來，只在阿長嫂那邊苗烏苗烏的叫着，不大管這邊。這邊的小貓年紀輕，只會咪咪的叫，老是捉不到一個老鼠，日子多了，在樓上的老鼠愈加膽子大了。

勒勒勒勒，噶噶噶噶……

牠們在樓上咬着櫃子，櫃子

叮咚叮咚，乒乒乒乒……

牠們掀着桶蓋。

有時牠們又咯轆轆的滾着什麼。

每夜，阿德嫂眼睛纔閉上，樓上的響聲就發作了。她喚着貓，小貓咪答應了幾句，樓上也就沉寂了一會。但等她朦朧地又將開始做夢的時候，樓上的響聲又起了。

「這怎麼過日子呀！」阿德嫂氣得拍着牀大罵起來，「都是那鬼東西把老鼠統統趕到這邊來啦！」

於是睡在她身邊的三歲男孩就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得哭了，接着便是那六歲的女孩也哭起來。

這時阿德哥和那兩個孩子也睡不熟了。他嘆着氣，埋怨似的說：

「阿呀，算啦，算啦！你這麼一來，就天翻地覆啦！我白天要到田裏去作工的哩！給我好好的睡吧！」

「難道我白天不要煮飯，洗衣，喂奶？——我幾時白天睡過覺嗎？我不愛在夜裏睡覺嗎？誰弄的我們天翻地覆的！你得了她什麼好處，不怪她倒來怪我……」

「又來啦……老是這麼一套……明天再說吧……」

「這許多老鼠，你總要想一個法子啦……」

「忍耐一點吧，小貓大了就有辦法的……」

「老是小貓小貓，虧你一個男子漢還抵不上一隻小貓！」

「阿呀！算啦，算啦！我說！」阿德哥終於因了日間過度的疲勞，打着呵欠睡熟了。

阿德嫂也夠疲乏了，口裏咒詛着，也漸漸睡熟了去，夢中猶聽見老鼠的各種各樣的響聲。

樓上本是堆積東西的地方，現在各樣東西都破的破，爛的爛了，不是在這裏給你咬上幾口，就在那裏給你啃幾下。籬及稻繩，畚斗和風箱，幾乎都不能用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阿德嫂一走到樓上就像發瘋似的團團轉起來了。

這裏那裏全是尿燥臭，真叫她作嘔。

「給那鬼東西害的夠啦！害的夠啦！」

然而這事情似乎還不止如此，阿德嫂這邊的一禍未除，一禍又來了。

那就是那隻老貓。

牠現在只揀着白天來了，好像牠第一步驅逐老鼠到這邊來的使命已經完成，接着就開始牠的第二步的工作。

牠追逐着小貓，又追逐着小雞。一天，竟把阿德嫂的一隻小雞趕到了陰溝洞裏，死在那裏。阿長嫂很像故意不喂牠，所以牠總是餓鬼似的跑到這邊來搶小貓的飯碗。這還不夠，牠還要頂食罩，開櫥門，推鍋蓋，翻瓶飯。

碎浪，碎浪……

牠時常打破阿德嫂家裏的碗盞。

「你這畜生，我和你前生結了什麼冤呀！你要這樣作弄我！」阿德嫂跳着叫着幾次背了門鬥追打牠。

然而牠並不怕。牠跑的快，跳的高。無論阿德嫂家裏的人怎樣追打牠，一個不注意，牠又在翻碗盞找食物了。

「我不結果你這狗命，我不是人！」阿德嫂發誓說。

她不再趕牠了，她想著種種的方法，要捉到牠。

於是，這老貓終於給她捉到了。

她故意在食罩下擺下幾塊連骨帶肉的魚，用一根小棍子支起了食罩的一邊，讓牠剛剛可以進

去，但在食罩上卻壓着一條很重的硬木方凳，足足有十來斤重。

浜……

老貓一進食罩，觸着小棍，食罩就壓了下來，只剩着一個尾巴在外面。

苗鳴！苗鳴！苗鳴……

牠大聲的號着。

阿德嫂便把牠捆了起來，拿着鐵鎚，當頭擊了下去。

老貓抖動幾下，不再響了。

當天晚上，牠被丟到了後牆外的田裏。

阿德嫂現在心裏痛快了。除去了老貓，好像已經除去了所有的老鼠一樣，她的小貓現在也出來趕老鼠了。她每天只喂牠一頓，而且只在中午，其餘的時候讓牠餓着去找老鼠。

牠聽見牠在樓上狠命的追逐了幾夜，老鼠的聲音果然漸漸靜了。

吱，吱，吱，吱……

後堂裏漸漸熱鬧起來，又漸漸冷靜起來，彷彿在阿長嫂那邊吵鬧了。

她時常聽見阿長嫂在半夜裏咒罵的聲音，拍着牀沿驅嚇老鼠的聲音。

「一報還一報！阿德嫂得意的說，「你會趕過來，我會趕過去！」

然而老鼠趕走沒多天，阿德嫂的小貓也不回來了。

苗~~~~~

阿德嫂的大女兒聽見牠在阿長嫂的廚房裏淒慘地叫了兩聲，以後便寂然。

第二天，阿德哥在後牆外的田裏找到了小貓的屍體。

四

「沒有辦法的算啦算啦！」阿德哥說，「忍耐一點吧！」

「你叫我受罪，倒叫她去快活嗎？」

「大家一樣的。這邊有老鼠，那邊不會沒有。老鼠不是死東西。你仔細的聽吧，她還不是在叫着趕着？——真要只是我們這裏有，也是見得我們的興旺，所以趕不走牠們。你不記得從前林家阿嬸怎樣說的嗎？她說她家裏火燒前半個月，就不聽見一隻老鼠的聲音，牠們已經先搬了家啦！我祖父也常說，那一家老鼠多，那一家必定興旺，老鼠是有靈性的……這樣想想吧，做什麼要自尋苦惱呢……」

「好啦，好啦！你總是給她辯護！給人家弄得天翻地覆，也是我自尋苦惱！——我以後不管啦！無論什麼事情不要來問我……」

「又生氣啦！阿呀！就算我說錯了好嗎？」

「你會錯嗎？你不會錯！都是我！不是我！不怪你就是！老鼠原來弄不光的，既然越多越好，就讓牠們來吧！把我的飯讓給了牠們也好，牠們纔會生兒子，纔會叫你家裏興旺哩……」

「好啦，好啦！睡吧，明天再說！不要生氣啦！」阿德哥陪着小心，纔按住了阿德嫂的氣。可是阿德嫂也真的不想管了，反正是弄牠們不完的。牠們會跑，會生，又狡猾。

「讓牠們去！就讓牠們去！橫直這邊沒有啦，那邊也會過來的。這邊多了起來，也不怕不到那邊去！」

「這話對啦！」阿德哥說，「老鼠到底是小東西，無論怎樣多，也喫不了好多東西，咬不爛好大的孔。難怕牠一千個一萬個，也比不上我們一個人。那一家沒有老鼠！讓牠們去吧！晚上睡不熟，慢慢會慣的。」

這話果然不錯，不久以後，大家也就漸漸慣了。不但這邊如此，阿長嫂那邊也不再拍牀聲，咒罵聲，斥逐聲了。

老鼠們現在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和快樂，從這裏到那裏，從那裏到這裏，掘着洞，繁育着子孫，找食物，耍把戲，毫無忌憚了。牠們最先只在樓上走動，隨後走到樓下來了。最先只在夜裏出現，隨後白天裏也出現了。

吱吱吱，吱吱吱……

慢慢走到阿德嫂身邊來了。

「噢！這東西倒也怪好玩！見着人便發抖，急急忙忙喘着氣！」阿德嫂不覺笑了起來。「其實我要想捉你，也沒法的，怕什麼！」

然而阿德嫂雖然對牠們客氣，牠們卻仍懷疑着阿德嫂，瞥見她的目光，便刷的溜走了。

牠們生來便聰明，曉得把尾巴伸到瓶裏去偷油，曉得抱着蛋仰臥在地上，讓別的鼠兒含着尾巴走。阿德嫂起初不相信，以後真的給她見到了。

「這些小東西倒也看輕不得！」她喃喃的說。

牠們的窠在那裏，阿德嫂總是找不到，牠們一會兒從牀下出來，一會兒從牆壁裏出來，又一會兒從簷下出來，很像到處都是牠們的窠，也很像到處都不是牠們的窠。

「能不咬爛東西就好啦！」阿德嫂說。

但是這一點，牠們絕對做不到，無論阿德嫂怎樣對牠們好，牠們常常咬破牠的箱子，櫃子，抽屜，衣袋。

勒勒勒，勒勒勒……

老是啃咬着什麼，像在磨牙齒似的。

有時沙沙沙，沙沙沙，好像誰在梳頭。

有時又格格格，格格格像木匠在鉗板壁上的舊釘子。

有時又像鬼在走路，鬼在開門，那樣的輕。

即使在白天，牠們也很少休息。牠們的慾望永不會滿足，無論喫的東西是怎樣的多，總是連一粒米，一層殼也給搬了走。

阿德嫂相信自己的脚上是沒有什麼可喫的東西的，除了那難聞的氣息。然而有一夜當她睡熟的時候，牠們竟把她的襪子咬破了。

「什麼東西呀，脚根上癢癢的！」她伸了一伸脚，就有一個老鼠從她的被窩上跳了過去。她摸了摸脚，那厚層層的襪子已經給咬了一個大洞。

「少叫人討厭一點不好嗎，鬼東西！」阿德嫂不由得又生了一點氣。

但是過了不久的一個夜裏，她那個六歲的孩子忽然從睡夢中號啕大哭起來了。她燃着了火柴，一眼警見兩個大老鼠從他牀上跳了下來。

「怎麼啦，阿寶！」

「老虎，老虎咬我哪！」他叫着哭着，捧住了自己的頭。

「瞎說！是老鼠，怕什麼！」

「阿呀呀嚇殺啦媽……我看見一隻很大的老虎，不是老鼠呀……牠咬我的頭皮哩……」

「應……」

阿德嫂非常生氣了。孩子近來生了癩頭，老鼠居然還要磨難他，把他的頭皮啃得紅紅的！又痛又癢。這倒不要緊，孩子卻因此喫了嚇，生起病來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她對着阿德哥說，「都是你這老傢伙勸我不要捉老鼠，現在老鼠咬起人來啦！老鼠是你的祖宗嗎？你這樣保護牠，你去做牠們的孝子吧！我可不答應！」

「哈哈哈哈哈……」阿長嫂忽然在那邊大笑起來，像聽見了這邊的話。
阿德嫂的血管都統漲得快炸裂了。

「慢些高興吧！看老娘要你的狗命！」她咬着牙齒，拍着板壁，罵着說。

「笑不得嗎？畜生！」阿長嫂也就在那邊拍着桌子回答了。「怪不得愛咬人，原來你是老鼠的鼻婆娘！」

「儘管笑吧！看老娘割你的肚腸！」

「儘管咬吧！看老娘割你的舌根！」

「……」

五

現在阿德嫂把所有的氣恨都歸在老鼠們的身上了。她咬着牙齒，親自到城裏買了一隻鐵絲籠來，恨不得把所有的老鼠一夜捉光，一隻一隻的剖開肚子來。

她在那鐵絲籠的機關鉤子上扎了一段蠟燭，扣住了籠的門，一聲不響的擺在樓上，下來預備好了兩枚長釘，一個鐵鎚，一把刀子。晚上坐在牀上靜靜的等待着聲響。

砰……噶隆！噶隆……

果然不多時候，一隻很大的老鼠給關在籠裏了。

阿德嫂馬上把牠連籠子帶到了樓下。

「現在要剖你的肚子啦！」她故意大聲的叫着，想叫那邊的阿長嫂聽見。「拿刀子來！釘子！鐵鎚！」老鼠在籠裏東西亂撞着，發着抖，牠的眼光顯得可憐的哀求的樣子。

「求也沒用啦！誰叫你不認得老娘！」

她先用小木棍插到籠子裏按住了老鼠，隨後就從鐵絲網的眼裏插進一枚長釘去，剛剛對準着牠的尾巴的上部，用鐵鎚敲了下去。

吱吱，吱吱……

牠微弱的叫了起來。

「現在你可哭啦！」她大聲的說，「笑吧！爲什麼不笑了呀？再痛快的笑給我聽聽吧！你的笑聲真

好聽！那一個聽見了你的聲音，不給你迷倒呢？——你！你原來還是一個雌的！你的丈夫那裏去了呢？你還會生孩子嗎！讓我剖開肚子來看一看吧，看你到底有幾根劣肚腸，幾顆黑心！」

篤篤篤！

她又在牠的耳朵上敲下了一枚釘。

「現在你聽見我說的什麼了嗎？聽呀！用你那一隻耳朵！老娘是不怕你逃走啦！——慢慢的來！」她說着開了籠的門，把那一把舊小刀對着牠肚子上切了下去。

那是一把生鏽的沒有尖鋒的小刀，長久不會用過，現在只壓扁了牠的肚子，卻沒有刺破一點皮，只壓得牠吱吱叫着，抖動着，搖着脚。

「笑吧！笑吧！打個哈哈呀！」

阿德哥看得難受起來了。他的心跳得很利害。雖然是一個男子，他總覺得這樣太殘忍了。

「阿呀！算了！早點結果，牠算了吧！」他皺着眉頭，說。

「還要剖肚子！看牠有幾顆黑心！」

「算啦，算啦！丟出去吧！」

「不要剖肚子嗎？不剖肚子，就再在肚子上加上一枚釘子。讓牠慢慢的笑著死——阿呀！好不痛

！快！笑破肚子！——去！再拿一枚釘子來！」

於是刀子抽開，第三枚釘子對着肚子下去，肚漿迸了出來。老鼠抖動了幾下，不再吱吱的叫了。

「咦，爲什麼不笑了呢！太爽快了嗎！——還會動抖着腳……」

第二天早晨起來，老鼠已經僵硬。阿德嫂把牠丟到後牆外，叫大女兒洗淨了鐵絲籠，曬乾了，用火熏去了氣味，又扎上了一段蠟燭，把牠放在樓上，等第二個老鼠的來到

碎……

當天晚上，又聽見鐵絲籠，突然闖上了。

但那是阿長嫂那邊的一隻。

「現在你也在我手裏了吧？你這臭婆娘！」

阿德嫂聽見阿長嫂在那邊大聲的說。

「現在要割你的舌根啦！——你真會罵人，割掉了你的舌根，看你還會罵人不會……拿釘子來！鐵錘！刀子……不要哭再罵一個痛快吧……你反正很會生孩子，現在你也可以到地獄裏去啦……你要是怪你命薄，下世不要再嫁給鼠子鼠孫……」

篤篤篤……

敲鐵釘的聲音。

「爽快嗎？罵呀！怎麼不罵啦？——再來一枚釘子……」

篤篤篤！

「慢慢的死！臭婆娘……」

阿德嫂氣得不願意再聽下去了，她往被窩裏一鑽，緊緊地捫住了耳朵。待到那邊完全靜寂了，她纔鑽出頭來。

這一夜裏，她沒有合上眼睛，她一肚子的氣沒有地方發洩，想再找個老鼠來報復，只是聽不到鐵籠的關闔聲，只聽到老鼠們在樓上樓下的廝鬧聲。

三天五天過去了，老鼠仍沒有捉到。牠們顯然懂得了那鐵絲籠的利害，不再上當了。

「三角大洋換一隻老鼠！」阿德嫂忿忿的說，「這太不值得啦！太不值得啦！」

他越想越氣，忽然想到了一樣可怕的办法。

「砒霜！砒霜！只有砒霜一次可以毒死許多老鼠！」

「那不行！」阿德哥固執的說，「一個不小心，我們自己中了毒，怎麼辦呢？老鼠是爬來爬去的！」

「怕什麼！我們喫的東西小心一點就是米缸，食罩，壓得緊一點。只有這樣纔出得我的氣！」

「算了吧！一隻老鼠也到底有一條命呢！」

「又來啦！你又要保護牠們啦！——我不管這些！」

阿德嫂終於設法買到了砒霜了。

她做了幾個包子，用砒霜拌着來做餛飩，一聲不響的放到樓上。

當天晚上，樓上的老鼠果然特別忙碌起來了。吱吱吱，吱吱吱，叫着不休，像在歡呼，像在爭奪，像在搬運。

「現在可上了大當啦！」阿德嫂心裏想，不覺暗暗的笑了起來。

第二天一清早，她便走到樓上去看。

包子一個也沒有了。

然而餛飩卻一團一團的在地板上。

「這東西真可惡！」阿德嫂驚訝地叫着說，「又白費了一番心血，一些錢！怎麼牠們知道這是喫不得的呢？」

她細細看那些餛飩，幾乎連牙齒都沒有觸着過的一樣。有些餛飩的外面，還剩着一層薄薄的麵皮，有些卻是單剩下了餛飩。

「可是到底不聰明！」她忽而又高興的說，「近餛飩的麵皮上都是黏了不少砒霜的！連那一層麵皮一起喫下去的，怕不見得不毒死吧！」

她得意地掃除了餛飩，便拿着畚箕往池邊去傾倒。
刷！

她忽然瞥見了一個很大的老鼠從池邊竄了過來，鑽進了牆腳下。牠的口中含着一塊白色的東西，很像就是那包子。她細細檢查牠走過的地方，有着細小的溼印。

「這做什麼呢？」她想，輕輕的走近了池邊。

刷！

又是一隻大老鼠，含着一塊白的包子，從她身邊掠了過去，地上依然有點潮溼。

她隱在柳樹下，屏息地偷望着池水邊。

靠近埠頭的一角灘上，有兩個老鼠在水邊動着，嘴裏咬着一塊包子，在水面搖蕩了兩下，就刷的竄上了岸。

「這鬼東西！」阿德嫂立刻走到那裏去看，水面上還浮動着粉屑。牠們曉得把砒霜洗掉啦！

同時，阿德嫂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她想到了她家裏的人喫的正是這池裏的水。淘米，洗菜，全是在這裏，她的大女兒剛纔還在這裏淘了米，隨手帶了一桶水去的。

「早飯不要喫啦！不要喫啦！……有毒！有毒！」

她大聲的喊着，三步做兩步跑的奔回了家裏。

六

阿德嫂的面上忽然發現了兩顆老鼠疣。一顆在正中的前額上，一顆在左邊太陽穴的旁邊。這一向她只是忙着捉老鼠，沒有注意到什麼時候長的老鼠疣，現在卻已長得很高，和米一樣大了。太陽穴旁邊的一顆倒還不要緊，前額上的一顆是最容易給人家看見的。

她的大女兒生了四顆，都在頭皮上。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已經扣爛了好幾次，但卻越長越大了。

「這真糟啦！不早點弄掉牠，越長越大，越長越多，怎麼辦呀？」

「我早就說過，老鼠這東西是不好惹的！」阿德哥嘆息着說，「那是多麼有靈性的東西！牠現在對我們報復啦！誰又曉得牠以後會不會在我們的食物裏撒下一些比這還利害的毒藥呢！黑鼠症不也是牠撒下的毒嗎？北山下何家村的一家人家不是全都死光啦……阿呀！說起來真可怕！只有五六天沒有什麼藥可醫……」

阿德嫂聽着楞住了。她從來沒有想到這個。那事情是她知道的。老鼠並不是以前沒有，然而自從養貓起，卻一天比一天多了。說老鼠有靈性，會報復，這一向的事實已給了她很大的證明。她不會有點恐慌了。

「依你的話，應該怎麼辦呢？」

「我聽見人家說過：你給牠靜一夜，牠給你靜一年。●不再害牠，牠也就不會害人的吧。」
 阿德嫂呆住了。她做小孩的時候彷彿也聽見過這話，近來爲了那隔壁的對頭，卻全不記得這些了。

「這東西是最會生的，牠要害你起來，一年生上幾萬頭，就連人都給牠喫掉啦！」

「瘋話！誰聽你的！總是你故意嚇人！」

但是阿德嫂雖然這樣說着，心裏也着實起了恐慌。

別的不說，單是那額上的老鼠疣，也就夠了。那就是沒有藥可醫的，只有用火燙。把一個銅錢套在老鼠疣上，點着一支香，吱吱，吱吱，燙了去，直到燙斷了根，啞的一聲爆裂纔住手，就像刺心的痛，失去了魂魄一般。

爲什麼老鼠要對她報復呢？她爲什麼和老鼠結下了怨仇的呢？——阿德嫂細細的想了。

她和老鼠，原來是無怨無仇的。都是那隔壁的對頭引起來。要不是那對頭疑她偷穀子，她不會恨老鼠。要不是那對頭把老鼠趕到這邊來害她，她也不會養貓。要不是那對頭罵她們是鼠子鼠孫，她便不會買鐵絲籠買砒霜害老鼠。偷一點穀，咬爛一點東西，在她原來是並不覺得怎樣要緊的。老鼠向來就有，她以前並不恨牠，更不會想到害牠。即使當她捉到了老鼠，把牠活活釘死，實際上她心裏所釘的

是那隔壁的對頭，也不是老鼠。

「我那裏有心害牠，還不是那孤孀逼出來的！——她把牠們趕到這邊來，我現在客客氣氣的送還給她就是。」阿德嫂忽然想出了一個方法。

她現在再也不捉老鼠，不怪老鼠了。年底已到，全家都是喜洋洋的，做年糕，磨湯糰。她們有得喫，老鼠們也有得喫。到了正月初一，滿地都是瓜子花生的殼和肉，她不叫人動掃帚，專門留給老鼠們喫一個大飽。初二那一天，她命令着全家趁着天還沒有黑，便上了牀，不准點燈，不許做聲，在牀上擺些蠟燭的斷片，讓老鼠們取去做花燭。

「老鼠今晚上要把它女兒嫁到那邊去啦！」她附着阿德哥的耳朵說。隨後她暗暗的禱告起來。老鼠們果然依從了她的心意似的，這一夜特別的忙碌了。

她聽見牠們在切切的私語，在大聲的歡呼，搬嫁裝，擡花轎，放鞭炮，吹喇叭，打鑼鼓。在這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聲說：「現在要把你們喫掉啦！」往後堂裏走了過去，一直到了阿長嫂那邊。

「哈哈！哈哈！」

第二天，大家都高興的笑了起來，相信她們已經送走了許多老鼠，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過了十天，正月十二那一天，阿長嫂卻在廚房裏煮了一大鍋子的杏仁，隨後端出來在後院子裏剝着皮。

「把這些皮丟到樓上樓下的地板上去，讓新娘子們做鳳冠。」

阿德嫂聽見她在那裏命令她的兒子說。

「把磨支起來，讓牠們喫一頓喜酒。」

阿長嫂又在那裏命令着她的兒子。

阿德嫂注意着她們，天還未黑，那邊就寂然無聲了。她們也一夜沒有點燈。

「那東西又要把老鼠嫁過來啦！」阿德嫂憤怒的說。

「沒有的事！」阿德哥勸慰着說。「也許嫁到別的人家去的！我們不是對牠很好嗎？」

然而阿德嫂卻放心不下，她已經聽見了老鼠們的嘈雜聲，漸漸往這邊走過來了，那是切切的私語聲，歡呼聲，搬嫁裝聲，擡花轎聲，放鞭炮聲，吹喇叭聲，打鑼鼓聲……

在這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的聲音說：

「現在要把你們喫掉啦！」

● 依陝西郃陽的老鼠嫁女的風俗和日子。

惠澤公公

「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喫一點現成飯不好嗎？我又不是三兩歲小孩！」英華躺在籐椅上，抽着煙，皺着眉說。

「你忘記了你是怎樣長大的！你像他那樣年紀，不也是整天愛喫零碎的東西！並沒有看見你生什麼病爲什麼！你現在要禁止他呢？難道他不是我的孫子嗎？我不想他好嗎？」惠澤公公說着，從這裏到那裏的踱着。

「我並沒有說你不愛他，說你不把他當自己的孫子看待！我是說你太愛他啦！祇是買這樣那樣的東西給他喫！小孩子懂得什麼！祇貪零碎的東西喫，喫慣了就不愛喫飯，就會生病的！」

「你那裏懂得！那一個小孩子不愛喫零碎的東西！他們一天到晚跳着跑着，常常玩得沒有心喫飯，不拿別的東西給他們喫，纔會餓出病來呢！」

「你不看見他常常生蛔蟲嗎？還不是零碎的東西喫得太多啦！」

「你怎麼曉得就是零碎東西喫出來的？就是喫出來的，也不要緊。生了蛔蟲，喫一顆寶塔糖就好

啦，又不必喫藥，總比餓出病來好些吧？」

「糖呢？牙齒已經蛀壞好幾顆啦，不見得嗎？糖也能飽肚嗎？」

「那一個孩子的牙齒不生蛀蟲？誰不愛喫糖？你忘記你自己小的時候了嗎？進進出出祇是要我買糖給你喫？有了一顆要兩顆，有了兩顆要三顆，總是越多越好，最好當飯喫！有什麼辦法不買糖給你？不答應你，就號淘大哭起來，怎麼也哄不好……」

「好啦好啦！老人家總是說不清楚，不跟你說啦！這樣大的年紀啦，少管一點閒事吧！孩子，我會管的！」英華說着，換了一支煙，又對惠澤公公搖着手，要他停止說話。

但是惠澤公公仍然來去的走着，不息的說：

「你會管的！你會管的！老是罵得他哭！打得他哭！爲了一點點小事情！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誰又這樣罵你打你？我連指頭也不肯碰你一碰的……我祇有這一個孫子，我不管，誰管……我自己的孫子，管不着嗎……」

「老是說不清楚！」英華說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往門外走了。誰又說你管不着……我是說你好清閒不清閒，有福不會享……」

走出門外，英華一直向辦公廳走了去。他心裏很苦悶。兩個月前，他把家眷從鄉裏接到省城來的目的，第一是覺得自己父親老了，想與他在外面一道住着，享一點天倫之樂，讓他快活地度過老年；第

二是阿毛大了，放在身邊好多教訓他，好讓他進學校讀書。卻想不到出來兩個月，惠澤公公祇是愛管閒事。這一個兒子呢，自己又管不着，惠澤公公樣樣要做主意。他想使兒子身體好，惠澤公公卻在不斷的暗中損壞他的健康。他想使兒子學好，惠澤公公卻祇是放任他，連做父親的也不准教訓他。剛纔祇大聲罵了阿毛幾句，惠澤公公便把他叫到房裏，囉嗦了半天。同他講理，又講不清楚。要他少管閒事，又不肯。他已經多少次數了，勸惠澤公公多睡，多到門外看看熱鬧散散心。他希望惠澤公公要無憂無慮的把閒事丟開，家裏的事自己會料理的，不必他操心勞神，年紀這樣大了，應該享一點後福，但惠澤公公卻有福不願享。

「唉！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暗暗嘆息着，自言自語的說。

惠澤公公看着他一直出去了，像得了勝利似的，心裏覺得有一點舒暢；但同時卻又有點苦悶，彷彿他要說的話還沒完，現在沒有人聽了。

「總是說我多管閒事！好像阿毛不是我的孫子一樣！」他仍喃喃的說着，獨自在房子裏踱來踱去。

「阿毛還只有七歲，還不滿六歲就要把阿毛當大人看待啦！這樣那樣的爲難他！說我多管閒事，多管閒事！我祇有這一個孫子，怎麼能夠丟開不管！就是你我，也不能不管！你上了三十歲啦！還是糊裏糊塗的過日子，今天這裏打牌，明天那裏喫酒，賺得百把元錢一月，做什麼好……叫我享福享什麼

福！
……」

惠澤公公這樣想着，覺得有點氣悶起來，但同時又感覺到了悲哀似的東西，襲到了他的心裏。他覺得兒子像在厭煩他，祇想把他推開去，所以老是叫他喫現成飯，不要管閒事，還說他總是講不清楚。

「你老啦！你蠢啦！你糊塗啦！你早點死啦！」他好像聽見英華在暗地裏這樣的對他說。

然而惠澤公公雖然知道自己上了七十歲了，老了，可不相信自己變得蠢，變得糊塗了。他對家裏的一切的事仍看得清清楚楚。他覺得自己的意見都是對的，話也有道理。糊塗的是英華，不是他。阿毛從小跟着他，四歲那年，有了妹妹，阿毛就跟着他睡覺，夜裏起來一二次給他小便，全沒糊塗過。他出門，阿毛跟着他出去；他回來，阿毛跟着他回來。他喫飯，阿毛坐在他旁邊。小孩子比大人難對付，如果他真的糊塗了，阿毛就不會喜歡他。然而阿毛現在到了父親這裏還是祇喜歡他，連對母親都沒有對祖父親近。

「我沒有糊塗！你自己糊塗說出來的話全不講理！」他喃喃的說着。

然而英華卻要把他推開了。一切不問他，自己做主意，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對他說說，他就說他說不清楚，多管閒事！「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喫一點現成飯吧！」好像他是一個全不中用的，祇會喫飯的廢物似的！

阿毛明天就要上學了。他早就叮囑媳婦給阿毛做一件好一點的府綢長衫。材料扯來了，英華一

看見就說不必這樣好，自己去扯了幾尺自由布來，叫做一套短的。他和媳婦都以爲頭一天上學，阿毛不可不穿的闊氣一點，尤其是英華自己是一個體面的人，在省政府裏辦公的，什麼地方省不來，他卻要在這裏省了。他並沒有要阿毛天天穿這一件衣服，他原是給他細穿的。

「小孩子穿慣了好衣服，大了穿什麼」這是英華的理由。

「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你是沒有好衣服不肯出門的。」惠澤公公回答他說：「有一次……」他想說許多事實給英華聽，但是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說：

「又來啦！又來啦！總是說不清楚！」

英華自己的衣服倒是可以穿得省一點的，但是他卻不肯省。今天西服，明天綢長褂。

「做兩套竹布長衫換換吧。」

「你那裏曉得我們做人的難處！」

英華又把他推開了。

有一天……

惠澤公公想起來，簡直想不完，倘若沒有阿毛，他真的會喫不下飯，睡不熟覺。幸虧阿毛乖，立刻進到他的房裏來，撲在他的身上。

「公公明天送我進學堂！」

「好寶寶」惠澤公公緊緊地抱着阿毛，感覺到了無窮的快慰。
「心滿意足啦」他喃喃的說。

二

第二天，惠澤公公起得很早，給阿毛換了衣服，洗了臉，喫了早飯，英華還沒起來，便帶着他到學校去了。

學校裏的孩子們全在叫着跳着玩，惠澤公公看過去彷彿一羣小嘍囉，心裏非常的喜歡。阿毛到了學校也如魚得水似的快樂。祇是看見有些孩子穿得闊氣的，惠澤公公心裏未免有點不痛快。他總覺得阿毛那一套自由布衣服太難看了。

「這上面可不要去站呢，好寶寶……那裏也不要爬上去！跌下來沒有命的！」他叮囑着阿毛，一次又一次。

他怕那浪橋，鐵槓，鞦韆。他回來以後時刻記望着阿毛。

「學堂裏真野蠻，竟想出這樣危險的東西給孩子玩斷了腳，破了頭，怎樣辦啊！私塾好得多啦！私塾……！」

「私塾私塾」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現在什麼時候啦！還想私塾！」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從前考秀才考進士，祇曉得讀四書五經，現在什麼唱歌遊戲還不夠，竟想出那些危險的花樣來啦！你反對私塾，你不怕危險嗎？」

「那有什麼危險！跌幾交就會玩啦！像從前私塾裏整天到晚坐着不動，一個一個都是駝背，癆病鬼！現在學堂裏出身的那一個不身強力壯！」

「哼！身強力壯！性命先送掉啦！讀書人祇要書讀得好，學問高深就夠啦，又不會去砍柴種田，鍊成銅筋鐵骨也沒用的！銅筋鐵骨……」

「你那裏曉得！又是和你說不清楚！」

「好啦，好啦！你讓阿毛跌幾交去出了錢，是要叫他去跌幾交的！兒子這麼不要緊，還祇有這一個！祇有這一個呢！你答應，我不答應！他是我的孫子，我寧可把他帶到鄉裏去進私塾，私塾好得多啦……你忘記了你是私塾裏讀過書的！沒有看見你駝背，也沒有生癆病……阿毛是我的孫子，你不要緊，我要緊！我們四代單丁，你三十多啦，還祇有一個男孩……」惠澤公公越說越氣了。

「公公的話一點不錯！我也不贊成他的話！阿毛到底還祇七歲！」英華的妻子插入說。

「你懂得什麼！你是一個女人！」

「蠢傢伙！還要多說嗎？」她捻了一下英華的腿子，咬着牙齒，做出厭恨的樣子。

英華笑了一笑，不再說話了，點起一支煙來，閉上了眼睛。

「到底是親生的兒子！這麼大年紀啦，不如一個女人的見識！」惠澤公公喃喃的說着，心裏得到了一點安慰。「你現在到底沒話可說啦……」

他一個人咕囉了許久，看見英華睡熟了，纔走到自己的房間去。

「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聽見他已經走了出去，便睜開了假寐的眼睛。

「自己蠢哩！」她埋怨似的說，「這樣老啦，還同他爭執什麼？順從他一點，像對小孩子一般的戴高帽子，不就行了嗎？他到底是爲的你的兒子！」

「爲的我的兒子！照他的主意，阿毛簡直不必教訓，不必讀書，祇是拿喫的東西塞進他的肚子裏去，塞死了！就是他對阿毛的愛，祇是害阿毛的，我不能由他怎麼辦就怎麼辦！」英華說着又覺得苦惱起來。

「他到底是你自己的父親！這樣老啦，做兒子的應該順從他，不能執拗下去的！他還有幾年活着呢？」

這話使英華又想到了母親。母親在時，祇有母親最愛他，一切順從着他，他常常覺得父親沒有母親那樣的愛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對父親沒有對母親那樣的親熱。但是自從母親死後，他開始覺得父親的態度和脾氣雖然和母親的不同，父親卻是和母親一樣的愛他的。而自己感到母親在時，沒有好好的順從過母親，給一些快慰給她，起了很大的遺憾，便開始想在父親在時彌補這種缺陷，對父親

盡一點兒子的孝心。他知道自己的脾氣最和父親的相似，兩個人住在一起，爭執起來最不容易下場。母親在時不願意搬出來就是爲的這個。但現在他終於下了決心，不再和父親執拗，接他住在一起了。父親以前也不願意出來，這次似乎被他的孝心所感動，也就依了他的話。他到底也感到了自己已經到了風燭的餘年，急切地需要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的。

「到底老啦！」英華也常常這樣的自己勸慰着自己，要自己退讓，當他又和父親爭執的時候。但是爲了阿毛，他現在漸漸覺得不能退讓下去了。阿毛比不來他自己。他自己委屈，受苦，都可以。阿毛卻不能隨便犧牲。阿毛是無辜的。他這時正像一塊潔白的玉，潔白的紙，彫琢得不好，裁翦得不好，將來就會成爲廢物的。英華對於自己已經完全絕了望了，他現在祇希望阿毛的成就。他想把自己的缺陷在阿毛身上除掉。然而父親總是暗暗地阻礙着他，使他不能直接的嚴厲的教訓他。他稍微認真一點，父親就立刻出來把阿毛帶去，或者把他叫去囉嗦了許久。他怪他不該打罵阿毛，說孩子禁不起這種責罰。但是他自己卻時常拿老虎鬼怪恐嚇他。

「老虎來啦，好寶寶！不要哭！再哭下去，老虎要來啦！啊唷！啊唷！蓬蓬蓬！」惠澤公公敲着板壁說，「聽見嗎？老虎來敲門啦！」

「把他膽子嚇小啦！將來沒有一點勇氣！」英華反對他說。

「這又不痛不癢有什麼要緊！難道讓你打罵好！讓他哭上半天好……」

於是惠澤公公的話又說着說着，止不住了。每次總要拿英華小時來比。

「你忘記了嗎？你小的時候……」

「好啦好啦！跟你說不清楚！」

「我一點不糊塗糊塗的是你你……」

惠澤公公仍然繼續地說了下去，英華走了，他還是一個人說着。

三

自從阿毛進了學校以後，惠澤公公幾乎沒有一天不親自送他去，親自接他回來。有時他到了學校，就在那裏望着走着，或者坐在什麼地方打了一個瞌睡，等阿毛散學一同回家。他自己承認已經老了，但是一天來回四次一共八里路，毫不覺得遠。英華兩夫妻幾次勸他不要親自去，可以讓家裏的工人去，他怎樣也不答應。家裏還有一個三歲的孫女，他卻祇是捨不得阿毛。

「真是勞碌命，有福不會享！」英華這樣的說他。

「走走快活得多啦！」他回答說。

其實他的確很辛苦。英華好幾次看見他用拳敲着背和腿，有的晚上聽見他在夢中哼着。

「讓阿毛自己睡一牀吧，你也可以舒服一點！」英華提議說。

「一點點大的孩子，怎樣一個人睡！夜裏會搗開被窩受涼，會滾下牀來！他並沒擠着我！」

「可是你也多少擠着他吧？就在你的牀邊開一張鋪不是一樣嗎？」

惠澤公公心裏不願意，他是和阿毛睡慣了的，但一聽見他多少擠着阿毛，卻覺得也有道理，就答應下來了。

然而他還是捨不得，好幾天早上，英華的妻子發現阿毛睡在他的牀上。

「公公抱我過來的！」阿毛告訴母親說。

「他會搗被窩我不放心！」

晚飯纔喫完，他便帶着阿毛去睡了。

「書還沒有讀熟，讓他遲一點，您老人家先去睡吧。」

「什麼要緊！一點點大的孩子一半遊戲一半讀書就得啦！緊他做什麼！」

英華不答應，一定要他讀熟了再去睡，惠澤公公便坐在旁邊等着。他打着瞌睡，還是要和阿毛一道上牀。

每天早上，天沒有亮，惠澤公公醒來了。他坐在牀上等到天亮。阿毛的母親來催阿毛起來，他總是搖着手，叫她出去。

「孩子太辛苦啦！睡覺也沒睡得夠。學堂裏體操、跳舞，好不勞碌，還要讀書寫字費精神。怎麼不讓

他多睡一會呢！」他埋怨英華說。

「那裏會辛苦睡十個鐘頭儘夠啦！」

「夠了會自己醒來的，用不着叫他。」

有一天，阿毛在學校裏和人家打彈子輸了錢回來向公公討銅板，給英華知道了。他把他的彈子和銅板全收了起來。「這樣一點大就學賭啦！還了得！」他氣憤地打了他一個耳光。

惠澤公公立刻把阿毛牽到了自己的房裏，自己卻走了出來。

「幾個銅板有什麼要緊！你自己十元二十元要輸啦！我沒有罵你，你倒打起阿毛來，虧你有臉！危險的東西你說可以玩，還說什麼可以使筋骨強壯！這不礙事的遊戲倒不准他玩啦！虧你這麼大啦，不會做父親！動不動就要打兒子！你捨得我捨不得……」惠澤公公說着，連眼睛也氣得紅了。

「遊戲可以，賭錢不可以！」

「幾個銅板輸贏，有什麼不可以去了你一根毫毛嗎？你這樣要緊一點大的孩子，動不動就喫耳光痛在他身上，不就痛着你自己嗎？他不是你親生的兒子嗎……」

「賭慣了會賭大的，怎麼教訓他不得？」

「也看他怎麼賭法！和什麼人賭錢！你們這班上流人還要賭錢啦！今天這裏一桌，明天那裏一桌！他又沒有和娘姨的兒子賭，又沒有和茶房的兒子賭，都是同學，一樣小，作一點輸贏玩玩罷啦……」

許官兵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哼！虧你這麼大啦！你忘記你小的時候了嗎？……」

「就是小的時候賭慣了錢，到後來，祇想賭啦！」

「我害了你嗎？……你現在幾歲啦？兩歲嗎？三歲？你不懂事，哼！真是笑話！要不是看你這麼大啦，我今天也得打你一個耳光！你怎麼這樣糊塗！幾個銅板那麼要緊，十元二十元倒不要緊！還說我從小害了你！百把元錢一個月，要是我，早就積下許多錢來啦！祇有你喫過用過……」

「你那裏懂得我的意思！你又扯開去啦！」

「你意思是說我糊塗啦，老啦，我懂得……你說不出道理，就拿這些話來譏笑我……好啦！我不管你們也做得！我本來老啦！糊塗啦！阿毛是你生的，你去管就是！看你把他磨難到什麼樣子……」

惠澤公公氣着走進了自己的房裏。他躺在牀上，一天沒有出來，飯也不想喫了。他想到這樣，想到那樣。他恨那個學堂。他覺得現在許多沒道理的事全是學堂弄出來。從前尊孔尊皇帝，讀四書五經，講忠臣孝子，現在都給學堂推翻了。

「過時啦，過時啦！」他喃喃的說，「活着和死了一樣，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看不起啦……做人真沒趣味，兒子養大啦，便把老子一脚踢開！說什麼你不懂，跟你說不清楚！喫一點現成飯不好嗎？倒轉來做他的兒子！老子聽兒子的話……這還是好的，再過一代，說不定連飯也沒有喫啦……」

他想着不覺心酸起來。他記起了從前年青時候，正像現在英華這樣年紀，怎樣的勞苦，怎樣的費

心血，爲了英華。指望他大了，享點後福，那曉得現在這樣的，不把他放在眼裏，他怨恨着不早一點閉上眼睛。

四

天氣漸漸冷了下來，惠澤公公漸漸起得遲了。深秋一到，他便像到了隆冬似的怕冷。他現在終於不能再天天送阿毛進學校了。一聽到風聲，他便起了畏怯，常常坐到牀上被窩裏去。

「到底老啦！」他自言自語的說。

他的心祇繫在阿毛一個人身上。他時刻想念着他。阿毛沒有在他身邊，他好像自己懸掛在半空中一樣，他時時從牀上走了下來，想到阿毛的學校裏去，但又屢次從門口走了回來。他時刻望着鐘，數着時刻。

「十一點啦，好去接啦！早一點去，一放學就接回來，不要讓他在那裏等得心焦！」

「天氣冷啦，給他在學堂裏包一餐中飯吧！」英華提議說。

「那再好沒有啦！免得他跑來跑去外面風大，到底年紀小，這辦法最好！這辦法最好！給他包一頓中飯吧！這纔像是一個父親想出來了好法子！」

但是這辦法一實行，他愈加覺得寂寞苦惱了。阿毛清早出門，總到喫晚飯纔回來。下了課，放了學，

他要在那裏玩了許久，常常一身的泥灰，有時跌破了膝蓋，頭皮。

「呀！阿呀！怎麼弄得這樣的！快點搽一點藥膏……」他說着連忙給阿毛搽藥包紮起來。「明天快活一天，不要到學堂去吧！先生問你，說是公公叫你這樣的……好寶寶，你在翻鐵槓嗎？那根本頭上去過沒有？這個要不得！好孩子，要斯文的玩。那是紅毛綠眼睛想出來害人的東西，不要聽人家的話。爸爸的話也不對，不要聽他的……都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說着又埋怨英華起來了。

「你看看他跌得什麼樣子吧！多麼嫩的皮膚，多麼軟的骨頭！經得起這樣的幾交……」

「不要緊，馬上會好的！」

「不要緊，又是不要緊！破了皮還不要緊……阿毛明天不要上學堂啦……」

但是阿毛卻喜歡到學校裏去。他第二天一清早備拿着書包去了。他喜歡學校裏的運動器具。浪橋，鐵槓，鞦韆，都要玩。跌了一次又去玩了，跌了一次又去玩了。惠澤公公怎樣的叮囑他，他不聽話。

惠澤公公漸漸覺察到這個，禁不住心酸起來。阿毛從前最聽他的話，最離不開他，卻不料現在對他漸漸疏遠，漸漸冷淡了。從前的阿毛是他的，現在彷彿不是他的了。從前的阿毛彷彿是他的心，現在那顆心像已跳出了他的胸膛，他覺得自己的懷裏空了的一樣。

「做人好比做夢，都是空的！」他說。

他感覺到無聊，感覺到日子太長，便開始在自己的房子裏唸起經來。他不想再管家裏的事了，他

要開始照着英華的話，喫現成飯。

「隨你們怎樣吧！我已是風燭殘年啦，不會活得長久的……一閉上眼，便什麼也沒有啦……」

他開始覺得自己身體衰弱，精力虛乏起來。

天氣愈加冷下去，他坐在牀上的時候愈加多了。一點寒氣的侵入，在他彷彿是利劍刺着骨髓一樣的難受。這裏也痛，那裏也酸。夜裏在夢中輾轉着，哼着。

「沒有病，沒有病！」他回答着英華夫妻說。

然而他到底病了。他的整副的骨肉的組織彷彿在分離着，分離着，預備要總崩潰的樣子。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弱了。他漸漸瘦削起來。

「您老人家病啦！請醫生來看一看啦！」

「好好的，有什麼病！不要多化錢！」

英華開始着急了。他知道父親的確病了。他天天在觀察他的顏色和精神，祇看見他一天不如一天起來。他知道這病沒有希望，但還是請了醫生來。他想到父親過去對他的好處，想到他自己對他的執拗，起了很深的懊悔。他現在開始順從父親起來，決計不再執拗了。但是惠澤公公已經改變了以前的態度，他現在不大問到家裏的事了。

「好的，好的。」英華特地去問他對於什麼事情的意見，他總是這樣的回答。

英華想補過去的缺陷，惠澤公公卻不再給他機會了。對於阿毛，惠澤公公仍時時想念着，詢問着。但他也不再和英華爭執了。他祇想知道關於阿毛的一切。應該怎樣，他不再出主意，也不反對英華的意見了。

「你不會錯的。」他祇這麼一句話，不再像以前似的說個不休。祇有一天，他看見阿毛穿了一條短短的絨褲，讓雙膝露在外面，便對英華的妻子說：

「阿毛的膝蓋會受冷，最好再給他加上一條長一點的夾褲呢。」

在平時，英華又會說出許多道理來，但這次立刻順從了惠澤公公的話，他給阿毛穿上了夾褲，又帶他到惠澤公公的牀前，給他看。

惠澤公公點了一點頭。

五

冬天的一個晚間，雪落得很大。大地上潔白而且靜寂。

惠澤公公忽然在牀上搖起手來。英華知道是在叫他，立刻走了過去。

「我看見你的祖父來啦！……我今晚上要走啦！」他低聲的說。

英華的心像被刀刺着一樣，伏在牀沿哭了起來。他知道父親真的要走了。從他的顏色，聲音裏，都

可以看出來他的面色是枯黃中帶着一點蒼白，發着滯呆的光。他的面頰上的肉和眼睛全陷下了，祇有前額和頰骨高突着，眼睛上已經罩上了一層薄薄的皮。他的聲音和緩而且艱澀。

「不要哭……我享過福啦……」

「您老人家有什麼話叮囑嗎？爹爹！」

惠澤公公停了一會，像想了一想，說：

「把我葬在……你祖父墳邊……和你母親一起……」他說着閉了一會眼皮，像非常疲乏的樣子。隨後搖着手，叫阿毛靠近着他，把手放在他的頭上，說：「好寶寶，過了年就大了一歲啦……聽爹爹的話……」

他重又疲乏地閉上了眼睛，喘着氣。

過了一會，在子孫的呼號的圍繞中，他安靜地走了。



民國廿五年八月
號發行
號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魯彥短篇小說集

著者 魯 彥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 錫 琛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福州路七〇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成都 武成路
西安 陝西街
保定 獨樹子
濟南 獨樹子
南京 河南路
上海 江西路
天津 華文里
漢口 文昌巷
重慶 林環湖北路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字第八二七一號

短篇小說全集叢刊

沈從文	冰心	丁玲	端木蕻	周文	靳以	魯彥	王統	巴金	茅盾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短篇小說集
卽出	卽出	卽出	卽出	一册	一册	一册	一册	兩册	兩册

每册定價一元六角

開明書店印行